明治四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印刷
明治四十四年八月二十日發行
明治四十四年八月廿五日再版
明治四十四年八月三十日三版
明治四十四年九月五日四版
大正二年四月十日五版發行

（漢文大系第七卷奥付）
正價金貳圓五拾錢

校訂者　重野安繹

編輯者　東京市神田區裏神保町九番地
合資會社冨山房編輯部

發行者　合資會社冨山房社長
坂本嘉治馬

印刷者　東京市牛込區市谷加賀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青木弘

印刷所　東京市牛込區市谷加賀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株式會社秀英舍第一工場

發兌元

（明治廿九年六月設立）東京神田裏神保町　合資會社　冨山房

電話本局（長）一〇三六　四一三〇　振替貯金東京五〇一

史記列傳索引終

ヘ

ホ

マ

ヒ

フ

ソ

ス

セ

キ

史記列傳索引

表ハ本傳ノ標題ニ係ラズ總テ氏名ヲ主トシ其下ニ卷數ト頁數トヲ示ス。字諡稱號等ノ下ニハ卷頁數ヲ略シ代フルニ氏名ヲ以テシ括弧ヲ施シテ之ヲ別ツ。字號等ヲ知リテ本名ヲ求メントスル場合ニ本表ノミヲ以テ事足ルノ便アレバ也。上下ハ漢文大系史記ノ上卷下卷ナリ。

世人二字アル、皆後人ノ改ムル所ナリ。第七十注衞宏云云、王鳴盛曰、裴自序ノ末ニ於テ、衞宏漢舊儀注云云、今景紀ヲ觀ルニ、絕テ其短ヲ言ハズ、又遷蠶室ニ下ル、天漢三年ニ在リ、後中書令ト爲リ、尊寵職ニ任ズ、其卒スル昭帝ノ初ニ在リ、罪ヲ獲刑ヲ被ルヲ距ル、蓋已ニ十餘年ナリ、何ゾ蠶室ニ下リ怨言アリ、獄ニ下テ死スト謂フヲ得ンヤ、情事ト全ク合ハズ、皆是ニ非ズ。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三十終

（漢文大系第七卷總紙數七百七十六頁）

ナリ、虞卿呂不韋著書ノ例ヲ以テ之ヲ言フ、當ニ太史公春秋ト云フベシ、春秋ト稱セザル者、謙ナリ、班史藝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馮商續グ所太史公七篇俱ニ春秋家ニ入ル、而テ班叔皮亦稱シテ太史公書ト爲ス、蓋子長未ダ嘗テ其書ヲ名ケテ史記ト曰ハザルナリ、桓譚云、遷書ヲ著シ、成ル、以テ東方朔ニ示ス、朔皆署シテ太史公ト曰フト、之ヲ署スル者其書ヲ名ヅクルナリ、或ハ察セズ、公ヲ以テ朔遷ヲ尊ブノ稱ト爲ス、之ヲ失フ遠シ、中略史記ノ名、疑フ魏晉以後ニ出ヅ、子長著書ノ意ニ非ルナリ。

厥協六經異傳、注取協於經異傳、經上六字ヲ脫ス、方苞曰、六經並ニ別傳ノ書ヲ合セ、以テ史記ヲ爲ルヲ言フナリ。

俟後世聖人君子、札記云、漢書以竢後聖君子ニ作ル、索隱本ト同ジ、雜志云、今本以字ナク、

經異傳。索隱曰。遷言以所撰取協於經異傳諸家之說耳。謙不敢比經藝也。異傳者。如子夏易傳。毛公詩。及韓嬰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者也。整齊百家雜語。正義曰。太史公撰史記。言其協于六經異文。整齊諸子百家雜說之語。謙不敢比經藝也。異傳謂如丘明春秋外傳國語。子夏易傳。毛公詩傳。韓詩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也。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索隱曰。言正本藏之書府。副本留京師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至于羣玉之山。阿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所謂策府。郭璞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則所謂藏之名山是也。俟後世聖人君子。索隱曰。此語出公羊傳。言夫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君子。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第七十。衞宏漢書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駰案漢書音義曰。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靳蒯成列傳。元成之閒。褚先生補闕。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索隱曰。案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取封禪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書取禮樂記。兵書亡不補。略述律而言兵。遂分曆述以次之。三王系家空取其策文以續此篇。何率略且重。非當也。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雜說。而無筆削功。何蕪鄙也。

索隱述贊曰。太史良才。寔纂先德。周遊歷覽。東西南北。事覈詞簡。是稱實錄。報任投書。申李下獄。惜哉殘缺。非才妄續。

爲太史公書序、札記云、索隱本、上五字ヲ引キ、序字ヲ連ネズ、疑フ當ニ下句ニ屬スベシ、錢大昕曰、子長先人ノ業ヲ述べ、書ヲ作リ春秋ノ後ヲ繼ギ、一家言ヲ成ス、故ニ太史公書ト曰フ、官ヲ以テ之ヲ名クル者、父ノ志ヲ承ル

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索隱曰。案並時則年曆差殊。則亦略言難以明辨。故作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索隱曰。案兵權。卽兵書也。遷沒之後亡。褚少孫以律書補之。今律書亦略言兵也。山川。卽河渠書也。鬼神。卽封禪書也。故云。山川鬼神也。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駰案漢書音義曰。象黃帝以下三十世家。老子言車三十輻。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正義曰。顏云。此說非也。言衆星共繞北辰。諸輻咸歸車轂。羣臣尊輔天子也。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索隱曰。己音紀。言扶義倜儻之士。能立功名於當代。不後於時也。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索隱曰。桓譚云。遷所著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則謂太史公是朔稱。亦恐其說未實。蓋遷自尊其父著述。稱之曰公。或云。遷外孫楊惲所稱。事或當爾也。略以拾遺補藝。李奇曰。六藝也。○索隱曰。漢書作補闕。此作藝。謂補六藝之闕也。成一家之言。厥協六

絕ニ作ルベシ、絕業末流ト對ス、文選頭陀寺碑注、史記ヲ引ク、正ニ絕ニ作ル。

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如淳曰。刻玉版以爲文字。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如淳曰。章。歷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瓚曰。茂陵書丞相爲工用。程數其中。言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閒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索隱曰。蓋。姓也。音古盍反。而賈生鼂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閒。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索隱曰。案此天官。非周禮冢宰天官。乃廣知天文星曆之事天官。且遷實黎之後。而黎氏後亦總稱重黎。以重本司天。故太史公代掌天官。蓋天官統太史之職。言史是歷代之職。恐非實事。然衞宏以爲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故太史談云。予之先人周之太史。蓋或得其實也。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索隱曰。案舊聞有遺失放逸者。網羅而考論之。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

齊楚秦趙云云、方苞曰、各有俗所用ヲ句ト爲ス、日者其國俗ニ因リ、各用フル所ノ卜筮ノ法アリ、循テ其大旨ヲ觀ント欲ス、故ニ此傳ヲ作ルヲ言フナリ、天官書ニ、國殊竄穴、家占物怪ハ、即各俗用フル所アルノ謂ナリ。

接三代統業、札記雜志云、統當ニ漢書ニ從テ

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索隱曰。按日者傳亡。無以知諸國之俗。今褚先生唯記司馬季主之事也。所用。欲循徐廣曰。一作總。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索隱曰。其書既亡。無以知其異。今褚少孫唯取太卜占龜之雜說。詞甚煩蕪。不能裁翦。妄加穿鑿。此篇不才之甚也。然各以決吉凶。略闚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

莊有溉、札記志疑云、莊卽莊字、鄭當時ノ字ナリ、按ズルニ、溉下疑フ焉字アリ、上長孺矜焉ト對ス。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云云、方苞曰、武帝古ニ依リ庠序ヲ崇ビ、以テ教化ヲ興ス能ハズ、而テ儒術反テ變ジ、文辭ノ學ト爲ルヲ傷ムナリ、史序微文多ク、敢テ斥指セズ、酷吏ノ如キ、天下ノ公惡スル所ナリ、而テ序ハ乃曰、民姧軌弄法、善人不能化、惟一切嚴削、爲能齊之、皆辭褒美ノ若ク、而テ義譏刺ヲ存スルナリ。

欲觀中國、札記云、毛本觀ヲ親ニ作ル。

不既信、札記雜志云、方言廣雅、並ニ云フ、既ハ失フナリ。

能亦各有所長、札記雜志云、能ハ乃ナリ。

者。莊有溉。徐廣曰。一作慨。作汲鄭列傳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閒。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姦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救人於戹。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徐廣曰。一云不慨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

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爲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塡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

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爲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楊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吳之叛逆。甌人斬濞。徐廣曰。今之永寧。是東甌也。葆守封禺爲臣。索隱曰。葆音保。言東甌被越攻破之後。保封禺之山。今在武康縣也。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燕丹散亂遼閒。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眞番。徐廣曰。一作莫。蕃音普寒反。

維仲之省、錢大昕曰、省ハ善ト訓ズ、仲罪ヲ以テ王爵ヲ奪ハルト雖モ、而モ高帝猶之ヲ善トス、故ニ又其子ヲ封ズルヲ言フナリ、羹頡侯モ亦兄ノ子ナリ、其母ノ不善ヲ以テ、故ニ王タルヲ得ズ。

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維仲之省。徐廣曰。吳王之王由父省。厥濞王吳。遭漢初定。以塡撫江淮之閒。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鄕之。率師抗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鄕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彊弱之時。設備征討。作

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欒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作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之脫難。作樊酈列傳第三十五。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維周緤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索隱曰。蒯音裴。其字從崩邑。又音浮。

從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垓下。徐廣曰。堤塘之名也。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塡潁川。盧綰絕籍糧餉。作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閒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爲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楡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塡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湣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卽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中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方ニ縱横戰伐ヲ務メ、而テ孟子乃唐虞三代ノ德ヲ述ブ、荀卿儒墨道德ノ興壞ヲ序列ス、則獵儒墨之遺文ハ、荀卿ヲ謂フナリ、明禮義之統紀ハ、孟子ヲ謂フナリ、絀惠王利端ハ、孟子ヲ謂フナリ、列往世興衰ハ、荀卿ヲ謂フナリ、史記序稱スル所、先後錯綜多シ、陳杞世家、爰周陳杞、楚實滅之、田齊既起、舜何人哉、管晏傳序、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正ニ此ト類ス。

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爲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爭馮亭以權。徐廣曰。以一作反。太史公譏平原曰。利令智昏。故云爭馮亭反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詬於魏齊。徐廣曰。詬音逅。○索隱曰。詬音火候反。謂辱也。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獵儒墨之遺文云云、方苞曰、傳ニ稱ス、天下

天下患衡秦毋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徐廣曰。一作襄。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苞河山。徐廣曰。苞一作施。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荊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徐廣曰。一作壞。

李耳無爲自化。淸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

孔子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札記、雜志顧子明ヲ引テ曰、モト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ニ作ル、上文在趙者以傳劍顯ノ集解、是其證ナリ、今本上下錯亂シ、又書字ヲ脱ス。

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夫駐於昌邑。以戹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二十七。
七國叛逆。藩屛京師。唯梁爲扞。偩愛矜功。幾獲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親屬協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鎭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塡撫山西。正義曰。謂華山之西也。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

栗姫偎貴、錢大昕曰、偎ハ負ト同ジ、恃ナリ、武安侯傳賛、武安負貴而好權、此ト同義、下文梁孝王ヲ述テ、偎愛矜功ト云フ、亦同ジ。

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成皐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姫偎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漢既譎謀。禽信於陳。越荊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爲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正義曰。游。楚王交字也。祖。高祖也。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爲布所襲。喪其荊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怵午信齊。正義曰。謂祝午也。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作荊燕世家第二十一。

韓厥陰德、方苞曰、事傳ニ於テ考フルナシ。

作田敬仲完世家、札記志疑云、史記篇題、名字兼ネ書スル者ナシ、此必後人ノ妄增ナリ、漢書遷傳、敬仲二字ナシ。

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

正義曰。周失其道。至秦之時。諸侯力事爭彊。

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維驥騄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正義曰。衰楚爲反。佐文尊王。卒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作趙世家第十三。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

乃復國陳、余有丁曰、楚莊王陳ニ克ツ、申叔ノ諫チ以テ而テ之チ復ス、故ニ復國陳ト曰フ。

實賓南海、礼記云、柯本賓チ居ニ作ル、按ズルニ、此文亦當ニ讀デ擯ト爲スベシ。

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名仇。少子名成師也。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正義曰。智伯。范中行。韓。魏。趙。晉國以耗。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正義曰。楚莊王都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幷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啓使歲時祭禹於越。立宗廟南山之上。少康封庶子無餘於越使祠禹。至句踐遷都山陰。立禹廟爲始祖廟。越亡遂廢也。案今禹廟在會稽山下。文身斷髮。黿鱓與處。索隱曰。黿音元。鱓音鼉。既守封禺。徐廣曰。封禺山在武康縣南。奉禹之祀。句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修其德。滅

牧殷餘民、札記牧ヲ收ニ作ル、云フ柯本毛本收ニ作ル、周紀亦頗收殷餘民ト云フ、各本牧ニ作ル、非ナリ。衞傾不寧、札記傾ヲ頃ニ作ル、注同ジ、云フ索隱本頃、各本傾ニ作ル。

叔。名鮮。蔡叔。名度。霍叔。名處也。周公爲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彊。索隱曰。太任。文王妃。十子。伯邑考。武王。管蔡霍魯衞毛聃曹是也。嘉仲悔過。正義曰。蔡叔度之子蔡仲也。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

牧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衞傾不寧。索隱曰。衞傾公也。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彊。衞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衞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正義曰。泓。水名。公羊傳云。宋與楚人期戰於泓之陽。宋師大敗。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禮。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徐廣曰。一云。偃。宋剔成君生偃。○索隱曰。剔音逷。宋乃滅

姜姓解亡、札記雜志云、解當ニ鮮ニ作ルベシ、鮮ノ言ハ斯ナリ、釋言曰、斯ハ離ナリ。

燕易之禪、札記志疑云、易ハ噲ノ誤ナリ。

略陰符七術之屬也。番番黄髮。番音婆。毛萇云。番番。威勇武貌也。案黄髮。言老人髮白而更黄也。奚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闞爭寵。姜姓解亡。徐廣曰。闞一云監。解一作遷。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禍亂。索隱曰。謂王噲禪其相子之。後卒危亂也。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索隱曰。案系家云。管

二作ルナリ、小司馬謝チ訓ジ輕ト爲ス、之チ失フ。

申呂肖矣、礼記、顧氏日知録云、肖ハ乃削字、其旁チ脱ス、孟子晉之削ト同ジ。

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

維幣之行。索隱曰。幣。錢也。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索隱曰。玩音五官反。巧音苦孝反。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弑僚。賓服荊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嚭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申呂肖矣。徐廣曰。肖音痟。痟。猶衰微。○索隱曰。徐廣音訓不知從出。案肖謂微弱而省少。所謂申呂雖衰也。○正義曰。肖音痟。呂尚之祖封於申。申呂後痟微。故尚父微賤也。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徐廣曰。繆。錯也。猶云纏結也。權智潛謀。幽昧不顯。所謂太公陰謀。○索隱曰。繆。謂綢繆也。音亡又反。謂太公繆綢爲權謀於幽昧不明著也。○正義曰。繆音武彪反。言呂尚綢繆於幽權之策。謂六韜三

律居陰而治陽云云、方苞曰、神化ノ幽潛ヲ陰ト爲ス、形象ノ顯見ヲ陽ト爲ス、律ハ天地微妙ノ神ヲ存シ、而テ能ク神人ヲ感ジ、鳥獸ヲ格シ、吉凶勝負ヲ知ル、故ニ居陰而治陽ト曰フ、歷ハ象數ノ顯ヲ用ヒ、以テ日月星辰ノ行、四時五氣ノ變ヲ推步ス、故ニ居陽而治陰ト曰フ、更相治ハ、即陰ヲ治メ陽ヲ治ムルナリ、律之ヲ忽微ニ失ヘバ則氣應ゼズ、歷之ヲ忽微ニ失ヘバ則度必忒フ、故ニ曰閒不容翲忽、錢大昕曰、翲當ニ藁ト爲スベシ、淮南天文訓ニ、秋分藁定、藁定而禾熟、故十二藁而當一粟、高誘云、藁古文秒

愼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 正義曰。古者師出以律。凡軍出皆吹律聽聲。律書云。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故云司馬兵法所從來尚矣乎。 太公孫吳王子 徐廣曰。王子成甫。 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閒不容翲忽。 索隱曰。案翲忽者。惣文之徵也。翲者。輕也。言律歷窮陰陽之妙。其閒不容輕忽也。言翲恐衍字耳。○正義曰。翲匹遙反。今音匹沼反。字當作秒。秒。禾芒表也。忽。一蠶口出絲也。言律歷相治之閒。不容比微細之物也。 五家之文佛異。 索隱曰。佛音悖。一音扶物反。佛亦悖也。案言金木水火土五家之文。各相悖異不同也。○正義曰。五家。謂黃帝顓頊夏殷周之歷。其文相戾。乖異不同。維太初之元論。歷律爲是。故歷書自太初之元論之也。 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 徐廣曰。論一作編。

星氣之書。多雜禨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 徐廣曰。一云答應。 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

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衞之音。鄭衞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徐廣曰。樂者所以感和人情。人情既感。則遠方殊俗。莫不懷柔向化也。

比樂書以述來古。索隱曰。來古。卽古來。言此樂書。述自古已來樂之興衰也。作樂書第二。

非兵不彊。索隱曰。此律書之贊。而云非兵不彊者。則此律書。卽兵書也。古者師出以律。則凡出軍皆聽律聲。故云聞律效勝負。望敵知吉凶也。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索隱曰。黃帝有版泉之師。湯武有鳴條牧野之戰。而克桀紂。桀紂二世以崩。可不

彊弱之原注天漢序曰、札記云、下二句、漢書序傳ニ見ユ、此天字衍ナリ、序下傳字ヲ脫ス、注正義相代相、札記云、下相字疑フ衍ナリ。

維高祖元功、札記雜志云、高字後人加フル所ナリ、文選吳都賦注、漢高祖功臣頌注、弔魏武帝文注、引テ皆高字ナシ、下文荊燕世家ヲ述テ云、惟祖師旅ト、又其一證ナリ。

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彊弱之原云以世。徐廣曰。一作云已也。天漢序曰。儆義依霍庶幾云已。○索隱曰。踵。繼也。以當作已。世當作也。並誤之耳。云已也。皆語助之辭。○正義曰。言漢興已來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能明其嗣。有司無所踵繼其後。乃云彊弱之原云以世相代相不能有所錄紀也。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殞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間。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既彊。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

天下三擅、札記嬗ニ作ル、云フ南宋毛本嬗、他本擅ニ作ル。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一本封上有建字）封禪改正朔。易服色。
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略推
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諜經略。五
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彊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
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閒。天下
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大臣洞疑、札記雜志云、洞讀デ恫ト爲ス。

子冠軍。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霣。正義曰。音殞。諸呂不台。徐廣曰。無台輔之德也。一曰。怡懌也。不爲百姓所說。○索隱曰。案此贊本韻則怡懌爲是也。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徐廣曰。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大臣洞疑。索隱曰。洞是洞達。義共所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爲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殺慶救趙、札記云、中統游本吳校金板慶チ卿ニ作ル。

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作商。正義曰。契音薛。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湎。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

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酆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索隱曰。豪卽崤之異音。旅。師旅也。○正義曰。穆公封崤山軍旅之尸。以人爲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徐廣曰。嚴安上書。銷其兵。鑄以爲鍾鐻也。○索隱曰。鐻音巨。鐻。鍾也。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

瑕瑜不相掩。

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徐廣曰。宋義爲上將。號慶

虞舜不台注台音怡、錢大昕曰、五帝本紀、舜讓於德不懌、徐廣云、今文尙書不怡ニ作ル、台古ノ怡字ナリ。

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正義曰。卽呂氏春秋也。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爲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索隱曰。服虔云。武帝至雍獲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遷作史記止於此。猶春秋終於獲麟然也。史記以黃帝爲首。而云述陶唐者。案五帝本紀贊云。五帝尙矣。然尙書載堯以來。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故述黃帝爲本紀之首。而以尙書雅正。故稱起於陶唐也。自黃帝始。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徐廣曰。顓頊。帝嚳。堯。舜。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曰。台音怡。悅也。或音胎。非也。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索隱曰。應劭云。有本則紀。有家則代。有年則表。有名則傳。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

外殊俗。重譯款塞。應劭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如淳曰。款。寬也。請除守塞者。自保不爲寇害。○正義曰。重譯。更譯其言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徐廣曰。天漢三年。○正義曰。案從太初元年至天漢三年。乃七年也。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正義曰。太史公擧李陵。李陵降也。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索隱曰。案謂其義隱微而言約也。○正義曰。詩書隱微而約省者。遷深惟欲依其隱約而成其志意也。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徐廣曰。在湯陰。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

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者也。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一本封上有建字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如淳曰。受天命清和之氣。○正義曰。於音烏。顏云。於。歎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敎化清也。澤流罔極。海

君不君則犯ノ上、札記夫字アリ、云フ南宋中統游毛本夫字アリ。

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索隱曰。案弑君亡國及奔走者。皆是失仁義之道本耳。已者。語終之辭也。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徐廣曰。一云差以毫釐。一云繆以千里。駰案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正義曰。其心實善爲之。不知其義理。則陷於罪咎。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張晏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其罪也。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正義曰。顏云。爲臣下所干犯也。一曰違犯禮義。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

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索隱曰。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也。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成數。字誤也。駰謂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云文成數萬也。不得如張議。但論經萬八千字。便爲之誤。○索隱曰。注非也。小顏云。史遷豈以公羊之傳爲春秋乎。春秋經一萬八千。亦足稱數萬。非字之誤。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

諸神受紀ト曰フ、師古曰、張說是ナリ。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錢大昕曰、孔子魯哀公十六年ニ卒ス、漢武帝太初元年ニ至リ、凡三百七十五歲、五百歲ト云フ、誤ル、上文云、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其實尙四百歲ニ盈タザルナリ。有能紹明世云云、方苞曰、其父兼テ六家ノ要指ヲ論ズト雖モ、而モ自ラ處シ、子ヲ敎フルハ、則儒ニ一ナルヲ著スナリ、紹明世ハ、孔子ニ繼デ、而テ世敎ヲ明カニスルナリ。上大夫壺遂注索隱云云、錢大昕曰、十二諸侯年表、上大夫董仲舒ト稱シ、封禪書、新垣平ヲ敍シ云、是ニ於テ平ヲ貴クシ上大夫トス、萬石君傳、上大夫ノ祿ヲ以テ歸リ家ニ老ス、佞幸傳、鄧通官上大夫ニ至ル、韓嫣官上大夫ニ至ル、漢時本上大夫ノ官アルニ似タリ、又封禪書、公孫卿ヲ拜シ中大夫ト爲ス。

孔子五百餘歲。太史公此言略取於孟子。而揚雄孫盛深所不然。所謂多見不知量也。以爲淳氣育才豈有常數。五百之期何異一息。是以上皇相次。或以萬齡爲閒。而唐堯舜禹比肩並列。降及周室。聖賢盈朝。孔子之沒。千載莫嗣。安在於千年五百年乎。具述作者。蓋記注之志士耳。豈聖人之論哉。

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索隱曰。漢書讓作攘。晉灼云。此古讓字。言己當述先人之成業。何敢自嫌値五百歲而讓之也。

上大夫壺遂曰。索隱曰。案遂爲詹事。秩二千石。故位上大夫也。

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服虔曰。仲舒也。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索隱曰。是非。謂襃貶諸侯之得失也。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太史公引之以成說也。空言。謂襃貶是非也。空立此文。而亂臣賊子懼也。孔子言我徒欲立空言設襃貶。則不如附見於當時所因事之人臣。有僭侈簒逆。因就此筆削以襃貶。深切著明而書之。以爲將來之誡也。

夫春

遷爲太史令、錢大昕曰、令當ニ公ニ作ルベシ、正義ノ文證スベシ、注司馬ノ下、遷字アリ。紬史記石室云云、董份曰、紬ハ卽釋ナリ、舊記ヲ發シ、而テ其緒ヲ釋ヌルヲ謂フナリ。

天歷始改、邵寶曰、天歷アリ、人歷アリ、天歷、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ニ始リ、環ノ端ナキ如ク、終レバ則復始ル、太史公所謂天歷、此ノ謂ナリ、人歷、是ニ合スルノミ。諸神受紀、張晏曰、新ニ元ヲ改ルヲ以テ、明堂ヲ立テ、諸侯及ビ郡守ヲ朝シ、正朔ヲ受ケ、各山川ノ祀アリ、故ニ

案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絶。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索隱曰。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徐廣曰。紬音抽。○索隱曰。如淳云。紬。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小顏云。紬。謂綴集之也。案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處。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李奇曰。遷爲太史後五年。適當於武帝太初元年。此時述史記。○正義曰。案遷年四十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徐廣曰。封禪序曰。封禪則萬靈罔不禋祀。駰案韋昭曰。告於百神。與天下更始著紀於是。○索隱曰。虞喜志林云。改歷於明堂。班之於諸侯。諸侯羣神之主。故曰諸神受紀。孟康云。句芒祝融之屬皆受瑞紀也。太史公曰。先人有言。索隱曰。先人。謂先代賢人也。○正義曰。太史公。司馬遷也。先人。司馬談也。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索隱曰。案孟子稱堯舜至湯五百餘歲。湯至文王五百餘歲。文王至

ノ名ニ合フト爲シ、怪物ヲ致シ仙人ニ接スルヲ載セ、而テ特ニ諸儒封禪ノ事ヲ辨明スル能ハザルヲ書ス、故ニ此ニ於テ、其父憤ヲ發シ以テ死スルヲ著ス、蓋已與リテ事ニ從ヒ、而テ方士ノ妄ヲ辨明スルヲ得ザルヲ憤ルナリ。

四百餘歲、札記百下有字アリ、云フ官本有字アリ、汲一本ヲ引ク同ジ、漢傳ト合ス。

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徐廣曰。摯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索隱曰。張晏云。自陝已東皆周南之地也。不得與從事。正義曰。與音預。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閒。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一本百下有有字餘歲。

鄒嶧注鄒縣西、札記北ニ作ル。

鄱薛彭城注正義音翻ノ下、札記、漢末陳蕃子逸爲魯相、改音皮、田褒魯記云云アリ、云フ淩本刪ル、蓋索隱ト複スルヲ以テナリ。

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云云、方苞曰、封禪書、諸方士封禪ヲ以テ不死

禹會諸侯計功。改曰會稽。○正義曰。括地志云。石簣山。一名玉笥山。又名宛委山。卽會稽山一峰也。在會稽縣東南十八里。吳越春秋云。禹案黃帝中經。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左闕之巓。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倚歌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齊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金簡玉字。得通水之理。山中又有一穴。深不見底。謂之禹穴。史遷云。上會稽探禹穴。卽此穴也。**闚九疑。**索隱曰。山海經云。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泉。在營道南。其山九峰皆似。故曰九疑。張晏云。九疑舜葬。故窺之。尋上探禹穴。蓋以先聖所葬處。有古冊文。故探窺之。亦捜採遠矣。○正義曰。九疑山。在道州。**浮於沅湘。**正義曰。沅水出朗州。湘水出道州北。東北入海。**北渉汶泗。**正義曰。兩水出兗州東北而南歷魯。**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正義曰。鄒。縣名。嶧。山名。嶧山。在鄒縣西二十二里。地近曲阜。於此行鄉射之禮。**戹困鄱薛彭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滕縣。漢蕃縣。音翻。○徐廣曰。嶧音亦。縣名。有山。鄱音皮。鄒鄱薛三縣。屬魯。○索隱曰。潘本音蕃。案田褒魯記云。靈帝末有汝南陳子游爲魯相。子游。太尉陳蕃子也。國人諱而改焉。若如其說。則蕃改鄱。鄱皮聲相近。後漸訛耳。然地理志魯國蕃縣。應劭曰。邾國也。**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徐廣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爲五郡。其明年元封元年是也。**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

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注音款空也、錢大昕曰、漢書窾ヲ款ニ作ル、款空聲相近シ、莊子導大窾、向秀讀デ空ト爲ス。混混冥冥注正義元氣神者之貌也、札記云、漢傳注、師古曰、元氣之貌也、疑フ神者二字衍ナリ。

不先定其神、札記志疑云、下ニ形字ヲ脫ス、漢書アリ。

耕牧河山之陽、方苞曰、春秋傳ニ、山南ヲ陽ト爲シ、水北ヲ陽ト爲ス。

之空。空有聲也。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正義曰。上胡本反。混混者。元氣神者之貌也。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韋昭曰。聲氣者。神也。枝體者。形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徐廣曰。在馮翊夏陽縣。駰案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龍門。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其山更黃河。夏禹所鑿者也。龍門山。在夏陽縣。遷卽漢夏陽縣人也。至唐改曰韓城縣。耕牧河山之陽。正義曰。河之北山之南也。案在龍門山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索隱曰。遷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尚書。劉氏以爲左傳國語系本等書。是亦名古文也。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閒云禹入此穴。○索隱曰。越絕書云。禹上茅山大會計。更名曰會稽。張勃吳錄云。本名苗山。一名覆釜。

因物與合、札記志疑云、漢書與舍ニ作ル、後漢書馮衍傳引テ與物趨舍ニ作ル、蓋舍字是ナリ、顏師古曰、與ハ起ナリ、舍ハ廢ナリ。

聖人不朽、札記云、漢書巧ニ作ル、顏師古云、機巧ノ心ナシ、雜志云、史本朽ニ作ル、後人之ヲ改ム、巧字古讀デ糗ノ若シ、正ニ守ト韵タリ。

也。如淳曰。繳繞。猶纚繞。不通大體也。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眞。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正義曰。無爲者。守清淨也。無不爲者。生育萬物也。其實易行。正義曰。各守其分。故易行也。其辭難知。正義曰。幽深微妙。故難知也。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正義曰。任自然也。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韋昭曰。因物爲制。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正義曰。因時之物。成法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正義曰。因其萬物之形。成度與合也。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索隱曰。此出鬼谷子。遷引之以成其章。故稱故曰也。○正義曰。言聖人敎迹不朽滅者。順時變化。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正義曰。言因百姓之心。以敎。唯執其綱而已。羣臣竝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徐廣曰。音款。空也。駰案李奇曰。聲。則名也。○索隱曰。款。空也。申子云。款言無成。是也。聲者。名也。以言實不稱名則謂

食土簋注一作瑠、札記瑠ニ作ル、云ク南宋柯本瑠、他本溜ニ譌ス、按ニ瑠ハ飯ヲ盛ル瓦器ナリ。
糲粱之食、札記雜志云、糲ハ粗、粱ハ精、連文ヲ得ズ、粱當ニ粢ト爲スベシ、李斯傳、粢糲之食、韓子五蠧篇淮南精神篇、人閒篇、皆糲粢ト藜藿ト並ビ擧グ、其證ナリ。

采椽不刮。索隱曰。韋昭云。采椽。櫟榱也。正義曰。採取爲椽不刮削也。食土簋。徐廣曰。一作瑠。駰案服虔曰。土簋。用土作此器。啜土刑。糲粱之食。張晏曰。一斛粟七㪷米爲糲。瓚曰。五斗粟三斗米爲糲。音剌。韋昭曰。糲。礲也。○索隱曰。服虔云。糲。麤米也。三蒼云。粱。好粟也。○正義曰。顏云。簋。所以盛飯也。刑。所以盛羹也。土。謂燒土爲之。卽瓦器也。糲。麤米也。脫粟也。粱。粟也。謂食脫粟之麤飯也。藜藿之羹。正義曰。藜。似藿而表赤。藿。豆葉也。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正義曰。以桐木爲棺。厚三寸也。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索隱曰。案禮親親。父爲首。尊尊。君爲首也。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服虔曰。繳音近叫呼。謂煩

未ダ古文ヲ識ラザルナリ。
名家使人儉、董份曰、名家墨者儉ハ是ナリ、名家ハ儉ト言フ若キ、曉ルベカラザルニ似タリ、蓋此乃檢字、上儉字アルニ因テ、寫者遂ニ誤ルノミ、解ニ曰、檢ハ法ナリ、又曰、檢ハ束ナリ、下文苛察繳繞、即檢束ノ意ナリ。
撮明法之要、札記明ヲ名ニ作ル、云フ淩本名ヲ明ニ誤ル。
二十四節注謂月令也、札記謂日月也ニ作ル、按ニ漢書注月令ニ作ル。

之要。去健羨。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絀聰明。索隱曰。如淳云。不尙賢。絕聖弃智也。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以下又複上所云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忌。謂月令也。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尙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索隱曰。自此以下韓子之文。故稱曰也。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正義曰。屋蓋曰茨。以茅覆屋。

史公ト稱スルヲ得ルノ旨ヲ標明ス、其下又紀表書世家列傳凡百三十篇ヲ作リ、太史公書序略ト爲スヲ序ス、此稱父子之ヲ共ニス、末又總テ之ヲ結デ曰、太史公曰、余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此太史公ハ、則又自稱ニ屬ス、本紀列傳等篇ノ贊云フ所ノ太史公ハ、則亦皆自稱ナリ、班氏誤テ談ノ言ヲ以テ遷ノ言ト爲ス、蓋名稱參錯、目ヲ眩スルニ因テ溷ヲ致ス。談爲太史公注、正義釋在武本紀也、錢響石云、武本紀末ダ此文ヲ見ズ。

有省不省耳、錢大昕曰、爾雅ニ、省、善ナリ、有省不省、猶善アリ不善アリト言フ如シ。

陰陽之術大祥注云云、錢大昕曰、古書祥詳通用ス、易ノ視履考祥、釋文云、本亦詳ニ作ル、後書呂刑ノ告爾祥刑、漢書劉愷傳注、引テ祥刑ニ作ル、君奭ノ其終出于不祥、漢石經本祥ヲ詳ト爲ス、小司馬祥義ヲ讖テ疎ト爲ス、是

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正義曰。韋云。墨翟之術也尚儉。後有徐巢子傳其術也。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索隱曰。徧音遍。徧循。言難盡用也。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眞。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名家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案名家知禮亦異數。是儉也。受命不受辭。或失其眞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索隱曰。贍市豔反。漢書作澹。古今字異也。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

謂フ、朝會坐位、猶居公上ト、蓋之ヲ得タリ、子長言フ、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ト、漢儀注云、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者ト、正ニ合ス、史記一書、惟自序前半太史公ト稱シ、及ビ封禪書兩太史公ト稱ス、其父ヲ指ス、餘ハ皆遷自稱ノ詞ナリ、小司馬小顏、以テ其父ヲ尊ブト爲ス者、非ナリ、王鳴盛曰、自序篇內、談爲太史公ヨリ以下一段、其父談ノ事ヲ敍ス、凡六太史公ト稱ス、皆談ヲ指スナリ、太史公曰先人有言云云ヨリ以下、既ニ父談ノ言ヲ述べ、又上大夫壺遂ト相往復シ、又自ラ李陵ノ禍ニ遭ヒ、史記ヲ作ル事ヲ述べ、凡四太史公ト稱ス、皆自ラ謂フナリ、其下文ニ至リ、漢興文學彬彬稍進、百年之閒、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此ハ則又其父ニ屬ス、其下又云、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ハ、則其父子相繼ギ、太史令ト爲ル、故ニ太

曰。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也。按下文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又云卒三歲而遷爲太史公。又云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又云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觀此文虞喜說爲長。乃書談及遷爲太史公者。皆遷自書之。漢舊儀云。太史公秩二千石。卒史皆秩二百石。然瓚及韋昭桓譚之說皆非也。以桓譚之說釋在武本紀也。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正義曰。天官書云。星則唐都也。受易於楊何。徐廣曰。菑川人。習道論於黃子。徐廣曰。儒林傳曰。黃生好黃老之術。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閒。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正義曰。布內反。顏云。悖。惑也。各習師書。惑於所見也。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正義曰。張晏云。謂易繫辭。案下二句。是繫辭文。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索隱曰。案六家同歸於正。然所從之道殊塗。學或有傳習省察。或有不省之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徐廣曰。一作詳。駰案李奇曰。月令星官。是其枝葉也。○索隱曰。漢書作大詳。言我觀陰陽之術大詳。今此作祥。於義爲疎。○正義曰。顧野王云。祥。善也。吉凶之先見也。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正義曰。言拘束於日時。令人有所忌畏也。然其序四時之大順。

葬高門注正義夏陽縣故、札記故下城字アリ、云フ城字脫ス、考證增ス。

談爲太史公、錢大昕曰、按ズルニ、太史公是官名、遷父子世〻其職ニ居ル、衞宏ハ漢人、其言信ズベシ、而テ後人多ク之ヲ疑フ、予謂フ、位在丞相上ハ、殿中ノ班位、丞相ノ右ニ在ルヲ謂フ、職任丞相ヨリ尊キニ非ルナリ、虞喜

之俱賜死杜郵。索隱曰。郵音尤。李奇曰。地名。在咸陽西十里。三秦記其地後改爲里李也。葬於華池。晉灼曰。地名。在鄠縣。○索隱曰。晉灼非也。案司馬遷碑。在夏陽西北四里。○正義曰。括地志云。華池。在同州韓城縣西南七十里。在夏陽故城西北四里。靳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爲武信君將。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索隱曰。案晉譙國司馬無忌作司馬氏系本云。蒯聵生昭預。昭預生憲。憲生卬也。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索隱曰。漢書云。項羽封卬爲殷王。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索隱曰。漢書作毋懌。並音亦。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蘇林曰。長安北門也。瓚曰。長安城無高門。○索隱曰。蘇說非也。案遷碑。高門在夏陽西北。去華池三里。○正義曰。括地志云。高門原俗名馬門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十八里。漢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夏陽縣故東南有司馬遷冢。在高門原上也。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瓚曰。百官表無太史公。茂陵中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爲太史令。○索隱曰。公者。遷所著書尊其父云公也。然遷雖稱述其父所作。其實亦遷之詞。而如淳引衛宏儀注稱位在丞相上。謬矣。案百官表又無其官。且修史之官。國家別有著撰。則令州縣所上國書皆先上之。而後人不曉。誤以爲在丞相上耳。○正義

以傳劍論顯　注信廉仁勇、札記信仁廉勇ニ作ル。
注索隱蘇林云云、札記、蘇林云、傳作搏、言手搏論而釋之、所以知名也ニ作ル、云フ集解、蘇林曰、傳手搏論而釋之チ引ク、卽傳チ以テ搏字ト爲スニ非ズ、此疑フ誤ル。
蒯聵、正義刺客傳之蒯聵ナリ、札記云、此チ言ヒ、以テ衞ノ蒯聵ニ別ツ、然ルニ刺客傳此人ナシ。

氏世典周史。索隱曰。司馬。夏官卿。不掌國史。自先代兼爲史。衞宏云。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恐或有所據。惠襄之閒。司馬氏去周適晉。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頹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索隱曰。左氏隨會自晉奔秦。後乃奔魏。自魏還晉。故漢書云。會奔秦魏也。少梁。古梁國也。秦滅之。改曰少梁。後名夏陽也。○正義曰。案春秋隨會奔秦。其後自秦入魏而還晉也。隨會爲晉中軍將。少梁。古梁國也。嬴姓。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是時屬晉。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衞。或在趙。索隱曰。何法盛晉書及司馬氏系本。名凱。或在秦。其在衞者。相中山。徐廣曰。名喜也。在趙者。正義曰。何法盛晉書及晉譙國司馬無忌司馬氏系本皆云。名凱。以傳劍論顯。服虔曰。世善傳劍也。蘇林曰。傳手搏論而釋之。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也。○索隱曰。服虔云。善劍解。所以稱傳也。蘇林作搏。言手搏論而知名也。蒯聵其後也。正義曰。五怪反。如淳云。刺客傳之蒯聵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郡守也。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徐廣曰。靳一作蘄。○索隱曰。錯音七各反。靳音紀覲反。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文穎曰。趙孝成時。還而與

北正黎、漢書火正黎ニ作ル、張晏臣瓚ハ漢書注ナリ、故ニ索隱之ヲ辯ズ。
注南方正重、札記方字ナシ、云フ南下方字ヲ衍ス、考證刪ル。
其後也注索隱然後案彪之序、札記云、後案二字疑フ倒ス。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三十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索隱曰。張晏云。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爲陰。故命南方正重司天。火正黎兼地職。臣瓚以爲重黎氏是司天地之官。然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北字非也。案國語黎爲火正。以淳燿淳大光照四海。又幽通賦云。黎淳耀於高辛。則火正爲是也。

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曰。封爲程國伯。休甫字也。○索隱曰。重司天而黎司地。是代序天地也。據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胤。二氏二正所出各別。而史遷意欲合二氏爲一。故惣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非也。然後案彪之序及干寶皆云。司馬氏黎之後是也。今惣稱伯休甫是重黎之後者。凡言地即擧天。稱黎則兼重。自是相對之文。其實二官亦通職。然休甫則黎之後也。亦是太史公欲以史爲己任。故言先代天官。所以兼稱重。○正義曰。括地志云。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東二十一里。周之程邑也。

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正義曰。司馬彪序云。南正黎後世爲司馬氏。司馬

水ヲ蓄フル所ヲ洒滌スルナリ。
胃脯注索隱末椒薑拵之、礼記拵ヲ粉ニ作ル。

事。節節與前相反。至贊論始推唐虞三代以來。而擧戰國秦皇功利之禍爲證。則武帝不能法祖宗之仁厚。而踏始皇之覆轍。不待譏議而可見。學者先讀此贊。而後讀其書。使先後相承。則太史公之意瞭然矣。若貨殖傳乃此書之注脚。而未有察其意者。蓋傳中所謂當世賢人。則書中所斥。不軌逐利之民也。傳中所序。陶朱公白圭輩。妙於治生。卽書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之比也。傳言鄙人牧長。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宣曲任氏以田畜高。而人主重之。卽書中言卜式以家財助縣官。天子尊顯之。以風百姓。意尤著矣。蓋見始皇武帝。皆以好大喜功。國用不足。而後眷眷於此等人也。傳中歷擧四方百貨所出。行賈所在甚詳。卽書中置大農諸官。貴賣賤買。所以天子無算之用皆出於此。傳中言千乘之侯。尙猶患貧。卽書中屢言稅賦竭。縣官大空是也。傳中言廊廟巖穴。軍士任俠。攻剽女姬。游閑吏士等。皆爲財利。所以深誚當世好貨之俗無貴賤也。末言當國者必以奇勝。而又歷數奸事惡業賤行辱處之能致富。卽書中所謂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亦此類矣。循此傳之意。深陋爲天下國家者。不當下行商賈之事。蓋是當時親覩言利之人。誤國害民。如封禪書中所謂究觀方士祠官之意云者。故言之深切至此。後人但謂子長陷於刑法。無財可贖。故發憤作貨殖傳。豈爲知太史哉。

史記評林卷一百二十九終

塞之斥也ノ下、此說ヲ載セ、次ニ索隱案、斥開也、相如傳曰、邊塞益斥是也ヲ載セ、次ニ正義ヲ載ス、橋姚ノ下、索隱、橋姓姚名ヲ載セ、馬千匹ノ下、索隱言、橋姚因斥塞以下ヲ注ス。

同農拙業、札記、拙、字類引テ掘ニ作ル、雜志云、後人改テ拙ト爲ス、則音義ト相左ス。

曲叔以起、札記曲ヲ田ニ作ル、云フ南宋舊刻毛本同ジ、他本田ヲ曲ニ作ル。

用之富、札記雜志云、用モ亦以ナリ、上下三以字ト互文ナリ、後人之字ヲ加フ。

酒削薄技也、顔師古曰、酒ハ灑ナリ、削ハ刀劍ノ室ヲ謂フ、人刀劍ノ削、故惡ナル者アル、爲ニ之ヲ酒刷シ、其垢穢ヲ去リ、更ニ飾テ新ナラシムルヲ謂フナリ、錢大昕曰、削讀デ潸ノ如シ、說文、潸ハ水ヲ擁スル所以ナリ、漢律及其門首洒潸ヲ引ク、即郅氏ノ酒削ナリ、按ニ錢說ニ依レバ、酒ハ滌ナリ、潸ハ隁ナリ、

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結應前）

索隱述贊曰。貨殖之利。工商是營。廢居善積。倚市邪贏。白圭富國。計然彊兵。保參朝請。女築懷清。素封千戶。卓鄭齊名。

陳仁子曰。世譏遷述貨殖則崇勢利過矣。遷之言曰。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尙猶患貧。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此其說殆有爲者。非專崇貨利也。故其後也謂烏氏倮寡婦清。足以動始皇之羨慕。其又後也極天下之可鄙可賤者。以寫斯民求富之情狀。遷之意其亦重有感。夫班固踵遷史敍貨殖。雖多襲遷語。然自宣曲任氏而上。皆戰國秦漢初人。天漢而後獨無聞焉。豈非告緡榷算之餘。陶朱猗頓之輩。不能自存乎。議者謂遷史爲謗書。其得固以自道矣。

董份曰。嘗以太史公博物洽聞。豈其胸中所識見。如市兒賈豎歆豔錢帛。不復知天下禮義何事。若然是不知黑白之形。何以能上下數千載。斷折往古。其是非雖間謬于聖人。然其合者亦多矣。何以至是。嘗讀其千乘之王。萬家之侯。尙猶患貧。予以爲漢武方征伐四夷。興神仙土木之事。故府庫虛乏。百姓皆耗。責及王侯。薦幣酎金。而以此失侯者。亦稍稍而多。故太史公感憤而發。如寓言滑稽之類。以玩侮一世耳。若以爲實言。何至鄙猥顚倒如是耶。又曰。此傳字字句句皆精妙。與他傳更較神采。蓋他傳多錄本文。而此傳皆其所特撰。是以妙絕。可以見太史公之材獨冠古今。

趙汸曰。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看。平準書。是譏人臣橫斂以佐人主之欲。貨殖傳。是譏人主好貨。使四方皆變其舊俗趨利。書首言漢興接秦之弊。高祖重本抑末。輕徭薄賦。故文景之世。國家無事。百姓給足。府庫充實。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後面序武帝

材也ト、隱元年正義ニ見ユ、此刀爵ヲ以テ酌ヲ合ス、亦爵ヲ讀ム醮ノ如シ、按ニ錢説ニ依レバ、寧ロ盡スモ、刀氏ノ奴ト爲ルト謂フ、故ニ下文其力ヲ盡サシムト言フナリ。

師史、札記、索隱、師姓史名ト注ス。

轉轂以百數、顏師古曰、轉轂ハ、車ヲ以テ物ヲ載セテ利ヲ逐フ者ヲ謂フ。

宣曲注正義宣曲官名、札記官ヲ宮ニ作ル、云フ宮ヲ官ニ譌ス、漢書文選注ニ依テ改ム。

督道倉吏注秦邊縣名、札記秦下時字アリ、云フ南宋本時字アリ、顏師古曰、京師四方諸道ニ於テ、其租ヲ督スルノミ、道ハ上道ヲ謂フニ非ズ、倪思曰、督道ハ倉在ル所ノ地名ノミ、猶後傳注漢宮闕疏、稱スル所ノ細柳倉ノ如キナリ。

人爭取賤賈、淩稚隆曰、賤賈ハ、卽田畜賈ノ賤キ者ナリ、晉説謂フ所ヲ知ラズ。

以萬鎰計、注漢書音義復出、札記之ヲ刪リ、

縣。下者傾郷里者。不可勝數。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徐廣曰。古拙字亦作掘也。而秦陽以蓋一州。索隱曰。漢書作甲一州。服虔云。富爲州中之第一。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索隱曰。漢書桓作稽。正義曰。桓發。人姓名。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正義曰。説文云。戴角者脂。無角者膏也。辱處也。而雍伯千金。徐廣曰。雍一作翁。○索隱曰。雍音於恭反。漢書作翁伯也。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徐廣曰。洒或作細。駰案漢書音義曰。治刀劍名。○索隱曰。洒音先禮反。削刀者名洒削。謂摩刀以水洒之。又方言曰。劍削關東謂之削。音肖。亦依字讀。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索隱曰。晉灼云。太官常以十月作沸湯。燖羊胃。以末椒薑扮之。訖暴使燥。則謂之脯。故易售而致富也。○正義曰。按胃脯。謂和五味而脯。美故易售。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

子、得其名ト注ス、方苞曰、車騎ヲ連ネ、諸侯閒ニ游ビ、其聲勢ヲ借リ、以テ商賈ヲ通ズ、既ニ游閑公子ノ賜ヲ得、復交ヲ諸公ニ獲ルノ名アリ、而テ贏スル所ノ利、又過當ナリ。愈於纎嗇注正義ノ上、札記、索隱謂、孔氏以賫給諸侯公子、既已得賜與名、又蒙其所得之贏、過於本貲、故云過當、乃勝於細碎儉嗇之賈也、纎細也、方言云、纎小也、愈勝也ト注ス。曹邴氏、札記、索隱、邴音柄也ト注ス。刁閒、札記、刁ヲ刀ニ作ル、云フ中統本刀、各本刁ニ作ル、志疑云、玉篇、刀亦人姓、俗刁ニ作ル、非ナリ、注正義ノ上、索隱、上音雕、姓也、閒如字ト注ス。寧爵毋刁注發聲語助ノ下、札記、索隱案、奴自相謂曰、寧免去求官爵邪、曰無刁、無刁相止之辭也、言不去止爲刁氏作奴也ト注ス、錢大昕曰、古者爵醮ト近シ、服虔左傳解誼云、爵者醮也、所以醮盡其

俗通云。馬稱匹者。俗說云。相馬及君子與人相匹。故云匹。或說馬夜行目照前四丈。故云一匹。或說度馬從橫適得一匹。韓詩外傳云。孔子與顏回登山。望見一匹練。前有藍。視之果馬。光景一匹長也。

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索隱曰。齎音子稽反。貸。假也。音吐代反。與人物云齎。周禮注。齎所給與也。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索隱曰。貸音吐代反。其息什之。索隱曰。謂出一得十倍。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徐廣曰。安陵及杜二縣名。各有杜姓也。宣帝以杜爲杜陵。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徐廣曰。異一作淑。又作較。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理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爲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

市、云駔儈者、合市也、音古外反、淮南子云、段干木晉國之大駔、注云、干木度市之魁也ト注ス。

蜀卓氏之先注徐廣ノ下、札記、索隱注、卓一作淖、並音斲、一音鬧、淖亦音泥淖、亦是姓、故齊有淖齒、漢有淖蓋、與淖氏同出、或以同音淖也ト注ス。汶山之下、札記、索隱、汶山下、上音岷也ト注ス。

運籌策、札記、索隱、漢書云、運籌以賈滇ト注ス。

滇蜀之民富注滇池、札記云、池疑フ當ニ蜀ニ作ルベシ。

至僮千人、札記、索隱、漢書及相如列傳並云、八百也ト注ス。

賈椎髻之民、札記、索隱、椎結之人、上音椎髻、謂通賈南越也ト注ス。

富埒卓氏、札記、索隱、埒者鄰畔言鄰相次ト注ス。

連車騎云云賜與名注韋昭說ノ下、札記、索隱謂、通賜與於游閒公

宣曲任氏之先。正義曰。按其地合在關內。張揖云。宣曲。官名。在昆池西也。徐廣曰。高祖功臣有宣曲侯。○索隱曰。上林賦云。西馳宣曲。當在京輔。今闕北地也。爲督道倉吏。漢書音義曰。若今吏督租穀吏上道輸在所也。韋昭曰。督道。秦邊縣名。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徐廣曰窖音校。穿地以藏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索隱曰。晉灼云。爭取賤賈金玉也。○正義曰。音價也。任氏獨取貴善。索隱曰。謂買物必取貴而善者。不爭賤價也。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正義曰。孟康云。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人能致富若此。顏云。塞斥者。言國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姚得恣其畜牧也。姓。橋。名姚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漢書音義曰。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人能致富若此。○索隱曰。孟說非也。按斥。開也。相如傳曰。邊塞益斥是也。橋。姓。姚。名也。言橋姚因斥塞而致此資。風

鮿也、鯆音鋪博反、案破鮑不相離、謂之鯆兒漬、云、鮑聲類及韵集、雖爲此解、而鯫生之字見、與此同、案鯫者小雜魚也ト注ス。

槖栗千石注謂之千石、札記之ヲ三ニ作ル、云フ官本三、各本之ニ譌ス、正義ノ上、索隱、案三之者、三千石也、必三之者、取類上文故也、以槖栗賤、故三之、爲三千石也ト注ス。

羔羊裘千石ノ下、札記索隱、羔羊千石、謂秤皮重千石ト注ス。

佗果菜千鍾、札記云、佗字疑フ衍ナリ、漢書ナシ。

正義ノ上、索隱、果菜千種、千種者、言其多也ト注ス。

子貸金錢千貫ノ下、札記、索隱案、子謂利息也、貸音土代反ト注ス。

節駔會、方苞曰、駔儈ハ買ヲ成ス所以ナリ、按ズルニ、節ハ物ヲ出シ、其時ヲ失ハザルナリ、集解徐說ノ下、札記、索隱案、節者、節貴賤也、駔、舊音祖朗反、今音𩤕、駔者度牛馬

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刁閒獨愛貴之。正義曰。刁丁遙反。姓名。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閒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刁。漢書音義曰。奴自相謂曰。寧欲免去作民有爵邪。將止爲刁氏作奴乎。毋發聲語助。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纖。漢書音義曰。儉嗇也。而師史尤甚。正義曰。師史。人姓名。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正義曰。洛陽在齊秦楚趙之中。其街巷貧人學於富家。相矜以久賈諸國。皆數歷里邑不入其門。故前云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是也。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漢書音義曰。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久賈在此諸國也。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ヲ引クアルベシ、仍台字ノ音ナリ、炎反、說文云、此仍集解ノ文ヲ承ク、當ニ孫炎說云ニ作ルベシ、即裴孫叔然ノ說ヲ擧グ、下文ノ如キナリ、孫字ヲ脫シ反字ヲ衍ス、乃炎反ヲ以テ上音貽ニ連ネ、貽炎反ト爲ス、人ヲシテ何字ノ音タルヲ知ラザラシム。○鮐鮆注正義ノ上、札記、索隱、說文云、鮐、海魚、音胎、鮆魚飲而不食、刀魚也、爾雅謂之鮤魚也、鮆音才爾反、又音薺ト注ス。○鯫千石鮑千鈞、札記鯫ヲ鮿ニ作ル、云フ鮿ハ耴聲ニ从フ、音輒、膊魚ナリ、鯫ハ取聲ニ从フ、昨苟反小魚ナリ、音義迥ニ別ナリ、此文鮿鮑ヲ以テ類ト爲セバ、當ニ耴ニ从フベシ、而テ集解索隱正義皆亂シテ分タズ、蓋亦誤本ニ惑フナリ、說雜志ニ詳ナリ。○注徐廣鯫魚也、札記膊魚也ニ作ル、正義ノ上、索隱、鯫音輒、一音昨苟反、輒、小魚也、鮑、音抱、步飽反、今之鮿

沃野。下有蹲鴟。徐廣曰。古蹲字作踆。駰案漢書音義曰。水鄉多鴟。其山下有沃野灌溉。一曰大芋。○正義曰。汶音珉。蹲鴟芋也。言邛州臨邛縣。其地肥又沃。平野有大芋等也。華陽國志云。汶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蹲鴟也。至死不饑。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正義曰。滇一作沮。漢書亦作滇池。今益州郡有蜀州。亦因舊名及漢江爲名。江在益州南。入導江。非漢中之漢江也。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韋昭曰。優游閑暇也。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正義曰。音色。嗇。吝也。言孔氏連車騎。游於諸侯。以資給之。兼通商賈之利。乃得游閑公子交名。然其通計贏利。過於所資給餉遺之當。猶有交游公子雍容。而勝於慳悋也。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徐廣曰。魯縣出鐵。

秤、非白疊布也、吳錄云、有九眞郡布、名曰白疊、廣志云、疊毛織也ト注ス、云フ此下師史ニ至ル、索隱二十三條單本アリ、各本皆脫ス。漆千斗ノ下、札記、索隱、漢書作漆大斗、案謂大斗、大量也、言滿量千斗、卽今千桶也ト注ス。糵麴鹽豉千荅、札記、漢書合ニ作ル、疑フ荅字形近クシテ譌ス、南宋本毛本瓿ニ作ル、蓋後人集解ニ依テ改ム、注或作合ノ合ヲ台ニ作ル、云フ合ニ譌ス、汪改ム、漢書注又本ヲ引ト合ス、敖ヲ然ニ作ル、云フ敖ニ誤ル、注改ム、又索隱、鹽豉千、蓋下音貽炎反、說文云、瓿、瓦器、受斗六合、以解此、蓋非也、案尙書大傳云、文皮千合、則數兩謂之合也、三倉云、榼、盛鹽豉器、音他果反、則蓋或榼之異名耳ト注ス、云フ千蓋、蓋疑フ當ニ盍ニ作ルベシ、古通用ス、盍合ト聲近シ、下音貽、蓋ニ貽音ナシ、疑フ當ニ集解文

魚爲之也。棗栗千石者三之。正義曰。謂之千石也。言棗栗三千石乃與上物相等。狐貂裘千皮。正義曰。貂音彫。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正義曰。鍾。六斛四斗。果菜。謂雜果菜於山野采取之。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徐廣曰。駔音祖朗反。馬儈也。駰案漢書音義曰。會亦是儈也。節。節物貴賤也。謂估儈其餘利。比千乘之家。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漢書音義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三。廉賈貴而賣。賤乃買。故十得五。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正義曰。率音律。佗雜業不中什二。正義曰。言雜惡業而不在什分中得二分之利者。非世之美財也。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徐廣曰。卓一作淖。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徐廣曰。屬廣漢。○正義曰。葭萌。今利州縣也。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

渉テ而テ誤ル、書鈔酒食部、御覽飲食部、引テ並ニ漿ニ作ル。

木器髹者、錢大昕曰、髹當ニ髤ニ作ルベシ、說文、髤、桼ナリ、按ニ漢書髹ヲ桼ニ作ル、注以漆物、札記云、漢書外戚傳注ニ依ル、當ニ漆字ヲ重ヌベシ、里髹盤朱、里ヲ黑ニ作ル、云フ黑ヲ里ニ譌ス、漢書外戚傳注、黑髹盤、朱髹盤ニ作ル、此朱下髹盤二字ヲ脫ス、文義ヲ成サズ。

馬蹄躈千注索隱通四三而成一馬、札記通四蹄爲十三而成一馬ニ作ル、十有三ノ下是字アリ、宋又凡七十六四馬、案亦多於千戶侯比、則不知其所ノ十九字アリ、錢大昕曰、說文、躈字ナシ、徐解馬八髎ト爲ス、八髎ハ即尻骨、則躈ハ乃竅ノ異文ナリ、漢書躈ヲ噭ニ作ル、故ニ小顏訓ジテ口ト爲ス。

榻布皮革千石注正義ノ上、札記、索隱、荅布注、音吐合反、大顏音吐盍反、案以爲麤厚之布、與皮革同、以石而

千兩。正義曰。車一乘爲一兩。風俗通云。箱轅及輪兩兩而偶之稱兩也。木器髹者千枚。徐廣曰。髹音休。漆也。○正義曰。顏云。以漆物謂之髹。又音許昭反。今關東俗器物。一再漆者謂之稍漆。即髹聲之轉耳。今關西俗云。里髹盤朱。兩義並通。銅器千鈞。徐廣曰。三十斤。素木鐵器。若巵茜千石。徐廣曰。百二十斤爲石。騶案漢書音義曰。素木。素器也。馬蹄躈千。徐廣曰。躈苦弔反。馬八髎。音料。○索隱曰。埤蒼云。尻骨謂之八髎。一曰夜蹄。小顏云。噭。口也。蹄與口共千則爲二百疋。若顧胤則云上文馬二百蹄。與千戶侯等。此蹄躈千比千乘之家。不容亦二百。則竅謂九竅。通四三而成一馬。所謂生之徒十有三也。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漢書音義曰。僮。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口。皆有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以別馬牛蹄角也。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徐廣曰。榻音吐合反。騶案漢書音義曰。榻布。自疊也。○正義曰。顏師古曰。麤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量耳。非白疊也。荅者。厚之貌也。按白疊。木綿所織。非中國有也。漆千斗。蘖麴鹽豉千荅。徐廣曰。或作台。器名有瓵。孫叔敖曰。瓵。瓦器。受斗六升合爲瓵。音貽。鮐鮆千斤。漢書音義曰。音如楚人言薺。鮆魚與鮐魚也。○正義曰。鮐音臺。又音貽。說文云。鮐。海魚也。鮆音齊禮反。刀魚也。鯫千石。鮑千鈞。徐廣曰。鯫音輒。鯫魚也。○正義曰。鯫音族荀反。謂雜小魚也。鮑。白也。然鮐鮆以斤論。鮑鯫以千鈞論。乃其九倍多。故知鮐是大好者。鯫鮑是雜者也。徐云。鯫。膊魚也。膊並各反。謂破開中頭尾不相離爲鮑。謂之膊關者也。此亦大

夫用貧求富云云、顏師古曰、其以テ利ヲ得易キヲ言フナリ。一歲千釀注醯醋云、札記云、云ハ當ニ也ニ作ルベシ、此三字乃下句ノ正義ナリ。醯醬千瓨注索隱瓨音閑江反、錢大昕曰、瓨當ニ瓨ニ作ルベシ、說文、瓨、罌ニ似テ長頸、七升ヲ受ク、讀デ洪ノ若シ、札記云、字類引テ瓨ニ作ル、漢書同ジ、索隱音ト合ス、今索隱本顧ニ作リ、各本瓨ニ作ル、皆譌ス。醬千甔、札記醬ヲ漿ニ作ル、云フ南宋本毛本漿、漢書ト合ス、他本醬ニ作ル、雜志云、上ニ

饒足錢財。乃逐時爭利也。

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正義曰。釀千瓮。酤醯醋云。酒酤。醯醬千瓨。徐廣曰。長頸罌。○索隱曰。瓨音閑江反。醬千甔。徐廣曰。大罌缶。○索隱曰。音都甘反。漢書作儋。孟康曰。儋石甖。石甖受一石。故云儋石。一音都濫反。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徐廣曰。出穀也。糶音掉也。薪槀千車。船長千丈。索隱曰。總積數長千丈。木千章。漢書音義曰。洪洞方槀章材也。舊將作大匠掌材曰章曹掾。○索隱曰。洪音胡孔反。洞音動。又並如字。竹竿萬个。徐廣曰。古賀反。○正義曰。釋名云。竹曰个。木曰枚。其軺車百乘。徐廣曰。馬車也。○正義曰。軺音遙。說文云。軺。小車也。牛車

推ス、列侯封戸定數アリト雖モ、要スルニ封界ノ廣狹ヲ以テ、租入ノ多寡ヲ定ム、故ニ戸口同クシテ、而テ租稅異ナル者アリ。

息二千戸百萬、札記志疑云、戸字衍ナリ、漢書ナシ。

牛蹄角千、顏師古曰、百六十七頭牛ハ、則蹄ト角ト凡一千二ト爲スナリ、千ト言フ者成數ヲ擧ルナリ、注漢書音義ノ次、札記、索隱牛足角千、案馬貴而牛賤、以此爲率、則牛有百六十六頭有奇也ト注ス。

千石魚陂注索隱漢書作波音同、札記波ヲ皮ニ作ル、同ヲ披ニ作ル、云フ單本漢書注師古說ト合ス、各本今本漢書ニ依テ波ニ作ル、非ナリ。

千畦薑韭注猶壠ノ下、札記、索隱韋昭云、埒中畦猶隴也、謂五十畝也、劉熙注孟子云、今俗以二十五畝爲小畦、五十畝爲大畦、王逸云、畦猶區也ト注ス、云フ單本アリ、各本脫ス。

千石魚陂。徐廣曰。魚以斤兩爲記也。○索隱曰。陂音詖。漢書作波。音同。○正義曰。言陂澤養魚一歲。收得千石魚賣也。山居千章之材。徐廣曰。一作楸。駰案韋昭曰。楸木所以爲轅。音秋。○索隱曰。漢書作千章之萩。服虔云。章。方也。故孟康亦云。言任方章者千枚。謂章。大材也。樂彥云。萩。梓木也。可以爲轅者。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閒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徐廣曰。六斛四斗也。若千畝卮茜。徐廣曰。卮音支。鮮支地。茜音倩。一名紅藍。其花染繒赤黃也。千畦薑韭。徐廣曰。千畦。二十五畝。駰案韋昭曰。畦。猶壠。此其人皆與千戸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輭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徐廣曰。會聚食。○索隱曰。醵音渠略反。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鬭智。正義曰。言少有錢財。則鬭智巧而求勝也。既饒爭時。正義曰。既

此有知盡能索耳、方苞曰、索亦盡ナリ、淳于髡傳、冠纓索絕ストアリ。
德者人物之謂也、方苞曰、德人物ニ被ル、然ル後澤百年斬エザルベシ。
命曰素封注正義氏於封君、札記氏ヲ比ニ作ル。
封者食租稅云云、錢大昕曰、按ズルニ、漢書富平侯張安世、國陳留ニ在リ、別邑魏郡ニ在リ、租入歲ニ千餘萬、子延壽嗣ギ、上書シ戶邑ヲ讓減ス、徙テ平原ニ封ゼラレ、一國ニ幷ス、戶口故ノ如ク、而テ租稅半ヲ減ズ、然ラバ則漢時戶口租稅固ト多寡ノ殊アリ、史公歲率戶二百ト云フ者、其大略ヲ擧グルノミ、又匡衡僮ノ安樂鄉ニ封ゼラル、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南閩陌ヲ以テ界ト爲ス、初元元年、郡圖誤テ閩陌ヲ以テ平陵陌ト爲シ、四百頃ヲ多クス、是ヲ以テ之ヲ

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伏俙案 索隱曰。謂無爵邑之入。祿秩之奉。則曰素封。素。空也。○正義曰。言不仕之人。自有園田收養之給。其利氏於封君。故曰素封也。 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 正義曰。率音律。 千戶之君。則二十萬。 索隱曰。戶率二百。故千戶二十萬。 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 索隱曰。率二千。故百萬之家。亦二十萬。 而更傜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 漢書音義曰。五十匹。○索隱曰。按馬有四足。二百蹄有五十匹也。漢書則云馬蹄噭千。所記各異。 牛蹄角千。 漢書音義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爲率。 千足羊。澤中千足彘。 韋昭曰。二百五十頭。 水居

皆苛ノ字ト同ジカラズ。

走死地如鶩ノ下、札記者字アリ、云フ南宋中統舊刻游毛本雜志宋本ヲ引ク、並ニ者字アリ

更富。廉賈歸富。歸者。取利而不停貨也。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幷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徐廣曰。鶩一作流。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徐廣曰。揄音臾。躡一作跕。跕音吐協反。屣音山耳反。舞屣也。目挑心招。正義曰。挑音田鳥反。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鬭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

果陏、札記陏ヲ隋ニ作ル、云フ索隱本毛本、字類引テ隋ニ作ル、注同ジ、他本陏ニ作ル、俗省ナリ、嬴蛤注正義、札記果隋ノ下ニ注ス、隋今爲搖、搖ヲ種ニ作ル、云フ各本種ヲ搖ニ譌ス、注改ム、雜志ト合ス、下並ニ同ジ、足螺魚鱉、螺ハ即チ嬴ナリ、疑フ下ニ蛤字ヲ脱ス、述地云、乃故云、下云字ハ志ノ譌ナリ、故ヲ改ニ作ル、志疑云、改ヲ故ニ譌ス、考證改ム、錢大昕曰、說文、隋字ナシ、蓋即隋ノ省文ナリ、索隱讀デ徒火切ト爲ス、是ナリ、漢書蓏ニ作ル、音隋ト相近シ、正義妄ニ果搖方言ヲ引キ、輒チ班氏ヲ誣ル、詭ノ甚ト謂フベキナリ、按ニ錢說ニ從ヘバ、果隋嬴蛤ト讀ムベシ、此說是ニ似タリ、種ハ小積ナリ。呰窳注正義嬴蛛、札記蛛ヲ蜿ニ作ル、云フ各本蜿ニ譌ス、淮南修務訓ニ依テ改ム、按蜿ハ蚌ト同ジ、蜃屬ナリ、錢大昕曰、呰、說文啙ニ作ル、此口ニ从フ、

也。果陏徐廣曰。地理志[云]作蓏。○索隱曰。陏音徒火反。蓏音郎果反。嬴蛤。正義曰。陏今爲搖。音同。上古少字也。嬴力和反。果搖。猶搖疊包裹也。今楚越之俗。尙有裹搖之語。楚越水鄕。足螺魚鱉。民多採捕積聚。搖疊包裹。煮而食之。班固不曉裹搖之方言。修太史公書。述地云。乃故云果蓏嬴蛤。非太史公意。班氏失之也。不待賈而足。正義曰。賈音古。言楚越地勢饒食。不用他賈而自足。無饑饉之患。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徐廣曰。音紫。呰窳。苟且墮嬾之謂也。駰案應劭曰。呰。弱也。晉灼曰。窳。病也。○索隱曰。窳音庾。○正義曰。按食螺蛤等物。故多嬴弱而足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嬴蛛之肉。多疹毒之患也。偸生。無積聚正義曰。言江淮以南有水族。民多食物。朝夕取給。以偸生而已。不爲積聚。乃多貧也。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

不足以更費注故費用、札記故ヲ顧ニ作ル、云フ顧ヲ故ニ誤ル、漢書注ニ依テ改ム。

武關鄖關、淩稚隆曰、鄖關ハ、是古ノ鄖國、今ノ鄖陽ナリ、徐廣隕字ニ作ル、謬ル。

山西食鹽注地鹽、札記地ヲ池ニ作ル、云フ官本池、各本地ニ譌ス。

嶺南沙北因往往出鹽、方苞云、沙漠ノ北自成ノ鹽アリ。

火耕而水耨注縣萁、札記除草ニ作ル。

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與江南大同俗。而楊州之南越民多焉。正義曰。番音潘。禺音虞。今廣州。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韋昭曰。果謂龍眼離支之屬。布葛布。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徐廣曰。禹居陽翟。○正義曰。禹居陽城。潁川南陽皆夏地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徐廣曰。按漢中。亦作隕字。○索隱曰。隕音雲。○正義曰。武關在商州。地理志云。宛西通武關。而無鄖關。蓋鄖當爲徇。徇水上有關。在金州洵陽縣。徐按漢中是也。徇亦作鄖。與鄖相似也。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正義曰。謂西方鹹地也。堅且鹹。卽出石鹽及地鹽。鹵。嶺南沙北。正義曰。謂池漢之北也。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徐廣曰。乃遘反。縣萁也。○正義曰。言風草下種。苗生大而草生小。以水灌之。則草死而苗無損也。耨。除草

此潭州ニ作ル、蓋下長沙正義ニ渉テ誤ル、而テ此文百字、郡縣志ト合ス、彼注ノ闕チ補フベシ。

江南注正義徙郡宛城、札記郡チ陵ニ作ル、云フ陵チ城ニ誤ル、考證郡縣志ニ據テ改ム、南楚之地、云フ柯淩南楚二字チ重ヌ、王本ナシ。

閩中于越、札記于チ干ニ作ル、云フ舊刻干、各本于ニ譌ス、説漢書雜志ニ見ユ。

江南卑溼丈夫早夭、錢大昕曰、賈生傳、長沙卑溼ト言フ、是レナリ。

豫章出黄金云云注正義括地ノ下、札記志字アリ、云フ官本志字アリ、各本脱ス、錢大昕曰、卽上文所謂、南出金錫連ナリ、篇中江南ハ、皆豫章長沙南楚ノ地チ謂フ、今ノ江南ニ非ズ。

徐廣曰。都邾。邾縣屬江夏。○正義曰。故邾城。在潭州東南百二十里。九江。正義曰。九江郡。都陰陵。陰陵故城。在濠州定遠縣西六十五里。江南。徐廣曰。高帝所置江南者。丹陽也。秦置為鄣郡。武帝改名丹陽。○正義曰。案徐說非。秦置鄣郡。在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鄣郡故城是也。漢改為丹陽郡。徙郡宛城。今宣州地也。上言吳有章山之銅。明是東楚之地。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長沙二郡南楚。南楚之地耳。徐裴以為江南丹陽郡屬南楚。誤之甚矣。豫章。正義曰。今洪州也。長沙。正義曰。今潭州也。十三州志云。有萬里沙祠。而西自湘州至東萊萬里。故曰長沙也。淮南衡山九江二郡。及江南豫章長沙二郡。並為楚也。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正義曰。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自陳徙都壽春。號之曰郢。故言郢之徙壽春也。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正義曰。合肥縣。廬州治也。言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廬州也。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于越雜俗。徐廣曰。在臨淮。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徐廣曰。鄱陽有之。○正義曰。括地志云。江州潯陽縣有黄金山。山出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正義曰。音謹。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應劭曰。堇。少也。更。償也。言金少少耳。取之不足用。故費用也。九疑蒼梧以南。徐廣曰。九疑山。在營道縣南。至儋耳者。正義曰。今儋州在海中。廣州南去京七千餘里。言嶺南至儋耳之地。

ニ誤ル、考證唐志ニ據テ改ム。
昔堯作游成陽、札記云、按ズルニ游ニ作レバ辭ヲナサズ、游疑フ於字ノ譌、下二句ト一例ナリ。

楚夏之交注夏都計陽城、札記、計字ナシ、云フ都下計字ヲ衍ス、考證刪ル。

矜已諾、札記云、王本矜ヲ務ニ作ル。
東楚也注今海郡也、札記郡ヲ州ニ作ル、云フ州ヲ郡ニ誤ル、考證唐志ニ據テ改ム。
朐繒以北注沂州亟丞縣、札記沂州之承縣ニ作ル、云フ官本之、各本亟ニ作ル、疑フ皆誤衍ナリ、承ヲ丞ニ譌ス、郡縣志ニ依テ改ム。
衡山注正義云云、札記云、項紀正義、括地志ヲ引キ、故邾城在黃州黃岡縣東南二十里ト、

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正義曰。越滅吳則有江淮以北。楚滅越兼有吳越之地。故言越楚也。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正義曰。沛。徐州沛縣也。陳。今陳州也。汝。汝州也。南郡。今荊州也。言從沛郡西至荊州。並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正義曰。荊州江陵縣。故爲郢。楚之都。西通巫巴。正義曰。巫郡巴郡。在江陵之西也。東有雲夢之饒。徐廣曰。在華容。陳在楚夏之交。正義曰。夏都計陽城。言陳南則楚。西及北則夏。故云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徐廣曰。皆在下邳。○正義曰。取音秋。慮音閭。徐卽徐城。故徐國也。僮取慮二縣。並在下邳。今泗州。則淸刻。矜已諾。正義曰。上音紀。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正義曰。彭城。徐州治縣也。東海郡。今海郡也。吳。蘇州也。廣陵。楊州也。言從徐州彭城。歷楊州至蘇州。並東楚之地。其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則齊。正義曰。朐其俱反。縣在海州。故繒縣在沂州亟丞縣。言二縣之北風俗同於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

其民齪齪注索隱云云、札記云、南宋中統王本並ニ側角反ニ作ル、疑フ側字譌ス、又齪側斷反ノ音ナシ、疑フ當ニ又作斷ト云フベシ、漢書地理志ニ、洙泗之閒斷斷如也。

及衰、札記及下其字アリ、云フ南宋舊刻毛本其字アリ、他本脫ス。屬巨野注在鉅野澤、札記云、在ハ當ニ有ニ作ルベシ。

梁宋也注今陶之浚儀、札記陶字ナシ、云フ各本今下陶字ヲ衍ス、舊刻ナシ。

陶睢陽、札記陶下、集解徐廣曰、今之定陶、正義、今曹州ト注シ、睢陽下、正義今宋州宋地也ト注ス、云フ域ヲ地

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閒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鬭。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服虔曰。士農商工賈也。如淳曰。游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索隱曰。齪音側角反。又音側斷反。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徐廣曰。在滎陽。芒碭以北。徐廣曰。今爲臨淮。屬巨野。正義曰。鄆州鉅野縣。在鉅野澤也。此梁宋也。徐廣曰。今陶之浚儀。○正義曰。鴻溝以東。芒碭以北至鉅野。梁宋二國之地。陶睢陽。正義曰。今曹州。睢陽。今宋州宋地也。亦一都會也。徐廣曰。今之定陶。昔堯作游成陽。如淳曰。作。起也。成陽。在定陶。舜漁於雷澤。徐廣曰。在成陽。○正義曰。澤在雷澤縣西北也。湯止于亳。徐廣曰。今梁國薄縣。○正義曰。宋州穀熟縣西南四十五里。南亳州故城是也。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

ノ麗字誤ル、下讀曰チ引クニ據レバ、疑フ當ニ踊ニ作ルベシ、集韻、跕ハ履チ曳クナリ。

漳河之間注彰水、札記漳水ニ作ル。

微重而矜節注矜一作務、札記志疑云、御覽百六十二引テ、重義而務節ニ作ル。

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 正義曰。洛水本名彰水。邯鄲在其地。 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 徐廣曰。矜一作務。 濮上之邑徙野王。 徐廣曰。衛君角徙野王。○正義曰。秦拔衛濮陽。徙其君於懷州野王。 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

夫燕亦勃碣之間 正義曰。勃海碣石。在西北。 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 索隱曰。劉氏踔音卓。一音勑敎反。亦遠騰貌也。 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 索隱曰。言如雕性之捷捍也。 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 索隱曰。鄰一作臨。臨者亦卻背之義。他並類此。 東綰穢貉朝鮮眞番之利。 索隱曰。綰者綰統其要津。則上云臨者。謂卻背之也。○正義曰。番音潘。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 徐廣曰。齊世家曰。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智。 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

切一音アリ、毛本注忮字ヲ脱ス、又以士ヲ北士ニ作ル。

羯羠不均注捷捍、札記捷ヲ倢ニ作ル。

楊平陽陳椽其閒、札記椽ヲ掾ニ作ル、云フ毛本掾、集韵二仙掾下、此文ヲ引ク同ジ、他本並ニ椽ニ作ル。

懁急注一作惠、札記云、按ズルニ、慧惠古通ズ、一作二字、疑フ上ニ渉テ而テ衍ス。

多美物注美一作弄、札記云、漢書弄ニ作ル、疑フ美字ノ譌ナリ。

鼓鳴瑟跕屣、札記云、漢書彈弦跕躧ニ作ル、注張晏曰、跕屣也、云

瓚曰。懻音慨。今以士名彊直爲懻中也。○索隱曰。懻音冀。忮音寘。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索隱曰。奇音羈。羨音羊戰反。奇羨。謂時有餘衍也。其民羯羠不均。徐廣曰。羠音兕。一音四几反。皆犍羊名。○索隱曰。羯音己紇反。羠音慈紀反。言其方人性若羊。捷捍而不均也。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慓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椽其閒。得所欲。索隱曰。椽音逐緣反。陳椽。猶經營馳逐也。溫軹西賈上黨。正義曰。澤潞等州也。北賈趙中山。索隱曰。溫軹。二縣名。屬河內。○正義曰。洛州及定州。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晉灼曰。言地薄人衆。猶復有沙丘紂淫地餘民。通係之於淫風而言之。○正義曰。沙丘。在邢州也。民俗懁急徐廣曰。懁急也。音絹。一作儇。一作惠。音翾也。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索隱曰。椎。卽椎殺人。而剽掠之。休則掘冢作巧姦治。徐廣曰。一作蠱。多美物。徐廣曰。美一作弄。一作推。爲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徐廣曰。跕音怗。張晏曰。跕屣也。瓚曰。躡跟爲跕也。○索隱曰。屣音所綺反。游媚貴富。入後宮。徧

ゼザル所ナシ、故ニ詳ニ行賈ノ地、道里疆界湊マル所ヲ載セ、其民ノ性質習俗ニ及ブナリ。

秦翟注正義皇白翟所居、札記皇ヲ皆ニ作ル、云フ皆ヲ皇ニ誤ル、今改ム。

矜懻忮注忮音堅忮、札記云、注中忮字疑フ誤ナリ、類篇、忮、居企

轂之湊。故云ニ綰轂ニ也。以所多易所鮮。索隱曰。易音亦。鮮音尠。言以所多易其所少。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爲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正義曰。要音腰。言要東其路也。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徐廣曰。堯都晉陽也。殷人都河內。正義曰。盤庚都殷墟。地屬河內也。周人都河南。正義曰。周自平王已下都洛陽。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正義曰。賈音古。秦。關內也。翟。隰石等州部落稽也。延綏銀三州皇白翟所居。北賈種代。正義曰。上之勇反。種在恆州石邑縣北。蓋蔚州也。代。今代州。種代。石北也。徐廣曰。石邑縣也。在常山。〇索隱曰。楊平陽。二邑名。在趙之西。陳。蓋衍字。以下有楊平陽陳椽。因此衍也。言二邑之人。皆西賈於秦翟。北賈於種代。種代。在石邑之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晉灼曰。懻音慨。忮音堅忮。

地重、方苞曰、五方ノ民、剛柔輕重遲速齊ヲ異ニス、地重ハ、其土厚クシテ人性敦重ナルナリ。

重爲邪注索隱畏言、札記云、言疑フ罪ノ誤ナリ。

及秦文孝繆居雍隙云云、札記云、史詮云、孝當ニ德ニ作ルベシ、志疑云、通志孝字ナシ、方苞曰、居雍句ト爲ス、隙隴蜀之貨物ハ、下東綰濊貉朝鮮之利ト、文義正ニ相類ス、蓋其隙ニ居テ而テ並ニ之ヲ受クルナリ。

獻孝公、札記志疑云、孝字衍ナリ。

武昭治咸陽、札記志疑云、武當ニ孝ニ作ルベシ。

因以漢都長安云云以下、方苞曰、漢興リ、海内一ト爲リ、舟車通

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索隱曰。言重於耕稼也。重爲邪。索隱曰。重音逐隴反。重者。難也。畏言不敢爲姦邪。○正義曰。重並逐拱反。言關中地重厚。民亦重難不爲邪惡。及秦文孝繆居雍隙。徐廣曰。隙者。閉孔也。地居隴蜀之閒要路。故曰隙。○正義曰。雍縣。岐州雍縣也。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索隱曰。賈音古。獻孝公徙櫟邑。徐廣曰。在馮翊。○索隱曰。櫟音藥。卽櫟陽。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巵。徐廣曰。音支。烟支也。紫赤色也。薑。丹沙。石。銅。鐵。徐廣曰。邛都出銅。臨邛出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筰。筰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徐廣曰。在漢中。○索隱曰。言褒斜道狹。綰其道口。有若車

什倍其償與之畜注索隱、札記謂ノ上、什倍其當予之畜七字アリ、又倍也ノ下、當字漢書作償也七字アリ、雜志云、索隱本償ヲ當ニ作ル、今本後人漢書ニ依テ改ム、廣韵、償、當也、當償ト同義。

巴蜀寡婦清、札記雜志云、蜀字下文ニ因テ衍ス、按ズルニ、索隱特ニ漢書巴寡婦清ヲ引ク、蓋見ル所ノ本、已ニ蜀字ヲ衍ス、故ニ漢書ヲ引テ之ヲ正ス。

名也。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閒獻遺戎王。徐廣曰。閒一作奸。不以公正謂之奸也。○索隱曰。謂畜牧及至衆多之時。斥而賣之。以求奇物也。閒獻。猶私獻也。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索隱曰。謂戎王償之牛羊十倍也。畜至用谷量馬牛。韋昭曰。滿谷則具不復數。○索隱。谷音欲。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索隱曰。漢書作巴寡婦清。巴。寡婦之邑。清。其名。其先得丹穴。徐廣曰。涪陵出丹。○正義曰。括地志云。寡婦清臺山。俗名貞女山。在涪州永安縣東北七十里也。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正義曰。音子兒反。言貲財衆多不可訾量。一云清多以財餉遺四方。用衛其業。故財亦不多積聚。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爲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

故曰吾治生產云云、錢大昕曰、白圭、魏文侯ノ時ニ當ル、而テ商鞅秦孝公ヲ佐ク、孝公ノ即位ハ魏文侯薨ズルヲ距ル已ニ二十五年、史ノ言フ所ノ如キヲ得ズ。

倚頓、札記倚ヲ猗ニ作ル、云フ王柯凌本猗ヲ倚ニ作ル。

注正義一尺許坑、札記云、柯本誤テ以ニ作ル、按ズルニ、坑ハ乃坑ノ譌ナリ、下同ジ、雙陸及基、札記基ヲ碁ニ作ル、云フ疑フ棊ノ譌、花鹽池中、有下ヲ雨下ニ作ル、云フ明南雍本雨字誤ラズ、下字ヲ脫ス、王柯凌本雨ヲ有ニ誤ル、鑿得鹽坑、坑ヲ塊ニ作ル、云フ宦本塊、各本亦坑ニ譌ス。

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倚頓用盬鹽起。孔叢子曰。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饑。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閒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索隱曰。盬音古。按周禮鹽人云。共苦鹽。杜子春以爲苦讀如盬。盬謂出鹽直用不湅也。一說云。盬鹽。河東大鹽。散鹽。東海煮水爲鹽也。○正義曰。按猗氏。蒲州縣也。河東鹽池是畦鹽。作畦若種韭一畦。天雨下池中鹹淡得均。即畎池中水上畔中。深一尺許。坑日暴之。五六日則成鹽。若白礬石。大小如雙陸及基。則呼爲畦鹽。或有花鹽。緣黃河。鹽池有八九所。而鹽州有烏池。猶出三色鹽。有井鹽畦鹽花鹽。其池中鑿井深一二尺。去泥即到鹽。掘取若至一丈。則著平石無鹽矣。其色或白或青黑。名曰井鹽。畦鹽若河東者。花鹽池中有下隨而大小成鹽。其下方微空。上頭隨雨下池中。其滴高起若塔子形。處曰花鹽。亦曰即成鹽焉。池中心有泉井。水淡所作池。人馬盡汲此井。其鹽四分入官。一分入百姓也。池中又鑿得鹽坑。闊一尺餘。高二尺。白色光明洞徹。年貢之也。

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倮 韋昭曰。烏氏。縣名。屬安定。倮。名也。○索隱曰。漢書作嬴。烏氏。姓。氏音支。倮音魯可反。○正義曰。縣古城。在涇州安定縣東四十里。倮。

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方苞曰、時ニ富商大賈王者ト樂ミヲ同ウスルヲ得、而テ封君首ヲ低レ給ヲ仰グ、所謂得勢益彰ナリ、敢テ顯言セズ、故ニ陰ニ子貢ノ事ヲ以テ之ニ當ツ、子貢ノ顯聞スル所以、乃其學ヲ以テセズ、而テ其財ヲ以テスト謂フナリ。

蠶字出、程一枝曰、蠶字上句ニ屬シテ讀ム、出字モト凶ニ作ル、蓋字形相近キヲ以テ譌スルナリ、凶字別ニ句ト爲ス、歲孰ト相應ズ、正ニ上文人取我與ノ意ヲ實ニス。

糠。索隱曰。饜。飽也。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應前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索隱曰。案。漢書食貨志。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方之敎。國以富彊。今此及漢書言克。皆誤也。劉向別錄則云李悝也。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蠶出。取帛絮與之食。索隱曰。食謂穀也。太陰在卯穰。正義曰。太陰。歲後二辰爲太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正義曰。貯律二音。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

之陶爲朱公注正義齊州平陽縣、札記拾遺云、齊州ニ平陽縣ナシ、陽當ニ陵ト爲スベシ。

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方苞曰、財物ヲ以テ人ニ貸シ、而テ其息ヲ責メス、即下所謂金錢ヲ子貸スルナリ。

皆稱陶朱公、方苞曰、陶朱公、子貢、白圭ハ、富家ノ巧者ナリ、故ニ並ニ能ク長ズル所ヲ試ムルヲ以テ之ニ許ス、倚頓而下ハ、則商賈ノ誠壹ナル者ノミ。

索隱曰。大顏云。若盛酒之鴟夷也。用之則多所容納。不用則可卷而懷之。不忤於物也。按韓子云。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之燕。子皮乃從之。蓋范蠡也。之陶爲朱公。正義曰。括地志云。即陶山。在齊州平陽縣東三十五里。陶山之陽也。今南五里猶有朱公冢。又云曹州濟陽縣東南三里有陶朱公冢。又云在南郡華容縣西。未詳也。○索隱曰。服虔云。陶今定陶也。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漢書音義曰。逐時而居貨。○索隱曰。韋昭云。隨時逐利也。而不責於人。索隱曰。按謂擇人而與。人不負之。故云不責於人也。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徐廣曰。萬萬也。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衞。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閒。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著。猶居也。著讀音如貯。○索隱曰。漢書亦作貯。說文云。貯。積也。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

十、皆斗ヲ言フ。

積著之理、錢大昕曰、著古ノ貯字、說文、宁辨ト訓ズ、物ヲ積ムナリ、是積貯ノ本字、而テ宁ハ著ト通ズ、詩俟我於著乎而、卽當宁ノ宁ナリ、此又通ジテ積宁ノ宁ト爲ス。

務完物無息幣云云、方苞曰、務テ完善ノ物ヲ取ル、久ク藏スベク且售レ易キナリ、其腐敗者ハ、則自ラ食ウテ、人ニ市ル勿レナリ。

賤取如珠玉注索隱ノ末、札記元注恐錯四字アリ、云フ此ニ據レバ、疑フ當ニ集解アルベシ、今之ヲ失ス。

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索隱曰。著音張呂反。務完物。無息幣。索隱曰。久停息貨物則無利。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此卽上賤之徵貴之說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索隱曰。夫物極貴必賤。極賤必貴。貴出如糞土者。既極貴後恐其必賤。故乘時出之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者。既極賤後恐其必貴。故乘時取之如珠玉。此所以爲貨殖也。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此七此五亦大槩揣言之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漢書音義曰。特舟也。○索隱曰。扁音篇。又音符殄反。國語云。范蠡乘輕舟。浮於江湖。正義曰。國語云。句踐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國矣。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

天下壤壤、淩稚隆曰、壤ト穰ト通用ス、鹽鐵論此語穰穰ニ作ル。

尙有患貧、札記有ヲ猶ニ作ル、云フ淩本猶ヲ有ニ作ル。

乃用蠡范計然、方苞曰、太公管仲ハ富國ノ巧者ナリ、計然ハ富家ノ術ナリ、以テ國ニ施ス、則少ク貶ス、故ニ之ヲ太公管仲ニ别ツ。

旱則資舟水則資車、顏師古曰、旱極レバ則水アリ、水極レバ則旱アリ、故ニ旱時ニ於テ預メ舟ヲ蓄ヘ、水時ハ預メ車ヲ蓄ヘ、以テ其貴キヲ待チ、其利ヲ收ムルナリ。

糶二十云云、淩稚隆曰、二十、九十、八十、三

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尙有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算。駰案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索隱曰。韋昭云。計然。范蠡師也。蔡謨云。蠡所著書名計然。蓋非也。吳越春秋。謂之計倪。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則倪之與研是一人。聲相近而相亂耳。計然曰。知鬭則修備。時用則知物。索隱曰。言知時所用之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索隱曰。五行不說土者。土穰也。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索隱曰。國語。大夫種曰。賈人旱資舟。水資車以待也。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索隱曰。言米賤則農人病也。故云病農。若米斗直九十則商賈病。故云病末。末。謂逐末爲商賈也。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

九府注正義、札記外府ノ下泉府アリ、職金ノ下職幣アリ、云フ考證ハ漢書食貨志ニ據テ增ス。

奪予。索隱曰。予音與。言貧富自由無奪予也。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徐廣曰。潟音昔。潟鹵。鹹地也。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繦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閒。斂袂而往朝焉。索隱曰。言齊既富饒。能冠帶天下。豐厚被於他邦。故海岱之閒。斂袵而朝齊。言趨利者也。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正義曰。管子云。輕重。謂錢也。夫治民有輕重之法。周有大府玉府內府外府天府職內職金。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也。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伏後案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伏後案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

リ、太公管子ハ致海鹽齊ノ事、王道ノ始テ變ズルナリ。

犀瑇瑁、札記志疑云、通志犀下象字アリ。

注正義徐州、札記絳州ニ作ル、云フ絳ヲ徐ニ譌ス、拾遺云、徐州龍門縣ナシ、唐志、龍門縣貞觀十七年絳州ニ隷ス、徐當ニ絳ノ誤ナルベシ。

山出碁置　注正義山上赭、札記赭上有字アリ、云フ有字考證管子ニ據テ增ス。

物賤之徵貴、董份曰、賤極レバ則人之ヲ弃ツ、故ニ其必貴ヲ徵ス、白圭ノ術正ニ能ク貴賤ノ徵ヲ明カニシ、而テ之ヲ弃取スルナリ、徵ヲ以テ求ト爲ス、謬ル。

商不出則三寶絕、三寶ハ蓋金銀銅ヲ謂フ。

虞不出則財匱少、虞ハ山澤ヲ掌ル者ナリ、財ハ材ト通ズ。

如置碁子。往往有之。○正義曰。言出銅鐵之山。方千里如圍碁之置也。管子云。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山上有赭。其下有鐵。山上有鉛。其下有銀。山上有銀。其下有丹。山上有磁石。其下有金也。此其大較也。索隱曰。較音角。大較。猶大略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此二句卽下文貴上極則反賤二句故物賤之徵貴。索隱曰。徵者。求也。謂此處物賤。求彼貴賣之。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索隱曰。符。謂合於道也。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索隱曰。辟音闢。辟。開也。通也。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

必用此爲務ヨリ與之爭ニ至ル、老子ノ說ヲ破ルナリ、而テ之ガ解ヲ爲シテ曰、惟當ニ之ニ因リ、之ヲ利導シ、之ヲ整齊シ、之ヲ敎誨スベシ、而テ之ト爭ハザル可キナリ、若老死相往來セザラシメント欲セバ、則必其耳目ヲ塗シテ乃可ナルノミ、豈能ク行ハレンヤ。

太史公曰云云、方苞曰、嗜欲既ニ開ク、勢民利ヲ欲スルノ心ヲ閉ヂ、而テ至治ノ極ニ反ヘス能ハズ、故ニ善者亦之ニ因リ、之ヲ利導スルニ過ギザルノミ、其次敎誨整齊シ、猶能ク利ヲ導テ、上下之ヲ布ク、最下者ハ、與ニ爭ヒ、心計ヲ以テ之ヲ取ル、所謂賦ヲ加ヘズシテ國用自ラ足ルナリ。

夫山西饒材竹云云、方苞曰、古者國ニ分土アリ、民其居ニ安ンジ、遠商大賈ナシ、故ニ略各地ノ出ス所ヲ擧グ、此善者ノ因ル所ナリ、農而食之云云ハ、此之ニ因リ之ヲ利導スルノ事、虞夏以來ノ政術ナ

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索隱曰。輓音挽。古字通用。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索隱曰。眇音妙。論如字。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敎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徐廣曰。紵屬可以爲布。○索隱曰。穀音谷雊反。穀。木名。皮可爲紙。纑。山中紵。可以爲布。音盧。紵音佇。今山閒野紵亦作芧。旃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索隱曰。南子二音。薑桂金錫連徐廣曰。音蓮。鉛之未錬者。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正義曰。龍門山。在徐州龍門縣。碣石山。在平州盧龍縣。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索隱曰。言

老子曰云云、趙恆曰、至治ノ極ヨリ不相往來ニ至ル、老子ノ言ナリ、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索隱曰。論語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廣雅云。殖。立也。孔安國注尚書云。殖。生也。生資貨財利也。

李夢陽曰。予讀貨殖志而知遷之言過也。其言曰。巖穴隱處之士。設爲名高者亦以利耳。信斯言也則伯夷爲矯。巢由爲僞。開倉賑饑者爲沽名。解衣救寒者爲飾譽。予故曰讀貨殖志而知遷之言過也。

王鏊曰。貨殖傳議論未了。忽出敍事。敍事未了。又出議論。作文奇亦甚矣。

唐順之曰。此文出入變化不可捉摸。而中藏軌範。法固森然也。

董份曰。遷答任少卿書。自傷極刑家貧不足自贖。故感而作貨殖傳。專慕富利。班固譏之是也。然其縱横自肆。莫知其端。與游俠傳並稱千古之絕矣。○先敍述古之富者。中又雜論海内土俗。而極言人欲富之情性。末又撰次漢興以來富者。又別一體。

汪道崑曰。太史公豔貨殖而羞貧。貧何足羞也。世有慷慨好奇之士。雅不善治生。其人雖貧。顧倜儻知大節。即偃蹇終世。弔詭者猶有取焉。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正義曰。音亡。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

以繫有罪、云フ以下疑フ脫字アリ。

大論曰注索隱云云、歸有光曰、此褚先生補スル所ト雖モ、之チ存シ以テ太卜ノ舊チ見ルベシ、但秦漢間ノ書ニ似タリ、三代ノ書ニ非ルナリ。

首俛者憂、云フ此下當ニ首仰云云アルベシ、傳寫脫ス。

行者足開、云フ行字當ニ來ニ作ルベシ。

內高而外下也、云フ疑フ脫文アラン。

行。見人不見。

大論曰。索隱曰、按褚先生所取太卜雜占卦體及命兆之辭。義蕪辭重。殆無足採。凡此六十七條別是也。 外者人也。內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也。首俛者憂。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肸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肸者不至。行者足肸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肸者不得。繫者足肸不出。開出。其卜病也足開而死者。內高而外下也。

索隱述贊曰。三王異龜。五帝殊卜。或長或短。若瓦若玉。其記已亡。其繇後續。江使觸網。見留宋國。神能託夢。不衞其足。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八終

爲人病、云フ三字疑フ衍ナリ、此條毛本上ニ連ヌ。

首仰足肣、云フ此條又當ニ上ニ連ヌベシ。

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横吉楡仰首俯。以卜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繫難出毋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横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內外自擧。以卜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横吉上柱足肣。內自擧外自垂。以卜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爲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急死。卜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肣。以卜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毋傷。行不

リ、云フ毛本誤ラズ、各本繫字錯テ傷下ニアリ、今正ス。

此狐貉、云フ葉校本狐ヲ交ニ作ル。

此狐徹、云フ中統柯本吳校金板狐ヲ交ニ作ル。

留繫有罪望ハ繫留ニ作ル、云フ繫留倒ス、今正ス。

有求不晦、云フ晦字疑フ誤ル。

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繫毋罪。行行。來來。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貉以卜有求不得。病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憂不憂。

此狐（一本作交）徹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肣身節折。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留繫有罪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卜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

行來者來、云フ行下、疑フ者行二字ヲ脱ス。

此横吉、云フ首ニ當ニ龜兆ノ形アルベシ、傳寫之ヲ失フ、以下各條此ニ效フ、叉疑フ上文命曰各條上亦之アリ、上柱外內內自擧、疑フ一內字ヲ衍ス。柱足以作、云フ作疑フ詐字ノ譌ナリ。

病不死數起䌛禍罪無傷繫、札記繫字䌛上ニア

病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擧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久不死。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横吉上柱外內。內自擧足肣。以卜有求得。病不死。繫者毋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盡吉。

此横吉上柱外內自擧。柱足以作。以卜有求得。病死環起。繫䌛毋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吉。可以擧兵。

此挺詐有外。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繫禍罪。聞言毋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卜有求不得。病不死數起。䌛禍罪無傷。繫出。

內外自隨、隨ナ垂ニ作ル、云フ隨ニ誤ル、今改ム。

吉。

命曰。頭仰足肣。內外自隨。卜憂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卜來者來。卜日卽不至未來。卜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擧。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病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不出。不吉。

非レバ、卽衍ナリ、霽凶霽下脫字アラン。

上柱足、云フ三字疑フ衍ナリ。

命曰。首仰足肣。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亡人不得。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應自橋。榆仰上柱。上柱足足肣。以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霽霽。大

行行不行、云フ第一行字衍ナリ、中統毛本ナシ。

雨不雨霽不吉、云フ吉上霽字ヲ脱ス。

行行來、云フ來字當ニ重ヌベシ。

聞盜遇盜、云フ上聞盜來不來ト云フ、此誤ニ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外祟。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行來聞言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徙官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聞盜遇盜。雨不雨。霽凶。

而市買不得、云フ而字疑フ即市字ノ譌衍ナリ。

來來。徙官徙。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孰。民母疾疫。歲中毋兵。
行不遇盜。雨不雨。霽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行不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
行不遇盜。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肹。外高內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不來。病久死。
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卜病不死有祟。而市買不得。居官家室不吉。
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久毋傷。吉。

雨霽不霽、云フ雨下脱字アラン。

命曰。横吉。楡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横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

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肣。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得。行不行。來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官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民疫無疾、云フ疫字衍ナリ、或ハ無下ニ在リ。
雨霽雨霽、云フ當ニ雨雨霽霽ニ作ルベシ。
內外自吉、云フ吉字疑フ誤ル。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曰。毋瘳死。繫者毋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合交等。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不來。徙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來。徙官不

霽霽小吉、云フ雨下脫文アラン。

吉。
命曰。首仰足肣。以占病不死。繫者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者來。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不霽吉。

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肣。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不見吉。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小

雨不雨霽小吉、疑フ霽下脫文アラン、次條雨

聞言不開、下聞ヲ開ニ作ル、云フ開當ニ來ニ作ルベシ。

故其莫、云フ疑フ莫、卽其字ノ譌衍ナリ。

命曰首仰足肸有內無外、云フ全ク上條ニ同ジ、疑フ衍ナリ。

命曰。首仰足肸。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者不來。聞盜不來。聞言不至。從官聞言不從。居官有憂。居家多災。歲稼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聞。見貴人吉。請謁不行。行不得善言。追亡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霽不霽。故其莫字皆爲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故定以爲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肸。有內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擊盜不見。聞盜來內自驚不來。從官不從。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亡人不得。亡財物財物不出得。漁獵不

ス、錢警石云、宜ク別ツベシ。

過一日不得不得、云フ二字複衍ス。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云フ呈兆下疑フ脱文アリ。

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日瘳不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出。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疫。歲中無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買得。追亡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市買不得。憂者毋憂。追亡人不得。

フ漁人也、疑フ人字ナ脫ス。

不遇呈兆、云フ疑フ下脫文アリ。

命曰橫吉安、云フ各本上卜天雨霽ノ條ニ連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首仰足肣有外。

卜追亡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肣。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肣首仰若橫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內下。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內下。不雨首仰足開若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命曰。橫吉安。以

卜居室家ノ下ノ身折節、札記身節折ニ作各本節折倒ス、官本誤ル、云フラズ。

身作外彊情、云フ脱誤アリ。

若無漁、云フ無字疑フ衍ナリ、漁ハ即後文云

卜居室家吉不吉。吉呈兆身正若横吉安。不吉身折節。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自垂。不孰足肣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肣。身節有彊外。不疫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横吉安。有兵首仰足開。身作外彊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吉首仰身節折足肣有外。若無漁。

言フ、首字衍字皆非ナリ。

行首足開、云フ首字下亦仰字ヲ脫ス。

肣勝、云フ肣字疑フ衍、而テ勝字又肣ノ譌衍ナリ。

足開有肣外、云ノ肣字疑フ、衍ナリ。不去自去、云フ自去二字疑フ衍。

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肣首仰。若橫吉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肣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肣。肣勝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肣首仰。不來足開首仰。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肣外首仰。不去自去卽足肣。呈兆若橫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橫吉安。不吉身節折。首仰足開。

ニ作ル、云フ隨ニ誤ル、下文ニ依テ改ム。卜占病者、札記云、占字疑フ衍、首上開、云フ中統本上チ止ニ作ル。疑フ足ノ壞文ニシテ、而テ上ニ仰字チ脱ス、內外交駭、云フ駭字疑フ衍ナリ。呈兆首仰足肣、札記云、卜兆チ按ズルニ、蓋首仰足開チ以テ類ト爲シ、首俛足肣チ類ト爲ス、今各條首仰アリ首俛ナシ、疑フ傳寫誤ル。

身首注一作簡、札記云、此上身正ニ對シテ言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內外交駭。身節折。不死首仰足肣。卜病者祟曰。今病有祟無呈。無祟有呈。兆有中祟有內。外祟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卽不得呈兆首仰足肣。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肣。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肣首仰。身首徐廣曰。一作簡。內下

灼鑽注索隱、札記造謂燒荊之處荊若木ニ作ル、云フ荊若木三字疑フ衍ナリ。

灼首曰正足、札記云、灼首ノ下、疑フ曰正首灼足五字ヲ脫ス。

假之、札記云、之疑フ爾字ノ誤ナリ、下文假之同。

數莿、札記云、南宋本舊刻刺ニ作ル、雜志云、索隱莿ニ作ル、皆莿ノ誤、說文、莿茦ナリ、刺聲ニ從フ、刺策音近シ、故ニ徐音策、集韵策蓍也、或作莿、義ハ即徐ニ本ヅク。

其欲卜、札記其ヲ某ニ作ル、云フ某ヲ其ニ譌ス、下文ニ依テ改ム。

手足收、札記手ヲ首ニ作ル、云フ首ヲ手ニ誤ル、今改ム、下手足滅去同ジ。

靈龜卜祝、札記云、靈龜二字疑フ衍ナリ。

某身良ノ下、札記貞字アリ、云フ南宋中統舊刻游毛同ジ、他本貞字ヲ脫ス。

內外自隨、札記隨ヲ垂

卜先以造。徐廣曰。音竈也。灼鑽。索隱曰。造謂燒荊之處物若木也。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徐廣曰。一作止。各三。即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索隱曰。尊神龜而爲之作號。夫子玉靈。荊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莿。徐廣曰。音策。○索隱曰。數音所具反。莿音近策。或莿是策之別名。此卜筮之書。其字亦無可覈。他皆放此。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徐廣曰。行一作身。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如神龜之靈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某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肣。內外自隨。可得占。

眹ニ作ルベシ。首俛大、索隱、札記云、當ニ首仰下ニ次シ、不文重出ノ首俛大三字ヲ刪リ、而テ正義ヲ以テ索隱ノ後ニ次スベシ。卜禁日、札記日ヲ曰ニ作ル、云フ南宋舊刻毛本同ジ、他本曰ヲ日ニ譌ス。如食已卜、札記云、卜字疑フ衍ナリ。以日且、札記日ヲ月ニ作ル、云フ南宋中統游毛吳校金板同ジ、他本月ヲ日ニ譌ス。

徼也。索隱曰。徼音叫。謂徼繞不明也。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日旦祓龜。索隱曰。祓音廢。又音拂。拂洗之以水。雞卵摩之而呪。先以清水澡之。以卵祓之。正義曰。以常月朝清水洗之。以雞卵摩而祝之。乃持龜而遂之。若嘗以爲祖。徐廣曰。一作視。○索隱曰。祖。法也。言以爲常法。人若已卜不中。皆祓之以卵。東向立。灼以荊。若剛木土。徐廣曰。一作十一。○索隱曰。按古之灼龜。取生荊枝及生堅木燒之。斬斷以灼龜。按土字合依劉氏說。當連下句。卵指之者三。正義曰。言卜不中。以土爲卵。三度指之。三周繞之。用厭不祥也。持龜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粱卵㷊黃。索隱曰。粱。米也。卵。雞子也。㷊。龜木也。音次第之第。言燒荊枝更遞而灼。故有㷊名。一音梯。言灼之以漸。如有階梯也。黃者。以黃絹裹粱卵。以祓龜也。必以黃者。中之色主土而信。故用雞也。○正義曰。㷊音題。㷊。焦也。言以粱米雞卵。祓去龜之不祥。令灼之不焦不黃。若色焦及黃。卜之不中也。祓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

十一月注、中開内高外下、札記以テ正文ト爲ス、云フ此卜兆乃正文ナリ、各本混ジテ集解ト作ス、今正ス。
四月、札記云、當ニ三月ノ上ニ在ルベシ。
首仰、札記首上空格ナ爲ス、云フ南宋中統游毛首上空格誤ラズ、王淩上四月ニ連ヌ、柯本脫ス、注索隱音魚兩反、正義謂兆首仰起ニ作ル、云フ柯本索隱ト四月下ニ係ク、淩本索隱ニ混入ス。
肣開、札記云、當ニ足

褚先生曰。漁者擧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召博士衞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月。分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爲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爲傳。

三月　二月　正月 正義曰。言正月二月三月。右轉周環終十二月者。日月之龜。腹下十二黑點爲十二月。若二十八宿龜也。

十二月　十一月 中開内高外下。○正義曰。此等下至首俛大者。皆卜兆之狀也。

四月首仰 索隱曰。音魚兩反。謂兆首仰起。

足開　肣開 索隱曰。音琴。肣。謂兆足斂也。

首俛大 索隱曰。俛音免。兆首伏也。

五月　橫吉　首俛大 正義曰。俛音免。謂兆首伏而大。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日。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昏。龜之

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蝟辱於鵲。郭璞曰。蝟能制虎。見鵲仰地。淮南萬畢曰。鵲令蝟反腹者。蝟憎其意而心惡之也。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郭璞曰。騰蛇。龍屬也。蝍蛆似蝗。大腹食蛇腦也。○正義曰。即津日反。且則餘反。即吳公也。狀如蚰蜒而大黑色。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爲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爲孤。辰巳即爲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爲孤。寅卯爲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爲孤。子丑即爲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爲孤。戌亥即爲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爲孤。申酉即爲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爲孤。午未即爲虛。劉歆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正義曰。按歲月日時孤虛並得上法也。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疎。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徐廣曰。一云爲屋成。缺三瓦而棟之也。○索隱曰。劉氏云。陳。猶居也。注作棟。音都貢反。○正義曰。言爲屋不成。缺三瓦以應天。猶陳列而居之。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正義曰。言萬物及日月天地皆不能全。喩龜之不全也。乃生也。

賢者有恆常、札記云、恆常當ニ其一ヲ衍スベシ、蓋漢世恆ヲ諱デ常ト爲ス、後人之ヲ兩存ス。

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丞見。而不能令衞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攣。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恆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門。新序曰。楚雄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爲虎而射之。應弦沒羽。淮南子曰。射者重以逢蒙門子之巧。劉歆七略。有蠭門射法也。禹名爲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椽。又柰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正義曰。凡龜其骨空中而枯也。直。語發聲也。今河東亦然。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爲刑

傳之賢士、札記云、士疑フ當ニ王ニ作ルベシ、上下文ト韵ス。

大悅而喜、札記云、喜疑フ當ニ起ニ作ルベシ、於是元王、云フ元王二字疑フ衍ナリ。

理達於理、札記雜志云、文義ヲ成サズ、御覽方術部引テ程達於理ニ作ル。

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爲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是是元王向日而謝。索隱曰。蓋欲神之。以謝天之質。向日者。天之光明著見者也。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荊支卜之。必制其創。正義曰。音瘡。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徐廣曰。福音副。藏也。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徐廣曰。牛革桐爲鼓也。草木畢分。化爲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衞平

自比桀紂、札記此下又桀紂二字アリ、云フ毛本此二字ヲ重ヌ、各本脫ス。

務以費民、札記雜志云、民當ニ甿ニ作ルベシ、甿郎諸字ト韻ス。

天地與之爲友。諸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爲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爲暴彊也。固以爲常。桀爲瓦室。世本曰。昆吾作陶。張華博物記亦云。桀作瓦蓋。是昆吾爲桀作也。紂爲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索隱曰。灼謂燔也。燒絲以當薪。務費人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爲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亡。故湯伐桀。武王剋紂。其時使然。乃爲天子。子孫續世。終身

貪狼而驕、札記狼ヲ很ニ作ル、云フ游柯本很、他本狼ニ譌ス。

代將。號爲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涫湯。徐廣曰涫音館。一作沸。○索隱曰。涫。沸也。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擧事而喜高。貪狼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爲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擧事不當。又安亡逃。衞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爲起。小國見亡。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爲使。通於

桀有諛臣名曰趙梁、錢大昕曰、桀臣趙梁、紂臣左彊、本紀皆之ナシ。

教爲象郎、札記云、御覽八百八十五引テ廊ニ作ル、按ズルニ、淮南子本經篇ニ、桀紂爲琁室瑤臺象廊、卽此事ナリ、說文、廊字ナシ。

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爲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偸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爲左彊。誇而目巧。教爲象郎。禮記曰。目巧之室。鄭玄曰。但用巧目善意作室。不由法度。許愼曰。象牙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象箸而羹。索隱曰。箸音持慮反。則箸卽筯。爲與羹連。或非箸櫓也。記曰。羹之有菜者用挾。挾者。筯也。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胻。胻音衡。腳脛也。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索隱曰。按殺周太子歷。在囚文王昌之上。則近是季歷。季歷不被紂誅。則其言近妄。無容周更別有太子名歷也。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徐廣曰。兢一作競。○索隱曰。陰。姓。競。名也。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興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尸以行。太子發

之珠。出於四海。鐫石拌蚌。徐廣曰。鐫音子旋反。拌音判。○索隱曰。拌。割也。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爲大寶。大寶所在。乃爲天子。今王自以爲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爲彊。不過鐫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爲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

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
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爲之城郭。內經
閭術。外爲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爲之圖籍。別
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耰之。
徐廣曰。音憂。○正義曰。耰。覆種也。說文云。耰摩田器。鉏之耨之。徐廣曰。耨除草也。口得所嗜。目得所美。
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囷倉不盈。正義
曰。說文云。圓者謂之囷。方者謂之廩。商賈不彊。不得其贏。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
不彊。其勢不成。大將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沒世無名。故
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彊。無不有也。
王以爲不然。王獨不聞玉櫝隻雉。徐廣曰。隻一作雙。出於昆山。明月

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衞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閒。累石爲山。高而不壞。地得爲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徐廣曰。誕一作詑。音土和反。○索隱曰。誕音田爛切。謾音漫。又並如字。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爲衆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爲仁義。或爲暴彊。暴彊有鄕。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怱怱疾疾。徐廣曰。一作病。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正義曰。說文云。衣服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也。傳爲

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爲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爲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佗故。其祟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爲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爲湯武。我爲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

至如此乎。不可久畱。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衞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爲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黄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倉夏黄。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爲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爲不仁。上爲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衞平對曰。

用ル者、皆夜ト訓ズルナリ、上文月ヲ視斗ヲ觀ルヲ以テ之ヲ言フ、恐ラクハ只是夢ミルノ夜ノミ。

雲雨並起、札記雲ヲ雷ニ作ル、云フ游浚本雷ヲ雲ニ誤ス。

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爲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擧網得龜。莊子曰。得白龜圓五尺。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卽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黄。雲雨雲一作雷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衞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衞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

規矩爲輔副以權衡、錢大昕曰、魏相奏事言フ、東方ノ神、規ヲ執リ春ヲ司リ、南方ノ神、衡ヲ執リ夏ヲ司リ、西方ノ神、矩ヲ執リ秋ヲ司リ、北方ノ神、權ヲ執リ冬ヲ司ルト、此規矩權衡ヲ云フ、四方ヲ指シテ言フ、四維ヲ併セテ八卦ト爲ル、此遁甲式、今人云フ所ノ奇門ナリ。

視其吉凶介蟲先見、錢大昕曰、此冬至後壬子日庚子時ナリ、子ヲ夜半ト爲ス、宿牽牛ニ在リ、冬至ノ候ナリ、子ヲ玄武ト爲ス、其占ヲ介蟲ト爲ス。

今昔壬子注索隱云云、楊愼曰、此篇、凡昔ヲ

寡人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衞平乃援式而起。徐廣曰。式音勑。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爲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索隱曰。今昔。猶昨夜也。以今日言之。謂昨夜爲今昔。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正義曰。漢。天河。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爲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爲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

宋元王二年、鐘大所曰、宋世家元公アリ、而テ元王ナシ、宋ノ王ヲ稱スル偃ヨリ始マル。此元王或ハ即王偃ノ譌ナリ、王偃戰勝攻取スト雖モ、尋デ即亡滅ス、暴ニシテ不德ナル、靈龜ノ能ク祐クル所ニ非ルナリ、楊愼曰、宋元王龜ヲ殺ス事、類ヲ連ネ義ヲ衍シ、三千言皆韵語ヲ用フ、又褚先生ノ筆ニ似ズ、必先秦戰國文ノ記スル所、亦一家ヲ成ス、廢スベカラザルナリ。

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擧網。得而囚之。索隱曰。且音子余切。泉陽人。網元龜者。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衞平而問之。索隱曰。宋元君之臣也。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

注、引テ神龜出於江灌之閒嘉林之中ニ作ル、今本後人改ム。

萬畢術中有石朱方。方中說嘉林中。故云傳曰。

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爲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徐廣曰。子一作于。得我者。匹夫爲人君。有土正。徐廣曰。正長也。爲有土之官長。諸侯得我爲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杅徐廣曰。一孤反。林中者。齋戒以待譺然。索隱曰。按林名白蛇蟠杅林。龜藏其中。杅音烏。謂白蛇嘗蟠杅此林中也。譺音嶷。言求龜者齋戒以待恆譺然也。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佗髮徐廣曰。佗一作被。○索隱曰。佗音徒我切。謂被髮也。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歟。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爲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

必ナ之ニ誤ル。玉出於山、札記出チ處ニ作ル、云フ淩本出ニ誤ル。

輸太卜官、札記此下又太卜官三字アリ、云フ三字柯淩本重ネズ、蓋脱寫ナリ。

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札記雜志云、水經決水

乎。故玉出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徐廣曰。一無不字。許氏說淮南。以爲滋潤鍾於明珠。致令岸枯也。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蚨蠪伏之。徐廣曰。許氏說淮南曰。蚨龍。龍屬也。音決。○索隱曰。蚨當爲蛟。蠪音龍。注音決。誤也。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蓍。幷得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爲神寶。傳曰。取前足臑骨。穿佩之。徐廣曰。臑音乃毛反。臑。臂。○索隱曰。臑音乃高反。一音乃導反。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爲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索隱曰。按

御覽藥部、及ビ爾雅翼引テ松脂ニ作ル。

其叢生滿百莖、札記雜志云、類聚草部、御覽百卉部、引テ其叢生百莖共根ニ作ル。

之見其光、札記之ヲ必ニ作ル、云フ游王淩本

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蓍長八尺。卽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卽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之（一本之作必）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

千歳松根也、札記雜志云、茯苓松根ニ非ズ、

宿衞。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闚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大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擧事。必先決蓍龜。傳曰。索隱曰。此傳卽太卜所得。占龜之說也。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蓍。索隱曰。擣音逐留反。擣蓍。卽藂蓍。擣古稠字。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卽以篝燭此地。徐廣曰。篝。籠也。蓋然火而籠罩其上也。音溝。陳涉世家曰。夜篝火也。燭之火滅。卽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卽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蓍

遊蓮葉之上 注蓮一作領、札記云、領疑フ蘦ノ譌ナリ、集韻、蘦、苓之或字、文選七啓二、寒芳苓之巣龜、注史文神龜常巣於芳蓮之上ヲ引キ、云フ苓蘦ト同ジト、則蘦亦蓮ト同ジ。江傍家人、札記云、御覧九百三十一引テ人家ニ作ル、疑フ今本誤倒ス。

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左傳曰。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索隱曰。詬音火候反。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索隱曰。悖音倍。音背佩。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徐廣曰。蓮一作領。領與蓮聲相近。或假借字也。蓍百莖共一根。徐廣曰。劉向云。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一本生百莖。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爲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第爲郎。幸得

摓策定數灼龜觀兆、札記云、玉篇ヲ按ズルニ、摓、扶容切、灼龜觀兆也ト、蓋即此文ヲ引テ、而テ其上句ヲ失フ、是摓本捀ニ作ル、集韻符容切捀ノ下、孫愐曰、兩手分而數ヲ引ク、亦索隱ト合ス、又云、通作摓、則見ル所ノ史本、已ニ摓ニ作ル者アリ。

效。絶倫超奇者爲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閒。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徐廣曰。攘一作襄。襄。除也。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姧窮。亦誅三族。夫摓策定數。徐廣曰。摓音逢。一作達。○索隱曰。摓。謂兩手執蓍分而扐之。故云摓策。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爲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左傳曰。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

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弃去之。以爲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爲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爲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爲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爲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卽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

龜策列傳、方苞曰、此篇文氣班孟堅ニ類ス、褚少孫ノ能ク作ル所ニ非ズ、余至江南以下ハ、義支シ辭弱ナリ、或ハ少孫增入ノミ、錢大昕曰、張晏謂フ、龜策傳錄アリ書ナシ、褚先生言フ、臣長安中ニ往來シ、龜策列傳ヲ求メ、得ル能ハズト、然ルニ此篇今上卽位ノ文アリ、其詞褚先生ノ能ク作ル所ニ非ズ。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八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索隱曰。龜策傳有錄無書。褚先生所補。其敍事煩蕪陋略無可取。○正義曰。史記至元成閒。十篇有錄無書。而褚少孫補景武紀將相年表禮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蒯成侯日者龜策列傳。日者龜策。言辭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徐廣曰。一作革。國不同俗。然皆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七終

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錢大昕曰、天人家、藝文志ニ見エズ、或ハ云、當ニ天一ニ作ルベシ、藝文志、五行三十一家、天一六卷、泰一二十九卷アリ。

爲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索隱述贊曰。日者之名。有自來矣。吉凶占候。著於墨子。齊楚異法。書亡罕紀。後人斯繼。季主獨美。取免暴秦。此焉終否。

閒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爲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伎能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爲郎時。與太卜待詔

太史公曰云云、董份曰、太史公其體宏深ヲ務ムト雖モ、然ルニ其詞極テ精嚴、時ニ浩漫ニ渉ルモ、義亦微妙ナリ、龜策貨殖游俠等傳ノ如キ、其論議亦出入アリ、而テ文ハ則絶高ナリ、日者傳汪洋自肆、然ルニ其閒亦繁詞アルニ似タリ、又褚大ノ筆ニ非ズ、意フニ季主ヲ記スル所、自ラ當時舊文アリ、而テ褚之ヲ述ブルナリ。

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徐廣曰。曾一作莊。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絶根者也。索隱曰。言宋忠賈誼皆務華而喪其身。是絶其根本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閒。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

噤口不能言、札記云、索隱本口字ナシ、疑フ衍ナリ。

不見奪糈、淩稚隆曰、說文、糈ハ財ヲ齎シテ卜ニ問フナリ。

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按此直爲季主折倒）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索隱曰。芒音莫郎反。）悵然噤口不能言。（索隱曰。悵音暢。噤音禁。劉氏音其錦反。）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徐廣曰。音所。駰案離騷經曰。懷椒糈而要之。王逸云。糈。精米。所以享神。）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索隱曰。糈者。卜求神之米也。言卜之不中。乃不見奪其糈米。若爲人主計不審。則身無所處也。）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

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徐廣曰。一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爲羣。而賢者亦不

吉凶。後乃有之。索隱曰。謂卜之不祥。則或不收也。卜吉而後有。故云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倣文王八卦。索隱曰。倣音方往反。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

才不賢、札記云、元龜引テ不才不賢ニ作ル。

旋式正棊注索隱下以作卦、札記下ヲトニ作ル。

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歳穀不熟不能適。索隱曰。音釋。適。猶調也。才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索隱曰。奉音扶用反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弃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文字照應處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徐廣曰。式音栻。○索隱曰。按式卽栻也。旋。轉也。栻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旋式。棊者。筮之狀。正棊。蓋謂下以作卦。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

比周賓正、錢大昕曰、賓讀テ擯ト曰フ、六國表、諸夏賓之、張儀傳、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皆擯棄ノ義ナリ。

虛公家、札記云、元龜八百三十三引テ虛耗公家ニ作ル、疑フ今本脫ス。

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汚。雖尊不下也。得不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卑疵而前。索隱曰。疵音貲。孅趨而言。索隱曰。孅音纖。孅趨。猶足恭也。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徐廣曰。客旅謂之賓。人求長官謂之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王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盡情實 初試官時。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誷主上。用居上爲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

所賢者何也、札記云、中統本吳校金板賢ヲ貴ニ作ル、下文別賢同ジ。

多言誇嚴、札記雜志云、嚴讀デ譀ト爲ス、說文譀誕也、誇譀也。

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索隱曰。音烏故反。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索隱曰。謂卜者自矜誇而莊嚴。以得人情也。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

相從論議誦易、札記云、論議毛本倒ス、誦易、御覽七百二十五引テ講習ニ作ル、疑フ今本誤ル。

以觀采注易用、札記云、疑フ倒ナリ。

獵纓正襟危坐注索隱獵攬也、錢大昕曰、獵攬聲相近シ。

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索隱曰。卜數。猶術數也。音所具反。劉氏云。具數筮之亦通。筮必以易。易用大衍之數也。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索隱曰。獵。攬也。攬其冠纓而正其衣襟。謂變而自飾也。危一作免。謂俯俛爲敬。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

日者列傳、劉辰翁曰、張守節謂フ、日者傳、太史公作ル所ニ非ズト、其辨肆淺深ヲ觀ル、亦豈褚生ノ能クスル所ナラン、淩稚隆曰、呂東萊考訂云、此太史公作ル所ト。注首索隱曰、札記集解ニ作ル、云フ淩本誤テ索隱ト題ス。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七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索隱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索隱曰。案名卜筮曰日者。以墨所以卜筮占候時日。通名日者故也。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以下闕軼 索隱曰。案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卜太橫之後。其卜官更興盛焉。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索隱曰。按云楚人。而太史公不序其系。蓋楚相司馬子期子反後姓也。季主見列仙傳。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士。同日俱出洗沐。正義曰。漢官五日一假洗沐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六終

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爲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縣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可同概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索隱曰。案此三不欺。自古傳記。先達共所稱述。今褚先生因記西門豹而稱之以成說也。循吏傳記子產相鄭。仁而且明。故人不能欺之。子賤爲政清靜。唯彈琴三年。不下堂而化。是人見思。故不忍欺之。豹以威化御俗。故人不敢欺之。其德優劣。鍾華之評。實爲允當也。

索隱述贊曰。滑稽鴟夷。如脂如韋。敏捷之變。學不失詞。淳于索絕。趙國興師。楚優拒相。寢丘獲祠。偉哉方朔。三章紀之。

當能別之注索隱是人見思、札記云、單本是仁恩三字ニ作ル、蓋上ノ而化ニ連テ文ヲ爲ス。

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爲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爲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爲西門君所爲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爲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之。

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太尉鍾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爲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趣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爲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縣。在於權衡。非徒低卬之差。乃鈞銖之覺也。且

ニ謂ス。

灌民田注正義以富漳魏之河名、札記以富魏之河内ニ作ル、云フ富下漳字ヲ衍シ、内ヲ名ニ誤ル、左思魏賦ヲ魏都賦ニ作ル、云フ都字ヲ脱ス、以上並ニ考證溝洫志ニ據テ改ム。

冠前、爲華。言挿筆備禮也。磬折。謂曲體揖之。若石磬之形曲折也。磬一片黒石。凡十二片。樹在簴上擊之。其形皆中曲垂兩頭。言人腰側傾也。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西門豹卽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正義曰。括地志云。按横渠首接漳水。蓋西門豹史起所鑿之渠也。溝洫志云。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羣臣飲酒。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傍。西門不知用。是不智。知而不興。是不仁。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漑鄴以富。漳。魏之河名。左思魏賦云。西門漑其前。史起灌其後也。田皆漑。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

從弟子女千人所、札記千ヲ十ニ作ル、云フ淩本千ニ譌ス。

得更求好女、札記云、御覽三百六十七引テ、得ヲ待ニ作ル、義勝ル。

簪筆磬折注正義爲華、札記謂之爲筆四字ニ作ル、云フ官本筆、各本華

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千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正義曰。簪筆。謂以毛裝簪頭。長五寸。插在

巫行視人家女好者、札記人ヲ小ニ作ル、云フ南宋舊刻毛本小、他本人ニ誤ル。

行十餘日、札記雜志云、行字衍ナリ、御覽方術部引テ無シ。

大巫祝爲伯取之、札記伯上河字アリ、云フ南宋舊刻毛本河字アリ、他本脫ス。

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卽娉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正義曰。緹他禮反。顧野王云。黃赤色也。又音綈。厚繒也。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卽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正義曰。亭三老。幸來

爲河伯娶婦注正義華陽、札記華陰ニ作ル、云フ陽ニ誤ル、考證改ム。

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爲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爲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正義曰。今相州縣也。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正義曰。河伯。華陽潼鄉人。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遂爲河伯娶婦也。

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索隱曰。漢書宣帝徵勃海太守龔遂。非武帝時。此褚先生記謬耳。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衞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爲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爲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正義曰。今青州。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

昔者齊王使淳于髡云云、淩稚隆曰、此淳于髡ノ事誤テ此ニ入ル、李光縉曰、此褚少孫未ダ備ハラザル所ヲ補フ、誤入ニ非ズ。

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爲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爲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索隱曰。案韓詩外傳。齊使使人獻鵠於楚。不言髡。又說苑云。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於齊。皆略同而事異。殆相涉亂也。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飮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

懷寶者也、注索隱郭上東字ヲ脱ス、札記アリ。

計也。衞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衞將軍乃以五百金爲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爲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爲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緺。徐廣曰。音瓜。一音螺。青綬。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徐廣曰。東郭先生也。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索隱曰。此指郭先生也。其言身衣褐而懷寶玉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

至於吾水上、札記於ヲ余ニ作ル、云フ淩本余ヲ於ニ誤ル。

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顧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衞青者。衞后兄也。徐廣曰。衞青傳曰。子夫之弟也。封爲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於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衞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徐廣曰。衞青傳云。甯乘說年。而拜爲東海都尉。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

固有常也、札記有チ其ニ作ル、云フ王柯淩本其チ有ニ作ル。建章宮後閣重ノ下注正義、札記閣字ノ下ニアリ、在長安縣西北二十里故城中ニ作ル。

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此申言天下無害無所施才意）寡偶少徒。固（有一作其）有常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後閤重（正義曰。建章宮。在長安縣故城。）櫟中。有物出焉。（索隱曰。重音逐龍反。櫟音歷。重櫟欄楯之下。有重欄處也。）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粱飯大飧臣。臣乃言。詔曰。可。已飧。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索隱曰。騶音鄒。此朔以意自立名而偶中也。以有九牙齊等。故謂之騶牙。猶騶騎然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

均。（此言時平无所須才）合爲一家。動發擧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竝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此言己所以不遇）使張儀蘇秦與僕竝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此應彼一時此一時句正是收拾前意）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皐。聲聞于天。（此又就修身上生意）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此見修身必榮）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絶。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

都卿相之位、如淳曰、都ハ居ナリ。

難之。〔索隱曰。案謂朔設詞對之。卽下文答客難是也。〕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爲海內無雙。卽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尙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篇大指〕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幷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席。安於覆盂。天下平

宦署門也、札記雜志云、宦下者字ヲ脫ス、類聚御覽居處部、文選西都賦注、別賦注、引テ並ニアリ。

時詔賜之食（食一本作飯）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汙。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卽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爲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爲郎。又爲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閒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索隱曰。司馬彪云。謂無水而沈之。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

東方生名朔、注以還内爲是、内字衍ナリ、札記ナシ。

輒乙其處、楊愼曰、乙ハ書ヲ讀テ、其止處ニ乙字ノ如ク之ヲ記スルヲ謂フ、今ノ書程起止ナリ。

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從乳母。罰謫譖之者。索隱曰。謂武帝罰謫譖乳母之人也。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索隱曰。仲長統云。遷爲滑稽傳。敍優旃事不稱東方朔。非也。朔之行事。豈直旃孟之比哉。而桓譚亦以遷內爲是。又非也。○正義曰。漢書云。平原厭次人也。輿地志云。厭次。宜是富平縣之鄉聚名也。括地云。富平故城。在倉州陽信縣東南四十里。漢縣也。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索隱曰。案東方朔亦多博觀外家之語。則外家非正經史。卽傳記雜說之書。

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正義曰。百官表云。衞尉屬官有公車司馬。漢儀注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徼宮。天下上事及闕下。凡所徵召皆總領之。秩六百石。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爲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

本亦然リ、今移正ス。故事滑稽、札記、篇題下索隱楚調云以下ヲ移シテ此下ニ注ス、云フ單本錯テ東方朔除後ニ在リ、今此ニ移ス、各本改テ篇題下ニ係ク。

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索隱曰。案東武。縣名。侯。乳母姓也。○正義曰。高祖功臣表云。東武侯郭蒙。高祖六年封。子他孝景六年棄市國除。蓋他母常養武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飮糒飱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卽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

褚先生曰云云、王鳴盛曰、滑稽傳末、褚先生附甚ダ多シ、王夫人其子ヲ齊ニ封ズルヲ請フ事ノ若キ、重出厭フベシ、鄴令西門豹ノ事、又當ニ滑稽ニ附スベカラズ。

好讀外家傳語、札記、下文東方朔博觀外家之語ノ注索隱ヲ此下ニ注ス、云フ此注、各本錯テ東方朔傳中ニ在リ、單

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爲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

幸雨立、札記雜志云、幸字下ニ涉テ而テ衍ス、雨下中字ヲ脱ス、初學記人部、御覽人事部、樂部、引テ並ニ雨中立ニ作ル。

今光州固始縣。本寢丘邑也。呂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荊楚閒有寢丘者。其爲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戾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丘不奪也。

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正義曰。檻御覽反。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

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正義曰。今岐州雍縣及陳倉縣也。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

アリ、御覽四百五十一引テ亦アリ、又三百九十六引テ與ニ作ル。

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愼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徐廣曰。在固始。○正義曰。

銅歷爲棺注云云、錢大昕曰、歷即鬲字、說文、鬲或ハ歷ニ作ル。

我孫叔敖之子也、札記之字ナシ、云フ中統游王柯淩子上之字アリ、南宋舊刻毛本ナシ。

楚王左右、札記王下及字アリ、云フ南宋中統游毛吳校金板並ニ及字

以萬戸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爲椁。索隱曰。皇覽以壠竈爲甓瓷也。銅歷爲棺。索隱曰。歷。即釜鬲也。齎以薑棗。索隱曰。古者食肉用薑棗。禮內則云。實棗於其腹中。屑桂與薑。以洒諸上而鹽之也。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索隱曰。皇覽云。火送之著端。葬之腸中。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索隱曰。案謂優孟語孫叔敖之子曰。汝無遠有所之適他境。恐王後求汝不得者也。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張載曰。談說之容則也。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

過得便

リ、此傳後百年ト云フ、乃踳駁ノ甚シキ者、而テ小司馬未ダ與正ニ及バザル何ゾヤ。

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索隱曰。優者。倡優也。孟者。字也。優旃亦同。旃其字耳。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楩楓豫章爲題湊。蘇林曰。以木累棺外。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正義曰。楩頻緜反。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衞其後。楚莊王時。未有趙韓魏三國。索隱曰。案此辯說者之詞。後人所增飾。廟食太牢。奉

其後百餘年、錢大昕曰、優孟楚莊王ニ事フ、淳于髠ノ前二百餘年ニ在

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徐廣曰。眙吐飯反。直視貌。○索隱曰。眙音與瞪同。謂直視也。丑飯反。音丑二反。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髠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索隱曰。案上云五六斗徑醉矣。則此爲樂亦甚。飲可八斗而未徑醉。故云竊樂二參。言十有二參醉也。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舃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髠而送客。（極意模寫）徐廣曰。一本云。留髠坐。起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與香同）當此之時。髠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緊要）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髠爲諸侯主客。正義曰。今鴻臚卿也。宗室置酒。髠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

云フ索隱本舊刻毛本穰、各本穰ニ譌ス。
而祝曰、札記而字ナシ、云フ中統游王柯淩本祝上而字アリ。
甌窶滿篝注云云、札記云、御覽七百七十七注ヲ引キ、下ニ音構二字アリ、又元龜八百三十三、亦注ヲ引キ、篝籠也、音搆、甌窶猶杯樓也、言豐年穼樹易可滿篝ト、疑フ皆集解ノ文、而テ索隱ト大同、或ハ今本重複ヲ以テ而テ之ヲ删ル、穼疑フ采ノ譌、樹當ニ索隱ニ依テ掇ニ作ルベシ。
汙邪滿車注云云、札記云、元龜注ヲ引テ云、汙邪下地田也、言下地田之中、有薪穼可滿車也ト、亦索隱ト大同、穼亦采ノ譌ナリ。
帣韝注褏衿也、札記衿ヲ袂ニ作ル、云フ袂ヲ衿ニ譌ル、考證改ム。

曰。案謂為田求福穰。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徐廣曰。篝。籠也。○索隱曰。案甌窶。猶杯樓也。窶音如婁。古字小耳。言豐年收掇易可滿篝籠也。○正義曰。窶音樓。篝音溝。籠也。甌樓。謂高地狹小之區。得滿篝籠也。汙邪滿車。司馬彪曰。汙邪。下地田也。○索隱曰。卽下田之中有薪可滿車。○正義曰。汙音烏。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䐐。徐廣曰。帣。收衣褏也。褏。衿也。韝。臂捍也。音溝。鞠。曲也。䐐音其紀反。又與跽同。謂小跪也。○索隱曰。帣音卷。紀免反。謂收袖也。侍酒於

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索隱曰。喜音許既反。喜。好也。喜隱。謂好隱語。好爲淫樂長夜之飮。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索隱曰。案索訓盡。言冠纓盡絕也。孔衍春秋後語亦作冠纓盡絕也。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索隱

欲敍威王之勵治先以淫樂起案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錢大昕曰、世家及ビ表ヲ按ズルニ、是年齊楚交兵ノ事ナシ、此傳ノ言多ク信ズルニ足ラズ。

有穰田者、札記穰ヲ禳ニ作ル、注索隱亦同ジ、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索隱曰。滑。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楚詞云。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崔浩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滑讀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諧語滑利。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正義曰。言六藝之文雖異。禮節樂和。導民立政。天下平定。其歸一揆。至於談言微中。亦以解其紛亂。故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天道句亦滑稽

春秋以道義、札記道字ナシ、云フ淩本以下道字ヲ衍ス。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索隱曰。髡音苦魂反。贅壻。女之夫也。比於子如人疣贅。是餘剩物也。長不滿七尺。滑

埒如韓嫣也。徐廣曰。埒。等也。蜀都賦曰。卓鄭埒名。又云埒者。疇等之名。久之寖與中人亂。徐廣曰。一云坐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索隱曰。彌子瑕。衞靈公之臣。事見說苑也。

索隱述贊曰。傳稱令色。詩刺巧言。冠鵕入侍。傅粉承恩。黃頭賜蜀。宦者同軒。新聲都尉。挾彈王孫。泣魚竊駕。著自前論。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五終

給事狗中、漢書給事狗監中ニ作ル。

弦次初詩、方苞曰、延年能ク弦音ヲ以テ、新造樂章ヲ比次スルナリ。

望見以爲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爲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衞。比韓嫣。索隱曰。謂還爵封於天子。而請入宿衞。太后由此嗛嫣。徐廣曰。嗛讀與銜同。漢書作銜字。嫣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爲謝。終不能得。嫣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徐廣曰。主獵犬也。○索隱曰。或犬監。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爲變新聲。舊本作新變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索隱曰。初詩。即新造樂章。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臥起。甚貴幸。

乃令假衣食云云、顏師古曰、公主其衣食ヲ給スルナリ、而テ號シテ之ヲ假借シ、通ノ自有ニ非ズト云フナリ、吏ノ沒入ヲ恐レ、故ニ託シテ云フ然リ、此所謂不得名一錢ナリ。

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札記乃不甚篤ニ作ル、云フ南宋本毛本乃不ニ作ル、各本倒ス、方苞曰、庸ハ用ナリ、帝之ヲ寵愛スト雖モ、而モ任用ハ則甚ダ篤カラザルヲ謂フナリ。

入之。索隱曰。謂長公主別有物。吏輒沒入以充贓也。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索隱曰。謂公主令人假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應前）索隱曰。始天下名鄧氏錢。今皆沒入。卒竟無一錢名之也。寄死人家。（應前相通餓死）

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索隱曰。案漢書稱周仁。此上稱周文。今兼文仁。恐後人加耳。案仁字文。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索隱曰。案庸。常也。言仁最被恩寵。過於常人。乃不甚篤如韓嫣也。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嫣。索隱曰。音偃。又音於建反。宦者則李延年。嫣者。弓高侯孽孫也。徐廣曰。韓王信之子頹當也。今上爲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爲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善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嫣常與上臥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騖馳視獸。江都王

後人漢書ニ依テ改ム、自ハ則目ノ譌ナリ、按ニ顔師古曰、默シテ而テ之ヲ求メ、夢ミル所ノ者ヲ求ム。

嚴道銅山注正義邑榮經ノ邑、札記案ニ作ル、云フ案ヲ邑ニ誤ル、考證改ム。得自鑄錢、札記云、中統本吳校金板自ヲ以ニ作ル、疑フモト目ニ作リ、譌シテ自ト爲ル。

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伏後寄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雅州榮經縣北三里有銅山。卽鄧通得賜銅山鑄錢者。邑榮經。卽嚴道。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正義曰。錢譜云。文字稱兩。同漢四銖文。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爲帝唶吮之。索隱曰。唶音任格反。吮音仕兗反。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唶癰。唶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爲帝唶吮之。心慙。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韋昭曰。景帝姊也。○索隱曰。案卽館陶公主也。吏輒隨沒

南安人也ノ下、札記、集解徐廣曰後屬犍爲ト注ス、云フ淩脫ス。以濯船ノ下、札記、索隱濯音棹、遲教反ト注ス、云フ淩脫ス。

其衣裻ノ下、札記、集解徐廣曰一此字ナシ、及ビ下索隱ヲ注シ、橫下ニ腰字アリ、云フ拾遺云、說文、裻ハ背縫ナリ、小司馬非ナリ。後穿覺ノ下、札記、索隱覺音敎ト注ス、云フ淩脫ス。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札記自ヲ目ニ作ル、云フ毛本目、漢書ト合ス、各本自ニ作リ、舊刻衣ニ作ル、疑フ史文夢中ノ下、モト衣字アリ、誤倒ス、其目ニ作ル者、

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索隱曰。案漢書作趙談。此云同者。避太史公父名也。北宮伯子。正義曰。顏云。姓北宮。名伯子也。按伯子。名。北宮之官者也。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爲文帝參乘。鄧通無伎能。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爲黃頭郎。徐廣曰。著黃帽也。駰案漢書音義曰。善濯船池中也。一說能持櫂行船也。土。水之母。故施黃旄於船頭。因以名其郎曰黃頭郎。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裻帶後穿。索隱曰。裻音篤。裻。衫襦之橫者。覺而之漸臺。正義曰。括地志云。漸臺在長安故城中。關中記云。未央宮西有蒼池。池中有漸臺。王莽死於此臺。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索隱曰。漢書云。上曰。鄧猶登也。悅之。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正義曰。賜通巨萬以至於十也。官至上大夫。文

士宦亦有之、札記云、南宋舊刻毛本士ヲ仕ニ作ル。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徐廣曰。遇一作偶。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索隱曰。抗音苦浪反。言暴猛抗直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景時有閎孺。正義曰。籍閎皆名也。孺。幼小也。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索隱曰。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劉氏云。有所言說。皆關由之。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鵕鸃。貝帶。漢書音義曰。鵕鸃。鳥名。以毛羽飾冠。以貝飾帶。○索隱曰。許愼云。鵕鸃。鷩鳥也。淮南子云。趙武靈王服貝鵕鸃。漢官儀云。秦破趙。以其冠賜侍中。三蒼云。鵕鸃。神鳥也。飛光映天者也。傅脂粉。索隱曰。傅音付。化閎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正義曰。惠帝陵邑。孝文時。中寵

索隱述贊曰。游俠豪倨。籍籍有聲。權行州里。力折公卿。朱家脫季。劇孟定傾。急人之難。免讎於吏。偉哉翁伯。人貌榮名。

黄震曰。朱家周人之急。家無餘財。而終身不自以爲德。太史公慕焉。郭解折節賑人。人爲解殺人。解不知。而公孫弘族解。太史公尤爲之痛惜。愚謂朱家誠賢矣。爲人忘己。墨氏之弊。而解之見殺。則亦其平昔嗜殺所致。孔子有言古之學者爲己。孟子亦謂窮則獨善其身。士亦何必務名譽出于尋常之外也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四終

東道趙他羽公子注索隱、札記、舊解以趙他羽公子爲二人ニ作ル、錢大昕曰、上下文ヲ以テ之ヲ證スレバ、則舊解是ト爲ス、春秋傳ニ、鄭穆公ノ後羽氏アリ。朱家之羞也、札記云、吳校本之ヲ所ニ作ル、漢書ト合ス。

是之後。爲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徐廣曰。敖。倨也。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徐廣曰。雁門有鹵城也。○索隱曰。漢書作魯公孺。魯。姓也。與徐廣之說不同。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索隱曰。漢書作陳君孺。然陳田聲相近。亦本同姓也。○正義曰。其東陽。蓋具州歷亭縣者。爲近齊故也。雖爲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索隱曰。蘇林云。道。猶方也。如淳云。京師四出道也。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索隱曰。舊解以趙他與公子爲人。今案此姓趙。名他羽。字公子也。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閒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爲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徐廣曰。人以顏狀爲貌者。則貌有衰落矣。唯用榮名爲飾表。則稱譽無極也。既。盡也。於戲惜哉。

爲人短小不飮酒、札記志疑云、七字複出、衍ナリ。

（又結）其聲。爭交驩解。解爲人短小。（重說）不飮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應前發于睚眦）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徐廣曰。屬馮翊。○正義曰。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里。漢夏陽也。身至臨晉。正義曰。故城在同州馮翊縣西南二里。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俠之得人如此）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不接而接）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應前少年爲報仇不使知）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收拾）自

且無用待我、札記云、此待我字下ニ渉テ衍ス、漢書ナシ。

事可出出之云云、如淳曰、事免出ヲ爲スベキ者ハ之ヲ出ス、顔師古曰、厭ハ滿ナリ。

擧徙解、漢書冩之ニ作ル、顔師古曰、其送ヲ冩塞シ、解ヲシテ之クヲ得シメザルナリ。

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應前不矜其功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閒。索隱曰。漢書作無庸。蘇林曰。且無便。用吾言。待我去。令洛陽豪居其閒也。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應前折節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挿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應前厚施薄望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又結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索隱曰。如淳云。解多藏亡命者。故喜事年少與解同志者。知亡命者多在解。故多持車來。欲爲解迎亡者而藏之。

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索隱曰。案訾不滿三百萬已上爲不中。吏恐。不敢不徙。衞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擧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

解曰居邑屋、顔師古曰、邑屋ハ猶今人村舍巷舍ト言フ如キナリ。
至踐更注如淳曰欲得顧更踐、札記踐チ錢ニ作ル、云フ踐ニ譌ス、考證漢書昭紀注ニ據テ改ム。

徐廣曰。遣使去。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又憾前以德報怨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索隱曰。案謂吾心中所急。言情切急也。漢書作重。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踐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索隱曰。數音朔。數。頻也。謂頻免之也。又音色主反。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閒者以十數。索隱曰。色具反。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索隱曰。謂屈曲聽解也。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閒。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

陰賊慨、漢書陰賊感槩ニ作ル、顏師古曰、陰賊ハ陰ニ賊害ノ意ヲ懷クナリ、感槩ハ意氣ニ感ジテ節槩ヲ立ツルナリ。

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札記雜志云、漢書休乃鑄錢掘冢ニ作ル、師古曰、仇ヲ報ジ剽攻セザレバ、則錢ヲ鑄冢ヲ發クナリ、是休字下ニ屬シテ句ト爲ス、及當ニ乃ニ作ルベシ、不字後人ノ加フル所ナリ、貨殖傳ニ、起則相隨剽攻、休則掘冢、又其一證ナリ。

藏命作姦注索隱云云、錢大昕曰、命ハ名ナリ、藏命ハ猶匿名ト言フ如シ。

與人飲使之嚼注云云、錢大昕曰、嚼ハ釂ト同ジ、說文、釂ハ酒ヲ飲ミ盡スナリ、續漢書五行志、嚼復嚼ハ、京都酒ヲ飲ミ相强フルノ詞ナリ。

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索隱曰。以內心忍害。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報得曲折藏命作姦。索隱曰。案謂亡命也。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索隱曰。蘇林云。言性喜爲俠也。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此上二句俱應在後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索隱曰。負恃也。與人飲。使之嚼。徐廣曰。音子妙反。盡酒也。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解字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應前以德報怨遂去其賊。

乘傳車將、札記志疑云、漢書乘傳東將ニ作ル、師古曰、傳車ニ乘リ、東ニ出デテ大將ト爲ルナリ。

陽翟薛況、札記況ヲ兄ニ作ル、云フ索隱本兄、各本況ニ作ル。

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擧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索隱曰。好六博之戲也。）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閒。是時濟南瞯氏。（索隱曰。瞯音閑。案爲郅都所誅。）陳周庸。（索隱曰。陳國人。姓周。名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徐廣曰。陝疑當作郟字。潁川有郟縣。南越傳曰。郟壯士韓千秋也。○索隱曰。代。代郡人有白氏。豪俠非一。故言諸。梁。梁國人。韓。姓。無辟。辟音避。陝當爲郟。陝音如冉反。郟音紀洽反。漢書作寒孺。）

郭解。軹人也。（索隱曰。漢書云。河內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

乘不過軥牛注索隱、札記當軛ノ下小爲軥牛ノ四字アリ、晉灼曰、軥ハ軥梔ナリ、軥牛ハ小牛ナリ、顏師古曰、軥ハ重挽ナリ、音工豆反晉說是ナリ、按ニ梔ハ轅端ノ横木、馬頜ニ駕スル者ナリ。

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詳季布傳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徐廣曰。音雊。駰案漢書音義曰。小牛。○索隱曰。軥音古豆反。案大牛當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索隱曰。案季布爲漢所購求。朱家以布髡鉗爲奴。載以廣柳車而出之。及布尊貴。終不見之。亦高介至義之士。然布竟亦不報朱家之恩。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及。田仲已死。

始ハ或ハ義ヲ抱ク、世ノ取ル所ト爲ラザルニ及ベバ、則其初志ヲ變ジ、以テ世ト浮沈シ、而テ榮名ヲ取ルニ若カズト爲スヲ譏ルナリ、所謂榮名ハ、卽術ヲ以テ宰相卿大夫ヲ取ル、君子ノ所謂榮ニ非ルナリ、曲學阿世卑鄙ノ論ヲ爲シ、以テ俗ニ儕ウス、乃世ト浮沈シ以テ榮名ヲ取ルノ術ナリ。近世延陵、札記志疑云、延陵二字漢書ナシ、按ズルニ、疑フ下信陵ニ涉テ誤衍ス、然ルニ徐野民本已ニ然リ。

田仲王公劇孟、錢大昕曰、王公ハ卽王孟ナリ。

（立傳本意）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閒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一本予作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駰案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幷代。可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一本比作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索隱曰。施音以豉反。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索隱曰。扞。卽捍也。違扞當代之法網。謂犯法禁也。然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稱

竊鉤者誅云云、方苞曰、諸侯ノ門、必其仁義ヲ稱説スル者アリ、以テ世俗ノ毀譽憑ムニ足ラザルヲ見ハスナリ、語莊子ニ本ヅク、竊鉤者誅ハ、俠客ノ文罔ヲ捍スルニ喩フルナリ、竊國者侯ハ、弘湯上ヲ誣ヒ民ヲ殘シ、以テ高位ヲ竊ムニ喩フルナリ、侯之門仁義存ハ、世人弘湯ノ醜ヲ知ラズ、而テ之ヲ稱美スルヲ譏ルナリ。

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云云、方苞曰、此拘學、

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徐廣曰。在廣川。○正義曰。尉繚子云。太公望行年七十。賣食棘津云。古亦謂之石濟津。故南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鄙人以下並諺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爲有德。索隱曰。已音以。饗音享。受也。言已受其利。則爲有德。何知必仁義也。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索隱曰。以言小竊則爲盜而受誅也。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索隱曰。言人臣委質於侯王門。則須存於仁義。若游俠徑挺。亦何必肯存仁義也。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索隱曰。言拘學守義之士。或抱咫尺纖微之事。遂久以當代孤負我志。而不若卑論齊俗以取榮寵也。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此太史公

稱セラルルヲ謂フ、蓋俠客ノ獨リ儒墨ノ排擯スル所ト爲ルニ感ズルアルナリ。
至如以術取宰相云云、方苞曰、功名俱ニ春秋ニ著ハルルハ、其行事具サニ國史ニ載スルヲ言フナリ、固ト言フベキナシハ、鄙瑣齷齪道フニ足ラザルナリ、蓋公孫弘張湯等ノ類ヲ謂フ。

譏。正義曰。譏。非言也。儒敝亂法。俠盛犯禁。二道皆非。而學士多稱於世者。故太史公引韓子。欲陳游俠之美。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索隱曰。案春秋。謂國史也。以言人臣有功名。則見記於其國之史。是俱著春秋者也。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皙哀字季次。未嘗仕。孔子稱之。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索隱曰。行音下孟反。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正義曰。莊子云。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蓬戶不完。以桑爲樞。而甕牖二室。上漏下濕。獨坐而弦歌。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索隱曰。厭。飽也。於豔反。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索隱曰。阨音厄。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此是游俠本領ヲ）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

二者皆譏云云、方苞曰、二者實ニ皆譏ルベシ、而テ學士ハ則多ク世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四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游俠。

陳仁子曰。游俠之名。蓋起于後之世無道德之士耳。夫游者。行也。俠者。持也。輕生高氣。排難解紛。較諸古者道德之士。不動聲色。消天下之大變者。相去固萬萬。而君子諒之。亦曰其所遭者然耳。律其所爲。雖未必盡合於義。然使當時而無斯人。則袖手於焚溺之衝者。滔滔皆是。亦何薄哉。斯固亦孔子所謂殺身成仁者也。遷之傳此。其亦感於蠶室之禍乎。吾於此傳可以觀人材。可以觀世變。

董份曰。史遷遭李陵之難。交游莫救。身坐法困。故感游俠之義。其辭多激。故班固譏進姦雄。此太史之過也。然咨嗟慷慨。感歎宛轉。其文曲至。百代之絕矣。

柯維騏曰。荀悅謂世有三游。德之賊也。揚雄謂游俠竊國靈者也。太史公作傳。豈誠美其事哉。遷遭李陵之禍。平昔交游緘默自保。其視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者何如。其言曰。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蓋有激也。此與貨殖傳同意。班固不原此意。乃譏其進姦雄而崇勢利誤矣。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正義曰。言文之蔽。小人以僿。謂細碎苛法亂政。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

又曰。按太史公云。張騫使大夏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嗚呼太史公之論善矣。然後世展轉浩襲之妄。又豈止太史公所闢而已哉。蓋自是有譯西域書爲中國語者。又因崑崙之說。附會之爲須彌山。亦謂日月相避隱爲光明。而更加張大。謂周須彌之山爲世界者凡四。日所至爲晝。而去之則爲夜。然天下安有是理哉。若果如崑崙須彌之說。則日月之避隱相等齊。安從而有晝夜長短之分。日月之避隱常不相見。安從而有晦望交蝕之異。日常滿。月亦當常滿。安從而月有虧盈進退之不同。出沿山之東。入循山之西。其地皆遠。當僅見日輪之隱約。日之方中。居山之腹。其地獨近。當尤見日輪之顯大。今日之出沒。皆見其紅而大。日之方中。獨見其淡而小。何也。豈近反見其小。而遠反見其大耶。日東循山而天下曉。當以地里之遠近漸次而曉。日西轉山而天下昏。當以地里之遠近漸次而昏。營之東日出以寅。則幽之西當以午。幽之西日沒以酉。則營之東當在晝。今地里不問遠近。出沒皆以寅酉何也。豈避隱不以漸行。或晝夜不係日月耶。夫日月東浮而西沈。日行速而月行遲。朔望有定。寒暑無差。交會剝蝕皆可預計。吾儒曆法盡之矣。彼爲崑崙須彌之說者。雖從西域來。實皆譯之者。附會中國非聖之書。以張大之。而不復計其事之實也。余故因太史公斥崑崙之說。而併及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三終

余不敢言也注索隱、杙記卽信ノ卽、放效ノ放ナシ、失之ノ下素字アリ。

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

鄧展曰。漢以窮河源。於何見崑崙乎。尙書曰。導河積石。是爲河源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崑崙也。○索隱曰。惡音烏。烏於何也。睹見也。言張騫窮河源。至大夏于窴。於何見河出崑崙乎。謂禹本紀及山海經爲虛妄也。然案山海經河出崑崙東北隅。西域傳云。南出積石山。爲中國河。積石本非河之發源。猶尙書導洛自熊耳。然其實出於葱嶺山。乃東經熊耳。今推此義河亦然矣。則河源本崑崙。而潛流至于闐。又東流至積石。始入中國。則山海經及禹貢各互擧耳。

故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索隱曰。案漢書作所有放哉。如淳云。放蕩迂闊。言不可信也。余不敢言者。亦謂山海經難可卽信耳。而荀悅作放效失之矣。

索隱述贊曰。大宛之迹。元因博望。始究河源。旋窺海上。條枝西入。天馬內向。葱嶺無塵。鹽池息浪。曠哉絕域。往往亭障。

黃震曰。甚矣小人逢君之惡。何甚也。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嘗罷之矣。張騫言可通大夏。天子復欣然爲之。是窮民西南之禍。不在漢武而在張騫。然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得月氏要領。其後復使烏孫。亦不得其要領。閉關萬里。困苦終身。騫果何利于此。自是弃骨肉于萬里外。以妻烏孫。自是沒士馬于萬里外。以取宛馬。天下騷動。耗費鉅萬萬。騫又果何利于漢。嗚呼甚矣小人逢君之惡者。不可曉也。

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漢書音義曰。奮迅自樂入行者。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徐廣曰。奮行者及以適行者。雖俱有功勞。今行賞計其前有罪而減其賜。故曰絀其勞也。絀。抑退也。此本以適行。故功勞不足重。所以絀降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之。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爲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酒泉都尉。徐廣曰。一本無置字。一云置都尉。又云燉煌有淵泉縣。或者酒字當爲淵字。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侖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

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齎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爲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爲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爲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爲新時侯。軍正趙始成爲光祿大夫。上官桀爲少府。李哆爲上黨太守。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

偵而輕之、礼記雜志云、漢書偵ヲ負ニ作ル、師古曰、恃ナリ、則偵乃偵ノ譌ナリ、偵ハ負ト同ジ。

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爲宛王。索隱曰。昧蔡。大宛將。昧音末。蔡先葛反。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爲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

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母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晩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為來。誅首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

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徐廣曰。空一作穴。蓋以水蕩敗其城也。言空者。令城中渴乏。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正義曰。適音謫。張晏云。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也。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又復前案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

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燉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奴爲浚稽將軍。二萬騎擊匈奴不還也。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頭易苦漢使矣。晉灼曰。易輕。爲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它一本作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

彊弩射之。卽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徐廣曰。恢先受封一年。坐使酒泉矯制國除。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索隱曰。哆音尺奢反。又尺者反。

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燉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擧。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燉煌。士

使ニ從フヲ言フナリ、事班固ノ弟仲升ニ與フル書ニ見ユ、余有丁曰、進熟、或ハ是レ進見シテ天子ニ熟ス、故ニ以テ言ヲ進ムルヲ得、注熟美ノ説、未ダ必然ラザルナリ。

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應前天子好宛馬）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

服虔曰。水名。道從水中行。如淳曰。道絕遠無穀草。○正義曰。孔文祥云。鹽。鹽澤也。言水廣遠。或致風波而數敗也。裴矩西域記云。在西州高昌縣東。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竝沙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道路不可准記。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駞馬糞爲標驗。以其地道路惡。人畜卽不約行。曾有人於磧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亦有歌哭聲。數失人。瞬息之閒。不知所在。由此數有死亡。蓋魑魅魍魎也。

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

如淳曰。罵詈。

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

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顏師古曰、漢時使ニ隨ヒテ外國ニ出ル者ヲ謂ッテ少從ト爲ス、總テ其少年ニシテ而テ

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頓。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徐廣曰。多作錢字。又或作鐵字。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爲器。不用爲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行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熟者也。言曰。（到此纔入宛）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

黎靬眩人四字ヲ出ス、善字ナキ明ナリ。

名倉庫府藏、札記云、名字譌ナリ、當ニ漢書ニ從ヒ各ニ作ルベシ。

大益。宛東姑師扜罙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來。瓚曰。漢使采取將持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觳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偏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詘又洗發一層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

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方苞曰、二語多駢ニ非ズ、烏孫富人馬アル數千匹ニ至ル、則其王馬千匹ヲ以テ漢女ニ聘ス、未ダ重幣ト爲サズ、而テ漢君臣廷議シ、要スルニ必先聘ヲ納レ、始テ女ヲ遣ルヲ以テス、大ニ國ヲ辱スルヲ見ハスナリ。

黎軒善眩人、札記雜志云、後人上文善眩ト云ヲ以テ善字ヲ加フ、漢書張騫傳ナシ、索隱本

使。徐廣曰。爲中郎將。　爲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爲浩侯。徐廣曰。捕得車師王。元封四年封浩侯。　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索隱曰。韋昭又云。玉門。縣名。在酒泉。○正義曰。括地志云。沙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玉門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　烏孫以千匹（接前先納聘）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漢書曰。江都王建女。　烏孫王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應前與其俱來）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索隱曰。韋昭云。眩人。變化惑人也。魏略云。黎軒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縛自解。小顏亦以爲今之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　及宛西小國驩潛

樓蘭姑師注卽車師、錢大昕曰、車姑聲相近シ。

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如淳曰。外國人人自言數爲漢使所侵易。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徐廣曰。卽車師。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徐廣曰。恢一作怪。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爲浞野侯。徐廣曰。元封三年。王恢數

募吏民毋問所從來、顏師古曰、遠近ヲ禁限スルヲ爲サズ、家人私隸ト雖モ、並ニ募ニ應ズルヲ許ス。

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索隱曰。初郡。謂越嶲汶山等郡也。謂之初者。後皆叛而併廢之也。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爲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衞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徐廣曰。元封二年。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爲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

ニ烏孫馬ヲ獻ズルニ因テ、預メ後宛馬ヲ得ルニ入ル、以テ中間ノ關鍵ト爲ス、而テ烏孫ニ通ズルハ、乃騫ノ本謀ナリ、故ニ特ニ自博望侯死後ヲ書シ、篇首ト相應ズ、然ル後首尾脈絡併テ相貫通ス。若出其南注漢書作及、札記云、今漢書迺ニ作ル、徐據ル所ノ本、蓋乃字ノ譌ナリ。

意義亦及也。

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尙漢女翁主。爲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云。駰案漢書音義曰。發易書以卜。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先提在此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徐廣曰。屬金城。初置酒泉郡。根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節節應前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根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接上復事西南夷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嶲。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李奇

騫因分遣副使云云、方苞曰、大宛ノ跡、騫月氏ニ使スルヨリ見ハル、其兵端ハ、西北國ニ使スル者宛善馬多シト稱スルニ起ル、故ニ此ヲ用テ關鍵ト爲ス。窺漢知其廣大、札記云、中統本吳板金板、窺漢地廣大ニ作ル。

鑿空注鑿開空通也、札記云、游本開空倒ス。

自博望侯騫死後、方苞曰、此篇、前半ハ使ヲ西北國ニ通ズルヲ記ス、後半ハ通使ヲ以テ兵端ヲ起スヲ記シ、而テ宛ヲ伐ツニ終ル、故

衆分爲三。（聽上國分）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近接）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爲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詳後）皆頗與其人俱來。晉灼曰。其國人。於是西（結）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蘇林曰。鑿。開。空。通也。騫開通西域道。〇索隱曰。案謂西域險阨本無道路。今鑿空而通之也。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如淳曰。質。誠信也。博望侯有誠信。故後使稱其意以喩外國。李奇曰。質。信也。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徐廣曰。漢書作及若。

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爲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爲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爲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爲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

守於西城、札記雜志云、城亦域ノ譌ナリ。

曰。讀嗛與銜同。酷吏傳。義縱不治道。上忿銜之。史記亦作嗛字。○索隱曰。嗛音銜。蜚亦飛字。

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爲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爲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

破匈奴西城數萬人、札記雜志云、城當ニ域字ノ誤ト爲スベシ、漢書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ニ作ル、史殺字ヲ脫ス。

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爲博望侯。索隱曰。案張騫封號耳。非地名。小顏云。取其能博廣瞻望也。尋武帝置博望苑亦取新義也。○正義曰。地理志。南陽博望縣。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爲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竝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索隱曰。漢書父名難兜靡。爲大月氏所殺。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嗛肉蜚其上。徐廣

閉氏筰注正義白蒟羌、礼記蒟ヲ狗ニ作ル。

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正義曰。言重重九遍譯語而致。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正義曰。犍其連反。犍爲郡。今戎州也。在益州南一千餘里。發閒使四道並出。出駹。出冉。出徙。徐廣曰。屬漢嘉。○索隱曰。李奇云。徙音斯。蜀郡有徙縣。○正義曰。茂州向州等。冉駹之地。在戎州西北也。出邛僰。正義曰。僰蒲北反。徙。在嘉州。邛。今邛州。僰。今雅州。皆在戎州西南也。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筰。服虔曰。皆夷名。漢使見閉於夷也。○索隱曰。韋昭云。筰縣屬越巂。音胙。案南越破後殺筰侯。作筰都。爲沈黎郡。又有定筰縣。○正義曰。氏。今成州及武等州也。筰。白蒟羌也。皆在戎州西北也。南方閉巂昆明。正義曰。巂州及南昆明夷也。皆在戎州西南。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徐廣曰。一作城。○正義曰。昆郎等州皆滇國也。其西南滇越越巂。則通號越。細分而有巂滇等名也。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

注以指畫名、札記名ヲ石ニ作ル、云フ石ナ名ニ譌ス、錢警石水經注ニ依テ改ム。

罪悅祇國。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是青石。石頭似鷲鳥名。耆闍。鷲也。崛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圍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孤石。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名。其跡尙存。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在此。上山四望。見福田疆畔。因制七條衣。割截之法於此。今袈裟衣是也。

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正義曰。邛都邛山出此竹。因名邛竹。節高實中。或奇生可爲杖。布。土蘆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賈一本作國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正義曰。大水。河也。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如淳曰。徑。疾也。或曰。徑。直。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

藍市城、札記云、毛本市ヲ氏ニ作ル、後漢書ト合ス、漢書監氏城ニ作ル。
身毒國注身或作亁、札記亁ヲ乾ニ作ル、臨兒國、云フ疑フ誤アラン、隨地ヲ墮地ニ作ル、云フ官本墮、各本隨ニ譌ス、即經稱河者也、云フ河上當ニ恆字ヲ脫スベシ、罽役驢馬、云フ役字疑フ誤ル、思飲見佛、札記飲ヲ欲ニ作ル、云フ欲ヲ飲ニ譌ス。今正ス。

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賣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

徐廣曰。身或作亁。又作訖。○索隱曰。身音乾。毒音篤。孟康云。卽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正義曰。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以戰。其民弱月氏。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土有象犀瑇瑁金銀鐵錫鉛。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明帝夢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至中國。畫形像焉。萬震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彫文刻鏤。街曲市里。各有行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之中也。浮屠經云。臨兒國王生隱居太子。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屠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爪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脅出。生有髮。隨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夾左右吐水。一龍水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處。琉璃上有太子腳跡見在。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衞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輸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括地志云。沙祇大國卽舍衞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卽波斯匿王淩處。此國共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天竺國。國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隷屬凡二十。天竺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恆水。又云。阿耨達山亦名建末達山。亦名崑崙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一名恆伽河。卽經稱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濕。土肥良。多種稻。歲四熟。罽役駞馬。米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忉利天。爲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飲見佛。卽刻牛頭旃檀象。置精舍內。佛坐此像。是衆像之始。後人所法也。佛上天青梯。今變爲石沒入地。唯餘十二蹬。蹬閒二尺餘。彼耆老言梯入地盡佛法滅。又云。王舍國。胡語曰

鷹身蹄駱、札記云、漢書注、大爵及膺身似槖駝ニ作ル、此其文ヲ删節スルニ似タリ、然ルニ彼此皆脱誤アリ、彼文膺ハ、卽此鷹字ノ譌、而テ此文蹄駱二字當ニ倒スベシ。

西王母而未嘗見注正義長安耆老、札記長老ニ作ル、云フ長下安耆二字ヲ衍ス、考證删ル、多引大荒西經、考證云大荒西經此文ナシ、在女國北出崑崙山南、云フ各本此下又女國北山崑崙山南八字ヲ衍ス、官本ナシ。

無大王長、札記雜志云、王當ニ漢書ニ依テ君ニ作ルベシ、御覽四夷部史ヲ引テ君長ニ作ル。

雀。其卵如甕。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滿屈。獻師子大鳥。世謂之安息雀。廣志云。鳥鴉鷹身蹄駱色蒼。擧頭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卵大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國善眩。應劭曰。眩相詐惑。○正義曰。顏云。今吞刀吐火。殖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索隱曰。魏略云。弱水。在大秦西。玄中記云。天下之弱者。有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載也。山海經云。玉山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云。天子觴西王母瑤池之上。輿地圖云。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鳥。爲王母取食也。○正義曰。此弱水西王母。既是安息長安耆老傳聞而未嘗見。後漢書云。桓帝時大秦國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處。幾於日所入也。然先儒多引大荒西經云。弱水云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耨達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耨達山。卽崑崙山也。與大荒西經合矣。然大秦國。在西海中島上。從安息西界過海。好風用三月乃到。弱水又在其國之西。崑崙山弱水流在女國北。出崑崙山南。女國北山。崑崙山南。女國。在于寘國南二千七百里。于寘。去京凡九千六百七十里。計大秦與大崑崙山相去幾四五萬里。非所論及。而前賢誤矣。此皆據漢括地論之。猶恐未審。然弱水二所說皆有也。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

黎軒注土地金銀奇寶、札記地ヲ多ニ作ル、云フ地ニ譌ス、考證後漢書ニ據テ改ム、海中斯調州、云フ州當ニ洲ニ作ルベシ、御覽八百二十異物志ヲ引テ云、斯調國有大洲、白鼠皮、云フ皮疑フ當ニ毛ニ作ルベシ、擲之滋息、札記擲ヲ植ニ作ル、云フ植ヲ擲ニ誤ル、考證改ム。

條枝注索隱云云、札記前條黎軒注正義ノ上ニアリ、犂牛ヲ犂靳ニ作ル。

大鳥卵如甕注正義鳥鵄

行以爲書記。漢書音義曰。橫行爲書記。○索隱曰。畫音獲。小顏云。革皮之不柔者。韋昭云。外夷書皆旁行。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旁行不直下也。

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正義曰。上力奚反。下巨言反。又巨連反。後漢書云。大秦一名犂鞬。在西海之西。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四百餘所。土地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火浣布。珊瑚。琥珀。琉璃。瑯玕。朱丹青碧珍怪之物。率出大秦。康氏外國傳云。其國城郭皆青。水精爲礎。五色水精爲壁。人民多巧。能化銀爲金。國土市買皆金銀錢。萬震南州志云。大家屋舍以珊瑚爲柱。琉璃爲牆壁。水精爲礎舃。海中斯調州上有木。冬月往剝取其皮。績以爲布。極細。手巾齊數匹。與麻焦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汚欲浣之。則入火中。便更精潔。世謂之火浣布。秦云定重參閙門樹皮也。括地志云。火山國在扶風南東大湖海中。其國中山皆火然。火中有白鼠皮及樹皮。績爲火浣布。魏略云。大秦在安息條支西大海之西。故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時。三月到。風遲。或一二歲。其公私宮室爲重屋。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陸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宋膺異物志云。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牆繞之。恐獸所食。其臍與地連。割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臍遂絕。則逐水草爲羣。又大秦金二枚。皆大如瓜。擲之滋息無極。觀之如用。則眞金也。括地志云。小人國在大秦南。人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衛助之。卽焦僥國。其人穴居也。

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索隱曰。漢書作犂牛。續漢書一名大秦。三國竝臨西海。後漢書云。西海環其西。惟西北通陸道。然漢使自烏戈以還。莫有至條枝者。

臨西海。暑溼。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正義曰。漢書云。條支出師子犀牛孔雀大

安息注正義曰地理志、札記云、漢書地理志此文ナシ、後漢書西域傳ニ見ユ、京西萬一千二百里、云フ按ズルニ、漢書西域傳、安息王治番兜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後漢書、安息國居和櫝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ト、文並ニ合ハズ、西關、後漢傳安息ニ作ル、自乘海、自乘海、札記自此南乘海ニ作ル、云フ此南二字、後漢書ニ據テ補フ。

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閒。正義曰。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祁連山以西。敦煌郡。今沙州。祁連山。在甘州西南。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嬀水北。為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正義曰。地理志云。安息國。京西萬一千二百里。自西關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行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乘海乃通大秦國。漢書云。北康居。東烏弋山離。西條枝國。臨嬀水土著。以銀為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其俗土著耕田。田稲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為大國。臨嬀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索隱曰。漢書云。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荀悅云。幕音漫。無文面也。張晏云。錢之文面作人乘馬。錢之幕作人面形。韋昭云。幕。錢背也。包愷音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

大月氏注、正義康泰國傳、礼記康泰外國傳ニ作ル、云フ官本誤ラズ、各本泰ヲ秦ニ譌シ、外字ヲ脫ス。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徐廣曰。不土著。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正義曰。漢書解詁云。奄蔡。卽闔蘇也。魏略云。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貂。畜牧水草。故時羈屬康居也。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正義曰。萬震南州志云。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康泰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爲人衆。秦爲寶衆。月氏爲馬衆也。居嬀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

扜罙注索隱音汙彌、札記扜チ扜ニ、汙チ汙ニ作ル、云フ扜字、索隱音汙、漢書音烏、字當ニ于ニ从フベシ、而テ各本多ク扜ニ作ル、非ナリ、罙毛本罙ニ作ル。于窴、札記窴ニ作ル、云フ各本窴ニ譌ス、今正ス。

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扜罙。于窴。徐廣曰。漢紀曰。拘彌國去于窴三百里。○索隱曰。扜罙。國名也。音汙彌。窴音田。又音殿。漢紀。謂荀悦所說漢紀。拘音俱。彌卽罙也。則拘彌與扜罙同是一名也。于窴之西。則皆水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索隱曰。鹽水也。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也。○正義曰。漢書云。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皆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泑澤・一名鹽澤。亦名輔日海。亦名穿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索隱曰。案漢書西南夷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窴。山海經云。河出崑崙東北隅。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葱嶺山于窴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泑澤。已而復行積石。爲中國河。泑澤。卽鹽澤也・一名蒲昌海。西域傳云。于窴在南山下。與郭璞注山海經不同。廣志云。蒲昌海在蒲類海東也。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正義曰。二國名。姑師。卽車師也。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

反。南山卽連終南山。從京南東至華山過河東。北連延至海。卽中條山也。從京南連接至葱嶺萬餘里。故云竝南山也。西域傳云。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欲從羌中歸。正義曰。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也。南方蠻閩從虫。北方狄從犬。東貊從豸。西方羌從羊。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徐廣曰。元朔三年。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爲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索隱曰。堂邑父之官號也。騫爲人彊力。寬大信人。足上意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之曰。太史以要領提出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索隱曰。案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人衆。大秦寶衆。月氏馬衆。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交生駒。汗血。因號曰天馬子。有城郭屋

發導驛、札記驛ヲ繹ニ作ル、云フ蔡中統王本繹、他本驛ニ作ル、淩稚隆曰、導驛二字、後ノ烏孫發導譯送騫過ヲ觀レバ、則此驛亦當ニ譯ニ作ルベシ。

臣大夏而居、札記云、中統游毛本居下之字アリ、索隱本ト合ス。

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索隱曰。謂大宛發遣騫西也。爲發導驛抵康居。索隱曰。發導。謂發驛令人導引而至康居也。導音道。抵。至也。居音渠。○正義曰。抵。至也。居其居反。括地志云。康居國。在京西一萬六百里。其西北可二千里。有奄祭酒國也。康居傳致大月氏。正義曰。此大月氏在大宛西南。於嬀水北。爲王庭。漢書云。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太子爲王。徐廣曰。一云夫人爲王。夷狄亦或女主。○索隱曰。案漢書張騫傳云。立其夫人爲王也。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索隱曰。居作君。謂月氏以大夏爲臣而爲之作君也。○正義曰。既。盡也。大夏國在嬀水南。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漢書音義曰。要領。要契。○索隱曰。小顏以爲要。衣要。領。衣領。凡持衣者必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劉氏云。不得其要害。然頗是其意。於文字爲疏者。留歲餘還。竝南山。正義曰。竝白浪

後ニ在リ、而テ此篇前偏、乃西北諸國ニ通ズルノ事、此ニ語ルニ非ザレバ、首尾相應ズル能ハズ。

張騫漢中人、札記云、索隱本張字ナシ。

以其頭爲飲器、顏師古曰、匈奴傳、破ル所ノ月氏王ノ頭ヲ以テ共ニ血ヲ飲デ盟フト、然ラバ則飲酒ノ器ナリ。

堂邑氏故胡奴、札記云、索隱本故字ナシ、漢書亦ナシ、蓋此卽胡字ノ譌衍ナリ、亦或ハ下文故胡人ノ語ニ因テ之ヲ增ス。

經匈奴、札記云、索隱本經ヲ徑ニ作ル、按ニ漢書亦徑ニ作ル。

漢大宛國。○索隱曰。宛音苑。又於袁反。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索隱曰。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建元中爲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正義曰。氏音支。涼甘肅瓜涉等州。本月氏國之地。漢書云。本居。敦煌祁連閒是也。以其頭爲飲器。韋昭曰。飲器。椑榼也。單于以月氏王頭爲飲器。晉灼曰。飲器。虎子之屬也。或曰。飲酒器也。○正義曰。漢書匈奴傳云。元帝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匈奴盟。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共飲血盟。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索隱曰。更。經也。音羹。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隴西。漢書音義曰。堂邑氏。姓胡奴。甘父。字。○索隱曰。案謂堂邑縣人家胡奴名甘父也。下云。堂邑父者。蓋後史家徒省。唯稱堂邑父而略甘字。或甘。其姓號也。經匈奴。索隱曰。謂道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

大宛列傳索隱曰司馬公之殘缺褚先生補之失也、董份曰、此傳決シテ褚先生ノ能ク撰次スル所ニ非ズ。

大宛之跡云云、方苞曰、漢大宛ヲ伐ツ、張騫死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索隱曰。案此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閒。斯蓋竝司馬公之殘缺。褚先生補之失也。幸不深尤焉。

王鏊曰。史記不與張騫立傳。其始附衞青。而於大宛傳備載始末。蓋大宛諸國土俗。皆騫所歸爲武帝言者也。騫沒後諸使西域者亦具焉。事備具而有條理。若漢書則大宛張騫多自爲傳矣。

董份曰。張騫鑿空通道。其事亦有奇者。本欲立傳。而以騫不足立也。故於此發端見之。而下敍騫事。此太史公妙處。

唐順之曰。匈奴傳與大宛傳體異。匈奴一國。而大宛諸國。諸國則錯綜也。

茅坤曰。大宛事。以張騫身沒後。凡十餘年。而始擧。還特惡騫始倡。故通篇精神歸騫一人。而諸國中惟通大宛一節。得善馬幾困亡中國。以此先後情事。諸國中以大宛爲結局。

又曰。大宛以西始末如畫。而漢武窮兵實錄。猶可攬涕。

大宛之跡。　正義曰。漢書云。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東至都護治。西南至大月氏。南亦至大月氏。北至康居。括地志云。率都沙那國亦名蘇對沙那國。本

ピ武帝ノ陰陽ヲ知ルナリ、名美ニシテ而テ實惡ナル者、事ノ陰陽ナリ、內多欲ニシテ而テ外仁義ヲ施ス者、武帝ノ陰陽ナリ、武帝事ヲ興シ釁ヲ開キ、財匱ク姦生ズ、刑威ヲ假テ、以テ之ヲ刬サント欲ス、而テ陽ニ儒術ヲ慕フ、湯因テ博士弟子ヲ請ヒ、尙書春秋ヲ用ヒ、疑法ヲ亭ス、所謂知陰陽、皆此類ナリ、惟陰陽ヲ知ル、故ニ人主與ニ俱ニ上下シ、以テ其辯ヲ遂グ、其當否ヲ辯ズル所ハ、卽傳ニ載スル所ノ上所是受而決法者ナリ、國家賴其便者ハ、之ヲ私ニ便ニシ而テ民ノ害ヲ顧ミザルナリ。

騎壁推減、札記減ヲ感ニ作ル、云フ索隱本成、各本減ニ作ル、雜志云、推成ハ椎成ノ譌ナリ、椎卽椎擊ノ椎、故ニ直追反ナリ。

注索隱、札記上音直追反、下音減一作成、是也、謂椎繫之以成獄也ニ作ル、云フ椎繫ハ椎擊ノ譌ナリ。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二終

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類成由等ト云フ、酷吏多クシテ吏治壞ル、武帝ノ世ニ在ルヲ見ハスナリ、又趙禹ヲ次デ、而禹晩節、吏愈嚴、而禹治反名爲平ト言フ、其用意此ノ如シ、後又詳ニ盗賊滋起リ、官事耗廢スル、皆酷吏ニ由テ致ス所ヲ述ベ、乃又慘酷斯稱其位ト云フ、一ニ自ラ相矛盾スル者ニ似ル、其詞ヲ紆ニスルノミ、又曰、十二人中、禍ヲ免レ良死ヲ得ル者、僅ニ趙禹、尹齊、杜周三人ノミ、棄市セラルル者五人、自殺スル者三人、髡鉗セラルル者一人ナリ、楊僕應ニ提行別起スベカラズ、必是後世陋儒ノ改ムル所、子長ノ元本ニ非ズ、班氏此ニ因リ、遂ニ楊僕ヲ以テ酷吏數中ニ列ス、子長數ヘザルナリ、詳ニ史記原文ヲ翫ヘバ、自ラ明、且僕將軍ト爲ル、班征伐ノ事ヲ以テ、皆酷吏傳ニ入ル、尤モ不類ナリ。張湯以知陰陽云云、方苞曰、湯、事ノ陰陽、及

而中節者歟。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身死漢庭。手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矣。太史公以都首冠酷吏。豈善善惡惡之義哉。贊述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補焉。

黄震曰。郅都公廉而敢諫。守北邊匈奴遠卻。爲治雖尚嚴。首惡之外未嘗濫及。史氏顧以之首酷吏何哉。漢自高帝以寛大立國。其將相大臣。又相繼以清淨爲治。至于文景。其民無不樸畏自重。而都乃獨先之以嚴行法。不避貴戚。其意若曰不畏強禦而已。而斬斬無餘味。風俗遂爲一變。未幾甯成以陰劾之資而效之。自甯成趙由之後。乘多事之衝而甚之。於是張湯之徒一時相率皆務于酷。而吏民益輕犯法。盗賊滋起。推所自來。誰實昉之。夫貴戚犯法而避之。固不可。然天下獨無中道乎。矯枉一過其正。其流弊乃爾。愚故謂郅都非酷吏也。而酷吏實自郅都始也。傳之酷吏之首。庸何辭。

淩約言曰。予讀酷吏傳。始悲其人丁於時而使然。中有受其方略。禁奸止暴。國家賴其便。亦有取焉。末則悼其人無有自脫于刑戮。其貲財巨萬。亦卒歸於國而已耳。然則當時之吏也。何庸酷也哉。

〔增〕盧璘曰。司馬遷傳漢酷吏凡十人。張湯杜周在焉。至班固爲傳。乃不入此二人。劉元城謂湯之後安世爲相。世多賢者。至光武有名純者更有聲。固以其子孫賢。故貸之。其幷貸杜周者。杜周者則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果如此則固之意。勢利之甚。豈爲信史。元城又謂遷敎臣忠。固敎子孝。敎忠孝。恐亦不當如是也。予竊謂固之意別有在焉。遷好奇之士也。傳酷吏僅十人。蓋怪其酷。亦異其才也。而固於十人之中。獨去湯與周。或更論其行乎。湯素不貪。以小吏至三公。死之日有棺無槨。周素貧。初仕一馬不全。死之日家貲巨萬。則湯之酷也以廉。周之酷也以貪。貸湯者嘉其廉。故別其籍。去周者羞其貪。故削其傳。

周ナリ、而テ其敍首中、又侯封・鼂錯二人ヲ帶ブ、共ニ十二人ナリ、鼂錯刻深ト雖、究文學ヲ以テ進ム、子長之ヲ抑ヘ、刀筆吏及ビ攻剽羣盜ヲ爲シ、椎埋姦ヲ爲ス者ト伍スルニ忍ビズ、故ニ只帶敍ヲ用フ、侯封ハ、則敍首中ニ於テ明ニ之ヲ目シテ酷吏ト爲ス、而テ數ヘザル者、子長ノ意、酷吏惟郅都景帝ノ時ニ當ル、餘ハ皆武帝ノ世ニ盛ナリ、侯封ハ高后ノ時ノ人ナルヲ以テ、故ニ略シテ數ヘズ、郅都傳中ニ於テ、特ニ提シテ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テ郅都獨先嚴酷致行法ト云フ、民朴ニシテ罪ヲ畏レバ、則固ト重法ヲ事トスル所ナシ、而テ郅都ハ、獨リ嚴酷ヲ先ニスト云云、深ク都實ニ首惡ヲ著シ、以テ世戒ト爲ス也、次ニ甯成周陽由ヲ敍ス、皆景帝ヨリ武帝ニ入ル者、而テ又特ニ提シテ武帝即位、吏治尙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ト云フ、末又之ヲ結ビ、自成由

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寖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汚（抑ナル）者足以爲戒。徐廣曰。一本此無四字。方略（揚）敎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收拾）。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減。徐廣曰。一作成。○索隱曰。推音直追反。減作成。是也。謂推繫之以成獄也。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索隱曰。蝮音蝮蛇。鷙音至。以言苛酷比之蝮毒焉。水衡閻奉朴擊賣請。以朴擊致人買免請求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索隱述贊曰。太上失德。法令滋起。破觚爲圓。禁暴不止。姦僞斯熾。慘酷爰始。乳獸揚威。蒼鷹側視。舞文巧詆。懷生可恃。

權德輿曰。洪範之沈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雖未蹈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以蒞官。無處父之華。異申棖之慾。所至之邦必以稱職。其殆古之剛而無虐。怒

テ獄ニ會シ、以テ鞫ヲ聽クナリ、內吏ト外吏ト相表裏シ、因テ章內列スル所ノ罪狀ノ如ク責テ承伏セシム、其外吏枉橈ヲ告劾シ、而テ肯テ遽ニ服セザル者ハ强テ笞掠ヲ以テ之ヲ定ムルナリ。

周中廢、札記志疑云、此下後人ノ增入ナリ。

家兩子夾河爲守、錢大昕曰、夾河ハ、河內河南ヲ謂フナリ、褚先生田仁三河ヲ刺擧スルヲ敍シ、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ノ父兄子弟ト、即此ニ云フ所夾河爲守者ナリ。

杜周初徵云云、方苞曰、禹湯尙能貧、而テ周ハ則家訾巨萬ヲ累ヌ、郅都尙能節ニ官下ニ死シ、妻子ヲ顧ミズ、而テ周且子孫ノ爲ニ富ヲ營ス、故ニ是ヲ以テ篇ヲ終フ。

太史公曰云云、王鳴盛曰、論十人ト稱ス、蓋郅都、甯成、周陽由、趙禹、張湯、義縱、王溫舒、尹齊、減宣、杜

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張晏曰。詔書赦。或有不從此令。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 索隱曰。案大抵。猶大都也。盡詆者。盡至也。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徐廣曰。天漢三年。爲御史大夫。四歲太始三年卒。家兩子夾河爲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爲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爲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

著爲律疏爲令、顏師古曰、著ハ明表ヲ謂フ、疏ハ分條ヲ謂フナリ。

郡吏大府擧之廷尉、顏師古曰、孟說非ナリ、擧ハ皆ナリ、郡吏大府皆廷尉ニ歸スルヲ言フナリ、大府ハ丞相御史ノ府ナリ。

章大者連逮證案云云、方苞曰、會獄上ニ連テ句ト爲ス、章內連逮證案スル者、遠近倶ニ來

文穎曰。邊卒多亡也。或曰。郡縣主守有所亡失也。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率〕。李奇曰。其用罪深刻至骨。○索隱曰。次。至也。更爲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漢書音義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應著讞決令廷尉挈法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擧之廷尉。如淳曰。郡吏。郡太守也。孟康曰。擧之廷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之。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

王溫舒免中尉、漢書爲中尉ニ作ル、歸有光曰、溫舒未ダ嘗テ免ゼズ、爲字ニ作ル、是ナリ。

案邊失亡、顏師古曰、虜入テ寇ヲ爲スニ因リ、而テ人畜甲兵倉廩ヲ失フヲ謂フナリ。

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爲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怨成信。漢書曰。成信。宣吏。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格殺信。正義曰。郿[令]今岐州岐縣北。時屬右扶風。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過脈處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正義曰。杜氏譜云。字長孺。○索隱曰。杜衍。地名也。義縱爲南陽守。以爲爪牙。擧爲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

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王鳴盛曰、漢書通行飲食坐相連ニ作ル、彼尹賞傳云、守ニ長安令一、捕ニ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數百人一、皆劾以爲ニ通ニ行飲食羣盜一、又元后傳ニ、繡衣御史暴勝之等奏、殺ニ二千石一、誅ニ千石以下一、及通ニ行飲食一坐連及者トアリ、通飲食ノ義此ノ如シ、後漢書陳寵傳、寵子忠上疏曰、通ニ行飲食一、罪致ニ大辟一、注通行飲食、猶今律云過致ニ資給一與同罪也ト、飲音蔭、食音寺。其小吏、札記其下後字アリ、云フ淩本後字ヲ脫ス。

減宣者云云、方苞曰、減宣前ニ出ル早ク、而テ篇終ニ繫ルハ、其死後ナレバナリ、顏師古曰、減音減省ノ減。

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直指使）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漢書音義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索隱曰。服虔云。沈匿不發覺之法。韋昭云。沈沒也。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徐廣曰。詐爲虛文。言無盜賊也。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衞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大廏丞。正義曰。百官表云。大僕屬官有大廏。各五丞一尉也。官事（虛）辨。

尸亡去歸葬、札記云、漢書尸チ妻ニ作ル、疑フ史誤ル、然ルニ徐野民據本、已ニ尸ニ作ル。

自溫舒等以惡爲治、札記志疑云、此ヨリ以文辭避法焉ニ至ル、乃漢書減宣傳尾ノ語、後人妄ニ取テ史ニ入ル、繡衣チ使テ盜チ治ムル事天漢元年ニ在リ、沈命法ハ更ニ後ニ在リ、史文ニ非ル明ナリ。

其治、札記云、吳校元板此二字ナシ、按ズルニ、上欲爲治者ト云フ、則此二字贅ト爲ス、漢書ナシ。

小羣盜以百數、札記雜志云、盜字後人ノ加フル所ナリ、漢書ナシ。

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斂。恐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

自溫舒等以惡爲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爲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應前篇首法令滋章二句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徐廣曰。殷一作假。人亦有姓假者也。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閒。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

書盜賊二字ナシ、疑フ此文衍誤アラン。

舞文巧詆云云、顏師古曰、法ヲ弄シ巧ヲ爲シ、而テ下戶ノ狡猾者ヲ治シ、用テ大豪ノ家ヲ諷動ス、然ル所以ノ者ハ、大豪中權要アリテ、治スベカラザル爲ノ故ナリ、董份曰、焄ハ火ヲ以テ熏逼スルヲ言フ、今人狐鼠ノ穴ニ於テ、亦嘗テ之ヲ火攻ス、溫舒卽勢アルノ家ヲ禽スル能ハズ、故ニ下戶ヲ巧詆シ、而テ大豪ニ熏逼シ、之ヲシテ懼ヲ知ラシムルノミ。

覆中尉脫卒、顏師古曰、脫漏シテ卒ト爲ラザル者ヲ覆校スルナリ。

無勢者。視之如奴。（此段似張湯傳）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焄音熏。○索隱曰。案熏。猶熏炙之。謂下戶之中有奸猾之人。令案之以熏逐大姦也。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爲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還。徐廣曰。元鼎六年。出會稽破東越。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正義曰。漢書元封三年。三輔舊事云。起甘泉通天臺。高五十丈。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爲少府。徙爲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爲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漢書音義曰。發兵伐大宛。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

居廷惛惛、札記云、漢書廷ヲ宅ニ作ル、疑フ史誤ル。

豪惡吏盡復爲用爲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方苞曰、吏苛察ノ吏ハ、當ニ使ニ作ルベシ、溫舒方略ヲ爲シ、豪惡吏ヲシテ盜賊及ビ惡少年ヲ苛察セシム、卽投缿購告言姦、是ナリ、苛ハ譏ナリ。

以牧司姦盜賊、札記云、牧、淩一本ヲ引テ收ニ作ル、漢書ト合ス、漢

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爲主爵都尉。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爲吏。漢書音義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軍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爲之。河南守案擧以爲能。遷爲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爲敢摯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爲荀彘所縛。徐廣曰。受封四年。征朝鮮還。贖爲庶人。○索隱曰。案漢書云。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爲彘所縛還。免爲庶人。病死。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爲中尉。爲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索隱曰。惛音昏。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爲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缿徐廣曰。音項。器名也。如今之投書函中。○索隱曰。缿。受投書之器。入不可出。三蒼音胡江反。購告言姦。置伯格長。徐廣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索隱曰。伯。阡陌。格音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長也。以牧一本牧作收司姦盜賊。溫舒爲人諂。善事有勢者。卽

之旁郡國梨來、札記梨チ黎ニ作ル、注同ジ、云フ索隱本黎、各本梨ニ作ル、淩一本ヲ引テ追求ニ作ル、蓋漢書ニ依テ改ム。

令冬月益展一月云云、顏師古曰、立春ノ後復刑ヲ行ハズ、故ニ云フ然リ、展ハ伸ナリ。

徙諸名禍猾吏、札記云、索隱本徒請名禍猾吏ニ作ル、漢書徒請召猜禍吏ニ作ル、雜志云、名ハ卽召ノ譌、猜禍ハ皆猾ノ譌、徙諸ハ又徒請ノ譌ナリ、當ニ徒請召猾吏ニ作ルベシト、按ズルニ、疑フ諸字誤ラズ、但錯倒ノミ、當ニ徙召諸猾吏ニ作ルベシ。

尹齊者云云、方苞曰、尹齊溫舒ト相代リ中尉ト爲リ、而テ死又相次グ、故ニ牽連シテ以テ書ス。

頗不得。失之旁郡國黎來。漢書作追求 索隱曰。梨音犁。犁比也。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爲能。遷爲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徐廣曰。有殘刻之名。○索隱曰。案漢書作徒請召猜禍吏。服虔曰。徒但也。猜。惡也。應劭曰。猜疑也。取吏好猜疑人作禍敗者而使之。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戍。徐廣曰。一云麻戍。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爲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爲廷尉。而尹齊爲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索隱曰。茌音仕疑反。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爲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爲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爲能。遷爲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爲

暇アラズ、故ニ是ニ至リ始テ年歲ヲ補記スルナリ、札記志疑云、一當ニ二ニ作ルベシ。

試補縣亭長。數廢。爲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即上十餘人）雖有百罪（即上陰重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上聞。遷爲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爲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

捕其爲可使者、札記雜志云、索隱本求爲可使四字ヲ出ス、今本捕ニ作ル、疑フ後人漢書ニ依テ改ム。

後一歲張湯亦死、方苞曰、湯ノ誅セラルル縱ノ後ニ在リ、天下事皆湯ニ決ス、故ニ其敗露誅死ノ由ヲ連書スルヲ以テ、其年ヲ書スルニ

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爲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爲務。閻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索隱曰。卒音七忽反。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復行此道乎。嗛之。至冬。徐廣曰。嗛音銜。楊可方受告緡。韋昭曰。人有告言不出緡者。可方受之。○索隱曰。緡。錢貫也。漢氏有告緡令。楊可主之。謂緡錢出等。人有不以錢通者。令得告之也。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索隱曰。謂求楊可之使。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事。漢書音義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爲可使者。此爲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索隱曰。格音閣。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徐廣曰。屬馮翊。少時椎埋爲姦。徐廣曰。椎殺人而埋之。或謂發冢。已而

リ、隷ハ徒隷ナリ、吏隷及ビ郡國平民、關ニ出入スル者皆成ヲ畏ルルナリ。

注隷閱也、按ニ漢書關吏稅肄郡國出入關者、注李奇曰肄閱也ニ作ル。

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守云云、方苞曰、縱南陽ニ守タリ、寧成奔亡シテ其跡絕ル、故ニ此ニ敍列ス。

補鞠、札記云、毛本鞠ヲ鞫ニ作ル。

値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徐廣曰。孔暴。二姓大族。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牙爪之吏。任用。遷爲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爲死罪解脫。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四徒私解脫桎梏鉗赭加罪一等。爲人解脫與同罪。縱鞠相贍餉者二百人。爲解脫死罪盡殺也。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爲治。索隱曰。案謂豪猾之人干豫吏政。故云佐吏爲理也。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徐廣曰。鷙鳥將擊必張羽毛也。後

上黨郡中令、札記雜志云、郡本衍ナリ、索隱本ナシ。

少蘊藉、顏師古曰、含容スル所ナキナリ。

關東吏隷郡國出入關者、方苞曰、吏ハ官ナ

太后問有子兄弟爲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爲中郎。漢書音義曰。姁音煦。縱姊名也。補上黨郡中令。索隱曰。案謂補上黨郡中之令。史失其縣名。治敢行。少蘊藉。漢書音義曰。敢行暴政而少蘊藉也。○索隱曰。蘊音慍。藉音才夜反。張晏云。爲人無所避。故少所假借也。縣無逋事。舉爲第一。遷爲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索隱曰。案王太后之女號修成君。其子名仲。上以爲能。遷爲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爲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爲岸頭侯。徐廣曰。受封五年與淮南王女淩姦。及受財物國除。寧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寧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隷郡國出入關者。漢書音義曰。隷。閲也。號曰。寧見乳虎。無

趙禹中廢云云、方苞曰、
禹、湯ト同ク起リ、而テ
死、湯後ニ在リ、故ニ
牽連シテ以テ書ス。

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
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
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
丞相靑翟自殺。（結果前事）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又及趙禹）趙禹中廢。已而
爲廷尉。（提前話）始條侯以爲禹賊深弗任。及禹爲少府。比九卿。禹酷急。
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爲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爲平。王溫舒等
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爲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
餘年。以壽卒于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爲少年時。嘗與張次公（附根）俱攻剽爲羣盜。徐廣曰。剽
音扶召反。○索隱曰。說文云。剽。
刺也。一云。剽劫人。音敷妙反。縱有姊姁。索隱曰。李奇音
吁。孟康音詡。以醫幸王太后。王

湯左田信等、顏師古曰、之ヲ左ト謂フ者、罪人正身ヲ除ク外、又其左右者ヲ取テ考問スルヲ言フ。

使八輩簿責湯、顏師古曰、文簿ノ次第ヲ以テ一一之ヲ責ムルナリ。

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漢書音義曰。左。證左也。○正義曰。言湯與田信爲左道之交。故言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悉責也。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多以對簿爲。湯乃爲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爲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

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方苞曰、句法先ノ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ト同ジ。

固心望、札記云、舊刻心ヲ怨ニ作ル。

嘗欲死之、札記嘗ヲ常ニ作ル、云フ中統游毛本常、他本嘗ニ譌ス。

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正義曰。朱買臣。吳人也。此時曹州爲會稽郡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爲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爲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爲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爲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爲禮。買臣楚士。正義曰。周末越王句踐滅吳。楚威王滅越。吳之地總屬楚。故謂朱買臣爲楚士。深怨。嘗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漢書音義曰。長短術興於六國時。行長入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

察中統游毛本吳校元板並ニ事字アリ、按ニ漢書亦アリ。

弟繫導官、顏師古曰、導ハ擇ナリ、米ヲ擇ブヲ主ルヲ以テ導官ト曰フ、事百官表ニ見ユ、時ニ或ハ諸獄皆滿ルヲ以テ、故ニ權ニ此署ニ寄在シ之ヲ繫ケ、本獄所ニ非ルナリ。

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爲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爲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幷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如淳曰。太官之別也。主酒。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丞相靑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

使蕃臣不自安、札記云、蕃剗蕃ヲ藩ニ作ル。

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方苞曰、湯ノ敗ルル所以、事緒多端ナリ、此ヲ用テ關鍵ヲ爲スニ非サレバ、則散漫シテ紀ナシ。

使人上蜚變、劉奉世曰、蜚變ハ、姓名ナクシテ變ヲ上ツル者ノ如キヲ謂フ。

告文姦事下湯、札記下ノ上事字ヲ重ヌ、云フ

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爲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正義曰。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城置吏士。守之以扞寇盜也。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慴。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爲小吏時。與錢通。叕前案 徐廣曰。以利交。及湯爲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終田甲 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提 結上生下 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爲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爲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爲之。上問

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徐廣曰。時李蔡莊青翟爲丞相。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閒。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擧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

ナリ、是ニ於テ上湯ノ言ヲ得テ、往往其人ノ罪ヲ釋スナリ、未ダ奏セザルノ前、口豫メ之ヲ言フニ非ズ。

告緡令注正義每千錢一算出一等、札記云、出字疑フ當ニ一算上ニ在ルベシ、而テ一等二字ヲ衍ス、然レドモ平準書ト合ハズ、當ニ脫誤アルベシ。

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爲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爲御史大夫。徐廣曰。元狩二年。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丞（丞一作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正義曰。緡音岷。錢貫也。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故稅民田宅船乘畜產奴婢等。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算出一等。賈人倍之。若隱不稅。有告之半與告人。餘半入官謂緡。出此令用鋤築豪强兼幷富商大賈之家也。一算。百二十文也。鉏豪彊幷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

上ノ意ヲ承ケ、讞辭ヲ著ハシ、其法ヲ決シ、因テ其事ヲ廷尉律令中ニ載セ、後ニ疑事アル、比例絜度ヲ得シム、主ノ明ヲ揚グル所以ナリ。

罪常釋聞、札記雜志云、聞ハ當ニ漢書ニ依テ閒ニ作リ、下ニ屬スベシ。

卽下戸羸弱云云、顏師古曰、此下戸羸弱ニシテ、湯佐助セント欲スレバ、文ヲ具シ之ヲ奏スト雖モ、而モ又口奏シ言ス、律令ノ文合ニ此罪ニ致スベシト雖モ、上ノ裁察ニ聽カズ、蓋此人ノ爲ニ恩宥ヲ希フ

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韋昭曰。在板絜。○正義曰。按謂律令也。古以板書之。言上所是著之爲正獄。以廷尉法令決平之。揚主之明監也。揚主之明。奏事卽譴。湯應謝。徐廣曰。應一作權。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正義曰。百官表云。廷尉。秦官。有正左右監。皆秩千石也。按上卽責。湯應對謝之如上意。必引正監等賢者。本爲臣建議如上意。臣不用。愚昧不從至此也。曰。固爲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蘇林曰。主坐不用諸掾語。故至於此。罪常釋聞。徐廣曰。詔答聞也。如今制曰聞矣。駰案瓚曰。謂常見原。卽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爲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爲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卽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卽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卽豪。必舞文巧詆。卽下戸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李奇曰。先見上口言之。欲與輕平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曰。湯口所先言皆見原釋。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

與趙禹共定諸律令云云、方苞曰、寧成周陽由ノ前、吏ノ治酷ニ過ギザルノミ、趙禹張湯而後ハ、則朝廷ノ法ヲ用フル益刻ナリ、上以テ能ト爲シ、而テ丞相弘等數〻其美ヲ稱スルニ由ルナリ、又曰、湯ト禹ト共ニ律令ヲ定ムルニ因リ、而テ其交驩ニ及ビ、交驩ニ因リ、而テ其人ト爲リニ及ビ、其後湯敗レ、天子禹ヲシテ之ヲ責メシムルヲ以テ、因テ以テ章法ト爲スナリ、故ニ禹事ト連書セズ、而テ湯ノ傳ニ入ル。

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方苞曰、獄詞法律ト相應ズルヲ見ル、輒チ之ヲ取リ、而テ其事ヲ覆案セズ、以テ官屬ノ陰罪ヲ求ムルナリ。

乾沒、札記云、乾沒ハ猶陸沈ト言フ如シ、陰ニ其利ヲ取ルヲ謂フ、佞幸傳ニ、長公主鄧通ニ賜フ、吏隨テ之ヲ沒入ス、是ナリ、舊注皆迂ナリ。

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云云、方苞曰、

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應禹傳）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已而（此下湯禹合敍）趙禹遷爲中尉。徙爲少府。而張湯爲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爲人廉倨。爲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爲人多詐。（綱領）舞智以御人。韋昭曰。制御人。始爲小吏。乾沒。徐廣曰。隨勢沈浮也。駰案服虔曰。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爲乾。失利爲沒。○正義曰。此二說非也。按乾沒。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又云陽浮慕爲乾。心內不合爲沒也。與長安富賈（根）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徐廣曰。姓魚也。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索隱曰。傅音附。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李奇曰。亭。平也。均也。○索隱曰。使之平疑事也。奏讞疑事。必豫先爲上分別其原。上所

劾鼠掠治傳爰書注蘇林曰傳謂傳囚也、錢大昕曰、傳蓋傳字ノ譌ナリ、傳讀デ附ト曰フ、爰書ニ附スルヲ謂フ、札記云、傳ハ下文傳古義ノ傳ト同ジ、然ルニ舊注已ニ誤ル、按ニ顏師古曰、爰ハ換ナリ、文書ヲ以テ其口辭ニ代換スルナリ、訊ハ考問ナリ、鞫ハ窮ナリ、之ヲ窮覈スルヲ謂フ、論報ハ之ヲ上論シテ報ヲ獲ルヲ謂フナリ。

治方中、顏師古曰、蘇説非ナリ、古、地ヲ掘リ阬ヲ爲ルヲ方ト曰フ、今荊楚ノ俗、土功築作シ、程課ヲ算スル者、猶方ヲ以テ之ヲ計ル、避諱ヲ謂ニ非ルナリ。

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蘇林曰。謂傳囚也。爰。易也。以此書易其辭處。鞫。窮也。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自證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鞫。一吏爲讀狀論其報行也。○索隱曰。韋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愛惡。故移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故曰傳爰書也。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鄧展曰。罪備具。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父死後。湯爲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爲諸卿時。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之同母弟也。武帝始立。而封爲周陽侯。嘗繫長安。湯傾身爲之。韋昭曰。爲之先後。及出爲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爲寧成掾。以湯爲無害。言大府。調爲茂陵尉。治方中。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如淳曰。大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陵之尉也。韋昭曰。大府公府。武安侯爲丞相。徵湯爲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爲能。稍遷至太中大

ツ、所謂忮ナリ、當ニ與汲黯俱ヲ以テ句ト爲シ爲忮二字下句ニ屬スベシ、文義方ニ安シ、班史與俱兩字ヲ脫去シ、注家因テ謂フ、黯安ニ人皆由ヲ畏レ、敢テ與ニ均ウセズト、之ヲ失フ遠シ、漢書伏ヲ馮ニ作ル、古人伏ヲ讀デ匐ノ如シ、馮髯ト相近シ、王吉傳、馮式樽衘ハ、卽戰國策ノ伏軾樽衘ナリ、碧落文、亦凭ヲ以テ伏字ニ當ツ、按ニ忮ハ害ナリ。

告言罪。索隱曰。風俗通云。勝屠。卽申屠也。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斄人。徐廣曰。屬扶風。音台。○正義曰。音胎。故斄城在雍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國。后稷所封。漢斄縣也。以佐史補中都官。正義曰。若京都府史。用廉爲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漢書音義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爲御史。上以爲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詳湯傳 徐廣曰。論一作編。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徐廣曰。爾時未爲陵。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

其使民、札記云、御覽四百七十三引テ使ヲ役ニ作ル。

與汲黯俱爲忮云云注索隱云云、錢大昕曰、予謂フ、索隱ノ說非ナリ、司馬安ハ黯ノ姑姊ノ子ナリ以テ同時仕宦ス、由黯ヲ重ンジ、而テ安ヲ輕ンズ、或ハ時ニ安ト俱ニ出ヅ、已ヲ得ズ安ト同車ス、然ルニ亦與ニ茵伏ヲ均ウスルヲ恥

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徐廣曰。侯五年。孝文六年國除。○正義曰。周陽故城。在絳州聞喜縣東二十九里。由以宗家任爲郎。索隱曰。案與國家有外戚姻屬。比於宗室。故曰宗家也。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爲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爲忮。漢書音義曰。堅忮也。司馬安之文惡。漢書音義曰。以文法傷害人。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徐廣曰。漢書作馮。伏者軾。○索隱曰。案均。等也。茵。車蓐也。言二人與由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茵軾也。謂下之也。馮音凭。由後爲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

ナリ、物ヲ深セバ則東シ易シ。

詐刻傳出關、顏師古曰、傳ハ關ヲ出ル所以ノ符ナリ、方苞曰、詐テ符篆ヲ刻スルナリ。

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都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若周之司馬。而郅都爲守。始前數都尉。索隱曰。數音所注反。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爲中尉。正義曰。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顏云。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道以御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其治效郅都。省語 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卽位。徙爲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卽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爲不復收。於是 終成之爲人 解脫。詐刻傳出關。索隱曰。解音紀買反。脫音他活反。謂脫鉗釱也。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索隱曰。貰音食夜反。貰。賒也。又音勢。貸音天得反。假貧民。役使

操下如束溼薪、顏師古曰、操ハ執持ナリ、束溼ハ其急ノ甚シキヲ言フ

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閒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索隱曰。案中如字讀。謂以法中傷之。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爲雁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爲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雁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索隱曰。漢書作寓人象。案寓。即偶也。謂刻木偶類人形也。一云寄人形於木也。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

寧成者。穰人也。徐廣曰。寧一作甯。屬南陽。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如束溼薪。徐廣曰。一無此字。駰案韋昭曰。言急也。○索隱曰。操音七刀反。操。執也。滑

乃拜都爲濟南太守。錢大昕曰、漢表ニ據レバ、郅都濟南太守ヨリ中尉ニ遷ル、景帝前七年ニ在リ、而テ郡守名ヲ太守ト更ム、乃景帝中二年ニ在リ、則其時太守ト稱スルヲ得ザルナリ、按ニ漢書太字衍ナリ、濟南守ニ作ル。

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小結 濟南瞯氏。漢書音義曰。瞯音閑。小兒癇病也。○索隱曰。荀悅書音閑。鄒氏劉氏音並同也。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爲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徐廣曰。髀腳戰搖也。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中間挿入此段 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借事相形 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

濁ハ沈滯シテ而テ舉ラザルヲ謂フナリ。破觚而爲圜云云、顏師古曰、嚴刑ヲ去テ而テ簡易ニ從ヒ、巧僞ヲ抑ヘテ而テ敦厚ヲ務ムルナリ。

遂禽侯封之家、札記志疑云、禽ハ當ニ夷ニ作ルベシ、按ニ漢書夷ニ作ル、顏師古曰、誅除ナリ。

野彘卒入廁、札記云、毛本卒下來字アリ。

下士聞道。大笑之。此老子道經之言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圜。漢書音義曰。觚。方。○索隱曰。應劭云。觚。八稜有隅者。高祖反秦之政。破觚爲圜。謂除其嚴法約三章耳。斲雕而爲朴。索隱曰。應劭云。削琱爲璞也。晉灼云。凋。弊也。斲理凋弊之俗。使反質樸也。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韋昭曰。在道德不在嚴酷。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徐廣曰。屬河東。○索隱曰。郅音質。漢書云。河東大陽人。○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楊城。本秦時楊國。漢楊縣城也。今晉州洪洞縣也。至隋爲楊。唐初改爲洪縣。以故洪洞鎮爲名也。秦及漢皆屬河東郡。郅都墓在洪洞縣東南二十里。漢書云。郅都。河東大陽人。班固失之甚也。大陽。今陝州河北縣是。亦屬河東郡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索隱曰。案姬生趙王彭祖也。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

上下相遁云云、顏師古曰、遁ハ避ナリ、吏ハ君ニ避ケ、民ハ吏ニ避ケ、喪敗シテ振救スベカラザルニ至ルナリ。而愉快乎、札記拾遺云、漢書愉チ媮ニ作ル、小顏云、媮ハ苟且ナリ。溺其職矣、顏師古曰、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孔安國曰。免。苟免也。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何晏曰。格。正也。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淸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索隱曰。案鹽鐵論云。秦法密於凝脂。正說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索隱曰。言本弊不除。則其末難止也。非武健嚴酷。反說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爲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爲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索隱述贊曰。孔氏之衰。經書緒亂。言諸六學。始自炎漢。著令立官。四方扼腕。曲臺壞壁。書禮之冠。傳易言詩。雲蒸霧散。興化致理。鴻猷克贊。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一終

弘疾之乃言上云云、王鳴盛曰、公孫弘汲黯ヲ疾メバ、則徙シ、右內史ト爲スヲ請ヒ、董仲舒ヲ疾メバ、則膠西王ニ相タラシメント請フ、五宗世家言フ、膠西于王端、人ト爲リ賊戾、殺ス所ノ二千石甚ダ衆シト、弘ノ相タラシムルヲ請フ、之ヲ殺スヲ欲スルナリ、盧杞ノ顏眞卿ヲ陷ルルト正ニ同ジ、其後膠西王卒ニ善ク仲舒ヲ待ツ、媢嫉者徒勞ト爲ス矣。

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云云、方苞曰、諸老師能ク經ヲ傳フルノミ、唯董子ハ則其義ヲ明カニス、故ニ表シテ而テ之ヲ出ス。

弟子遂者、顏師古曰、遂ハ名位成達スル者ヲ謂フ、札記云、毛本吳校元本遂ヲ通ニ作ル。

災異。董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爲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閒。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漢書曰。字子都。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瑕丘江生爲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徐廣曰。殷一作段。又作瑕也。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

門下ハ、新學者、但其舊弟子ニ就テ業ヲ受ケ、必親シク仲舒ヲ見ザルヲ言フナリ。

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卽位。爲江都相。索隱曰。案仲舒事易王。王武帝兄。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徐廣曰。建元六年。○索隱曰。案漢書以爲遼東高廟及長陵園殿災也。仲舒爲災異記。草而未奏。主父偃竊而奏之。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徐廣曰。舒一作荼。亦音舒。以爲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

公戶滿意、錢大昕曰、公羊傳ニ、公扈子アリ、公戶疑フ卽公扈ナリ。

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爲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索隱曰。公戶。姓。滿意。名也。案鄒展云。二人姓字。非也。桓生。單次。索隱曰。單音善。單。姓。次。名也。皆常爲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徐廣曰。屬山陽也。以禮爲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索隱曰。案商。姓。瞿。名。字。子木。瞿音劬。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索隱曰。案漢書云。商瞿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何。六代也。仲尼弟子傳作瞿傳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與漢書不同。馯音寒。庇音必利反。疵音自移反。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索隱曰。案田何傳東武王同。傳菑川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卽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爲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徐廣曰。莒一作呂。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

兒寬位至御史大夫注元狩、札記元封ニ作ル、云フ舊刻名臣表ト合ス、各本元狩ニ誤ル。

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方苞曰、古文ハ科斗文ナリ、時ニ科斗書廢スル已ニ久シ、人識ル能ハズ、安國伏生傳フル今文中ノ字畫ヲ用テ比校シ、之ヲ讀ミ、復二十五篇ヲ得、往時書ヲ言フ者、惟伏生、而テ安國復自ラ家ニ名ヅク、所謂起其家ナリ、漢時經ヲ傳ル者、各一家ノ說ヲ守ル、故ニ曰言易者要本於楊何之家ト。

多於是矣注索隱、凌稚隆曰、河圖疑フ當ニ何圖ニ作ルベシ。

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徐廣曰。元狩元年。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爲盡力。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尙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尙書事。孔氏有古文尙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尙書滋多於是矣。索隱曰。案孔臧與安國書云。舊書潛於壁室。欻爾復出。古訓復申。臧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河圖乃有百篇耶。知以今文讎古篆隸。推科斗以定五十餘篇。竝爲之傳也。藝文志曰。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起者。謂起發以出也。

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容。索隱曰。漢書作頌。亦音容也。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爲

爲弟子都養、顔師古曰、都ハ凡衆ナリ、養ハ烹炊ヲ給スルヲ主ル者ナリ、貧ニシテ資用ナシ、故ニ諸弟子ニ烹炊ヲ供スルナリ。

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于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攷）漢書曰。字和伯。千乘人。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索隱曰。謂兒寬家貧。爲弟子造食也。何休注公羊。灼烹爲養。案有斷養卒。斷掌馬養造食也。及時時閒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爲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爲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爲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兒寬爲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

掌故朝錯、札記云、舊刻游本鼂錯ニ作ル。

薛人公孫弘亦徵。徐廣曰。薛縣在菑川。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中弘病處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漢書曰。名嬰。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爲常山王太傅。徐廣曰。憲王舜也。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索隱曰。賁音肥。自是之後。而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爲今上博士。

伏生者。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

食肉不食馬肝云云、顏師古曰、馬肝毒アリ、之ヲ食フ、憙ク人ヲ殺ス、幸ニ食フナキヲ得、湯武ヲ言テ殺ト爲ス、是經義ニ背ク、故ニ以テ喩ト爲ス。

此是家人言耳、顏師古曰、家人ハ、僮隷ノ屬ヲ言フ。

安得司空城旦書乎、楊愼曰、司空城旦書、蓋太后轅固ヲ怒詈スルノ言、其意入ルニ罪條ヲ以テシ、城旦ニ比セント欲ス、駰儒書ヲ律令ニ比スト謂フ、非ナリ。

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卽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正義曰。論衡云。氣熱而毒盛。故食馬肝殺人。又盛夏馬行多渴死。殺氣爲毒也。不爲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索隱曰。服虔云。如家人言也。案老子道德篇。雖微妙難通。然近而觀之。理國理身而已。故言此家人之言也。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駰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爲急。比之於律令。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爲廉直。拜爲清河王太傅。徐廣曰。哀王乘也。久之。病免。今上初卽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

繆氏出蘭陵。一音穆。所謂穆生爲楚元王所禮也。

徐偃爲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漢書音義曰。姓闕門。名慶忌。爲膠東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爲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

第秩比二百石者ナリ、中二千石屬ハ、卽左右內史大行卒史ナリ、郡屬ハ、卽太守卒史ナリ、先ヅ誦多者ヲ用ヒ、中二千石屬ニ補シ、足ラザレバ、乃一藝ニ通ズル者ヲ擇ビ之ヲ足ス、而テ舊掌故ハ郡屬ニ補スルナリ。

請著功令、顏師古曰、新ニ此條ヲ立テ、請テ以テ功令ニ著ス、功令ハ篇名、今ノ選擧令ノ若シ。

胥靡申公、顏師古曰、胥靡ハ、相係デ役ヲ作スナリ、楊愼曰、腐刑據ナシ。

以教無傳疑、札記云、毛本疑字ナシ、漢書ト合ス。

按ニ顏師古曰、無傳ハ、口其指ヲ說テ、而テ解說ノ傳ヲ爲サザル也。

不至多言、札記至ヲ在ニ作ル、云フ中統王柯淩至ニ誤ル。

太皇竇太后、錢大昕曰、當ニ竇太皇太后ト云フベシ。

受詩申公。綰爲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徐廣曰。馬車。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至多言。一本至作在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徐廣曰。孔鮒之弟子襄爲惠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傅。生忠。忠生武及安國。安國爲博士。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索隱曰。繆音亡救反。

治禮次治掌故、札記云、中統游本次ヲ以ニ作ル、按ニ漢書以治禮掌故ニ作ル、顔師古曰、治禮掌故ノ官、本文學アリ、禮義ニ習フ者ヲ以テ之ヲ爲ス、又留滯ノ人ヲ遷擢スル所以ナリ。

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云云、方苞曰、凡吏百石能ク一藝ニ通ズル者ハ、太常高第秩比二百石者ト並ニ左右内史ノ行卒史ニ補スルヲ得ルナリ、大行モ亦禮官。○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云云、方苞曰、誦多キ者ハ、諸經ニ通ズル多キナリ、一藝ニ通スル以上、掌故ノ缺ヲ補ス、故ニ先ヅ誦多キ者ヲ用ヒ、足ラザレバ、乃掌故ヲ取ルナリ、上ニ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ト云フ、是舊是旧アリ、而テ弘請テ博士弟子ヲ以テ其缺ニ補スルナリ、此獨リ掌故ト稱スル者、博士弟子新補スル者ナリ、文學掌故ト稱スル者ハ、舊掌故ト爲ル者ナリ、誦多者ハ、高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索隱曰。按漢書云。申公少與楚元王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正義曰。括地志云。泮宮。在兗州曲阜縣西南二百里魯城內宮之內。鄭云。泮之言半也。其制半於天子之壁雍。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索隱曰。案漢書云。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申公與元王子郢俱卒學也。郢。即郢客。已而郢爲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徐廣曰。楚元王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王郢立。四歲薨。子戊立。郢以呂后二年封上邳侯。文帝元年立爲楚王。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爲楚王。胥靡申公。徐廣曰。腐刑。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徐廣曰。魯恭王也。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索隱曰。謂申公不作詩傳。但教授。有疑則闕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迺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爲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

舊禮官ニ因リ、其路ヲ廣メ以テ賢オヲ興スヲ言フ、卽下文云フ所ナリ。

令相長丞云云、顏師古曰、令ハ縣令、相ハ侯相、長ハ縣長、丞ハ縣丞ナリ、二千石ハ、郡守及ビ諸王相ヲ謂フナリ。

當與計偕、札記云、索隱本當ヲ常ニ作ル、按ニ漢書亦常ニ作ル。

能通一藝以上、方苞曰、周官禮樂ヲ六藝ニ列ス、其器ヲ執リ其儀ヲ習ヒ、藝ヲ以テ名クベキヲ以テナリ、詩書ハ則學官ニ列シ、而テ名ケテ藝ト爲サズ、經ヲ以テ藝ト爲ス、弘ニ始ル、聖人ノ言ヲ侮ル此ヨリ甚シキナシ、太史公云フ、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又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蓋時人ノ稱スル所ニ徇ヒ、而テ未ダ之ヲ察セザルノミ。

太常籍奏、顏師古曰、名籍ヲ爲テ奏ス。

文章爾雅、顏師古曰、爾雅ハ正ニ近キナリ。

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索隱曰。謂詔書文章雅正。訓辭深厚也。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徐廣曰。一云次治禮學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正義曰。補左右內史。後改爲左馮翊右扶風。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索隱曰。如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也。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武帝君臣ニ歸スル此ノ如シ、此篇多ク是頌揚ス、人ヲ以テ言ヲ廢セズ、惡ンデ其美ヲ知ルト謂フベキナリ、班氏所謂虛ヲ隱サズ、其ニ信ナリ、而テ黃老ヲ先ニシ六經ヲ後ニスル、子長ノ本意ニ非ザル、明ナリ。

其令禮官云云、方苞曰、制下ス所二事ナリ、禮官ヲシテ學ヲ勸メ、講議シ、聞ク所皆協洽ナラシメ、禮ヲ興シ以テ天下ノ先ヲ爲ス、制度ヲ改メ服色ヲ易フル如キ、是ナリ、弘議シ、古者政敎未ダ洽カラズ、其禮ヲ備ヘザルヲ以テ、此ニ對フ、蕭禮ノ未ダ興シ易カラザルヲ言フナリ、太常議シ、博士弟子ト鄉里ノ化ヲ崇ビ、以テ賢才ヲ廣ムルハ、士ノ學ニ興ルヲ欲スルナリ、弘議シ、博士ノ爲ニ弟子ヲ置キ、郡國縣道秀民ヲ上ツルヲ以テ此ニ對フ。

請因舊官而興焉、方苞曰、太常ハ舊禮官ナリ、禮興シ易カラズ、請フ

正義曰。校。敎也。可敎道藝也。殷曰序。正義曰。序。舒也。言舒禮敎。周曰庠。正義曰。庠。詳也。言詳審經典。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敎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敎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敎。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索隱曰。上音時兩反。屬音燭。屬。委也。所二千石謂於所部之郡守相也。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索隱曰。計。計吏也。偕。俱也。謂令與計吏俱詣太常也。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

於趙自董仲舒、錢大昕曰、仲舒廣川人、而テ趙ト稱スル者、廣川ハ故ノ趙ノ地ナリ、公孫丞相菑川人、而テ齊人ト云ヒ、朱買臣會稽人、而テ楚士ト云フ、亦此類ナリ。

武安侯田蚡爲丞相云云、王鳴盛曰、二長封禪平準等書、匈奴大宛等傳ニ於テ、直筆隱スナシ、儒林傳ニ至レバ、則力メテ武帝ノ能ク儒ヲ尊ブヲ表ス、又田蚡公孫弘本傳及ビ他傳之ヲ惡ム殊ニ甚シ、而テ儒林傳則言フ、蚡相ト爲リ、始テ黄老刑名百家ノ言ヲ絀ケ、而テ儒者ヲ延ク、弘春秋ヲ以テ白衣三公ト爲リ、而テ天下學士靡然風ニ嚮フト、皆是深ク之ニ許シ、且又詳ニ弘博士弟子等ヲ置クヲ請フノ奏、制曰可ヲ載セテ之ヲ結ビ、此ヨリ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文學ノ士多シト曰フ、其功ヲ

高堂生。索隱曰。謝承云。秦氏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漢已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者省字呼之耳。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母生。索隱曰。母音無。胡母。姓也。字子都。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徐廣曰。一云自齊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正義曰。自此以下。皆弘奏請之辭。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漢書百官表。孔臧也。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

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正義曰。顏云。陳豨盧綰韓信黥布之徒。相次反叛征討也。〕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正義曰。言孝文稍用文學之士居位。〕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卽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徐廣曰。一作陪。韋昭曰。培。申公名。音扶尤反。○索隱曰。鄒氏音普來反。〕於齊則轅固生。〔正義曰。申轅。姓。培固。名。公生。其處號也。〕於燕則韓太傅。〔索隱曰。韓嬰也。爲常山王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索隱曰。按張華云。名勝。紀年云。字子賤。〕言禮自魯

門ニ作ル。坑術士注正義三百里、札記三里ニ作ル、云フ三下百字ヲ衍ス、考證漢書注ニ據テ删ル、以秦坑儒處、以下爲字アリ、云フ爲字考證增ス。

世。焚詩書。坑術士。正義曰。顏云。今新豐縣溫湯之處號愍儒鄉。溫湯西南三百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相傳以秦坑儒處也。衞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秦既焚書。恐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爲郎。前後七百人。乃密種瓜於驪山陵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視。爲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塡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也。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索隱曰。適音丁革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閒於文學。自古

聖人ノ遺化也、叔孫通禮儀ヲ以テ太常ト爲リシヨリ、諸弟子其定ムル者選首ト爲リ、始テ喟然歎ジテ學ニ興ル、則稍功利ニ嚮フ、公孫弘春秋ヲ以テ三公ニ至ルニ至リテ、天下靡然風ニ嚮フ、弘既ニ曲學阿世、以テ富貴ニ至リ、禮ヲ興シ敎ヲ彰ニスル能ハズ、乃博士弟子ヲ置キ、太常ニ試ミ、卒史ニ補セシメ、誘フニ利祿ヲ以テス、是ヨリ天下文學ノ士多ク、而テ儒者ノ道熄ム、孔孟ヨリ以來、羣儒相承クルノ統、戰國秦漢ヲ經テ絀滅擯棄シ、而テ未ダ嘗テ絕エザル者、弘一言ヲ以テ之ヲ敗リ、而テ其名ハ則賢才ヲ厲マシ、道ノ鬱滯ヲ悼ムト曰フ、甚ダ歎ズベカラズヤ。

故子路居衞云云、方苞曰、獨リ五子皆世ノ隆スル所ヲ言フナリ、此ヨリ外ハ、則隱レテ見ハレザル者ナリ。

齊魯之門、札記閒ニ作ル、云フ毛本閒、各本

杞莒匡等爾。縱歷小國。亦無七十餘君也。

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徐廣曰。錄一作繆。

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索隱曰。案子夏爲魏文侯師。子貢爲齊魯聘吳越。蓋亦卿也。而宰予亦仕齊爲卿。餘則未聞。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衞。案仲尼弟子列傳。子路死於衞。時孔子尚存也。子張居陳。正義曰。今陳州。澹臺子羽居楚。正義曰。今蘇州城南五里有澹臺湖。湖北有澹臺。子夏居西河。正義曰。今汾州。子貢終於齊。正義曰。今青州。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

儒林列傳注姚承、札記、錢警石云、承前卷多ク丞ニ作ル。

太史公曰云云、方苞曰、書ヲ廢シテ歎ズ、儒術是ヨリシテ衰フルヲ歎ズルナリ、孔子六經ヲ修メ、正道ヲ明カニシ、困デ悔イザルヨリ、諸弟子其道ヲ守テ變ゼズ、戰國ニ至リ、儒術既ニ絀シ、而モ孟子荀卿猶夫子ノ業ニ遵フ、秦學ヲ滅スルニ遭ヒ、而テ齊魯諸儒講論絶エズ、漢興リ、七十餘年、天子公卿ヨリ皆儒術ヲ說バズ、而モ諸老師尚遺學ヲ守リ、肯テ曲テ以テ世ニ阿ラズ、故ニ武帝一ビ之ニ嚮ヒテ、遺經並ビ出ヅ、凡此皆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正義曰。姚承云。儒。謂博士爲儒雅之林。綜理古文。宣明舊藝。咸勸儒者以成王化者也。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索隱曰。案謂學者課功著之於令。即今之學令是也。（直敍）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義曰。鄭玄云。魯哀公十一年。是時道衰樂廢。孔子還修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也。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索隱曰。後之記者失辭也。案家語等說。則孔子歷聘諸國莫能用。謂周鄭齊宋曹衛陳楚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終

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索隱述贊曰。河南矯制。自古稱賢。淮南臥理。天子伏焉。積薪興歎。伉直愈堅。鄭莊推士。天下翕然。交道勢利。翟公愴旃。

楊愼曰。按野客叢書云。炎涼世態自古而然。廉頗爲趙將。賓客盡至。及其免歸。賓客盡去。後復爲將。客又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卽從。君無勢我卽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頗無以應。孟嘗君爲齊相。賓客盡至。及其廢黜。賓客盡去。後復爲相。客又至。孟嘗君曰。客何面目見文乎。客曰。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者掉臂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也。孟嘗君卒善遇之。異時翟公事。正與此二事同。翟公惡之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客固薄矣。翟公何怪之有。惜乎無有以二客之言告之者。

黃震曰。汲黯論帝多欲。勸帝無起兵。諫帝迎渾邪王。切責張湯苛法。而拳拳願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切直忠藎。漢庭第一。帝稍聽之。何至下輪臺之詔耶。○鄭莊委曲禮下。雖少鯁諒之風。然內行修潔。沒無餘財。與汲黯等。此太史公以之同傳歟。

ニ漢書人ヲ入ニ作ル、下句ニ屬ス、注索隱推者獨也、札記云、推說文榷ニ作ル、獨ノ義ナシ、疑フ誤ル。

郎儆反。辜較音姑角。謂當時作大農。任賓客儆人取庸直也。或者貰物以應官取庸。故下云多逋負也。辜較字亦作酤推。推者。獨也。言國家獨推酤也。此云辜較。亦謂令賓客任人專其利。故云辜較也。多逋負。司馬安爲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爲庶人。頃之。守長史。如淳曰。丞相長史也。上以爲老。以莊爲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爲九卿。廉。內行修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索隱曰。落。零落。猶散落也。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徐廣曰。邽一作邳。〇索隱曰。邽音圭。縣名。屬京兆。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

莊爲太史、札記云、太疑フ內ノ譌ナリ、漢書大吏ニ作ル。

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注、徐廣曰算竹器、錢大昕曰、算ハ匴ト同ジ、士冠禮ニ、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注匴竹器ノ名ナリ、古文匴ヲ篹ニ作ル、說文ニ、匴ハ渌米籔ナリ、按ニ渌ハ漉ト同ジ。

莊任人賓客爲大農僦人、顏師古曰、僦ハ顧賃ヲ受ケテ載運スルヲ謂フ、當時其賓客ヲ保任シ、司農ニ於テ載運スルヲ言フナリ、按

爲大農令。莊爲太史。誡門下。客至。無貴賤。（好客）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徐廣曰。算音先管反。竹器。○索隱曰。算謂竹器。以言無銅漆也。漢書作具器食。每朝。候上之閒。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與汲黯面折相反）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也。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與汲黯直諫相反）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爲大農僦人。徐廣曰。一作入。一云賓客爲大農僦人。僦人。蓋與生財利。如今方宜矣。駰案晉灼曰。當時爲大農。而任使其賓客。辜較任僦也。瓚曰。任人。謂保任見舉者。○索隱曰。僦音

非ザレバ、則著サザルナリ、史公蕭相國ニ於ル、萬世ノ功ニ非レバ著サズ、黯ニ於ル社稷ノ計ニ關スルニ非レバ著サズ、所謂辭ハ體要チ尙ブナリ。

濮陽段宏、札記云、毛本段、索隱本ト合ス、各本叚ニ譌ス、注索隱、札記案上ニ段客二字アリ、云フ客ハ疑フ容ノ譌ナリ、淮南王傳、中尉殷宏、公卿表、殷容ニ作ルカ如シ、攷異謂フ、公卿表、未ダ段宏チ見ズ、疑フ即殷容ナリ。

嚴張禹於戹、札記禹チ羽ニ作ル、云フ淩禹ニ譌ル。

置驛馬長安諸郊、顏師古曰、如瓚ニ說皆非ナリ、此長安城外四面ノ郊チ謂フノミ、邑外之チ郊ト謂フ、近郊ハ二十里。

（以惲黯附見）嚴惲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嘗爲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禹（不指言事）於戹。（服虔曰。梁孝王之將。楚相之弟。）聲聞梁楚之閒。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如淳曰。交道四通處也。請賓客便。瓚曰。諸郊。謂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閑靜可以請賓客。○索隱曰。置。郎驛馬。謂於置著馬也。）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好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陡）（出此句）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爲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爲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爲詹事。遷

黯居郡如故云云、方苞曰、黯東海ヲ治メ、九卿ト爲リ、内史ニ徙リ、淮陽ニ居ル、一事ヲ塡實セズ、其性情氣象ヲ虛言シ、略ソノ語言及ビ君臣上下ノ嚴憚トヲ擧ルニ止リ、遂ニ千載ノ下、風ヲ聞テ而テ興起スベカラシム、必此ノ如ク、乃黯ノ人ト爲リト相稱フ、又曰、此傳、武帝社稷ノ臣アリ、克知灼見シ、而テ終ニ用ル能ハザルヲ傷ムナリ、篇首稱ス、黯以數直諫、不得久留内、則言ヲ進ムル多シ、右内史ト爲リ、東海淮陽ニ守タリ、九卿ニ列スレバ、事迹衆シ、而テ傳ニ見ハルル者此ニ止ル、蓋社稷ノ計ニ關スルニ

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如淳曰。舞猶弄也。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如東海治 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眞二千石。律眞二千石。俸月二萬。二千石月萬六千。七歲而卒。徐廣曰。元鼎五年。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爲太子洗馬。與前以數切諫不得久居位相反 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 客 索隱曰。案漢書作段 宏。始事蓋侯信。徐廣曰。太后兄王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 此特

臣常有狗馬病云云、凌稚隆曰、考異云、漢書其文ヲ更メ、曰、臣常有狗馬之心、師古曰、思報效ト、皆非ナリ、嚴助傳ニ、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ト曰フ若シ、此太史公ノ語ト同ジ。

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應犯主顏色）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徐廣曰。元狩五年行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塡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索隱曰。今。猶卽今也。謂今日後卽召君。）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

應直諫

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應犯主顏色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閒。見高門。如淳曰。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

應直諫

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于邊關乎。應劭曰。闌。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瓚曰。無符傳出入爲闌。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

以大將軍有揖客云云、顏師古曰、能ク貴チ降シテ以テ士チ禮ス、最モ重シト爲スチ言フナリ。

黯褊心不能無少望、顏師古曰、褊ハ陋ナリ、望ハ怨ナリ。

觀黯之言也日益甚、顏師古曰、其鄙俚チ言フ。

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此所謂社稷臣）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應前）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應犯主顏）上（色）默然有閒。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索隱曰。貰音時夜反。貰。賖也。鄭氏音勢。　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

湯皮幣ヲ興シ、白金ヲ造リ、鹽鐵ヲ籠シ、告緡令ヲ出ス如キ、是レナリ。
乘上閒　札記云、蔡游毛本乘ヲ承ニ作ル、中統一本亦承ニ剜改ス。

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乘上閒。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索隱曰。音路洞反。）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索隱曰。讞音魚列反。）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應面折）徒（此指弘）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此指湯）刀筆吏專深文巧詆。（索隱曰。音丁禮反。）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眞。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漢書唯作雖）（反應敬禮）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應性倨）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

坐武帳中注、顏師古曰、孟說是ナリ。

非苦就行放析就功、方苞曰、明ニ行フ所ノ非ヲ知リ、而テ故ラニ艱苦ヲ爲シ、以テ之ヲ成ス、湯三公ト爲テ、家產五百金ニ過ギス、及ヒ諸公ニ造請スル、寒暑ヲ避ケザル如キ、是レナリ、析ハ律ヲ破テ以テ其功ヲ就スヲ言フ、

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如淳曰。廁音側。謂牀邊。踞牀視之。一云溷廁也。廁。牀邊側。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應劭曰。武帳。織成爲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韋昭曰。以武名之示威。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結

此下節節矯正時事

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如淳曰。紛。亂也。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

應面折

必字直貫矣字住

吾欲云云、顏師古曰、云云猶如此如此ト言フ如キナリ、史其辭ヲ略スルノミ。

無以踰人注索隱勝也ノ下、札記、此作踰、踰謂越過人也ノ二句アリ。

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應性倨）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黯對曰。（應直諫）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應犯主顏色）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索隱曰。戇。愚也。音陟降反。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或曰。賜告。得去官歸家。與告居官不視事。○索隱曰。數音所角反。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徐廣曰。最一作其也。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索隱曰。踰音庾。案漢書作瘉。瘉。猶勝也。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

伏矯制之罪、顏師古曰、矯ハ託ナリ、制詔ヲ奉ズルニ託シテ而テ之ヲ行フ。

黯學黄老之言云云、方苞曰、黯黄老ノ言ヲ學ビ、淸靜ヲ好ム、正ニ武帝及ビ諸臣ノ好デ事ヲ興シ、民ヲ病スト相反ス。

治務在無爲而已、方苞曰、語複ニ近シ、然レドモ前ハ郡守ノ治、後ハ九卿ノ治ナリ、其體各異ナリ、故ニ之ヲ分言ス、且張湯文深小苛、武帝文法ヲ分別スト反對ス、面折犯顏云云、亦公孫弘詐ヲ懷キ智ヲ飾リ、阿諛容ヲ取ルト反對ス。

弘大體、札記云、漢書引大體ニ作ル、疑フ此譌ナリ、志疑說同ジ。

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黯恥爲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淸靜。擇丞史而任之。如淳曰。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今總言丞史。或以爲擇郡丞及史使任之。鄭當時爲大農。推官屬丞史亦是也。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爲人也。應劭曰。傅柏。梁人。爲孝王將。素伉直。○索隱曰。傳音付。人姓。柏。名。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徐廣曰。一云名棄疾。○索隱曰。漢書見名棄疾。亦以

至黯七世、札記云、舊刻十世ニ作ル、漢書ト合ス。

屋比延燒、顏師古曰、比ハ近ナリ、屋相近シ、故ニ延連シテ燒クルヲ言フナリ。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

汲鄭列傳第六十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文穎曰。六國時衛但稱君。至黯七世。世爲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莊見憚。索隱曰。莊者。嚴也。謂嚴威也。自漢明帝諱莊。故已後莊皆云嚴。孝景帝崩。太子卽位。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索隱曰。比音鼻。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

太史公曰云云、方苞曰、循吏獨リ五人ヲ擧ゲ、漢事ヲ傷ムナリ、孫叔民ノ欲スル所ニ順ヒ、教ヘズシテ化ニ從フ、以テ猾賊威ニ任セ、吏民ヲシテ重足一跡シテ、益法ヲ犯スヲ輕ンズル者ニ視ブル何如、子產既ニ死シテ遺愛アリ、以テ張湯死シ、而テ民思ハズ、王溫舒同時五族セラレ、而テ衆以テ宜シト爲ス者ニ視ブル何如、公儀子食祿者ヲシテ、民ト利ヲ爭フヲ得ザラシム、以テ平準ヲ置キ、鹽鐵ヲ籠シ、告緡ヲ縱シ、以テ巧ニ民ニ奪フ者ニ視ブル何如、石奢李離ノ如キ、死ヲ以テ法ヲ守ル、以テ愛憎ヲ用テ法ヲ撓メ、上意ヲ視テ輕重ヲ爲ス者ニ視ブル何如、史公蓋酷吏ヲ傳セント欲シ、而テ先ヅ古循吏ヲ列シ、以テ標準ト爲ス、故ニ序ニ曰、奉職循理、亦足以爲治、何必威嚴哉ト、然ルニ酷吏恣睢スル、實ニ武帝修心自ラ克ツ能ハザルニ由リ、而テ倚テ以テ事ヲ集ス、故ニ身修者官未曾亂也ト曰フ。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索隱述贊曰。奉職循理。爲政之先。恤人體國。良史述焉。叔孫鄭產。自昔稱賢。拔葵一利。赦父非愆。李離伏劍。爲法而然。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九終

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正義曰。理。獄官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爲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索隱曰。言能聽察微理以決疑獄。故周禮司寇以五聽察獄。詞氣色耳目也。又尚書曰。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是也。故使爲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也。○索隱曰。按左傳及系家云。子產死。孔子泣曰。子產古之遺愛也。又韓詩稱子產卒。鄭人耕者輟耒。婦人損其佩玦也。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

子産者云云、方苞曰、子産ノ事左傳ニ具ス、故ニ略其成功ヲ擧ク。

市不豫賈、方苞曰、賈ヲ索ムル一定シ、猶豫ノ虚辭ナキナリ。

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皇覽曰。叔敖冢在南郡江陵故城中。曰土里民傳。孫叔敖曰。葬我廬江陂。後當爲萬戸邑。去故楚都郢城北三十里所。或曰。孫叔敖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池也。

子産者。鄭之列大夫也。索隱曰。按有管晏列傳。其國僑羊舌肸等亦古之賢大夫。合著在管晏之下。不宜散入循吏之篇。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爲相。索隱曰。按鄭系家云。子産鄭成公之少子。事簡公定公。封以六邑。子産不事昭君。亦無徐摯作相之事。抑別有所出。太史記異耳。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産爲相。索隱曰。子期亦鄭之公子也。左傳國語亦無其說。按系家。鄭相子西子駟之子。與子産同時。蓋亦子期之兄弟也。爲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賈。索隱曰。賈音價。謂臨時評其貴賤。不豫定賈。三年。門不夜關。徐廣曰。一作閉。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正義曰。言士民無一尺方板之籍書。什伍。什伍相保也。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産去我死乎。民將安歸。皇覽曰。子産冢在河南新鄭城外大冢是

虚敍

傳注、引テ姦邪ノ下遂霸諸侯ノ句アリ、按ズルニ章懷引ク所ノ如キハ、則句當 盜賊不起ノ下ニ在ルベシ、但彼盜賊ノ句ヲ節去スルノミ。

夏以水。徐廣曰。乘多水時而出材竹。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爲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庳車。索隱曰。庳。下也。音婢。王以爲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索隱曰。梱。門限也。音口本反。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

吏無姦邪盜賊不起、札記志疑云、後漢書郭丹

史記評林卷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索隱曰。謂本法循理之吏也。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正義曰。說苑云。孫叔敖爲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曰身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愼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爲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八終

坐告王不孝、札記坐王告不孝ニ作ル、云フ淩本王告倒ス。

信哉是也、札記是下言字アリ、云フ蔡王柯淩本言字ヲ脱ス。蕃臣、札記云、舊刻蕃ヲ藩ニ作ル。

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剄殺。（通前結束一案）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姦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爲衡山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信哉是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爲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爲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爲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索隱述贊曰。淮南多横。舉事非正。天子寛仁。其過不更。轞車致禍。斗粟成詠。王安好學。女陵作詗。兄弟不和。傾國殞命。

元朔六年中衡山使人、札記云、元朔六年中五字衍ナリ、上已ニ元朔六年ヲ書ス、又衡山ノ下王字アリ、云フ中統游毛本王字アリ、他本脫ス。

元朔七年冬、札記志疑云、元朔安ゾ七年ヲ得ン、乃元狩元年ノ誤ナリ。

謀反者未得、札記云、舊刻者ヲ漸ニ作ル、疑フモト所與淮南謀反者漸得ニ作ル、寫者誤ルノミ。

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爲太子。爽聞。卽使所善白嬴之長安。上書。索隱曰。嬴音盈。人姓名也。言孝作輣車鏃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白嬴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嬴。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嬴上書。恐言國陰事。卽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爲不道棄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爲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嬴上書發其事。卽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索隱曰。案漢書表司馬安也。太行息。索隱曰。案漢書表李息。卽問王。王具以情實

日夜從容勸之、錢大昕曰、從容、漢書將養ニ作ル、師古將ヲ讀デ奬ト爲ス、將養亦縱臾ノ轉ナリ、從當ニ子容切ニ讀ムベシ。

輣車鏃矢注、索隱救民之法、札記救氏注ニ作ル。

（應前）

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彊食。請上書。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宮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輣車鏃矢。徐廣曰。輣車。戰車也。音扶萌反。○索隱曰。救。漢書作枚。劉向別錄云。易家有救民之法也。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爲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閒。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郤。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

（應前本謀）

又與客奸。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卽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漢書音義曰。傅母屬。）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婦人之惡如是）又欲幷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伏後案）以汙之。欲幷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己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爲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臥。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縳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己。立其弟孝。乃謂

日夜從容王、錢大昕曰、從容、漢書縱臾ニ作ル、臾讀デ勇ト曰フ、縱臾ハ獎勸ヲ謂フナリ、臾容聲相近シ。

一篇領袖 爲畔逆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爲所幷。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爲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冢以爲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爲置吏二百石以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以下。自調除國中。今王惡。天子皆爲置之。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爲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徐廣曰。密豫作計校。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爲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妬。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奸。伏後案

被首爲之畫反謀、札記之チ王ニ作ル、云フ游浚本王ナ之ニ作ル、中統舊刻游毛本謀チ計ニ作ル。

爲九江郡注徐廣云云、札記、拾遺云、陳縣ハ淮陽國都ナリ、六安ニ其地チ有スルチ得ズ、又漢志ニ據ルニ、六安國ハ乃衡山ノ故地ナリ、此注當ニ衡山王傳末ニ在ルベシ、按ズルニ、拾遺此條刊本誤テ汲鄭傳ニ入ル、亦傳寫ノ誤ナリ。

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官削爵爲士伍。毋得宦爲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曰他。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徐廣曰。卽位凡四十二年。元狩元年十月死。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爲之畫反謀。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爲九江郡。徐廣曰。又爲六安國。以陳縣爲都。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正義曰。衡山王后名也。生子三人。長男爽爲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

ツニ非ザルヲ見ハスナリ、厲王ノ反迹、皆獄辭ニ於テ之ヲ具ス、故ニ安ノ事既ニ畢ク敍ス、乃曰、伍被自詣吏、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ト、而テ獄辭ハ則甚ダ略ス、此傳ヲ觀テ、益淮陰ノ枉ヲ信ズ、始ハ則詐テ之ヲ禽ス、而テ反ヲ告グル者聞クナキナリ、既ニ則詐テ之ヲ宮中ニ斬ル、而テ變ヲ上ツル者徵ナキナリ、果シテ蹤跡アラシムル、何ゾ獄ヲ具シテ、而テ明ニ其辭ヲ徵スルニ難カランヤ、著以テ著ヲ傳ヘ、疑以テ疑ヲ傳ヘ、百世以下、迹ヲ尋ネ理ヲ推シ、而テ其情ヲ得ベカラシム、此之ヲ實錄ト謂フナリ。會肆丞相諸侯議注索隱ノ下、札記、會肆丞相者五字アリ、云フ索隱本ノ如キハ、則諸侯議三字衍ナリ、耆諸ハ即者字ノ譌、後人因テ侯議二字ヲ加フルナリ、注徐廣詣都至ノ至、札記座ニ作ル。

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張湯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肆丞相諸侯議。徐廣曰。詣都至就丞相共議也。○索隱曰。案肆。習也。音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僞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徐廣曰。比吏而非眞。

伍被自詣吏因告云云、方苞曰、淮南二王ノ逆節ヲ備著ス、漢法ノ過

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正義曰。江都。揚州也。會稽。蘇州也。南通勁越。屈彊江淮閒。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爲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卽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爲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擧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偸欲休。徐廣曰。偸。苟且也。卽許太子。太子卽自剄。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

一日發兵使人卽刺殺大將軍、方苞曰、淮南一日兵ヲ發シテ反セバ、其使フ所ノ人、卽大將軍ヲ刺殺スルナリ。

下雉之城注 索隱全爾反、礼記全ヲ徐ニ作ル。

曰。法冠。楚王冠也。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索隱曰。崔浩云。一名獬豸冠也。欲如伍被計。使人僞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罪人而西也。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如淳曰。發淮南兵也。○索隱曰。崔浩曰。一日。猶一朝。卒然無定時也。使人卽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如淳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爲發去。其人欲之耳。韋昭曰、如蒙巾發之甚易。

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僞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卽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漢書音義曰。卒衣也。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爲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擧兵西鄕。諸侯必有應我者。卽無應。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徐廣曰。在江夏。駰案蘇林曰。下雉。縣名。○索隱曰。雉音全爾反。縣名。在江南。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正義曰。卽彭蠡湖口。北流出大江者。彊弩臨江而守。以禁

有耐罪以上注應劭曰、札記耐ヲ髡ニ作ル、云フ各本髡ヲ耐ニ誤ス、意下蘇林ヲ杜林ニ作ル、云フ杜ヲ蘇ニ誤ス、並ニ漢書高紀注ニ依テ改ム。

詔獄逮書、札記志疑云、逮字當ニ書下ニ在ルベシ、誤倒ナリ、一本書下以逮二字アリ、亦非ナリ、按ズルニ舊刻毛本淩一本ヲ引キ、逮書下以逮二字アリ、按ニ漢書亦詔獄書ヲ句ト爲シ、逮諸侯太子幸臣ニ作ル。

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僞爲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任俠。及有耐罪以上。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髠。完其耐鬢。故曰耐。古耐字從彡。髮膚之意。蘇林以爲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律耐爲司寇。耐爲鬼薪白粲。耐。猶任也。蘇林曰。一歲爲罰作。二歲刑已上爲耐。耐能任其罪。赦令除其罪。產一本罪下有家字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僞作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一本書下有以逮字諸侯太子幸臣。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卽使辯武徐廣曰。淮南人名士曰武。隨而說之。儻可徼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爲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蔡邕

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鐵鏨棘矜也。徐廣曰。大鐮謂之剴。音五哀反。或是鐵乎。○索隱曰。劉氏鐵音吾裏反。鏨音自各反。又鐵鄒音機。鐮音廉。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正義曰。閭左邊不役之民。秦則役之也。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敖然若焦。索隱曰。兹消反。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爲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

惜乎持正不終

知ラズ、故ニ漢將ヲシテ成皐ヲ過グルヲ得シムト謂フノミ。先要成皐之口注正義氾水、錢大昕曰、蓋氾水ノ譌ナリ。

者四十餘人。如淳曰。言吳不塞成皐口。而令漢將得出之。今我令樓緩先要成皐之口。漢書直云緩。無樓字。樓緩乃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益也。李奇曰。緩似人姓名。韋昭曰。淮南臣名。○正義曰。成皐故在河南氾水縣東南二里。周被下潁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正義曰。轘轅故關。在河南緱氏縣南四十里。伊闕故關。在河南縣南十九里。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正義曰。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春秋時關文。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絶成皐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正義曰。卽成皐關也。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爲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爲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

男子之所死者云云、淩稚隆曰、男子ノ死スル所ノ者一言ハ、此レ伍被已ノ爲ニ死スルヲ激發スルナリ、吳何知反ハ、吳ノ反スル所以ヲ

有禮於士卒。有恩。衆皆樂爲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爲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爲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爲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爲非也。吳王至富貴也。擧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徐廣曰。一作噍。音寂笑反。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爲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徐廣曰。一本無此言字。駰案張晏曰。不成則死一計耳。瓚曰。或有一言之交。以死報之矣。且吳何知反。瓚曰。言吳王不知擧兵反。○索隱曰。案知。猶解也。漢將一日過成皋

廣長楡、顔師古曰、長楡ハ朔方ニ在リ、即衛青傳所云、楡谿舊塞是ナリ、或ハ之ヲ楡中ト謂フ。

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擧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楡。（如淳曰。廣。謂拓大之也。長楡。塞名。王恢所謂樹楡爲塞。）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爲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

王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如淳曰。不以爲子兄秩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服虔曰。不省錄著兄弟數中。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爲太子。建父獨不得爲侯。建陰結交。伏後案所善莊芷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卽使所善壽春莊芷。應前陰結交索隱曰。漢書作嚴正。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應前厲王椎辟陽侯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

乃深購、札記云、毛本購ヲ構ニ作ル、按ニ漢書亦構之於弘ニ作ル。

有萬倍於呉楚之時、札記呉楚ヲ秦ニ作ル、云フ舊刻於秦、志疑ノ說ト合ス、各本於呉楚ニ作ル、毛本於字ナシ。

王氣怨結、札記雜志云、王字衍ナリ、漢書被因流涕而起ニ作ル。

與計定謀成。擧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徐廣曰。在梁碭之閒。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呉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呉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呉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

止王南越ニ作ル、此上ノ不來ニ因リテ誤ル。

內鑄消銅、札記志疑云、消當ニ鎔ニ作ルベシ。

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閒。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閒。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為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也。復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為錢。東煮海水以為鹽。上取江陵木以為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

還為偽辭、札記雜志云、偽ハ即為ナリ、御覽珍寶部引テ為字ナシ、按ズルニ史、本一為ニ作リ、一偽ニ作ル、後人兩存シテ、而テ誤并スルノミ。

令名男子若振女、振ハ侲ト通ズ、侲ハ善ナリ。

止王不來注正義闕文、札記錢警石云、此及ビ後武闕ノ正義、皆闕文二字アリ、蓋後人ノ記スル所ナリ。

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札記志疑云、漢書

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為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駰案薛綜曰。振子童男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正義曰。括地志云。亶州在東海中。秦始皇遣徐福。將童男女。遂止此州。其後復有數州萬家。其上人有至會稽市易者。闕文。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為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

秦絕先王之道、札記聖人之道ニ作ル、云フ蔡中統游王毛本聖人ニ作ル、他本先王ニ作ル。

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荊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爲大王畫耳。臣聞聽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擧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爲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喩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爲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尙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

道從長安來注、札記如淳ノ上、索隱道長安來ノ句アリ、又丞ヲ承ニ作ル、雜志云、道即從ナリ、漢書道長安來ニ作ル、史本一道ニ作リ、一從ニ作ル、後人誤テ之ヲ合スルノミ。日夜與伍被左吳等云云、札記志疑云、漢書伍被ナシ、注索隱遠下古字アリ。

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恥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爲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爲妄妖言。索隱曰。如淳曰。道。猶言路由。長安來。姚丞云。道或作從。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爲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案輿地圖。漢書曰。伍被。楚人。或言其先伍子胥後。○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索隱曰。志林云。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遠也。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徐廣曰。皆景帝子也。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

中尉宏注姓殷、札記志疑云、公卿表、是殷容ナリ。

廢格明詔當棄市、注而被ノ被字衍ナリ、札記ナシ。

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卽逮王。王令人衣衞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擧兵未晩。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卽訊驗王。索隱曰。案百官表云。宏。姓殷也。王聞漢使來。卽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無何。如淳曰。無何罪。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閼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索隱曰。崔浩云。詔書募擊匈奴。而被壅遏應募者。漢律所謂廢格。案如淳注梁孝王傳云。謂攱閣不行也。音各。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

使郎中令斥免、[illegible]曰、郎中令ハ、郎中ノ長ナリ、斥免ハ被ヲ免ズルナリ。

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徐廣曰。一云毆擊。）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爲人莫及。聞郎中靁被巧。（索隱曰。案巧者。謂善用劍也。）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索隱曰。樂彥云。初一讓王。至二讓後遂不讓。故云一再讓。而誤中太子也。）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卽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正義曰。言屏斥免郎中令官。而令後人不敢效也。）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正義曰。靁被告章。下廷尉及河南共治之。）河南治。逮淮南太子。（正義曰。逮謂追赴河南也。）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卽訊太子。（索隱曰。案樂彥云。卽就淮南案之。不逮詣河南也。）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如淳曰。丞。主刑獄囚徒。丞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

謀反滋甚、札記云、謀反疑フ倒ナリ、下文其反謀益甚ト云フ、語意相同ジ。

有女陵彗、札記慧ニ作ル、云フ舊刻毛本同ジ、各本彗ニ譌ス。

中詗長安注徐廣曰采察之名也、札記云、索隱引テ探察ニ作ル、此采字疑フ譌ナリ。

王皇太后、札記云、王字疑フ衍ナリ、漢書ナシ。

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竝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辯士爲方略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彗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爲中詗長安。徐廣曰。詗。伺候采察之名也。音空政反。安平侯鄂千秋玄孫伯。與淮南王女陵通而中絕。又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市。○索隱曰。鄧展曰。詗。捕也。孟康曰。詗音偵。西方人以反閒爲偵。劉氏及包愷並音丑政反。服虔云。偵。候之也。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爲妃。應劭曰。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爲怒太子。閉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

王濟北。所以襃之。及薨。遂賜諡爲貞王。廬江王邊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爲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爲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爲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卽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正義曰。漢書云。武帝以安屬爲諸侯。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索隱曰。淮南要略云。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非。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也。拊循百姓。爲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

王爲厲王。正義曰。諡法云。暴慢無親曰厲。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索隱曰。故城陽景王章子也。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爲衡山王。周陽侯賜爲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徐廣曰。曲城侯。姓蟲。名捷。其父名逢。高祖功臣。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伏後案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

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札記遂チ逮ニ作ル、云フ毛本逮、他本並ニ遂ニ譌ス。

子賜爲周陽侯、札記陽周ニ作ル、云フ各本周陽ニ作ル、考證惠景侯者表、漢書表傳ニ據テ改ム、下同ジ、志疑說同ジ。

不能相容注云云、顏師古曰、瓚說是ナリ、

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索隱曰。案劉氏云。袁盎此言亦太過也。上即令丞相御史。逐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爲周陽侯。子良爲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漢書音義曰。尺布。斗粟。猶尙不棄。況於兄弟而更相逐乎。瓚曰。一尺布尙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尙可舂而共食也。況以天下之廣而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正義曰。帝系云。堯。黃帝之後。舜。顓頊之後。四凶之內有承黃帝顓頊者。而堯舜寬之。故放逐骨肉耳。四凶者。共工三苗伯鯀及驩兜。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也。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爲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徐廣曰。景王章之子。而追尊謚淮南

令復之、札記令ヲ今ニ作ル、云フ淩本今ヲ令ニ譌ス。

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索隱曰。謂它事可其制也。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爲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爲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漢書音義曰。檻車有檻封也。淮南王乃謂持者曰。誰謂乃公勇者。索隱曰。乃。汝也。汝公。淮南王自謂也。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閒。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正義曰。今岐州雍縣也。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爲之奈何。盎

春又請長、淩稚隆曰、春ハ即淮南丞相春ナリ。

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文穎曰。忌。蕑忌。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倉。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爲。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徐廣曰。嚴道有邛僰九折阪。又有郵置。駰案張晏曰。嚴道。蜀郡縣。○索隱曰。縣有蠻夷。曰道。嚴道有邛來山。有郵置。故曰嚴道邛郵也。遣其子母從居。索隱曰。按樂彥云。妾媵之有子者從去也。縣爲築蓋家室。皆稟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

爲命棄市罪、札記命上亡字アリ、云フ毛本亡字アリ、漢書ト合ス、他本並ニ脫ス。

閉口。索隱曰。閒。姓也。音姦。嚴助傳則作閒忌。字音亦同。○正義曰。謀殺開章。以閉絕謀反之口也。爲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正義曰。括地志云。肥陵故縣。在壽州安豐縣東六十里。在故六城東北百餘里。謾吏曰。不知安在。索隱曰。謾音慢。慢。詐也。實葬肥陵。詐云不知處。按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又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爲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

知ラズト雖モ、然レドモ公卿表、孝文三年ニ於テ、張廷尉ヲ書スルノ誤ヲ證スベシ。

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札記此下、索隱案、謂有罪之人、不得關內侯及二千石ト注ス、云フ奉以九字當ニ一句讀ヲ作スベシ、如說之ニ近シ、瓚及ビ索隱皆其義ヲ失ス。

無度爲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爲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爲。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瓚曰。奉以二千石之秩祿。大夫（纔入反狀）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姓大夫也。瓚曰。官爲大夫。名但者也。○索隱曰。張晏云。大夫。姓。非也。案上文云男子但。此云大夫但。及士伍開章。則知大夫是官也。士伍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者也。開章。名。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徐廣曰。棘蒲侯柴武。以文帝後元年卒。諡剛。嗣子謀反。不得置後國除。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爲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蕑忌謀。殺以

輂車漢書輂車ニ作ル、顏師古曰、輂車ハ人輓行シ、以テ兵器ヲ載スルナリ。

宗正臣逸、延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錢大昕曰、漢書公卿表、此三人ノ名ナシ、札記志疑云、廷尉賀、何人ナ

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爲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爲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輂車四十乘。徐廣曰。大車駕馬曰輂。音己足反。反谷口。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正義曰。括地志云。谷口故城。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漢谷口縣也。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倉。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延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

伏後案

突起

高祖十一年十月、札記志疑云、十月當ニ七月ニ作ルベシ。

魏敬剄之注刺剄、札記剄頸ニ作ル。

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眞定。眞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母家縣。謂父祖代居眞定也。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爲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徐廣曰。九江。廬江。衡山。豫章也。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侯。應前辟陽不彊爭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横。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伏後辟陽孫怨淮南殺其大父索隱曰。漢書作褎金椎椎之。案信陵君使朱亥袖四十斤鐵椎也。令從者魏敬剄之。正義曰。剄古鼎反。剄。謂刺剄。以下三段俱應前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正義曰。趙張耳所都。今邢州也。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爲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柏人事發覺。幷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正義曰。悔不理厲王母。令呂

細　伏後案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七終

相如自以文章擅當代。見武帝改正易服。定制度興樂章。度其必封禪以夸耀後世。當其時謂可秉筆託附不磨。由是草書將以上勸。而不幸病以死。則初意不獲遂也。然欲使帝之必知。於是屬其妻身後上之。此其爲計實夸心之所致耳。

遂ニ此意ヲ成スヲ知ラズ。易本隱之以顯、札記云之以漢書以之ニ作ル、索隱ニ據レバ、則見ル所ノ史、モト漢書ト同ジ、今本誤倒ス。小雅云云注韋昭曰小雅云人、札記云ヲ之ニ作ル、云フ之ヲ云ニ誤ス、汪校改ム。

狹小。先道己之憂苦。其流乃及上政之得失者。○索隱曰。張揖云。己。詩人自謂也。己小有得失。不得其所。作詩流言以諷其上也。故詩緯云。小雅譏己得失。及之於上也。

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索隱述贊曰。相如縱誕。竊貲卓氏。其學無方。其才足倚。子虛過吒。上林非侈。駟馬還邛。百金獻伎。惜哉封禪。遺文悼爾。

楊愼曰。司馬長卿去戰國之世未遠。故其談端說鋒。與策士辯者相似。然不可謂之非正也。孔子論五諫曰。吾從其諷。故戰國諷諫之妙。惟司馬相如得之。司馬上林之旨。惟揚子校獵得之。

王應麟曰。史通云。司馬相如始以自敍爲傳。然其所敍乃記自少及長。其身行事而已。今考之本傳。未見其爲自敍。又云。相如自敍記其客遊臨邛。以春秋所諱特爲美談。恐未必然。意者集載本傳。如賈誼新書末篇。故以爲自敍歟。

王維楨曰。傳中敍相如子虛賦。上林賦。喩巴蜀檄。通西南夷詰問。諫獵書。宜春宮賦。大人賦。封禪書。竝見相如優於文才而短于行檢。

凌約言曰。相如封禪書。議者謂其至死獻諛。然予觀太史公自序傳。其父談曰。天子接千歲之統。封太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是知當時以登封爲盛。有事爲榮蓋如此。

ス、集解ニ據レバ、則本是託字ナリ、他本記ニ作ル、非ナリ、方苞曰、天必諄諄然漢ニ封禪ヲ命ゼズ、而テ物類ノ祥ニ因リ、以テ其意ヲ寄寓シ、而テ之ヲ諭スルヲ言フナリ。舜在假典、顔師古曰、在ハ察ナリ。

太史公曰云云、王鳴盛曰、漢書ノ贊、全ク其文ヲ用フ、但首ニ於テ司馬遷解四字ヲ加ヘ、末尾余采其語云云ヲ删ル、大約史記一書、後世妄人ニ附益セラルル甚ダ多シ、揚雄云云、乃班氏ノ言、余采其言云云、仍是司馬氏ノ元本ナリ、何人カ妄ニ班ヲ取テ、以テ司馬ヲ益シ、

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徐廣曰。假。大也。司馬相如既卒。徐廣曰元狩五年也。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正義曰。嵩高也。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二里。封于太山。正義曰。在兗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至梁父。禪肅然。徐廣曰。小山。在泰山下趾東北。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徐廣曰。蘇建也。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韋昭曰。推見事至於隱諱。謂若晉文召天子。經言狩河陽之屬。○索隱曰。李奇云。隱。猶微也。言其義彰而文微。若隱公見弒。而經不書諱之也。易本隱之以顯。韋昭曰。易本隱微妙。出爲人事。乃顯著也。○索隱曰。虞喜志林曰。春秋以人事通天道。是推見至隱也。易以天道接人事。是隱以之明顯也。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韋昭曰。先言王公大人之德。乃後及衆庶也。○索隱曰。張揖云。謂文王公劉在位。大人之德下及衆民者也。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韋昭曰。小雅云。人志

其儀可嘉、札記志疑云、嘉ハ喜ノ譌ナリ、漢書喜ニ作ル、上下文ノ韻ト合ス、文選亦嘉ニ譌ス。

漢炳煇湟、札記湟ヲ煌ニ作ル、云フ舊刻毛本煌、他本湟ニ作ル。

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方苞曰、龍ハ至陽ノ物ナリ、其世ニ顯見スル、漢受命ノ符ヲ昭ニシ、以テ衆庶ヲ覺寤スル所以ナリ。

依類記寓諭以封巒、札記記ヲ託ニ作ル、云フ舊刻託、漢書文選ト合

侯。何也。邁。行也。言君何不行封禪。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索隱曰。案般般。文彩之貌也。音班。胡廣曰。謂騶虞也。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睦睦。君子之能。徐廣曰。旼音旻。和貌也。能一作態。駰案漢書音義曰。旻。和。睦。敬。言和且敬有似君子。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徐廣曰。其所來路非有迹。蓋自天降瑞。不行而至也。茲亦於舜。虞氏以興。索隱曰。文穎云。舜百獸率舞。則騶虞亦在其中也。濯濯之麟。游彼靈時。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時獲白麟。故言游靈時。○索隱曰。詩人云。麀鹿濯濯。注云濯濯。嬉遊也。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索隱曰。胡廣云。宛宛。屈伸也。采色炫燿。熿炳煇湟。徐廣曰。熿音晃。煇音魂。正陽顯見。覺寤黎烝。索隱曰。文穎云。正陽。陽明也。謂南面受朝也。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索隱曰。如淳云。書傳所載。探其比類。以爲漢土德。黃龍爲之應。見之於成紀。故云受命所乘也。厥之有章。不必諄諄。徐廣曰。諄止純反。告之丁寧。駰案漢書音義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依類記寓。諭以封巒。漢書音義曰。寓。寄也。巒。山也。言依事類託寄。以喩封禪也。披藝觀之。天人之際以

ナリ、顏師古曰、攄ハ布ナリ。

甘露時雨云云、顏師古曰、雨露滂沛トシテ、其澤以テ游泳スベキナリ。
滋液滲漉云云、顏師古曰、滲漉ハ潤澤下究スルヲ謂フ、故ニ生トシテ育セザルナキナリ。

云。攄。張舒也。俾萬世得激淸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索隱曰。胡廣云。飛揚英偉之聲。騰馳茂盛之實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索隱曰。案謂用此封禪也。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也。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也。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廣符瑞之富。謂斑斑之獸以下三章。言符瑞廣大富饒也。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貌。孟子曰。油然作雲。沛然下雨。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徐廣曰。滲音色蔭反。○索隱曰。案說文云。滲漉。水下流之貌也。嘉穀六穗。我穡曷蓄。徐廣曰。何所畜邪。畜。嘉穀。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氾尃濩之。徐廣曰。古布字作尃。○索隱曰。胡廣云。氾。普也。言雨澤非偏於我。普徧布散無所不濩也。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韋昭曰。名山。大山也。顯位。封禪也。君乎君乎。侯不邁哉。索隱曰。小顏云。

云七十二君乎注索隱云云、札記上文咸濟世而屈ノ下ニ注ス、古上ニ自字アリ、盛ヲ咸ニ作リ、末句使說者尙何稱述於後代也如上文云七十二君者哉ニ作ル、云フ言自單本誤倒ス、各本遂ニ自字ヲ刪ル、今正ス、末句也字疑フ衍ナリ、如ヲ故ニ譌ス、今改ム。故聖王弗替、顏師古曰、替ハ廢ナリ、封禪ノ事ヲ廢セザルナリ。

襲舊六爲七、文穎曰、六經一ヲ加ヘテ七ト爲ス

咸濟世而屈。漢書音義曰、屈絕之也。言古帝王但作一時之榮、畢代而絕也。說者尙何稱於後。徐廣曰、若無封禪之遺迹、則榮盡於當時。至於歷世之後、人何所述。而云七十二君乎。索隱曰、言古封禪之帝王、是各竝時而榮貴、盛有濟世之勳、而屈者、謂言抑屈總不封禪、使說者尙何稱述後代、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索隱曰、文穎云、越、踰也。不爲苟進踰禮也。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漢書音義曰、款、誠也。謁、告之報誠也。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略術、使獲燿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徐廣曰、錯音厝。駰案、漢書音義曰、采、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覩日月末光殊絕之明、以展其官職、設厝其事業者也。猶兼正列其義、校飭厥文、作春秋一藝。徐廣曰、校一作祓。祓、猶拂也。音廢也。駰案、漢書音義曰、春秋者、正天時、列人事、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列人事、敍述大義、爲一經。將襲舊六爲七。韋昭曰、今漢書增一、仍舊六爲七也。攄之無窮。徐廣曰、攄一作臚。臚、敍也。○索隱曰、廣雅

蓋號以況榮、錢大昕曰、蓋讀デ盍ノ如シ、文穎訓ジテ合ト爲ス、號ニ合フハ、猶符ニ合フト言フ如キナリ、小顏以テ語辭ト爲ス、迂ニ似タリ。

注虞摯、札記摯虞ニ作ル、云フ原誤倒ス、今正ス。

且天爲質闇、錢大昕曰、漢書闇下示字アリ、下ニ屬シテ讀ム。

贊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徐廣曰。不但初顯符瑞而已。蓋將終以封禪之事。○索隱曰。文穎云。不獨一物初創見也。胡廣云。符瑞衆多。應期相繼而至也。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徐廣曰。以況受上天之榮爲名號。○索隱曰。案本或作望華蓋。華蓋。星名。在紫微大帝之上。今言望聖帝之臨幸也。義亦兩通。而孟康服虔注本皆幸下有華字。而虞摯流別集則唯云幸。幸當是也。於義亦通。直以後人見幸下有蓋字。又幸字似華。故因疑惑。遂定華字使誤也。文穎云。蓋。合也。言考合前代之君。撰其榮而相比況以爲號也。大顏云。蓋。欲也。言欲化功立號。受天之況賜榮名也。於義爲愜。然其文云蓋。詞義典質。又上與幸字連文致令有華蓋之謬也。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徐廣曰。以衆瑞物初至封禪處。薦之上天告成功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慶成。義亦通也。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驩。徐廣曰。挈。猶言垂也。駰案韋昭曰。挈。缺也。三神。上帝泰山梁父也。○索隱曰。徐氏云。挈。猶垂。非也。應劭挈作絕。李奇韋昭作缺。意亦不遠。三神。如淳謂地祇天神山嶽也。與韋不同。缺王道之儀。羣臣恧焉。或謂且天爲質闇。珍符固不可辭。漢書音義曰。言天道質昧。以符瑞見意。不可辭讓也。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漢書音義曰。太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父壇場無所庶幾。○索隱曰。案幾音冀。亦各並時而榮。

鑿字諸解、惟鄭德之チ得タリ、徐廣瑞禾臆説ナリ、字林亦此文ニ據リ、而テ之チ傳會スルノミ。

招翠黃乘龍於沼、顏師古曰、孟説非ナリ、翠黃及ビ乘龍チ池沼ニ招致スルチ言フノミ、孟説ハ孟康音義ノ説ナリ。

也。駰案漢書音義曰。謂嘉禾之米。於庖廚以供祭祀。○索隱曰。鄭德云。䆃。擇也。說文嘉禾一名䆃。字林云。禾一莖六穗謂之䆃也。犧雙觡共抵之獸。徐廣曰。抵音底。駰案漢書音義曰。犧。牲也。觡。角也。抵。本也。武帝獲白麟。兩角共一本。因以爲牲也。獲周餘珍。收龜于岐。徐廣曰。一作放龜。駰案漢書音義曰。餘珍。得周鼎也。岐。水名也。招翠黃乘龍於沼。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禮樂志曰。訾黃其何不下來。余吾渥洼水中出神馬。故曰乘龍於沼。○索隱曰。服虔云。乘龍。四龍也。翠黃。孟說是也。周書云。乘黃似麟背上有兩角也。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徐廣曰。言至德與神明通接。故靈圉爲賓旅於閒館矣。郭璞曰。靈圉。仙人名也。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索隱曰。杭。舟也。胡廣云。武王渡河。白魚入王舟。俯取以燎。隕。墜之於舟中也。微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漢書音義曰。介。大。丘。山也。言周以白魚爲瑞。登太山封禪。不亦慙乎。進讓之道。其何爽與。徐廣曰。爽。差異也。駰案漢書音義曰。進。周也。讓。漢也。言周未可封禪爲進。漢可封禪而不封禪爲讓也。○索隱曰。爽。猶差也。言漢周進讓之道皆差也。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憓。漢書音義曰。大司馬。上公也。故先進議。憓。音惠。順也。諸夏樂貢。百蠻執

古音厖ハ濃ノ如シ、顏師古曰、湛讀デ沈ト曰フ、沈ハ深ナリ、厖洪ハ皆大ナリ。

崇冠於二后、方苞曰、二后ハ、夏商ヲ謂フナリ、堯ヨリ以後、述ル所惟周ノ事、故ニ以テ夏殷ニ崇冠スト爲スナリ。

終都攸卒注都於卒終也、錢大昕曰、都於ハ釋詁ノ文ナリ。

湰涌原泉、札記湰ヲ逢ニ作ル、注同ジ、云フ索隱本逢、漢書文選ト合ス、字類引ク亦同ジ、今本並ニ湰ニ誤ル。

注又作峰讀ノ下、札記曰烽一字アリ、云フ韋張ニ解義自ラ明カナリ、師古誤ニ據テ說ヲ爲シ、小司馬遂ニ其謬ヲ承ク、按ニ師古曰逢讀デ烽ト曰フ、烽火ノ升ル如キヲ言フ。

沕潏漫衍、顏師古曰、盛大ノ意ナリ。

旁魄ハ廣被ナリ。

邇陝云云、漢書陝ヲ陿ニ、沫ヲ末ニ作ル。

導一莖六穗於庖注云云、楊愼曰、徐楚金云、

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繦褓。而崇冠于二后。漢書音義曰。繦褓。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負成王致太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遵成法易故也。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漢書音義曰。都。於。卒。終也。未有殊尤絶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湰涌原泉。韋昭曰。漢德湰涌如泉原也。○索隱曰。張揖曰。逢。遇也。喩其德盛若遇泉原之流也。又作峰讀。胡廣曰。自此已下論漢家之德也。沕潏漫衍。旁魄四塞。雲尃霧散。徐廣曰。尃音布。上暢九垓。下泝八埏。徐廣曰。音衍。駰案漢書音義曰。暢。達。垓。重也。泝。流也。埏若八埏。地之際也。言其德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於地之八際也。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逝。邇陝游原。逈闊泳沫。漢書音義曰。邇。近。原。本也。逈。遠。闊。廣也。泳。浮也。恩德比之於水。近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沫。首惡湮沒。闇昧昭晳。漢書音義曰。始爲惡者皆湮滅。闇昧。喩夷狄皆化。昆蟲凱澤。回首面內。韋昭曰。面向也。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漢書音義曰。徼。遮也。麋鹿得其奇怪者。謂獲白麟也。導一莖六穗於庖。徐廣曰。導。瑞禾

義ナシ、各本論沒也ニ作ル、然ラバ則小司馬本正文水ニ從フナリ。

爰周郅隆注皇甫謐曰王季宅程、札記宅程ヲ徙郢ニ作ル、云フ舊刻游本郢、各本程ニ作ル、下並ニ同ジ、按ズルニ此郢郅形近キヲ以テ、故ニ疑テ郢ト爲ス、程字ノ若キハ、則相及バズ。

同注生於畢程、札記云、生當ニ卒ニ作ルベシ。

湛恩濛涌、錢大昕曰、濛涌、漢書厖洪ニ作ル、

諡。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漢書音義曰。昭。明也。夏。大也。德明大。相繼封禪於太山者七十有二人。○索隱曰。見韓詩外傳及封禪書也。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徐廣曰。若。順也。駰案韋昭曰。疇。誰也。言順善必昌。逆失必亡。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索隱曰。胡廣云。五。五帝也。三。三王也。案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徐廣曰。郅蓋字誤。皇甫謐曰。王季宅程。故周書曰。維王季宅程。孟子稱文王生於畢程。或者郅字宜爲程乎。或爲脛。北地有郁郅縣。脛。大也。音質。駰案漢書音義曰。郅。至也。○索隱曰。爰。於及也。郅大也。盛也。樊光云。郅。可見之大也。徐及皇甫之說皆非也。以言文王改制。及周而大盛也。大行越成。漢書音義曰。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易服色。大平之道於是成矣。○索隱曰。應劭云。大行。謂以言道德大行也。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徐廣曰。周之王四海。千載之後。聲教乃絕。駰案韋昭曰。無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愼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濛涌。

伊上古之初肇云云、顏師古曰、肇ハ始ナリ、昊穹ハ天ヲ謂フ、初始天地アッテヨリ以來ヲ謂フナリ、辟ハ君ナリ、迄ハ至ナリ。

逖聽者風聲、顏師古曰、風聲ハ遺風嘉聲ヲ謂フノミ、雅頌ニ繫ルナキナリ。

紛綸葳蕤、注索隱淪沒也、札記云、淪ハ沒ノ

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閒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正義曰。姓。所。名。忠也。風俗通姓氏云。漢書有諫大夫所忠氏。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卽空居。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于秦。徐廣曰。撰一作選。○索隱曰。文穎云。選。數也。率邇者踵武。徐廣曰。率。循也。邇。近也。武。跡也。循省近世之遺迹。○索隱曰。言循覽近代之事。則踵蹈者可知也。逖聽者風聲。徐廣曰。逖。遠也。聽。察遠古之風聲。○索隱曰。風聲。風雅之聲。以言聽遠古之事。則著在風雅之聲也。紛綸葳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索隱曰。胡廣云。紛。亂也。淪。沒也。葳蕤。委頓也。張揖曰。亂貌。續昭夏。崇號

穴處兮注勝代、札記云、漢書注代字ナシ、疑フ下ニ渉テ衍ス。

呼吸沆瀣、應劭曰、沆瀣ハ北方夜半ノ氣ナリ。

嬐侵潯而高縱、錢大昕曰、漢書嬐ヲ傑ニ作ル、傑嬐聲相近シ、嬐讀デ破ノ如シ、徐音巘、非ナリ、說文、潯字、旁彡ニ从フ、隸變水ト相亂ル。

穴處兮。郭璞曰。勝。玉勝也。○正義曰。顏云。勝。〔代〕婦人首飾也。漢代謂之華勝也。亦幸有三足烏爲之使。正義曰。張云。三足烏。青烏也。主爲西王母取食。在昆墟之北。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朅來兮。絕道不周。漢書音義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會食幽都。呼吸沆瀣。飡朝霞兮。噍咀芝英兮嘰瓊華。徐廣曰。嘰音祈。小食也。駰案。韋昭曰。瓊華。玉英。嬐侵潯而高縱兮。紛鴻涌而上厲。徐廣曰。嬐音巘。○索隱曰。漢書嬐作傑。傑。仰也。音禁。嬐音魚錦反。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漢書音義曰。列缺。天門也。倒景日在下。○正義曰。張云。豐隆。雲師也。淮南子云。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雨。按豐隆將雲雨。故云滂沛。馳游道而脩降兮。正義曰。游。游車也。道。道車也。脩。長也。降。下也。騖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陜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漢書音義曰。玄闕。北極之山。寒門。天北門。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廖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惝恍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徐廣曰。假音古下反。至也。

西望崑崙注、札記秦亡ヲ春秋ニ作ル、云フ王秦云ニ誤リ、柯淩秦亡ニ誤ル、昭成帝建ノ下國字アリ、云フ國字各本脫ス、臨差ヲ臨羌ニ作ル、云フ各本差ニ譌ス、亦名建山達山ヲ亦名建末達山ニ作ル、云フ末ヲ山ニ誤ル、出書於西河北隅ヲ出於崑崙西北隅ニ作ル、云フ各本誤ル、黃海ヲ黃河ニ作ル、云フ河ヲ海ニ誤ル、以上官本並ニ誤ラズ。
軋沕洸忽、張揖曰、分明ナラザル貌。

伯。正義曰。張云。風伯字飛廉。而刑雨師。正義曰。沙州有雨師祠。西望崑崙之軋正義曰。張云。海內經云。崑崙去中國五萬里。天帝之下都也。其山廣袤百里。高八萬仞。增城九重。面九井。以玉爲檻。旁有五門。開明獸守之。括地志云。崑崙在肅州酒泉縣南八十里。十六國秦亡後魏昭成帝建十年。涼張駿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卽崑崙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卽謂此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又刪丹西河名云。弱水。禹貢崑崙。在臨差之西。卽此明矣。括地志云。又阿傉建山亦名建山。達山亦名崑崙山。恆河出其南。吐獅子口。經天竺入達山。嬀水今名爲辯海。出書於西河北隅。吐馬口。經安息大夏國。入西海。黃海出東北隅。吐牛口。東北流經濫澤。潛出大積石山。至華山北。東入海。其三河去山入海各三萬里。此謂大崑崙。肅州謂小崑崙也。禹本紀云。河出崑崙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爲光明也。沕洸忽兮。直徑馳乎三危。三危。山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三危山。在沙州東南三十里。排閶闔而入帝宮兮。正義曰。韋昭云。閶闔。天門也。淮南子曰。西方曰西極之山閶闔之門。載玉女而與之歸。正義曰。張云。玉女。青要乘弋等也。舒閬風而搖集兮。正義曰。張云。閬風。在崑崙閶闔之中。楚辭云。登閬風而緤馬。亢烏騰而一止。漢書音義曰。亢然高飛。如烏之騰也。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正義曰。張云。陰山。在大崑崙西二千七百里。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皬然白首。徐廣曰。皬音下沃反。○索隱曰。皬音鶴。○正義曰。張云。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蓬髮。皬然白首。石城金室。穴居其中。載勝而

ノ貌、差錯ハ交互ナリ、雜遝ハ重累ナリ、膠葛ハ猶交加ノ如キナリ。騷擾衝蓯云云、張揖曰、衝蓯ハ相入ル貌、滂濞ハ衆盛ノ貌、泱軋ハ前マザルナリ、麗ハ靡ナリ、林離ハ摻攦ナリ、按ニ摻攦ハ細ナリ。

越五河注仙下ニ、札記經字アリ、云フ經字、錢警石漢書注ニ依テ増ス。浮弱水注投物輒物然、札記下物字ナシ、云フ各本輒下物字ヲ衍ス、官本ナシ、其山爲主ヲ爲天柱ニ作ル、云フ王柯誤テ其主爲主四字ニ作ル、淩本同ジ、惟山字誤ラズ、今補正ス。杭絶浮渚渉流沙ノ下、札記、集解、漢書音義曰、杭船也、絶渡也、浮渚流沙中渚也ト注ス、云フ王柯淩本並ニ脱ス。

雜遝膠葛以方馳。索隱曰。廣雅云。膠葛驅馳也。騷擾衝蓯其相紛拏兮。索隱曰。衝音昌勇反。蓯音息冗反。滂濞泱軋。灑以林離。鑽羅列聚。叢以蘢茸兮。衍曼流爛。壇以陸離。徐廣曰。壇音坦。徑入靁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崛礨嵬磈。漢書音義曰。鬼谷。在北辰下。衆鬼之所聚也。楚辭曰。贅鬼谷於北辰也。○正義曰。崛口骨反。礨音力罪反。嵬音烏廻反。磈音回。張云。崛礨嵬磈。不平也。偏覽八紘而観四荒兮。朅渡九江而越五河。正義曰。顏云。五色之河也。仙云。紫碧絳青黄之河也。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正義曰。姚丞云。大荒西經云。崑崙之丘。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物]然。括地志云。弱水有二原。俱出女國北阿傉達山。南流會于國北。又南歷國北東去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乘舟不可濟。流入海。阿傉達山一名崑崙山。其山爲主。在雍州西南一萬五千三百七十里。又云弱水。在甘州張掖縣南山下也。杭絶浮渚而渉流沙。奄息總極汜濫水嬉兮。漢書音義曰。總極。葱領山也。在西域中也。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徐廣曰。媧一作貽。駰案漢書音義曰。靈媧。女媧也。馮夷。河伯字也。淮南子曰。馮夷得道以潛大川。○正義曰。姓馮。名夷。以庚日溺死河。常以庚日好溺死人。時若薆薆將混濁兮。召屏翳。正義曰。應云。屏翳。天神使也。韋云。雷師也。誅風

リ、亦翁ハ走テ相追フナリ。

反太一注正義中宮、札記中宮ニ作ル、云フ此官字、猶未ダ俗人改ムル所ト爲ラズ、貴ブベキナリ。

厮征北僑、札記北ヲ伯ニ作ル、云フ祭本中統舊刻游本索隱本ト合ス、他本伯ヲ北ニ誤ル、漢書亦伯ニ作ル、顏師古曰、征伯僑ハ仙人、姓征名伯僑ナリ、王子僑ニ非ズ。

祝融驚、札記云、當ニ漢書ニ依テ警ニ作ルベシ。

紛湛湛其差錯兮云云、顏師古曰、湛湛ハ積厚

之兮。部乘衆神於瑤光。漢書音義曰。搖光。北斗杓頭第一星。使五帝先導兮。正義曰。遵導應云。五帝。五時。帝太皓之屬也。反太一而從陵陽。漢書音義曰。仙人陵陽子明也。○正義曰。天官書云。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列仙傳云。子明於沛銍縣旋溪釣。得白龍放之。後白龍來迎子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遂得仙也。左玄冥而右含靈兮。漢書音義曰。含靈。黔嬴也。天上造化神名也。或曰水神。前陸離而後潏湟。漢書音義曰。皆神名。厮征北僑。徐廣曰。燕人也。形解而征也。○索隱曰。應劭曰。廝。役也。張揖曰。王子喬也。漢書郊祀志作正伯僑。此當是別人。恐非王子喬也。而役羨門兮。正義曰。張云。羨門。碣石山上仙人羨門高也。屬岐伯使尙方。徐廣曰。岐伯。黃帝臣。駰案漢書音義曰。尙。主也。岐伯。黃帝太醫。屬使主方藥。祝融驚而蹕御兮。正義曰。張云。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獸身人面乘兩龍。應。火正也。火正祝融警蹕淸氛氣也。淸雰氣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綷雲蓋而樹華旗。索隱曰。綷音祖內反。如淳云。蓋有五綵也。使句芒其將行兮。正義曰。張云。句芒。東方靑帝之佐也。鳥身人面。乘兩龍。顏云。將行。領從者也。吾欲往乎南嬉。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正義曰。張云。崇山。狄山也。海外經云。狄山。帝堯葬其陽。九疑山。零陵營道縣。舜所葬處。紛湛湛其差錯兮。索隱曰。湛音徒感反。

其行步進正ノ貌ナリ。

沛艾云云、張揖曰、沛艾ハ駊騀ナリ、仡ハ頭ヲ擧グルナリ、按ニ駊騀ハ、馬頭ヲ搖カスナリ。

放散畔岸云云、顏師古曰、畔岸ハ自縱ノ貌也、驤ハ擧ナリ、孱顏ハ齊シカラザルナリ。

蛭踱輵螛云云注索隱、札記、索隱蛭踱輵螛、張揖曰、蛭踱疾行貌、輵螛前卻也、蛭音褚栗反、踱音褚略反、輵音烏葛反、螛音曷、蜩蟉偃蹇、蜩音徒弔反、蟉音勑弔反、張揖曰、偃蹇卻距也、廣雅曰、偃蹇夭矯之貌、張揖曰、怵臭奔走、梁倚相著、韋昭曰、臭音答略反、相如傳云、倏臭遠去、臭視也ニ作ル、按ニ漢書注、張揖曰、容ハ龍ノ體貌ナリ、委麗ハ左右相隨フナリ。

糾蓼叫奡云云、張揖曰、糾蓼ハ相引クナリ、叫奡ハ相呼ブナリ。

騰而狂趭、趭音唯、走貌、漢書趭ニ作ル、顏音醮、莅颯卉翕 張揖曰、莅颯ハ飛ンデ相及ブナ

縱恣也。据音據。驕音居召反。驁音五到反。蠼以連卷。索隱曰。韋昭云。蠼。龍之形貌也。音起碧反。連卷音輂卷。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漢書音義曰。赳螑。申頭低卬也。佁儗。不前也。○索隱曰。張揖云。赳螑。牙跳也。赳音居幼反。螑音許救反。仡。擧頭也。仡音魚乙反。佁音勑吏反。儗音魚吏反。放散畔岸。驤以孱顏。索隱曰。服虔云。馬仰頭其口開。正孱顏也。韋昭曰。顏音吾板反。詩云。兩服上驤。注云。驤。馬是也。蛭踱輵螛。容以委麗兮。蜩蟉偃蹇。怵臭以梁倚。徐廣曰。蛭踱。乍前乍卻也。蛭音丑栗反。踱音勑略反。輵烏葛反。螛音曷。綢一作離。臭音他略反。駰案漢書音義曰。怵臭。走也。梁倚。相著也。○索隱曰。張揖曰。蛭踱。疾行互前卻也。輵螛。搖目吐舌也。蛭音褚栗反。踱音褚略反。輵音(轄音)遏。轄音曷。蜩音徒弔反。張揖曰。偃蹇。卻器也。廣雅曰。偃蹇。夭矯也。韋昭曰。臭音答略反。相如傳云。修臭遠去。臭。袂也。糾蓼叫奡。蹋以艐路兮。徐廣曰。艐音介。至也。○索隱曰。蓼音了。奡音五到反。小顏云。叫奡。高擧之貌。踏音徒答反。艐音屆。三蒼云。蹋。著地。孫炎云。艐古界字也。蔑蒙踊躍。騰而狂趭。漢書音義曰。蔑蒙。飛揚也。趭。走。莅颯卉翕。熛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眞人乎相求。漢書音義曰。少陽。東極。太陰。北極。邪度東極而升北極者也。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正義曰。厲。渡也。張云。飛泉。谷也。在崑崙山西南。悉徵靈圉而選

朅輕擧而遠遊、顏師古曰、朅ハ去ル意ナリ。

兮。在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擧而遠遊。 索隱曰。如淳云。武帝云。誠得如黃帝。去妻子如脫屣。是悲世俗迫隘也。 垂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旄。 漢書音義曰。格澤之氣。如炎火狀。黃白色。起地上至天。以此氣爲竿。旄。葆也。總。係也。係光耀之氣於長竿以爲葆者。 垂旬始以爲幓兮。抴彗星而爲髾。 漢書音義曰。旬始氣如雄雞。縣於葆下以爲旒也。髾。燕尾也。抴彗星綴著旒以爲燕尾。 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 漢書音義曰。指橋。隨風指靡。○索隱曰。掉音徒弔反。橋音居夭反。偃蹇。高貌。 攬欃槍以爲旌兮。 正義曰。天官書云。天欃長四尺。末銳。天槍長數丈。兩頭銳。其形類彗也。 靡屈虹而爲綢。 漢書音義曰。綢。韜也。以斷虹爲旌杠之韜。○索隱曰。應劭云。旌旂屈橈之貌。綢音直留反。或音韜。屈虹。斷虹也。 紅杳渺以眩湣兮。猋風涌而雲浮。 漢書音義曰。旬始屈虹。氣色紅。杳眇眩湣。闇冥無光也。○索隱曰。蘇林云。眩音炫。湣音麪。晉灼云。紅。赤色貌。杳眇。深遠。眩湣。混合也。紅或作虹。 駕應龍象輿之蠖略逶麗兮。驂赤螭青虯之蛛蟉蜿蜒。低卬夭蟜。据以驕驁兮。詘折隆窮。 索隱曰。張揖曰。据。直項也。驕驁。

青虯之蛛蟉蜿蜒、札記
姚ヲ蚴ニ作ル、云フ柯
淩跳ニ誤ル、按ニ漢書
蚴ニ作ル、顏師古曰、
蠖略委邐、蚴蟉蜿蜒、皆

覔邈絶而不齊兮、札記志疑云、此下五句、漢書ナシ、後人ノ妄増ナリ。

揭石瀨。索隱曰。說文云。瀨。水流沙上也。彌節容與兮。索隱曰。容與。游戲貌也。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絶。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修兮。魂無歸而不食。夐邈絶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佅。精罔閬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正義曰。太玄經云。九天。謂一爲中天。二爲羨天。三爲從天。四爲更天。五爲睟天。六爲廓天。七爲減天。八爲沈天。九爲成天。嗚呼哀哉。相如拜爲孝文園令。索隱曰。百官志云。陵園令六百石。掌按行掃除也。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爲大人賦。索隱曰。張揖云。大人。喩天子。向秀云。聖人在位。謂之大人。張華云。相如作遠遊之體。以大人賦之也。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爲列僊之傳。居山澤閒。索隱曰。案傳者。謂相傳以列仙居山澤閒。音持全反。小顏及劉氏並作儒。讀云。儒。柔。術士之稱。皆非也。形容甚臞。徐廣曰。臞。瘦也。索隱曰。韋昭云。瘠也。文子云。堯臞瘦。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就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

哀二世行失也、顏師古曰、宜春ハ、モト秦ノ離宮、胡亥此ニ於テ閻樂ノ殺ス所ト爲ル、故ニ其處ニ感ジテ之ヲ哀ム。

通谷豁兮谽谺、顏師古曰、豁音呼活反、谽ハ大開ノ貌ナリ。

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解見袁盎傳坐不垂堂。索隱曰。張揖云。畏簷瓦墮中人。樂彥云。垂。邊也。近堂邊。恐其墮墜也。非謂畏簷瓦。此言雖小、可以喩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宜春宮。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里。宜春苑。在宮之東杜之南。始皇本紀云。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按今宜春宮見二世陵。故作賦以哀也。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辭曰。登陂陁之長阪兮。索隱曰。陂音普何反。陁徒何反。坌入曾宮之嵯峨。漢書音義曰。坌並也。○索隱曰。坌步寸反。臨曲江之隑州兮。漢書音義曰。隑長也。苑中有曲江之象。泉中有長洲也。○索隱曰。隑音祈。隑卽碕字。謂曲岸頭也。有宮閣路。今猶謂之曲江。在杜陵西北五里。又三輔舊事云。樂游廣在西北是也。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谾谾兮。徐廣曰。谾音力工反。○索隱曰。谾古江反。晉灼曰。谾音籠。古谾字。蕭該云。谾或作𧮫。長大貌也。通谷豁兮谽谺。索隱曰。谽音呼含反。谺音呼加反。汩淢噏習以永逝兮。索隱曰。汩于筆反。汩淢。疾貌也。噏音許及反。漢書作㩗。㩗然。輕擧意也。注平皐之廣衍。觀衆樹之塕薆兮。索隱曰。薆音愛。謂隱也。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

犯屬車之清塵、顏師古曰、屬ハ相連續シテ絶エザルヲ言フナリ、塵ハ行テ塵ヲ起スヲ言フナリ、清ト言フ者ハ、尊貴ノ意ナリ。

時有銜橛之變、顏師古曰、橛ハ車ノ鉤心ヲ謂フ、銜橛ノ變ハ、馬銜或ハ斷エ、鉤心或ハ出ヅレバ、則傾敗ヲ致シ、以テ人ヲ傷クルヲ言フナリ。
不亦難矣、札記云、不亦疑フ倒ス、文選同ジ、漢書亦字ナシ。

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索隱曰。廣雅云。卒。暴也。音倉沒反。駭不存之地。索隱曰。謂所不虞而猛獸駭發也。犯屬車之清塵。蔡邕曰。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吳越春秋曰。羿傳射於逢蒙。○索隱曰。孟子云。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是也。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徐廣曰。橛音巨月反。鉤逆者。謂之橛矣。○索隱曰。張揖云。銜。馬勒銜也。橛。騑馬口長銜也。周遷輿服志云。鉤逆上者爲橛。橛在銜中。以鐵爲之。大如雞子。鹽鐵論云。無銜橛而禦駻馬。是也。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

勇期賁育注音奔ノ下、札記孟字アリ、云フ官本孟字アリ、各本脫ス。

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形容蜀父老辭屈之狀因遷延而辭避。索隱曰。案敞罔。失容也。靡徙。失正也。

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爲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應前非其好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長楊宮。在雍州盩厔縣東南二里。上起以宮。內有長楊樹。以爲名。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索隱曰。張揖云。秦武王力士。擧龍文鼎者也。捷言慶忌。索隱曰。張揖云。吳王僚之子。勇期賁育。正義曰。賁音奔。賁。古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聲音動天。夏育亦古之猛士也。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

ハ之チ疏通シ、以テ道チ開クチ謂フナリ。

上咸五下登三、顏師古曰、咸ハ皆ナリ、漢德五帝ト皆盛ニ、而テ三王ノ上ニ登ルチ言フナリ。

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此下言臻厥成天下晏如之意 索隱曰。逖遠。言其疏遠者不被。閉絕也。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索隱曰。阻深。漢書作曶爽。三蒼云。曶爽。早朝也。曶音妹。案字林又音忽也。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福。徐廣曰。提作禔。音支。○索隱曰。說文云。禔。安也。音市支反。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索隱曰。張揖云。合在於憂勤佚樂之中也。方將增非常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徐廣曰。咸一作函。駰案韋昭曰。咸同於五帝。登三王之上。○索隱曰。李奇云。五帝之德。漢比爲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故云減五登三。此說非也。虞喜志林云。相如欲減五帝之一。以漢盈之。然以漢爲五帝之數。自然是登於三王之上也。今本減或作咸。是與韋昭之說符也。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鷦明明一作鳴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

德洋恩普注洋溢貌、札記云、凌本下洋溢貌三字ヲ注ス、柯本洋下溢貌二字ヲ注ス、按ズルニ洋溢已ニ上文ニ見ユ、此後人旁注誤テ混ズ、集解ノ文ニ非ズ。盭夫爲之垂涕注狼戾、漢書注佷戾ニ作ル、蓋佷ノ譌ナリ、佷ハ聽從セザルナリ、違ナリ。鱗集仰流、顏師古曰、魚鱗ノ相次シ、而ァ仰向シ流ヲ承クルガ如キナリ。鏤零山、顏師古曰、鏤

浸潯衍溢。索隱曰。案浸潯。猶漸浸也。懷生之物。言已所以必事西南之夷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非常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係纍號泣。內嚮而怨曰。如東征西夷怨之意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洋溢貌。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己。設爲夷狄之詞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爲之垂涕。徐廣曰。盭音戾。○索隱曰。張揖云。狼戾之夫也。字或作戾。盭。古戾字。況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索隱曰。二方。謂西夷邛僰。南夷牂牁夜郎也。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沬若。漢書音義曰。以沬若水爲關。徼牂牁。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

聲稱浹乎于茲、顏師古曰、于茲ハ猶今茲ト言フ如シ。

循誦習傳當世取說、顏師古曰、說讀テ悅ト曰フ、直ニ口誦ニ因循シ、美傳聞スル所ヲ習ヒ、悅ヲ當時ニ取ルノミニ非ザルヲ言フ。

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陭隔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漉沈贍菑。徐廣曰。漉一作灑。○索隱曰。漉音鹿。菑音災。漢書作灑沈澹災。解者云。灑。分也。音所宜反。澹。安也。沈。深也。澹音徒暫反。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索隱曰。案謂非獨人勤。禹亦親其勞也。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膚不生毛。徐廣曰。胝音竹移反。胈。種也。一作腠。音湊。膚理也。胈音魃。○索隱曰。張揖云。腠一作戚。躬。體也。戚。湊理也。韋昭曰。胈。戚中小毛也。胝音眞尸反。莊子云。禹胝無胈。脛不生毛。李頤云。胈。白肉也。音蒲末反。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齱。索隱曰。孔文祥云。委瑣。細碎。握齱。局促也。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索隱曰。案天子比德於地。是二地也。地與己幷天爲三。是參天也。故禮曰。天子與天地參。是也。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匪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詩傳曰。濱。涯也。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

余尙惡聞若說、顏師古曰、若ハ如ナリ、僕猶此ノ如キノ說ヲ聞クヲ惡ム、況ヤ遠識ノ人ヲヤト言フナリ。

固常之所異也、札記云、毛本常下人字アリ、漢書文選ト合ス。

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幷。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尙惡聞若說。

索隱曰。張揖云。惡聞若曹之言也。包愷音一故反。又音烏。烏者。安也。

（就其說反難）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麤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

索隱曰。案常人見之以爲異也。

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

索隱曰。張揖云。非常之事。其本難知。衆人懼也。

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浡出。氾濫

威武紛紜湛恩汪濊、顔師古曰、紛紜ハ盛ナル貌、汪濊ハ深廣ナリ。

結軌、札記軌ヲ軼ニ作リ、注索隱下音轍漢書作軌張揖曰結屈也ニ作ル、軌車迹也四字ナシ、云フ索隱本軼、雑志云、今本軌ニ作ルハ、漢書ニ依テ改メシナリ。

以爲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索隱曰。案業者。本也。本由相如立此事。故不敢更諫。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爲辭。而己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德茂存乎六世。正義曰。高祖。惠帝。高后。孝文。孝景。孝武。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索隱曰。韋昭云。湛音沈。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索隱曰。攘。卻也。音女羊反。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舉苞滿。索隱曰。服虔云。夷種也。滿一或作蒲也。結軌還轅。索隱曰。張揖云。結。屈也。軌。車迹也。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詞意閑暇）造焉。辭畢（設詞）。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抑）勿絶而已。索隱曰。案羈馬絡頭也。縻。牛紖也。漢官儀云。馬云羈。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

當負弩也。且負弩是守宰無定。或隨時輕重耳。按霍去病出擊匈奴。河東太守郊迎負弩。又魏公子救趙擊秦。秦軍解去。平原君負爛矢迎公子於界上是也。

蜀人以爲寵。索隱曰。華陽國志云。蜀大城北十里有升僊橋送客觀。相如初入長安。題其門云。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

應轉卓王孫臨邛一段

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

反應前卓王孫大怒

索隱曰。小顏云。尚猶配也。本或作當。蓋後人改爾。

反應前不分一錢

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楡之君。皆請爲內臣。索隱曰。鄭氏斯音曳。張揖云。斯兪。才兪國也。案今斯讀如字。益部耆舊傳謂之斯臾。華陽國志云。邛都縣有四部。斯臾一也。

除邊關。關益斥。索隱曰。張揖云。斥。廣也。

西至沫若水。索隱曰。張揖云。沫水出蜀廣平徼外。與青衣水合也。若水出旄牛徼外。至僰道入江。華陽國志。漢嘉縣有沫水。音妹。又音未。

南至牂牁爲徼。索隱曰。張揖云。徼。塞也。以木柵水爲蠻夷界。

通零關道。徐廣曰。越嶲有零關縣。

橋孫水。韋昭曰。爲孫水作橋。

以通邛都。索隱曰。案華陽國志云。相如卒開僰道。通南中。置越嶲郡。韓說開益州。唐蒙開牂牁。斬筰王首。置牂牁郡也。

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爲用。唯大臣亦

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索隱曰。案巨萬。猶萬萬也。數有大小二法。張揖曰。算法。萬萬爲億。是小數也。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索隱曰。案謂公卿所言也。是時邛筰之君長。索隱曰。文穎云。邛者。今爲邛都縣。筰者。今爲定筰縣。皆屬越巂郡也。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索隱曰。謂請置漢吏與南夷爲比例也。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縣。愈於南夷。索隱曰。張揖云。愈。差也。又云。愈。猶勝也。晉灼曰。南夷。謂犍爲牂牁也。西夷。謂越巂益州也。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索隱曰。四百石。五歲遷補大縣令。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索隱曰。案漢書公卿表。太初元年爲大鴻臚卿也。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索隱曰。案亭吏名亭長。弩矢合是亭長負之。今縣令自負矢。則亭長

諡爲至愚、顏師古曰、諡ハ行ノ迹ナリ、終ニ愚ヲ以テ死シ、後葉傳稱ス、故ニ之ヲ諡ト謂フ。

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此下方以正義責之）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諡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此下又責其父兄）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雖以有司愚民並稱然意終責下）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喩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索隱曰。重。猶難也。）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漢書百官表曰。縣有蠻夷曰道。○索隱曰。亟音紀力反。亟。急也。）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檄止此）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

衞使者不然、張揖曰、不然ノ變ナリ、楊愼曰、不然ハ道路非理ノ患ヲ謂フ。

皆攝弓而馳、顏師古曰、攝ハ弓ヲ張リ矢ヲ注イデ、而テ之ヲ持スルヲ謂フ。

幣帛。衞使者不然。（本意未嘗令發兵）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歸過于使者）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　索隱曰。張揖云。發軍。謂發三軍之衆。興制。謂起軍法誅渠帥也。案唐蒙爲使而用軍興法制。故驚懼蜀人也。（又歸過于郡守）郡又擅爲轉粟運輸。（出脫武帝）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亦責百姓不是）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將一邊形容比並一邊出處）夫邊郡之士。聞烽擧燧燔。　漢書音義曰。烽。如覆米籅。縣著桔槔頭。有寇則擧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索隱曰。字林云。籅。漉米藪也。音一六反。籅要云。籅。浙箕也。烽。見敵則擧。燧。有難則焚。烽主晝。燧主夜。　皆攝弓而馳。　索隱曰。攝音女頰反。　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盛稱爵位以搖撼之）剖符之封。析珪而爵。　索隱曰。如淳云。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也。　位爲通侯。居列東第。　索隱曰。列甲第。在帝城東。故云東第也。　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

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誅其渠帥。漢書曰。用軍興法也。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喩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見興師不遠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索隱曰。文穎云。番禺。南海郡理也。弔。至也。東伐閩越。後至番禺。故言右至。非也。案姚氏弔讀如字。小顏云。兩國相伐。漢發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入朝。所以云弔爾。非訓至也。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擧踵。喁喁然。正義曰。喁五恭反。口向上也。皆爭歸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此說匈奴西域而爲善者未此說巴蜀賞。故遣中郞將往賓之。索隱曰。賈逵云。賓。伏也。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言發卒不過如此以奉

百姓之被其尤也、顏師古曰、尤ハ過ナリ。

忘國家之政。而貪雉兎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索隱曰。郭璞云。愀。變色貌。音作酉反。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爲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索隱曰。大顏云。不取其夸奢靡麗之論。唯取終篇歸於正道耳。小顏云。刪取。非謂削除其詞。而說者謂此賦已經史家刊剟。失其意也。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徐廣曰。羌之別種也。音扶逼反。○索隱曰。張揖云。蒙故鄱陽令。爲郎中。使行略。取之。文穎曰。夜郎僰中。皆西南夷。後以爲牂牁犍爲二郡。僰音步北反。發巴蜀吏卒千人。索隱曰。案巴蜀二郡名。郡又多

ス。
載雲罕云云注索隱罕車也云云、札記、畢畢也、文穎曰、卽天畢星名前有云云ニ作ル、故云羣雅也ノ下、言雲畢載之於車以捕羣雅之士ノ二句アリ。
悲伐檀、顏師古曰、伐檀ハ魏國ノ詩、在位ノ貪鄙ヲ刺ルナリ。
翺翔于書圃、顏師古曰、此以上皆經典ノ嘉辭ヲ取リ、以テ游獵ノ娛樂ニ代フルナリ。
述易道注乃射、札記云、乃疑フ及ナリ。
抏士卒之精、顏師古曰、抏ハ挫ナリ。

○索隱曰。張揖云。罕車也。前有九旒雲罕之車。說者以雲罕爲旌旗皆非也。且案中朝鹵簿圖云。雲罕駕駟。不兼言九旒。罕車與九旒車別也。揜。捕也。張揖曰。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云羣雅也。悲伐檀。索隱曰。張揖云。其詩刺賢者不遇明主。樂樂胥。索隱曰。毛詩桑扈云。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言王者樂得賢材之人使在位。故天與之福祿也。胥音先呂反。樂音洛。修容乎禮園。正義曰。禮所以自修飾整威儀也。翺翔于書圃。正義曰。尚書所以明帝王君臣之道也。述易道。正義曰。易所以潔靜微妙。上辨二儀陰陽。中知人事。下明地理也。言田獵乃射訖。又歷涉六經之要也。放怪獸。正義曰。張揖云。苑中奇怪之獸不復獵也。登明堂。坐淸廟。正義曰。明堂有五帝廟。故言淸廟。王者朝諸侯之處。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正義曰。言天下之人無不受恩惠。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嚮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然興道而遷義。索隱曰。漢書作茆然猶歎然也。音許貴反。刑錯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羨於五帝。索隱曰。司馬彪云。羨。溢也。音怡戰反。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暴露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抏士卒之精。索隱曰。抏音五官反。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

朕以覽聽餘閒無事弃日、顏師古曰、聽政ノ餘暇日ヲ棄ル能ハザルヲ言フナリ。

順天道以殺伐、郭璞曰、秋氣ニ因ルナリ。

隤牆ノ隤ハ、墮ナリ。使山澤之民得至焉、顏師古曰、其芻牧樵采スル者ヲ恣ニスルナリ。

歷吉日、張揖曰、歷ハ猶算ノ如キナリ。

游乎六藝之囿注正義曰、六藝云、札記錢警石云、疑フ脫文アラン。

射狸首兼騶虞、郭璞曰、狸首ハ逸詩篇名ナリ、諸侯以テ射節ト爲ス、騶虞ハ召南ノ卒章ナリ、天子以テ射節ト爲

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泰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弃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墾辟。悉爲農郊。以贍萌隸。隤牆塡塹。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正義曰。實。滿也。言人滿陂池。任采捕所取也。虛宮觀而勿仞。正義曰。仞。音刃。亦滿也。言離宮別館。勿令人居止。竝廢罷也。發倉廩以振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與天下爲始。於是歷吉日以齊戒。襲朝衣。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囿。正義曰。六藝云。言田獵訖則遍游六藝而疾驅於仁義之道也。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郭璞曰。春秋。所以觀成敗明善惡者。射狸首。兼騶虞。禮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狸首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也。弋玄鶴。建干戚。載雲罕。揜羣雅。漢書音義曰。大雅小雅也。

濩ハ湯樂ナリ、武ハ武王ノ樂ナリ、張揖曰、象ハ周公ノ樂ナリ。激楚結風、顏師古曰、結風亦曲名ナリ。狄鞮之倡、郭璞曰、西戎ノ樂名ナリ。妖冶嫺都、札記妖チ姣ニ作ル、注同ジ、云フ蔡淩毛本姣チ妖ニ作ル。

媥姺徶㣙、札記㣙チ㣙ニ作ル、注四連反チ白眠反、㣙音屑チ㣙音屑ニ作ル、錢大昕曰、漢書便姗嫳屑ニ作ル、便姗ト媥姺ト聲相近シ、說文徶㣙ナシ、當ニ漢書ニ從フベシ、顏師古曰、其行步安詳、容服絕異ナルチ言フナリ。

曼美色於後。索隱曰。張揖云。靡。細。曼。澤也。韓子曰。曼服皓齒也。若夫青琴宓妃之徒。漢書音義曰。皆古神女名。○索隱曰。伏儼云。青琴。古神女也。如淳曰。宓妃。伏羲女。溺死洛水。遂爲洛水之神。宓音伏。絕殊離俗。索隱曰。郭璞云。俗無雙也。妖冶嫺都。索隱曰。郭璞云。妖。好也。都。雅也。詩云。姣人嫽兮。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閒。凡好或謂之姣。音絞。說文曰。嫺。雅也。或作閑。漢書本作閑。靚莊刻飭。便嬛綽約。郭璞曰。靚莊。粉白黛黑也。柔橈嬛嬛。徐廣曰。音娟。○索隱曰。柔橈嬛嬛。皆骨體耎弱長豔貌也。廣雅云。嬛嬛。容也。張揖曰。嬛嬛。猶婉婉也。嫵媚姌嫋。徐廣曰。姌音乃冉反。嫋音弱。○索隱曰。埤蒼云。嫵媚。悅也。通俗文云。頰輔謂之嫵媚。郭璞云。姌嫋。細弱也。小顏曰。細弱。總謂骨體也。抴獨繭之褕袘。徐廣曰。抴音曳。𧝓褕。○索隱曰。張揖云。袘。袖也。郭璞曰。獨繭。繭絲也。埤蒼云。袘。衣長貌也。眇閻易以戌削。徐廣曰。閻易。衣長貌。戌削。言如刻畫作之。媥姺徶㣙。郭璞曰。衣服婆娑貌。○正義曰。媥四連反。姺音先。徶音白結反。㣙音屑。與世殊服。芬香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索隱曰。郭璞曰。鮮明貌也。楚詞曰。美人皓齒以姱。又曰。娥眉笑以的皪。音礫也。長眉連娟。微睇緜藐。索隱曰。郭璞云。連娟。眉曲細也。緜藐。視遠貌也。娟音一全反。睇音大計反。藐音邈。色授魂與。心愉於側。索隱曰。張揖云。彼色來授我。我魂往與接也。愉音踰。往也。悅也。二義並通。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

ナリ。

巴渝宋蔡、札記渝ヲ俞ニ作ル、云フ王柯淩本兪ヲ渝ニ作ル、錢大昕曰、巴兪當ニ嗙喻ニ作ルベシ、說文、司馬相如淮南宋蔡歌舞嗙喻ヲ引ク、正ニ此賦ニ據ル、蓋宋蔡嗙喻ヲ以テ、淮南于遮ト文ヲ對スルナリ、許叔重漢時ニ生ル、見ル所ノ本、當ニ誤ラザルベシ、嗙巴聲相近シ、故ニ或ハ巴兪ニ作ル、郭景純巴渝舞ヲ以テ之ニ當ツ、是ニ非ズ。

族擧遞奏、漢書擧ヲ居ニ作ル、顏師古曰、族ハ衆ナリ。

鏗鎗鐺鼛、顏師古曰、鏗鎗ハ金聲ナリ、鐺鼛ハ鼓音ナリ。

韶護武象之樂、札記護ヲ濩ニ作ル、云フ官本濩、各本護ニ作ル、按ニ漢書亦濩ニ作ル、文穎曰、韶ハ舜樂ナリ、

樹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漢書音義曰。葛天氏。古帝王號。呂氏春秋曰。葛天氏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索隱曰。張揖云。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呂氏春秋云。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戴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爲之震動。徐廣曰。一作動。川谷爲之蕩波。巴渝宋蔡。淮南于遮。郭璞曰。巴西閬中。有兪水。獠人居其上。皆剛勇好舞。漢高募此以平三秦。後使樂府習之。因名巴兪舞也。漢書音義曰。于遮。歌曲名。○索隱曰。張揖云。禮樂記云。宋音宴女溺志。蔡人謳員三人。楚詞云。吳謠蔡謳。淮南員四人。于遮曲。是其意也。文成顚歌。郭璞曰。未聞也。○索隱曰。文穎云。文成。遼西縣名。其縣人善歌。顚。益州顚縣。其人能作西南夷歌。顚卽滇字。族擧遞奏。徐廣曰。擧一作居。金鼓迭起。鏗鎗鐺鼛。洞心駭耳。郭璞曰。鐺鼛。鼓音。荊吳鄭衞之聲。韶護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激楚之遺風也。○索隱曰。激楚。急風也。結風。同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以爲節。其樂促迅哀切也。俳優侏儒。狄鞮之倡。徐廣曰。韋昭云。狄鞮。地名。在河內。出善倡者。所以娛耳目。而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索隱曰。郭璞云。言恣其觀也。列女傳曰。桀造爛漫之樂。靡

息宜春注萬年ノ下、札記縣字アリ、云フ宮本縣字アリ、各本脫ス。

濯鷁牛首、顏師古曰、濯ハ船ヲ刺ス所以ナリ、鷁ハ卽鷁首ノ舟ナリ、濯音直孝反、按ニ濯櫂ニ同ジ。

觀徒車之轔轢、札記觀字ナシ、云フ各本徒上觀字ヲ衍ス、漢書文選ニ依テ刪ル。

窮極倦谻云云、郭璞曰、窮極倦谻ハ疲憊ナリ、驚憚慴伏ハ驚怖シテ動カザル貌。

萬石之鉅、漢書鉅ヲ虡ニ作ル、鐘ヲ懸ル所以

而還。招搖乎襄羊。索隱曰。郭璞曰。襄羊。猶彷徉。降集乎北紘。郭璞曰。紘。維也。北方之紘曰委羽。率乎直指。闇乎反鄉。蹷石闕。歷封巒。過鳷鵲。望露寒。徐廣曰。鳷音支。駰案漢書音義曰。皆甘泉宮左右觀名也。下棠梨。漢書音義曰。宮名也。在雲陽縣東南三十里。息宜春。正義曰。括地志云。宜春宮在雍州萬年西南三十里。西馳宜曲。濯鷁牛首。漢書音義曰。宜曲。宮名。在昆明池西。牛首。池名。在上林苑西頭。登龍臺。漢書音義曰。觀名。在豐水西北近渭。掩細柳。正義曰。郭云。觀名。在昆明南柳市。觀士大夫之勤略。鈞獵者之所得獲。徐廣曰。鈞一作診也。觀徒車之所轔轢。正義曰。轔。踐也。轢。輾也。乘騎之所蹂若。徐廣曰。蹂音人久反。人民之所蹈躪。與其窮極倦谻。徐廣曰。音劇。驚憚慴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佗佗籍籍。塡坑滿谷。揜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昊天之臺。索隱曰。張揖云。臺高上干皓天也。張樂乎轇輵之宇。徐廣曰。輵音葛。○索隱曰。郭璞云。言曠遠深貌也。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鉅。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郭璞曰。木貫鼓中。加羽葆其上。所謂

云フ疑フ轊ノ爛文ナリ、漢書正ニ轊ニ作ル、顏師古曰、流離ハ之ヲ困苦スルナリ、狡兎健跳ス、故ニ之ヲ捷取スルナリ。

藝殪仆注徐廣曰射準的曰藝、錢大昕曰、說文、臬射準的也、周禮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鄭康成謂槷古文臬、假借字ナリ、亦藝字ヲ借用ス、春秋傳陳之藝極注、藝ハ準ナリ。

亂昆雞云云、郭璞曰、亂ハソノ行伍ヲ亂スナリ、遒促ハ皆之ヲ迫捕スルナリ。

掩焦明注正義覓尾、札記覓ヲ員ニ作ル、云フ各本員ヲ覓ニ譌ス、續漢五行志、樂汁圖徵ヲ引クニ依テ改ム。

百歲色純白也。晉徵祥記云。白鹿。色若霜。不與他鹿爲羣。

軼赤電。遺光耀。徐廣曰。超陵赤電。電光不及。言去速也。

追怪物。出宇宙。正義曰。怪物。謂游梟飛虡也。張揖云。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許愼云。宙。舟輿所極也。按許說宙是也。

彎繁弱。正義曰。上烏繁反。文穎云。彎。牽也。繁弱。夏后氏良弓名。左傳云。分魯公以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

滿白羽。正義曰。文穎云。引弓盡箭鏑爲滿。以白羽羽箭。故云白羽也。

射游梟。櫟蜚虡。郭璞曰。梟。梟羊也。似人長脣反踵被髮。食人。飛虡。鹿頭龍身。神獸。櫟。捎也。

擇肉後發。先中命處。弦矢分。藝殪仆。徐廣曰。射準的曰藝。仆音赴。

然後揚節而上浮。陵驚風。歷駭飇。正義曰。飇音必遙反。爾雅云。扶搖暴風從下升上。故曰飇。

乘虛無。與神俱。正義曰。張揖云。虛無寥廓與天通靈。言其所乘氣之高。故能出飛鳥之上而與神俱也。

轔玄鶴。亂昆雞。徐廣曰。轔音躙。○正義曰。轔音吝。鶴二百六十歲則淺黑色也。

遒孔鸞。促鵔鸃。拂鷖鳥。捎鳳皇。漢書音義曰。遒。秦由反。鷖烏雞反。張云。山海經云。九疑之山有五采之鳥。名曰鷖鳥也。○正義曰。捎山交反。京房易傳云。鳳皇。鴈前麟後。雞啄燕頷。蛇頸龜背。魚尾駢翼。高丈二尺。東山經云。其狀如鶴五采。而首文曰經。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股文曰信。是鳥自歌自舞。雄曰鳳。雌曰皇。

捷鵷雛。掩焦明。鷦鳴似鳳。○索隱曰。張揖云。鷦明。西方之鳥也。樂汁圖徵曰。鷦明。狀似鳳皇。宋衷曰。水鳥也。○正義曰。按長喙疎翼覓尾。非幽閑不集。非珍物不食。

道盡塗殫。迴車

越壑厲水、顏師古曰、厲ハ衣ヲ以テ渡ルナリ。椎蜚廉、漢書椎ヲ推ニ作ル、顏師古曰、推モ亦之ヲ弄スルナリ、其字手ニ從フ、今流俗讀デ椎擊ノ椎ト爲ス、其義ニ非ズ。

儵敻遠去、顏師古曰、儵然、敻然、疾速ノ貌。

流離輕禽云云注一作有、札記有ヲ惠ニ作ル、

鬭死不卻。案蒙。謂覆而取之。鶡以蘇爲奇。故特言之以成文耳。鶡音曷。決疑注云。鳥尾爲蘇也。綺白虎。徐廣曰。綺音袴。駰案郭璞曰。綺謂絆絡之。○索隱曰。張揖云。著白虎之袴也。被豳文。郭璞曰。著斑衣。○索隱曰。輿服志云。虎賁騎鶡冠虎文單衣。卽此斑衣也。跨野馬。索隱曰。跨。乘之也。陵三嵏之危。漢書音義曰。三嵏。三成之山。下磧歷之坻。郭璞曰。磧歷。阪名也。○正義曰。坻音遲。磧歷。淺水中沙石也。坻。水中高處。言獵人下此也。徑陵赴險。越壑厲水。椎蜚廉。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者。弄解豸。漢書音義曰。解豸。似鹿而一角。入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觸不直者。可得而弄也。○索隱曰。解音蟹。豸音丈爾反。格瑕蛤。鋋猛氏。漢書音義曰。瑕蛤猛氏。皆獸名。○索隱曰。晉灼云。瑕蛤闕。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有光澤。名猛氏。說文。鋋。小矛也。音蟬。罥騕褭。射封豕。郭璞曰。騕褭。神馬。日行萬里。封豕。大豬。兩音窈嫋。箭不苟害。解脰陷腦。索隱曰。張揖云。脰。項也。陷音苦念反。亦依字讀也。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彌節裴回。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率之變態。然後浸潭促節。索隱曰。浸潭。猶漸冉也。漢書作浸淫。或作乘輿案節也。儵敻遠去。郭璞曰。敻音詡盛反。流離輕禽。蹵履狡獸。轊白鹿。捷狡兔。徐廣曰。轊音銳。一作有也。○正義曰。轊音衞。抱朴子云。白鹿。壽千歲。滿五

文選ト合ス、各本舍ヲ客ニ誤ル。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云云、淩稚隆曰、此ニ至リ始テ校獵ノ事ヲ言フ。

出乎四校之中、顏師古曰、文穎非ナリ、四校ハ校ノ四面ニ闌スルナリ、其跋扈縱恣ニシテ、行テ校ノ四外ニ出ルナリ。

生貔豹、顏師古曰、生ハ之ヲ生取スルヲ謂フ。

肉。曰苞苴也。後宮。內人也。言宮館各自有。

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虯。徐廣曰。以玉爲飾。駰案郭璞曰。鏤象山所出輿。言有雕鏤。虯。龍屬也。韓子曰。黃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拖蜺旌。正義曰。拖音徒可反。張云。析毛羽。染以五采。綴以縷爲旌。有似虹蜺氣。靡雲旗。正義曰。張云。畫熊虎於旌。似雲氣也。前皮軒。後道游。郭璞曰。皮軒。革車也。或曰。卽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者也。道。道車。游。游車。皆見周禮也。孫叔奉轡。衞公驂乘。漢書音義曰。孫叔者太僕公孫賀也。衞公者。衞青也。太僕御。大將軍驂乘也。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郭璞曰。言跋扈從恣。不安鹵簿矣。○索隱曰。晉灼云。扈。大也。文穎曰。凡五校。今言四者。一隨天子乘輿也。鼓嚴簿。縱獠者。漢書音義曰。鼓嚴。嚴鼓也。簿。鹵簿也。駰謂鼓嚴於林簿之中。然後縱獠也。江河爲阹。泰山爲櫓。郭璞曰。櫓。望樓也。因山谷遮禽獸爲阹。音去車反。車騎靁起。隱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郭璞曰。貔。執夷。虎屬也。音毘。搏豺狼。正義曰。搏。擊也。杜林云。豺。似貊白色。說文云。狼屬。手熊羆。正義曰。張云。熊。犬身人足黑色。羆。大於熊。黃白色。皆能攀沿上高樹。冬至入穴而蟄。始春而出也。足野羊。郭璞曰。野羊。如羊千斤。手足。謂拍蹹殺之。蒙鶡蘇。徐廣曰。蘇。尾也。○索隱曰。孟康云。鶡。鶡尾也。蘇。析羽也。張揖曰。鶡。似雉雞。

蛭蜩蠗蝚注山海經曰鼻塗山、札記皐塗山ニ作ル、云フ皐ヲ鼻ニ譌ス、山海經ニ依テ改ム。

螹胡注似掘板、札記握板ニ作ル、云フ柘ニ譌ス、今改ム、集韻類篇說文ヲ引ク同シ。

騰殊榛注正義爾雅、札記云、當ニ廣雅ト云フベシ。

宮宿館客、札記客ヲ舍ニ作ル、云フ舊刻漢書

雌者。素色也。玃音古約反。雌。今狖。尾端爲兩岐。天雨便以尾插鼻兩孔。郭璞云。玃。色蒼黑。能攫搏人。故云玃也。

蛭蜩蠗蝚。

徐廣曰。蛭音質。駰案漢書音義曰。山海經曰。不咸之山有飛蛭四翼。郭璞曰。蠗猱。似獼猴而黃。蜩未聞。○索隱曰。張揖云。蛭。蟣也。蜩。蟬也。蠼猱。獼猴也。顧氏云。蠗音塗卓反。山海經云。鼻塗山下有獸。似鹿馬足人首四角。名爲蠗。蠗猱卽此也。字或作蠼。郭璞云。玃。非也。上已有蠗玃。此不應重見。又神異經云。西方深山有獸。毛色如猴。能緣高木。其名爲蜩。字林云。蠗音狄。蛭蜩。二獸名。

螹胡豰蛫。

徐廣曰。螹音在廉反。似猨黑身。豰音呼谷反。蛫音詭。駰案漢書音義曰。豰。白狐子也。○索隱曰。張揖云。螹胡。似獼猴。頭上有髦。腰以後黑。郭璞曰。豰。似鼬而大。腰以後黃。一名黃腰。食獼猴。蛫未聞。姚氏案山海經云。卽山有獸。狀如龜。白身赤首。其名曰蛫。又說文云。螹胡。黑身白腰。若帶。手有長白毛。似掘板也。

棲息乎其閒。長嘯哀鳴。翩幡互經。

正義曰。郭云。互經。互相經過。

夭蟜枝格。偃蹇杪顚。

正義曰。夭音妖。蟜音矯。杪音弭沼反。郭云。皆猨猴在樹共戲姿態也。夭蟜。頻申也。

於是乎隃絕梁。

正義曰。張云。絕梁。斷橋也。郭云。梁厚石絕水也。

騰殊榛。

正義曰。榛仕斤反。爾雅云。木叢生爲榛也。殊。異也。

捷垂條。

正義曰。捷音才業反。張云。捷。持懸垂之條。

踔稀閒。

郭璞曰。踔。縣蹢也。託釣反。

牢落陸離。爛曼遠遷。

正義曰。郭云。奔走崩騰狀也。顏云。言其聚散不常。雜亂移徙。

若此輩者數千百處。嬉游往來。宮宿館客。庖廚不徙。後宮不移。

正義曰。說文云。庖。廚屋。鄭玄注周禮云。庖之言苞也。苞裹

仁頻并閭、顏師古曰、仁頻ハ卽チ賓根ナリ、頻字或ハ賓ニ作ル。

連卷累佹、錢大昕曰、漢書累ヲ欙ニ作ル、欙累聲相近シ、顏師古曰、連卷ハ屈曲ナリ、欙佹ハ支柱ナリ。阬衡閜砢、顏師古曰、阬衡ハ勁直ノ貌、閜砢ハ相扶持スルナリ。

樹葉似甘焦。頻音賓。

欃檀木蘭。豫章女貞。漢書音義曰。欃檀。檀別名也。女貞木葉冬不落。○索隱曰。欃音讒。皇覽云。孔子墓後有欃檀樹也。荊州記。宜都有喬木叢生。名爲女貞。

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葰茂。攢立叢倚。

連卷累佹。崔錯癹骫。古委字。

阬衡閜砢。徐廣曰。癹音拔。駰案郭璞曰。骫音委。閜音惡可反。砢音魯可反。○索隱曰。郭璞云。崔錯癹骫者。蟠戾相樛也。阬衡閜砢者。揭孽傾欹貌也。

垂條扶於。落英幡纚。郭璞曰。扶於。猶扶疎也。幡纚。偏幡也。音灑。○索隱曰。皆飛揚貌也。纚音所綺反。

紛容蕭蔘。旖旎從風。索隱曰。張揖云。旖旎。猶阿那也。

瀏莅芔吸。徐廣曰。莅音栗。○索隱曰。郭璞云。皆林木鼓動之聲。瀏音畱。莅如字。芔古卉字。吸音翕。

蓋象金石之聲。正義曰。金。鐘。石。磬。

管籥之音。正義曰。廣雅云。象箎。長一尺。圍一寸。有六孔無底。籥。謂之笛。有七孔。說文云。籥三孔籥也。

柴池茈虒。徐廣曰。柴音差。虒音豸。○索隱曰。張揖云。柴池。參差也。茈虒。不齊也。茈音差。虒音側氏反。

旋環後宮。雜遝累輯。徐廣曰。雜一作插。

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玄猿素雌。蜼玃飛鸓。徐廣曰。蜼音于季反。駰案漢書音義曰。蜼。似獮猴。仰鼻而長尾。玃。似獮猴而大。飛鸓。飛鼠也。○其狀如兎而鼠首。以其額飛也。○索隱曰。郭璞云。鸓鼯鼠也。紫毛赤色。飛且生。一名飛生。蜼音贈遺之遺。鸓音誄。玄猿。猿之雄者。黑色也。素雌。猿之

ニ朝采ト名ヅク、猶夜光ノ璧ト言フ如シ、琬琰ハ美玉ノ名ナリ。於是乎盧橘夏孰云云、淩稚隆曰、此一段苑中ノ草木果實ヲ言フ。橪柹注索隱音汝蕭反、札記云、橪字此音ナシ、當ニ誤ナルベシ、集韵橪支ノ橪、因蓮切ノ下ニ入ル、下音烟ト合ス。楟棙、札記棙ヲ柰ニ作リ、注楟柰棙熟也ニ作ル、云フ句誤アリ、合刻本注柰字ナシ。

沙棠櫟櫧注似樵、札記樵ヲ柃ニ作ル、云フ樵ニ誤ル、考證漢書注ニ據テ改ム。華氾檘櫨、錢大昕曰、漢書氾ヲ楓ニ作リ、檘ヲ枰ニ作ル、皆聲相近シ。畱落胥餘、錢大昕曰。漢書胥邪ニ作ル、邪餘聲相近シ、郭景純畱何物タルヲ詳セズ、按ズルニ釋木ニ、劉劉杙、注劉子山中ニ生ズ、實棃ノ如シト、卽此畱ナリ。

曰。楟音亭。山梨。〇索隱曰。司馬彪曰。上黨謂之楟棙。齊都賦云。楟棙熟也。厚朴。藥名也。

樗棗楊梅。 徐廣曰。樗音弋升反。樗棗。似柹。〇索隱曰。張揖云。揚梅。實似穀子而有核。其味酢。出江南荊楊。異物志。其實外內著核。熟時正赤。味甘酸也。

櫻桃蒲陶。 郭璞曰。蒲陶。似燕薁。可作酒也。〇索隱曰。張揖云。櫻桃一名含桃。呂氏春秋云。鸎鳥所含。故曰含桃。爾雅謂之荊桃也。

隱夫鬱棣。搭㯓荔枝。 徐廣曰。鬱一作薁。搭音荅。駰案郭璞曰。鬱。車下李也。棣。實似櫻桃。荅㯓似李。㯓音遝。隱夫未聞。〇索隱曰。晉灼云。荔枝。大如雞子。皮麤。剝去皮。肌如雞子中黃。其味甘多酢少。廣志云。樹高五六丈。如桂樹。綠葉。冬夏青茂。有華朱色。荔字或作離。音力致反。

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貤丘陵。 郭璞曰。貤。猶延也。音施。 **下平原。揚翠葉。杌紫莖。** 郭璞曰。杌。搖也。 **發紅華。秀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櫧。** 漢書音義曰。沙棠。似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櫟。果名。櫧。似樵。葉冬不落也。

華氾檘櫨。 徐廣曰。氾一作楓。駰案漢書音義曰。華。木皮可以爲索也。〇索隱曰。古今字林云。櫨。合椑也。郭璞云。楓。似白楊。葉圓而岐。有脂而香。犍爲舍人曰。楓爲樹厚葉弱莖。大風則鳴。故曰攝攝。檘。平仲木也。亦云。火橐木。一云玉精。食其子得爲仙也。

畱落胥餘。仁頻并閭。 徐廣曰。頻一作賓。駰案郭璞曰。落。檴也。胥餘。似并閭。并閭。椶也。皮可作索。餘未詳。〇索隱曰。晉灼云。畱闕未詳。司馬彪云。胥邪。樹高十尋。葉在其末。異物志。實大如瓠。繫在顚。若挂物。實外有皮。中有核。如胡桃。核裏有膚。厚半寸。如豬膏。裏有汁斗餘。清如水。味美於蜜也。孟康曰。仁頻。椶也。姚氏云。檳一名椶。卽仁頻也。林邑記云。

チ平ゲ、而テ堂チ其上ニ築キ、累塁チ為ルチ謂フ、増ハ重ナリ、一重チ一成ト為スナリ。

巖突洞房注索隱突音一弔反、錢大昕曰、文選突チ窔ニ作ル、漢書字譌シテ突ト為ル、小顏竈突ノ若ク然リト謂フ、非ナリ。

仰攀橑而捫天、顏師古曰、橑ハ椽ナリ、捫ハ摸ナリ、亭樹ノ高、之ニ升上スル者、俯視スレバ則地チ見ズ、仰デ其橑ニ攀レバ、天チ摸スベキナリ。

西清注、山出二字恐ラクハ衍ナリ。

磐石振崖注振音脣、札記脣チ振ニ作ル、云フ誤テ脣ニ作ル、此音ナシ、索隱ニ依テ改ム。

瑉玉旁唐云云、顏師古曰、旁唐ハ文石ナリ、唐字モト磄ニ作ル、璸斒漢書玢豳ニ作ル、郭璞曰、文理ノ貌ナリ。

垂綏琬琰、漢書垂綏チ鼂采ニ作ル、顏師古曰、鼂古ノ朝字ナリ、朝采ハ美玉、毎且白虹ノ氣アリ、光采上出ス、故

涌於清室。通川過乎中庭。磐石振崖。徐廣曰。振音脣。○索隱曰。如淳云。振音振。振。盛也。李奇云。振。整也。整頓池水之崖。音之忍反。嶔巖倚傾。嵯峨礁礫。徐廣曰。峨一作池。礁音雜。礫音五合反。○索隱曰。埤蒼云。礁礫。高貌。礁音士劫反。礫音五榻反。又字林音礁才帀反。礫五帀反。刻削崢嶸。正義曰。郭云。言自然若彫刻也。玫瑰碧琳。珊瑚叢生。正義曰。郭云。珊瑚。生水底石邊。大者樹高三尺餘。枝格交錯無有葉。瑉玉旁唐。索隱曰。郭璞云。旁唐。言盤礴。璸斒文鱗。徐廣曰。璸音彬。斒音斑。赤瑕駮犖。索隱曰。說文云。瑕。玉之小赤色。張揖曰。赤玉也。司馬彪云。駮犖。采點也。犖音洛角反。雜臿其間。徐廣曰。雜一云插。插一云遝。垂綏琬琰。和氏出焉。徐廣曰。垂綏一作朝采。駰案郭璞曰。汲冢竹書曰。桀伐岷山。得女二人。曰琬。曰琰。桀愛二女。斵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也。

於是乎盧橘夏孰。郭璞曰。今蜀中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芬香。冬夏華實相繼。或如彈丸。或如拳。通歲食之。即盧橘也。○索隱曰。應劭云。伊尹書曰。果之美者。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夏孰。晉灼曰。此雖賦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於一也。案廣州記云。盧橘。皮厚大小如甘酢多。九月結實。正赤。明年二月更青黑。夏孰。吳錄云。建安有橘。冬月樹上覆裹。明年夏色變青黑。其味甚甘美。盧即黑色是也。黃甘橙楱。徐廣曰。音湊。橘屬。枇杷橪柹。徐廣曰。橪音而善反。果也。○索隱曰。張揖云。橪。橪支。香草也。韋昭曰。橪音汝蕭反。郭璞云。橪。橪支木也。橪音烟。此說為近。說文曰。橪。酸小棗也。淮南子云。伐橪棗以為矜。音勤。楟㮈厚朴。徐廣

駃騠生レテ三日ニシテ其母ヲ超ユ、注決啼ノ上、札記音字アリ、云フ官本音字アリ、他本脫ス。

高廊四注云云、顏師古曰、廊ハ堂下四周ノ屋ナリ、重坐ハ增室ヲ謂フ、曲閣ハ閣ノ屈曲相連ル者ナリ。

華榱璧璫輦道纚屬、顏師古曰、榱ハ椽ナリ、華ハ之ヲ彫畫スルヲ謂フ、璧璫ハ玉ヲ以テ椽ノ頭當ト爲ス、即所謂璇題玉題ナル者ナリ、一曰、玉ヲ以テ瓦ノ當ヲ飾ルナリ、輦道ハ閣道ノ輦ニ乘テ行クベキ者ヲ謂フ、纚屬ハ相連屬スルナリ。

步櫩周流長途中宿、顏師古曰、步櫩ハ其下行步スベキヲ言フ、即今ノ步廊ナリ、其途長遠ニシテ、日ヲ經テ之ヲ行クト雖モ尚達スル能ハズ、故ニ中道ニシテ宿スルヲ謂フナリ、櫩ハ檐ト同ジ。

夷嵏築堂云云、顏師古曰、夷ハ平ナリ、山ノ嵩聚者ヲ嵏ト曰フ、山

乎離宮別館。彌レ山跨レ谷。正義曰。彌。滿也。跨。猶レ騎也。言宮館滿レ山。又跨ニ谿谷一也。高廊四注。重坐曲閣。郭璞曰。重坐。重軒也。曲閣。閣道曲也。華榱璧璫。索隱曰。韋昭云。裁レ玉爲レ璧以當ニ榱頭一。司馬彪曰。以レ璧爲ニ瓦之當一也。輦道纚屬。步櫩周流。長途中宿。郭璞曰。途。樓閣閒陛道。中宿。言ニ長遠一也。夷レ嵏築レ堂。累臺增成。巖突洞房。郭璞曰。嵏。山名。平レ之以安ニ堂其上一。成亦重也。周禮曰。爲ニ壇三成一。在ニ巖穴底一爲レ室。潛ニ通臺上一者。○索隱曰。服虔云。平ニ嵏山一以爲レ堂也。張揖云。重累而成レ之。故曰ニ增成一。突音一弔反。釋名。以爲ニ突幽一也。楚詞云。冬有ニ突廈一夏室寒。王逸以爲ニ複室一也。俛杳眇而無レ見。仰攀レ橑而捫レ天。奔星更於ニ閨闥一。宛虹拖ニ於楯軒一。徐廣曰。楯音食尹反。○正義曰。拖音徒我反。顏云。宛虹。屈曲之虹。拖。謂ニ申加ニ於上一也。楯。軒之闌板也。言室宇之高。故星虹得ニ經加一之。青虯蚴ニ蟉於東箱一。正義曰。蚴一糾反。蟉力糾反。象輿婉ニ蟬於西清一。漢書音義曰。山出ニ象輿一。瑞應車也。郭璞曰。西清。西箱清淨地也。○正義曰。婉蟬宛善二音。顏云。蚴蟉婉蟬。皆行動之貌也。靈圉燕ニ於閒觀一。郭璞曰。靈圉。淳圉。仙人名也。○索隱曰。張揖云。靈圉。衆仙號。淮南子云。騎ニ飛龍一從ニ淳圉一是也。偓佺之倫暴ニ於南榮一。漢書音義曰。偓佺。仙人名也。○索隱曰。韋昭云。古仙人。姓偓。列仙傳云。槐里採藥父也。食レ松。形體生レ毛數寸。方眼。能行逮ニ走馬一也。應劭曰。南榮。屋檐兩頭如レ翼也。故鄭玄云。榮。屋翼也。王誘云。飛榮似ニ鳥舒一是也。暴。偃ニ臥日中一也。醴泉

師古曰、濩音護。

肹蠁布寫、顏師古曰、肹音許乙反、蠁音響、肹蠁ハ盛ニ作コルナリ。

隆冬生長踊水躍波、顏師古曰、其土地氣溫ニシテ、冬ヲ經テ草木死セズ、水凍ラザルヲ言フ。

窮奇象犀注索隱一角在頭、札記云、頭疑フ額ナリ、漢書注、一角在鼻、一角在額ニ作ル。

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顏師古曰、其土地氣寒ク、暑ニ當リ凝凍シ、地之ガ爲ニ裂ク、故ニ冰ヲ涉リテ而テ河ヲ渡ルナリ、揭ハ衣ヲ褰グルナリ。

蛩蛩驒騱云云、郭璞曰、驒騱ハ駏驉ノ類ナリ、

苾勃。正義曰。晻曖。奄愛二音。皆芳香之盛也。詩云。苾苾芬芬。氣也。於是乎周覽泛觀。瞋盼軋沕。徐廣曰。瞋音丑人反。盼一作旋。駰案郭璞曰。皆不可分貌。芒芒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日出東沼。入於西陂。索隱曰。張揖云。日朝出苑之東池。暮入於苑西陂中也。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則㺊旄貘犛。徐廣曰。㺊音容。獸類也。犛音狸。一音茅。駰案郭璞曰。旄。旄牛。貘。似熊。庳腳銳頭。犛牛。黑色。出西南徼外也。○索隱曰。郭璞云。㺊。㺊牛。領有肉堆。卽今之犛牛也。張揖云。旄。旄牛。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貘。白豹也。似熊。庳腳銳䯒。骨無髓。食銅鐵。音陌。犛音狸。又音茅。或以爲猫牛。毛可爲罽。是也。沈牛麈麋。漢書音義曰。沈牛。水牛也。○正義曰。麈。似鹿而大。按麋似水牛。赤首圜題。郭璞曰。題。額也。所未詳。窮奇象犀。漢書音義曰。窮奇。狀如牛而蝟毛。其音如嘷狗。食人也。○索隱曰。郭璞云。象。大獸。長鼻。牙長一丈。犀。頭似豬。庳腳。一角在頭也。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郭璞曰。言水漫凍不解。地折裂也。揭。褰衣。獸則麒麟角端。郭璞曰。角端音端。似豬。角在鼻上。堪作弓。李陵嘗以此弓十張遺蘇武也。○索隱曰。張揖云。雄曰麒。雌曰麟。其狀麋身牛尾狼蹄一角。郭璞云。麒似麟而無角。毛詩疏云。麟。黃色。角端有肉。京房傳云。麟有五綵。腹下有黃色。也。張揖云。角端似牛。角可以爲弓。騊駼橐駞。蛩蛩驒騱。駃騠驢騾。正義曰。騊駼。桃徒二音。橐音託。駞徒河反。蛩音其恭反。驒騱。顚奚二音。駃騠。決啼。於是

被以江離云云、李光縉曰、江離蘼蕪、皆香草ナリ、流夷亦草名、微香アリ。

尃結縷注一作怖、札記怖ヲ布ニ作ル、云フ舊刻布、中統游拖ニ譌ス、他皆怖ニ譌ス。

葴橙若蓀、錢大昕曰、漢書橙ヲ持ニ作ル、持橙聲相近シ、韋昭曰、持音懲ト、小顏持ヲ破テ荇ト爲ス、非ナリ。

布獲閎澤、札記獲ヲ濩ニ作ル、云フ蔡王柯淩獲ニ譌ス、按ニ漢書亦濩ニ作ル、郭璞曰、布濩ハ、猶布露ノ如キナリ、

游激淖衍貌。○正義曰。溶音容。鬻音育。張云。水流谿谷之閒。

散渙夷陸。索隱曰。司馬彪曰。夷。平也。廣平曰陸。

亭皇千里。靡不被築。郭璞曰。言爲亭候於皐隰。皆築地令平。賈山所謂隱以金椎也。

掩以綠蕙。正義曰。張云。綠。王芻也。蕙。薰草也。顏云。綠蕙。言蕙草色綠耳。非王芻也。爾雅云。菉一名王芻。

被以江離。糅以蘼蕪。正義曰。糅女又反。

襍以流夷。漢書音義曰。流夷。新夷也。

尃結縷。徐廣曰。尃古布字。一作怖。駰案漢書音義曰。結縷似白茅。蔓聯而生。布。種之也。

攢戾莎。徐廣曰。草可染紫。

揭車衡蘭。槀本射干。徐廣曰。揭音桀。駰案郭璞曰。揭車一名乞輿。槀本。槀茇。射干。十月生。皆香草。○索隱曰。案桐君藥錄。槀本。苗似芎藭。

茈薑蘘荷。索隱曰。張揖云。茈薑。子薑也。案四民月令。生薑謂之茈薑。音紫。○正義曰。蘘人羊反。柯根旁生筍。若芙蓉。可以爲葅。又治蠱毒也。

葴橙若蓀。郭璞曰。葴。未詳。橙。柚。若蓀。香草也。○索隱曰。姚氏以爲此前後皆草。非橙柚也。漢書作葴持。小顏云。葴。寒漿也。持當爲荇。字之誤爾。荇。鬼目也。案今讀者亦呼爲登。謂登草也。姚氏云。蓀草似昌蒲而無脊也。生溪澗中。蓀音孫。

鮮枝黃礫。郭璞曰。皆未詳。○索隱曰。張揖云。皆草也。司馬彪云。鮮枝。卽今支子。或云。鮮枝亦香草也。小顏云。黃礫者。黃屑木。恐非也。

蔣苧青薠。徐廣曰。苧音佇。駰案漢書音義曰。蔣。菰也。苧。三稜。○索隱曰。薠音煩。

布獲閎澤。延曼太原。麗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郭璞曰。香酷烈也。

郁郁斐斐。衆香發越。肸蠁布寫。晻曖

咀嚼菱藕、淺稚隆曰、以上水ヲ言フ、以下山ヲ言フ、各山谷ニ產スル所ノ屬ヲ具ス。嶄巖注正義嶄音咸、札記云、嶄咸音ナシ、當ニ脫誤アルベシ。南山峩峩、顏師古曰、南山ハ終南山ナリ、峩峩ハ高キ貌。蹇產溝瀆、郭璞曰、溪ヨリ瀆ニ及ビ、皆水相通注スルナリ。阜陵別島、顏師古曰、阜陵水中ニ居在シ、各別ニ島ヲ爲スヲ言フ。

搖蕩。掩薄草渚。正義曰。掩。覆也。薄。依也。言或依草渚而遊戲也。唼喋菁藻。郭璞曰。菁。水草。呂氏春秋曰。太湖之菁也。○索隱曰。左傳云。蘋蘩蘊藻。蘊卽聚也。○正義曰。唼疏甲反。喋丈甲反。鳥食之聲也。咀嚼蔆藕。於是乎崇山巃嵸。崔巍嵯峨。正義曰。巃力孔反。嵸子孔反。崔在回反。巍五回反。郭云。皆峻貌。深林鉅木。嶄巖嵾嵯。正義曰。嶄音咸。又仕銜反。嵾音楚林反。嵯楚宜反。顏云。嶄巖。尖銳貌。嵾嵯。不齊也。九嵕巀嶭。南山峩峩。漢書音義曰。九嵕山在左馮翊谷口縣西。巀嶭山在池陽縣北。○正義曰。嵕子公反。巀才切反。嶭五結反。巖陁音遲。甗錡。摧崣崛崎。郭璞曰。陁。崖際。甗音魚晚反。錡音蟻。摧音作罪反。○索隱曰。陁音豸。皆隆屈窊折貌。崎音倚。崛音掘。振谿通谷。索隱曰。張揖云。振。拔也。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郭璞云。振。猶灑之也。蹇產溝瀆。漢書音義曰。蹇產。屈折也。谽呀豁閜。郭璞曰。皆澗谷之形容也。谽音呼含反。呀音呼加反。閜音呼下反。○索隱曰。司馬彪云。谽呀。大貌。豁閜。空虛也。阜陵別島。正義曰。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水中山曰島。崴磈嵔瘣。正義曰。崴於鬼反。磈魚鬼反。嵔烏罪反。瘣胡罪反。皆高峻貌。丘墟崫礨。正義曰。虛音墟。崫口忽反。又口罪反。礨力罪反。皆堆壟不平貌。隱轔鬱𡾰。正義曰。𡾰音律。郭云。皆其形勢也。登降施靡。正義曰。郭云。施靡。猶連延。陂池貏豸。郭璞曰。貏音衣被之被。豸音蟲豸之豸。○索隱曰。郭璞云。陂池。旁頹貌。陂音皮。貏音被。沇溶淫鬻。索隱曰。郭璞云。

中統游本哆、他本多ニ譌ス、按ニ哆音侈、口ヲ張ルナリ。

禺禺鱋魶　漢書魶ヲ鰨ニ作ル、郭璞曰、禺禺ハ魚皮ニ毛アリ、黃地黑文ナリ、鱋ハ比目魚ナリ、狀牛脾ニ似テ、細鱗紫色、兩相合シテ乃行クヲ得、鰨ハ鯢魚ナリ、鮎ニ似テ四足アリ、聲嬰兒ノ如シ、禺音隅、又音顒。

擢尾、漢書掉尾ニ作ル。

鷛鸈、漢書庸渠ニ作ル、顏師古曰、今ノ水雞ナリ。

鱵嶋鵁鸕注、郭璞曰鸕鸕嶋也ノ嶋、札記鷀ニ作ル、云フ蔡中統游柯凌本嶋ニ作ル。

禺禺鱋魶。徐廣曰。禺禺魚牛也。鱋一作鮎。音榻。魶音納。一作鰨。駰案漢書音義曰。鮎比目魚也。魶鯢魚。揵鰭擢尾。振鱗奮翼。潛處于深巖。魚鼈讙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玓瓅江靡。郭璞曰。靡崖也。○索隱曰。應劭云。明月珠子生於江中。其光耀乃照於江邊也。○正義曰。揵音乾。鰭音祁。揵舉也。鰭者。魚背上鬣也。蜀石黃碝。郭璞曰。碝石。黃色也。水玉磊砢。郭璞曰。水玉。水精也。磷磷爛爛。采色澔旰。叢積乎其中。鴻鷫鵠鴇。鴐鵝鸀鳿。郭璞曰。鷫。鷫鷞。鸀鳿。似鴨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也。○索隱曰。鴇音保。郭璞云。鴇似雁而無後指。毛詩鳥獸疏云。鴇似雁而虎文也。○正義曰。鸀鳿。燭玉二音。郭云。似鴨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辟水毒。生子在深谷澗中。若時有雨。鳿雌者生子。善鬭。江東呼爲燭玉。鵁鶄䴉目。徐廣曰。䴉音環。索隱曰。郭璞云。䴉目未詳。小顏云。荊郢閒有水鳥。大於鷺而短尾。色紅白。深目。目旁毛皆長而旋。此其是乎。䴉音旋。漢書亦作旋目。○正義曰。郭云。鵁鶄。似鳧而腳高。有毛冠。辟火災。煩鶩鷛鸈。徐廣曰。煩鶩一作番鷭。鷛音容。駰案漢書音義曰。煩鶩。鳧也。鷛鸈。似鶩灰色而雞足。○索隱曰。郭璞云。煩鶩。鴨屬。鷛鸈一名章渠也。鱵嶋鵁鸕。徐廣曰。鱵音斟。水鳥也。嶋音斯。鵁音火交反。駰案漢書音義曰。鱵嶋。蒼黑色。郭璞曰。鵁。魚鵁也。腳近尾。鸕。鸕嶋也。○索隱曰。張揖曰。鱵嶋。似魚虎而蒼黑。鄒誕本作鵝嶋也。羣浮乎其上。汎淫泛濫。索隱曰。郭璞云。皆鳥任風波自縱漂貌。汎音馮。泛音芳劍反。廣雅云。汎汎氾氾。羣浮也。隨風澹淡。與波

臨坻注、水坻曰坻、札記水ヲ小ニ作ル、云フ水坻ニ譌ス、爾雅ニ依テ改ム。

東注太湖、札記云、當ニ沈存中ノ說ニ依リ、湖ヲ河ニ作ルベシ、下ノ池螭離ト韵ヲ爲ス、正義以テ蘇州太湖ト爲ス、謬ル。

鰅魠注多口魚、札記多ヲ哆ニ作ル、云フ褰本

白結反。巖。崖。司馬彪云。批反。擊也。𡾊。曲隈也。犇揚滯沛。索隱曰。郭璞云。滯沛。水灑散貌。滯音丑制反。臨坻注壑。正義曰。坻音遲。坻。水中沙微起出水者也。爾雅云。水坻曰坻。壑。墟也。瀺灂霣墜。索隱曰。瀺音士湛反。灂音士卓反。說文云。水之小聲也。○正義曰。霣音隕。墜直類反。湛湛隱隱。徐廣曰。湛音沈。砰磅訇磕。正義曰。砰披萠反。磅蒲黃反。訇呼宏反。磕苦蓋反。皆水流鼓怒之聲也。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郭璞曰。湁音敕立反。潗音緝。○索隱曰。郭璞云。皆水微轉細湧貌。潏淈音決骨。廣雅云。淈淈。決流也。周成雜字云。湁潗。水沸之貌也。馳波跳沫。徐廣曰。一云。吸呷。汩潝漂疾。索隱曰。晉灼云。潝音華給反。郭璞云。許立反。汩潝。急轉貌也。悠遠長懷。正義曰。放散貌也。寂漻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正義曰。晃養二音。郭云。皆水無涯際也。安翔徐徊。翯乎滈滈。索隱曰。翯音鶴。滈音縞。詩曰。白鳥翯翯。郭璞云。水白光貌。翯音皛。滈音昊也。東注太湖。正義曰。太湖在蘇州西南。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螭。正義曰。螭丑知反。文穎云。龍子爲螭。張揖曰。雌龍也。二說皆非。廣雅云。有角曰虯。無角曰螭。按虯螭皆龍類而非龍。䱭䲛螹離。徐廣曰。螹音漸。駰案郭璞曰。䱭瞢。鮪也。音亙瞢。螹離未聞。○正義曰。䱭古鄧反。瞢未鄧反。李奇云。周洛曰鮪。蜀曰䱭瞢。出鞏山穴中。三月泝河上。能度龍門之限。則爲龍矣。鰅鰫鰬魠。徐廣曰。鰅音娛。皮有文。出樂浪。鰬音虔。魠音託。多口魚。駰案郭璞曰。鰫似鰱而黑。漢書音義曰。鰬似鯉而大也。

洲淤之浦、顏師古曰、水中居ルベキ者ヲ洲ト爲ス、淤ハ漫ナリ、浦ハ水涯ナリ。

桂林之中、如淳曰、桂樹ノ林ナリ。

汩乎渾流順阿而下、顏師古曰、汩音于筆反、疾キ貌ナリ、渾流ハ豐流ナリ、曲陵ヲ阿ト曰フ。

赴隘陝之口、漢書陿ニ作ル、音狹、顏師古曰、兩岸相迫近スル者ナリ。

湢測泌瀄、注索隱揳、音奚結反、擊ナリ。

蜿灗注正義蟺音善、札記云、此ニ據レバ、是張見ル所ノ本蜿蟺ニ作ル。

東西南北。馳鶩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郭璞曰。椒丘。丘名。言有巖闕也。見楚辭。淤亦洲名。蜀人云。見方言。○索隱曰。服虔云。丘名也。案兩山俱起象雙闕。故云椒丘之闕。楚詞曰。馳椒丘且焉止息是也。如淳云。丘多椒也。徑乎桂林之中。郭璞曰。桂林。林名也。見南海經也。過乎泱莽之野。漢書音義曰。山海經所謂大荒之野。汩乎渾流。順阿而下。郭璞曰。阿。大陵。赴隘陝之口。觸穹石。激堆埼。郭璞曰。穹石。大石也。堆。沙堆。埼。曲岸頭。音祈。沸乎暴怒。洶涌滂潰。洶音許勇反。涌音勇。滂音浦橫反。潰音浦拜反。○索隱曰司馬彪曰。洶湧。跳起貌。澎濆。波相戾也。湧或作容。澎或作滂。滭浡滵汩。索隱曰。司馬彪云。滭沸。盛貌。滵汩。去疾也。○正義曰。畢渤密三音。汩于筆反。湢測泌瀄。郭璞曰。逼測筆櫛四音。○索隱曰。司馬彪曰。湢測。相迫也。泌瀄。相揳也。橫流逆折。轉騰潎洌。索隱曰。蘇林曰。流輕疾也。澎濞沆瀣。索隱曰。瀣亦作溉。司馬彪云。滂濞。水聲。沆溉。徐流也。郭璞云。鼓怒鬱鯁之貌也。○正義曰。澎普彭反。濞普祕反。沆胡朗反。溉胡代反。穹隆雲橈。索隱曰。服虔云。水急旋回如雲屈曲也。郭璞云。水隴起回旋也。蜿灗膠戾。索隱曰。司馬彪云。蜿灗。展轉也。膠戾。邪曲也。宛善交戾四音。○正義曰。蜿音婉。蟺音善。踰波趨浥。徐廣曰。烏狹反。○索隱曰。司馬彪云。踰波。後陵前也。趨浥。輸於深泉也。莅莅下瀨。索隱曰。司馬彪云。莅莅。水聲也。音利。批巖衝擁。正義曰。批

紫淵徑其北注正義其水紫色注亦紫、札記云、漢書文選注此七字ナシ、疑フ是讀者ノ旁注誤入ス。

酆鄗潦潏注索隱、札記通出ヲ湧出ニ、沈水ヲ沈水ニ作ル、又晉灼云ヲ、晉灼曰、從丹水以下則有九、從灞水以下則七、案潏既是水名、除丹紫二川、自涇渭以下、適足八川、則是經營乎其內也、又潘岳云云ニ作ル、按ニ涇渭ハ疑フ霸滻ノ誤ナラン。

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郭璞曰。西極國也。○正義曰。文穎云。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爾雅云。西至於豳國爲西極。在長安西。故言右。丹水更其南。漢書音義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紫淵徑其北。郭璞曰。紫淵所未詳。○正義曰。山海經云。紫淵水。出根耆之山。西流注河。文穎云。西河穀羅縣有紫澤。其水紫色。注亦紫。在縣北。於長安爲北。終始霸滻。出入涇渭。索隱曰。張揖云。霸出藍田西北而入渭。滻亦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霸滻二水盡於苑中不出。故云終始也。涇渭二水從苑外來。又出苑去也。涇水出安定涇陽縣开頭山。東至陽陵入渭。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山。東北至華陰入河。酆鄗潦潏。郭璞曰。皆水流貌。音決。○索隱曰。張揖云。酆水出鄠縣南山豐谷。北入涇渭。鎬水在昆明池北。郭璞云。鎬水。豐水下流也。應劭云。潦。流也。潏通出聲也。案張揖云。潏水出南山。姚氏云。潦或作澇。澇水出鄠縣北注渭。潏水出杜陵。今名沈水。自南山皇子陂西北流注昆明池入渭。案此下文八川分流。則從涇渭霸滻豐鎬潦潏爲八。晉灼則云。計從丹水以下至潏。除潦爲行潦。凡九。從云滻以下爲數凡七。案今潏既是水名。除丹水紫淵。自霸以下通數。適足八川。是經營乎其內也。又潘岳關中記曰。涇渭霸滻豐鎬澇潏。上林賦所謂八川分流也。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兮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郭璞曰。八川名在上。

王辭而不能復、札記王辭而不復ニ作ル、云、索隱本漢書文選ト合ス、各本不下能字アリ、雜志云、後人加ル所ナリ、類聚產業部引テ無シ、顏師古曰、復ハ反ナリ、反報セザルヲ謂フ。

外私肅愼、顏師古曰、私ハ與ニ通ズルナリ、

中曾不蔕芥。索隱曰。張揖云。蔕芥。刺鯁也。若乃俶儻瑰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契不能計。正義曰。禹爲堯司空。辨九州土地山川草木禽獸。契爲司徒。敷五敎。主四方會計。言二人猶不能名計其數。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索隱曰。先生。指子虛也。如淳曰。見賓客禮待故也。李善曰。言見先生是賓客之也。是以王辭而不能復。索隱曰。郭璞曰。復。答也。何爲無用應哉。無是公听然而笑曰。郭璞曰。听。笑貌也。○索隱曰。听音斷。又音牛隱反。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郭璞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言述所職。見孟子。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郭璞曰。禁絕淫放也。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愼。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故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獵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

齊東有巨海、札記有ヲ陼ニ作リ、注索隱陼蘇林音渚ニ作ル、云フ索隱本陼、漢書文選ト合ス、各本有ニ作ル、注ニ因テ誤ル。

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有巨海。索隱曰。有作陼。蘇林云。陼音渚。小洲曰渚。謂東有大海之渚也。南有琅邪。郭璞曰。山名。在琅邪縣界。○正義曰。山名。在密州東南百三十里。琅邪臺在山上。觀乎成山。徐廣曰。在東萊不夜縣。○索隱曰。張揖云。觀闕也。於山上築宮闕。郭璞言在小遊觀。音一喚反。○正義曰。封禪書云。成山斗入海。言上山觀也。括地志云。成山在萊州文登縣東北百八十里也。射乎之罘。漢書音義曰。之罘山在東萊腄縣。射獵其上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罘山在萊州文登縣西北百九十里。言射獵其上也。罘音浮。浮勃澥。漢書音義曰。海別枝名也。○索隱曰。案齊都賦云。海傍曰勃。斷水曰澥也。游孟諸。郭璞曰。宋之藪澤名。○正義曰。周禮職方氏。青州藪曰望諸。鄭玄云。望諸。孟豬也。邪與肅愼爲鄰。正義曰。邪。謂東北接之。括地志云。靺鞨國。古肅愼也。亦曰挹婁。在京東北八千四百里。南去扶餘千五百里。東及北各抵大海也。右以湯谷爲界。正義曰。言右者。北向天子也。海外經云。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張揖云。日所出也。許愼云。熱如湯。秌田乎青丘。傍偟乎海外。正義曰。服虔云。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郭璞云。青丘。山名。上有田。出九尾狐。在海外。呑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胷

脟割輪淬、顏師古曰、脟字與臠同ジ、淬モ亦擩染ノ義ノミ、其肉ヲ臠割シ、車輪ニ擩シ、鹽シテ而テ之ヲ食フヲ言フ、此蓋上ノ割鮮染輪ノ言ヲ護ルナリ。

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郭璞曰。靈鼓。六面也。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纚乎淫淫。班乎裔裔。郭璞曰。皆羣行貌也。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徐廣曰。宋玉云。楚王游於陽雲之臺。駰案郭璞曰。在雲夢之中。泊乎無爲。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郭璞曰。勺藥。五味也。不若大王終日馳騁而不下輿。脟割輪淬。自以爲娛。徐廣曰。淬千內反。駰案郭璞曰。脟。臠。淬。染也。脟音臠也。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默然

◎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郭璞曰。言有惠況也。王悉發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衆。以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

連駕鵝、札記云、中統游毛本駕ヲ鴐ニ作ル、索隱本ト合ス、按ニ漢書文選亦鴐ニ作ル。

釣紫貝注貨殖傳云云、札記云、貨殖傳此文ナシ、語亦脫誤アリ。

女。粉白黛黑而立於衢。不知者謂之神仙。

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 郭璞曰。獠獵也。音遼。○索隱曰。爾雅云。宵獵曰獠

㜸珊勃窣。上金隄。 索隱曰。㜸珊。匍匐上下也。窣音素忽反。

揜翡翠。射鵕鸃。 漢書音義曰。鵕鸃鳥似鳳也。○索隱曰。司馬彪曰。鵕鸃。山雞也。許愼云。鷩鳥也。郭璞曰。似鳳有光彩。音浚宜。李彤云。鵕鸃。神鳥。飛光竟天也。

微矰出。纖繳施。 徐廣曰。繳音斫。

弋白鵠。連駕鵝。 郭璞曰。野鵝也。駕音加。○索隱曰。爾雅云。舒雁鵝也。○正義曰。鵠。水鳥也。駕鵝連謂兼獲也。抱朴子云。千歲之鵠純白能登於木。

雙鶬下。玄鶴加。 郭璞曰。詩云。弋言加之是也。○正義曰。司馬彪云。鶬似雁而黑。亦呼爲鶬括。韓詩外傳云。胎生也。相鶴經云。鶴。壽二百六十歲則色純黑。案弋雙鶬既下。又加玄鳥之上也。

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鷁。 漢書音義曰。鷁。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也。

揚桂枻。 徐廣曰。音曳。駰案韋昭曰。枻。檝也。

張翠帷。建羽蓋。罔瑇瑁。釣紫貝。 郭璞曰。紫質黑文也。○正義曰。毛詩蟲魚疏云。貝。水之介蟲。大者蚢。音下郎反。小者爲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爲文。皆成行列。當大者徑一尺。小者七八寸。今九眞交趾以爲杯盤實物也。貨殖傳云貝寶龜是也。

摐金鼓。吹鳴籟。 漢書音義曰。摐。撞也。籟。簫也。

榜人歌。 郭璞曰。唱櫂歌也。榜。船也。音謗。

聲流喝。 徐廣曰。烏邁反。

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礧石相擊。硠硠磕磕。若靁霆之聲。

考證増ス。

襞積褰縐云云、顏師古曰、襞積、文理身ノ著ル所ニ隨ヒ、或ハ褰縐委曲シテ、谿谷ノ如キナ言フ。

衯衯裶裶、錢大昕曰、裶ハ即褎字、說文衯褎、皆長衣ノ貌ナリ、

扶輿猗靡、顏師古曰、此自ラ鄭女曼姬ノ侍從者扶輿スル所ト爲リ、而テ猗靡スルチ言フ、楚王ノ車輿チ扶持スルチ謂フニ非ズ、札記輿チ與ニ作ル、

錯翡翠之葳蕤、顏師古曰、錯ハ雜ナリ、葳蕤ハ羽飾ノ貌ナリ。

被阿錫。漢書音義曰。阿。細繒也。錫。布也。○正義曰。按東阿出繒也。揄紵縞。徐廣曰。揄音臾。○正義曰。揄。曳也。韋昭云。紵之色若縞也。顏云。紵。織紵也。縞。鮮支也。襳纖羅。垂霧縠。郭璞曰。言細如霧。垂以覆頭。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谿谷。漢書音義曰。襞積簡齰也。褰。縮也。縐。裁也。其縐中文理葬鬱廻曲。有似於谿谷也。○索隱曰。小顏云。此說非也。襞積。今之帬襵。古謂之皮弁素積是也。蘇林曰。褰縐。縮蹙之也。縐音側救反。齰音助革反。裁音在代反。曲字林音丘欲反。衯衯裶裶。索隱曰。郭璞云。衣長貌。○正義曰。上芳云反。下方非反。揚袘卹削。徐廣曰。袘音迤。衣袖也。駰案。漢書音義曰。卹。削。裁制貌也。○索隱曰。張揖云。揚。舉也。卹削。刻除貌也。蜚纖垂髾。徐廣曰。纖音芟。駰案郭璞云。纖。袿衣飾。髾。髾髾也。扶輿猗靡。郭璞曰。淮南所謂曾折靡地。扶輿猗委也。○正義曰。輿音餘。猗於綺反。謂鄭女曼姬侍從王者。扶其車輿而猗靡。噏呷萃蔡。漢書音義曰。噏呷。衣裳張起也。萃蔡。衣聲也。○索隱曰。韋昭云。呷音呼甲反。郭璞云。萃蔡。猶璀璨也。○正義曰。呷火甲反。萃音翠。蔡千賄反。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葳蕤。徐廣曰。錯音措。或作錯粉翠蕤。繆繞玉綏。郭璞曰。綏所執以登車。○正義曰。顏云。下靡蘭蕙。謂垂髾也。上拂羽蓋。謂飛纖也。玉綏。以玉飾綏也。言飛纖垂髾。錯襍翡翠之旌旛。或繞玉綏也。張揖云。翡翠大小一如雀。雄赤曰翡。雌青曰翠。博物志云。翡。身通黑。唯胷前背上翼後有赤毛。翠。身通青黃。唯六翮上毛長寸餘青。其飛則羽鳴翠翡翠翡然。因以爲名也。縹乎忽忽。若神仙之彷彿。正義曰。彿。言似神仙也。戰國策云。鄭之美

蹷距虛注似馬色而青、札記似馬而色青ニ作ル、云フ淩本而色倒ス。

儵眒淒浰、札記眒ヲ眒ニ作ル、云フ毛本眒、文選玉篇目部、子虛賦ヲ引クト合ス、宋本王本眒ニ譌シ、柯淩眒ニ譌シ、中統舊刻游本聊ニ譌シ、漢書眒ニ譌ス、字類引ク同シ、錢大昕曰、漢書淒ヲ倩ニ作ル、淒倩聲相近シ。

曼姬注楚武王夫人鄧ノ下、札記曼字アリ、云フ

索隱曰。郭璞云。言頓轡也。司馬彪云。按轡而行得節。故曰案節。馬足未展。故曰未舒。亦爲得也。卽陵狡獸。轔邛邛。蹷距虛。郭璞曰。邛邛似馬色而青。距虛卽邛邛。變文互言之。穆天子傳曰。邛邛距虛。日走五百里也。軼野馬而轊騊駼。徐廣曰。轉音銳。駰案郭璞曰。野馬。如馬而小。騊駼似馬。轊。車軸頭。○索隱曰。轊音衞。謂軸頭轊而殺之。騊音陶。駼音塗。乘遺風而射游騏。漢書音義曰。遺風。千里馬。爾雅曰。嶲如馬一角。不角者騏也。○索隱曰。呂氏春秋云。遺風之乘。古今注曰。秦始皇馬名。韋昭曰。騏如馬無角。非麒麟之麟。嶲音攜。儵眒（眒一作眴）淒浰。徐廣曰。淒音七見反。浰音力詣反。駰案漢書音義曰。皆疾貌。雷動熛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眥。韋昭曰。在目所指。中必決於眼眥也。洞胷達腋。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裴回。郭璞曰。或云。節。今之所杖信節也。○索隱曰。司馬彪云。弭。猶低也。翺翔容與。索隱曰。郭璞曰。言自得。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𧮫受詘。徐廣曰。𧮫音劇。駰案郭璞曰。𧮫。疲極也。詘。盡也。言獸有倦游者。則徼而取之。○索隱曰。司馬彪云。徼。遮也。𧮫。倦也。謂遮其倦者。𧮫音劇。詘音屈。說文云。𧮫。勞也。燕人謂勞爲𧮫。徼音古堯反。殫覩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郭璞曰。曼姬。謂鄭曼。姬。婦人之總稱。○正義曰。文穎云。鄭國出好女。曼者其色理曼澤也。如淳云。鄭女。夏姬也。曼姬。楚武王夫人鄧。

脫ス、文選蜀都賦注ニ據テ改增ス、葉下、彼ハ似長生ノ三字アリ、又如小柿ヲ如小廿ニ作ル、云フ蜀都賦注柿ニ作ル。

赤猨蠷蝚、札記云、漢書文選此四字ナシ、注正義蠷音劬、蝚音柔ニ作ル、云フ各本誤テ蠷蝚二字ヲ重ネ、二音字ヲ脫ス、吳改ム。

兕象野犀窮奇獌狿、札記云、漢書文選此二句ナシ、錢大昕云、後人妄增、錢警石云、獌狿ハ上ノ獌蜒ト復出ス、集解索隱本蓋皆之ナシ、故ニ辯釋ナク、而テ窮奇象犀ハ、後ニ注スルナリ。

狀如水牛。象大獸。長鼻。牙長一丈。俗呼爲江猨。犀頭似猨。一角在額。漢書無此一句。窮奇獌狿。於是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駮之駟。漢書音義曰。馴。擾也。駮。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食虎豹。而駕之以當騶馬也。乘雕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郭璞曰。以海魚須爲旃旌。言橈弱也。通帛爲旃也。曳明月之珠旗。漢書音義曰。以明月珠綴飾旗。建干將之雄戟。漢書音義曰。干將韓王劍師。雄戟。胡中有鉅者。干將所造也。○索隱曰。應劭云。干將。吳善冶者姓。如淳曰。干將。鐵所出。晉灼曰。闔閭鑄干將劍。應劭說是。方言云。戟中小子刺者。所謂雄戟也。周處風土記云。戟爲五兵雄也。鉅音巨。案周禮。冶氏爲戈。胡三之。注云。胡。其子也。又周禮圖謂戟反曲下爲胡也。左烏嗥之雕弓。索隱曰。張揖云。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髯。髯拔墮黃帝弓。羣臣抱弓而號。故名烏號。見封禪書及郊祀志文。又韓詩外傳云。弓工之妻曰。此弓是泰山南烏號之柘。案淮南子云。烏號柘桑。其材堅勁。烏棲其上。將飛枝勁。復起。標呼其上。伐取其材爲弓。因曰烏號。古史考風俗通皆同此說也。右夏服之勁箭。徐廣曰。韋昭云。夏。夏羿也。矢室名曰服。呂靜曰。步叉謂之服也。○索隱曰。案夏羿善射者。又服箭之室。故云夏服。又夏后氏有良弓名繁弱。其矢亦良。卽繁弱箭服也。陽子驂乘。纖阿爲御。漢書音義曰。陽子。僊人陽陵子。纖阿。月御也。韋昭曰。陽子。古賢也。○索隱曰。張揖云。陽子。伯樂也。孫陽字伯樂。秦繆公臣。善御者也。或曰。纖阿。美女姣好貌。又樂彥曰。纖阿。山名。有女子處其巖。月歷數度。躍入月中。因爲月御也。郭璞云。纖阿。古之善御者。案節未舒。

神龜蛟鼉注四脚小細頭ヲ、札記四脚小頭細頸ニ作ル、云フ頭細互ニ誤リ、頸字ヲ脱ス、考證山海經ニ據テ改増ス。
楩柟豫章注枕木、札記云、疑フ誤ル、按ニ御覽九百六十遊名山志ヲ引テ曰、樓石山多章枕、爲三四圍、又南康記ヲ引テ曰、南康縣、舊水極源去郡並九百、地多章枕、疑フ枕乃形近クシテ譌ス、又九百五十七廣志ヲ引テ曰、豫章生七年外始辨、注云凡木豫章ニ似タリ、故ニ七年ヲ待テ當ニ分別スベシト、此下文七年云云ト相合ス、或ハ枕省テ尤ト爲シ、再ビ譌シテ凡ト爲スノミ。
桂椒注光靜、札記云、靜疑フ當ニ淨ニ作ルベシ。
木蘭注正義ノ上、札記、集解駰案、郭璞曰、木蘭樹皮辛香可食ノ十五字ヲ注ス、云フ王柯淩本脱ス。
又正義葉冬夏常似冬ヲ、札記葉冬夏榮常以冬華ニ作ル、云フ葉ヲ葉ニ譌シ、榮字華字ヲ

有神龜蛟鼉。正義曰。郭注山海經云。蛟似蛇而四脚小細頭有白嬰。大者數十圍。卯生子。如一二斛甕。吞人。鼉似蜥蜴而大。身有甲皮。可以冒鼓。瑇瑁正義曰。似觜蠵。甲有文。出南海。可以飾器物也。鼈黿。其北則有陰林巨樹。郭璞曰。林有山北陰地。楩柟豫章。郭璞曰。楩杞也。似梓。柟葉似桑。豫章。大木也。生七年乃可知也。○正義曰。按溫活人云。豫。今之枕木也。章。今之樟木也。二木生至七年。枕樟乃可分別。桂椒正義曰。郭云。桂。似枇杷葉而大白花。花而不著子。叢生巖嶺閒。無雜木。冬夏常青。按今諸寺有桂樹。葉若枇杷而小。光靜。冬夏常青。其皮不中食。蓋二色桂樹。木蘭。正義曰。廣雅云。似桂皮辛。可食。葉冬夏常似冬。其實如小柿。辛美。南人以爲梅也。藁離朱楊。徐廣曰。藁音扶戾反。駰案郭璞曰。木蘭樹。皮辛香可食。漢書音義曰。離。山梨。朱楊。赤楊也。○索隱曰。郭璞云。朱楊。赤莖柳。生水邊。爾雅云。檉。河柳是也。樝梸梬栗。橘柚芬芳。徐廣曰。梬音郢。駰案漢書音義曰。梬梬棗也。○正義曰。小曰橘。大曰柚。樹有刺。冬不凋。葉青花白子黃。亦二樹相似。非橙也。其上則有赤猨蠗蝚。徐廣曰。音劬柔。○正義曰。蠗。蠗劬。蝚。蝚柔。皆猿猴類。鵷雛孔鸞。騰遠射干。郭璞曰。鵷雛。鳳屬也。孔。孔雀。鸞。鸞鳥也。漢書音義曰。騰遠。獸名。射干。似狐能緣木。○索隱曰。孟康云。騰遠。獸名。非也。司馬彪云。騰遠。蛇也。郭璞云。騰蛇。龍屬。能興雲霧。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豻。郭璞曰。蟃蜒。大獸。長百尋。貙。似貍而大。漢書音義曰。豻。胡地野犬。似狐而小也。○索隱曰。應劭云。豻音顏。韋昭云。一音岸。鄒誕生音苦姦反。協音是。兕象野犀。正義曰。兕

諸蔗搏且、錢大昕曰、搏且、漢書巴且ニ作ル、卽巴蕉ナリ、巴ト搏ト且ト蕉ト、聲皆相近シ。案衍壇曼、顏師古曰、寬廣ノ貌ナリ。

則生葴菥苞荔、錢大昕曰、漢書菥ヲ析ニ作リ、文選菥ニ作ル、析菥聲相近シ、釋草云、菥蓂大薺、說文析ニ作ル。

東蘠雕胡注索隱郭璞云似翟、札記似萑ニ作ル、呼爲烏燕ヲ烏蓝ニ作ル、云フ萑ヲ翟ニ誤リ、蓝ヲ燕ニ誤ル、考證改ム。

名江離。芎藭苗也。則芎藭。藁本。江離。蘼蕪。並相似。備是一物也。溥音普各反。且音子餘反。漢書作巴且。文穎云。巴蕉也。郭璞以爲蘘荷屬。未知孰是。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音移靡。案衍壇曼。索隱曰。司馬彪云。案衍。窳下。壇曼。平博也。衍音弋單反。壇音徒旦反。緣以大江。限以巫山。郭璞曰。巫山。今在建平巫縣也。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徐廣曰。葴音針。馬藍也。菥或曰草生水中。華可食。荔音力詣反。草似蒲。駰案漢書音義曰。苞。藨也。○索隱曰。菥音斯。郭璞云。葴酸醬。江東名烏葴。菥。漢書作析。孟康云。菥。禾似燕麥。廣志云。涼州地生析草。皆中國苗。燕麥是也。薛莎青薠。徐廣曰。薛音先結反。駰案漢書音義曰。薛賴蒿也。莎。蒿侯也。青薠似莎而大也。音煩。其卑溼則生藏莨蒹葭東蘠雕胡。徐廣曰。烏桓國有蘠。似蓬草。實如葵子。十月熟。駰案漢書音義曰。藏。似薍而葉大。莨。莨尾草也。蒹。蘼也。葭。蘆也。○索隱曰。卑音婢。卑下也。郭璞云。莨尾。似茅。蒹葭音兼加。孟康云。蒹葭。似蘆也。郭璞云。蘼。蔽也。似萑而細小。江東人呼爲蒹蒿。又云。葭。蘆也。似葦而細小。江東人呼爲烏燕。薍音五患反。蔽音敵。廣志云。東蘠子色青黑。河西記云。貸我東蘠。償我白粱也。雕胡。謂菰米。蓮藕菰蘆。徐廣曰。生水中。○索隱曰。郭璞云。菰。蔣也。蘆。葦也。菴藺軒芋。漢書音義曰。奄閭。蒿也。軒芋。蕕草也。○索隱曰。郭璞云。菴藺子可療病也。軒芋。生水中。今楊州有之。衆物居之。不可勝圖。郭璞曰。圖。畫也。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蔆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

堊ハ白堊ナリ、顏師古曰、丹沙ハ今ノ朱沙ナリ、靑䨼ハ今ノ空靑ナリ、赭ハ今ノ赤土ナリ、堊ハ今ノ白土ナリ、堊音惡、坿音附。

赤玉玫瑰注郭璞曰ノ下、札記赤玉二字アリ、云フ舊刻本此二字アリ、各本脫ス。

瑊玏玄厲　錢大昕曰、說文ニ、玪塾、石之次玉者、卽此瑊玏ナリ。

瑌石武夫、張揖曰、瑌石ハ白者冰ノ如ク、半バ赤色アリ、武夫ハ碔砆ニ作ル、赤地白采、蔥蘢トシテ白黑分タズ。

芷若射干、淩稚隆曰、考要ニ、此賦玄鶴ヲ三用シ、野干ヲ三用ス、漢書文選芷若ノ下、射干ノ字ナシ、師古李善並ニ謂フ、俗本誤テ增ス、其騰遠射干ト云フハ、乃狐ノ類、其藁本射干ト云フハ、乃香草ナリ、其複ヲ嫌ハザルナリ、又赤猨蠷蝚犀象野牛窮奇獌狿ノ句ノ若キ、漢書文選倶ニ之ナシ、二書誤脫カ、抑亦後人增ス所カヲ知ラズ。

金銀。正義曰。顏云。錫。靑金也。碧。謂玉之靑白色者也。衆色炫燿。照爛龍鱗。郭璞曰。如龍之鱗采。其石。則赤玉玫瑰。郭璞曰。赤瑾也。見楚辭。玫瑰。石珠也。琳瑉琨珸。漢書音義曰。琳。玉也。瑉。石次玉者。琨珸。山名也。出善金。尸子曰昆吾之金者。○索隱曰。司馬彪曰。琨珸。石之次玉也。河圖云。流州多積石。名琨珸石。鍊之成鐵。以作劍。光明如水精。案字或作昆吾也。瑊玏玄厲。徐廣曰。瑊音古咸反。玏音勒。皆次玉者。駰案漢書音義曰。玄厲。黑石可用磨者。瑌石武夫。徐廣曰。石似玉。駰案漢書音義曰。瑌石出鴈門。武夫出長沙也。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漢書音義曰。衡。杜衡也。其狀若葵。其臭如蘪蕪。芷。白芷。若。杜若。○索隱曰。司馬彪云。蕙。香草也。本草云。薰草一名蕙。廣志云。蕙草。綠葉紫莖。魏武帝以此燒香。今東下田有草。莖葉似麻。其華正紫也。張揖云。衡。杜衡。東下田有草。生天帝之山。案山海經云。葉如葵。臭如蘪蕪。可以走馬。博物志云。一名土杏。味亂細辛。葉似葵。故藥對亦以爲似細辛也。蘭。秋蘭。本草云。芷一名茝。埤蒼云。齊茝一曰䕡。字林曰。茝音昌亥反。又音昌里反。䕡音火高反。本草又曰。杜若一名杜衡。今杜若葉似薑而有文理。莖葉皆有長毛。古今名號不同。故其所呼別也。廣雅云。烏蓬射干。本草名烏扇也。司馬彪云。芎藭。似藁本。郭璞云。今歷陽呼爲江離。淮南子云。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藁本也。江離麋蕪。諸蔗猼且。徐廣曰。猼音匹沃反。駰案漢書音義曰。江離。香草。麋蕪。蘄芷也。似蛇牀而香。諸蔗。甘柘也。猼且。蘘荷也。○索隱曰。吳錄曰。臨海縣海水中生江離。正靑似亂髮。卽離騷所云者是也。廣志云。赤葉紅華。則與張勃所說又別。案今芎藭苗曰江離。綠葉白華。又不同。樊光曰。藁本一名蘪蕪。根名蘄芷。藥對以爲蘪蕪一

覽於有無、集評云、園中何者有リト爲シ、何者無シト爲スヲ觀ルナリ。

罷池陂陁、郭璞曰、言ハ旁頽ナリ、連屬ナリ、罷音疲、陂音婆、陁音駝。下屬江河、顔師古曰、山ノ廣大連ル所ノ者遠キヲ言フナリ。丹青赭堊云云、張揖曰、丹ハ丹沙ナリ、青ハ青䨼ナリ、赭ハ赤赭ナリ、

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衞十有餘年。時從出游。游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惡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索隱曰。郭璞曰。特。獨也。名曰雲夢。索隱曰。褚詮音亡棟反。又音莫鳳反。裴駰云。孫叔敖激沮水作此澤。張揖云。楚藪也。在南郡華容縣。郭璞曰。江夏安陸有雲夢城。南郡枝江亦有雲夢城。華容縣又有巴丘湖。俗云卽古雲夢澤也。則張揖云在華容者。指此湖也。今案安陸東見有雲夢城雲夢縣。而枝江亦有者。蓋縣名。遠取此澤。故有城也。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嵂崒。岑巖參差。日月蔽虧。漢書音義曰。高山壅蔽日月。虧缺半見。○索隱曰。案漢書注此卷多不題注者姓名。解者云是張揖。亦兼有餘人也。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陁。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徐廣曰。一作瑕。○索隱曰。張揖云。赭。赤土。出少室山。堊。白土。本草云。一名白墡也。雌黃白坿。徐廣曰。音符。騆案漢書音義曰。白符。白石英也。○索隱曰。白坿出魯陽山。蘇林音附。○正義曰。藥對曰。雌黃出武都山谷。與雄黃同山。錫碧

由チ標シ、兼テ其指意チ發明シ、以テ脈絡ト爲ス、是ニ非レバ、則散漫ニシテ統紀ナシ。

腳麟注說文云云、札記云、說文、一腳二字ナシ、按ニ文選集評、陸璣詩疏チ引テ云フ、今幷州ニ麟アリ、大小鹿ノ如シ、瑞應ノ麟ニ非ズ、相如賦腳麟ハ、此チ謂フ、腳ハ其腳チ持スルチ謂フ。

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郭璞曰。詫。誇也。音託夏反。○索隱曰。過音戈。詫音勑亞反。而無是公在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此一篇前段之綱 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子虛逃齊之 列卒滿澤。罘罔彌山。郭璞曰。罘。罝也。音浮。○正義曰。說文云。罘兔罟也。今幡車罟也。彌竟也。揜兔轔鹿。射麋腳麟。徐廣曰。轔音吝。駰案郭璞曰。腳。掎足。轔。車轢。○索隱曰。韋昭云。腳謂持一腳也。司馬彪曰。腳。掎也。說文云。掎。偏引一腳也。鶩於鹽浦。割鮮染輪。郭璞曰。鹽浦。海邊地。多鹽鹵。鮮。生肉也。染。擩也。音而沿反。又音而悅反。擩之於輪。鹽而食之。鶩。馳也。音務。○索隱曰。染或爲淬。與下文焠割輪淬意同也。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何與寡人。郭璞曰。與。猶如。僕下車對曰。臣楚

テ、温酒火盧ニ對スト爲ス、其義ヲ失ス。

給筆札、顏師古曰、札ハ木簡ノ薄小ナル者ナリ、時ニ未ダ多ク紙ヲ用ヒズ、故ニ札ヲ給シ以テ書セシム。
相如以子虛云云、方苞曰、史記載スル所ノ賦頌書疏甚略ス、氣體滯壅スル所ト爲ルヲ恐ルルナリ、長卿事跡稱スベキナシ、故ニ獨其文ヲ編シテ、以テ傳ト爲シ、而テ各文ヲ著スノ

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郭璞曰。主獵犬也。上讀子虛賦應前著子虛之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此論所以作賦之綱要爲楚稱。郭璞曰。稱說楚之美。烏有先生者。徐廣曰。烏一作惡。烏有此事也。爲齊難。郭璞曰。詰難楚事也。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郭璞曰。以爲折中之談也。故空藉此三人爲辭。索隱曰。藉音假借。與積同音。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

亡奔相如注婚不以禮爲節也、札記節ヲ亡ニ作ル、云フ亡疑フ當ニ奔ニ作ルベシ。
乃與馳歸、札記下ニ成都二字アリ、云フ蔡本中統游毛本雜志宋ヲ引ク、及文選左思詠史詩注史ヲ引キ、錢警石吳汪校柯本ヲ引ク、並ニ成都二字アリ、舊刻及王柯凌本並ニ脱ス。
家居徒四壁立、札記雜志云、居ハ即家ナリ、左思詠史詩注、引テ居徒四壁立ニ作ル、御覽百八十七引テ、家徒四壁立ニ作ル、漢書ト合ス、疑フ異文アリ、後人誤テ并ス。
第倶如臨邛、顔師古曰、第ハ但ナリ、發聲ノ急ノミ、酈食其曰、第言之、此類甚ダ多シ、義且ニ非ズ、札記云、索隱本倶字ナシ、疑フ後人漢書ニ依テ增ス。
令文君當鑪、顔師古曰、賣酒ノ處、土ヲ累テ盧ヲ爲リ、以テ酒瓮ヲ居ク、四邊隆起シ、其一面高ク、形鍛盧ノ如シ、故ニ盧ト名クルノミ、而テ俗學者、皆盧ヲ謂

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索隱曰。郭璞云。婚不以禮爲節也。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郭璞曰。言貧窮也。○索隱曰。案孔文祥云。徒。空也。伏儼家空無資儲。但有四壁而已。言就此中以安立也。卓王孫喟然而歎案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發後厚分女財與男等同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倶如臨邛。索隱曰。文穎云。第。且也。郭璞云。第。發語之急耳。如。往也。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倶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韋昭曰。鑪。酒肆也。以土爲墮。邊高似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韋昭曰。今三尺布作形如犢鼻矣。稱此者言其無恥也。今銅印言犢紐。此其類矣。與保庸雜作。方言曰。保庸謂之甬。南方奴婢賤稱。滌器於市中。韋昭曰。瓦器也。每食必滌漑者。卓王孫聞而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郭璞曰。諸公。父行也。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郭璞曰。厭游宦也。雖貧

相如不得已彊往、漢書不上爲字アリ、顏師古曰、衆人ニ示スニ、此意ヲ以テスルナリ。

一坐盡傾、顏師古曰、皆其風采ヲ傾慕スルナリ。

前奏琴、奏ハ進ナリ。

以琴心挑之、顏師古曰、心ヲ琴聲ニ寄セ、以テ之ヲ挑動スルナリ。

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索隱曰。案古樂府。長歌行。短歌行。皆曲引也。此言鼓一再行。謂一兩曲。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郭璞曰。以琴中音挑動之。○索隱曰。張揖云。挑。嬈也。以琴中嬈之。挑音徒了反。嬈音如了反。其詩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皇。有一豔女在此堂。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由交接爲鴛鴦。又曰。鳳兮鳳兮從皇棲。得託子尾永爲妃。交情通體必和諧。中夜相從別有誰。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韋昭曰。閒讀曰閑。甚得都邑之容也。郭璞曰。都。猶姣也。詩曰。洵美且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

善寫情事

以貲爲郎ハ、顏師古曰、貲ハ財ナリ、家財多キヲ以テ拜シテ郎ト爲ルヲ得ルナリ、按ニ貲ヲ出シテ郎ト爲ルナリ。

初尙見之ノ上札記相如二字アリ、云、淺此二字ナシ、按ニ漢書亦アリ。

氏春秋劍伎云。持短入長。倏忽縱橫之術也。魏文典論云。餘好擊劍。以短乘長是也。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索隱曰。孟康云。愛而字之也。相如既學。索隱曰。案秦密云。文翁遣相如受七經。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以貲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索隱曰。張揖曰。秩六百石。常侍從格猛獸。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徐廣曰。名忌。字夫子。○索隱曰。案鄒陽傳云。枚先生嚴夫子。則此夫子是美稱。時人以爲號爾。而徐廣云字爲非。漢書作嚴忌者。案忌本姓莊。避明帝諱改姓嚴也。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伏後上讀賦而善之案 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索隱曰。案臨邛郭下之亭也。臨邛令繆有生色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尙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

楊愼曰劉子玄史通云云ハ、董份曰、相如集中ノ傳ハ乃傳ヲ校スル者、子長作ル所ノ傳ヲ取テ、之ニ附スルナリ、史通以テ相如自作ト爲ス、非ナリ。

學擊劍、顏師古曰、擊劍ハ、劍ヲ以テ遙ニ擊チ、而テ之ヲ中ツ、斬刺ニ非ザルナリ。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索隱曰。此不宜在西夷之下。

楊愼曰。劉子玄史通云。相如傳具在相如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卽爲列傳。又按南史云。古之名人。相如孟堅子長皆自敍風流。傳芳末世。觀此則相如傳。卽相如之文也。

又曰。按西京雜記云。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成覽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爲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矣。

朱翌曰。治生仕宦。自是兩途。少有俱進者。今人出仕之久。生理遂廢。司馬相如以貲爲武騎常侍。可謂富矣。至病免。客游梁。數歲而歸。貧無以自業。家徒四壁立。自古如此。不獨今然也。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 索隱曰。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六終

稱雄。及置郡縣。萬代推功。

滇王始首善、顏師古曰、初始以來、常ニ善意アルヲ言フ。

離難西南夷擧國降、札記云、漢書難字ナシ、師古注云、東嚮シテ漢ニ事フルヲ言フ。

兵擊滅勞𣶏靡莫。索隱曰。二國與滇王同姓。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擧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爲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摠結上什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爲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爲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揃剽分二方。史記音義曰。揃音翦。○索隱曰。揃。謂被分割也。剽音疋妙反。言西夷後被揃割。遂剽居西南二方。各屬郡縣。剽亦分義。卒爲七郡。徐廣曰。犍爲。牂牁。越嶲。益州。武都。沈犂。汶山地也。

索隱述贊曰。西南外徼。莊蹻首通。漢因大夏。乃命唐蒙。勞𣶏靡莫。異俗殊風。夜郎最大。邛筰

且蘭君恐遠行云云、顔師古曰、兵ヲ發シ漢ト行ク後、其國空虛ニシテ、而テ旁國來テ寇抄シ、其老弱ヲ取ルヲ恐ルルナリ。

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索隱曰。且音子餘反。小國名也。後爲縣屬牂牁。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爲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卽引兵還。行誅頭蘭。索隱曰。卽頭且蘭也。頭蘭常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爲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幷殺筰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爲越嶲郡。筰都爲沈犂郡。冉駹爲汶山郡。應劭曰。今蜀郡岷江。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喩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浸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

滇王嘗羌、漢書嘗羌ニ作ル、顏師古曰、滇王ノ名ナリ。

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韋昭曰。邛縣之竹屬蜀。瓚曰。邛。山名。此竹節高實中。可作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徐廣曰。字或作竺。漢書直云身毒。史記一本作乾毒。駰案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則浮屠胡是也。○索隱曰。身音捐。毒音篤。小顏亦曰捐篤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閒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乃留。徐廣曰。嘗一作賞。爲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如淳曰。爲昆明所閉道。○正義曰。昆明在今嶲州南昆縣。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爲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爲發南夷兵。

道指牂牁江注索隱云云、札記云、牂牁已ニ上文ニ見ユ、當ニ此ニ至リ始テ釋スベカラズ、單本此條亦出シテ食重萬餘人條後ニ在リ、疑フ錯亂ナラン。

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索隱曰。崔浩云。牂牁。繫船筏。以爲地名。道。猶從也。地理志。夜郎又有豚水。東至南海。四會入海。此牂牁江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喩。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徐廣曰。漢中巴郡廣漢蜀郡。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饟。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爲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徐廣曰。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郵亭。稍令犍爲自葆就。正義曰。令犍爲自葆守。而漸修成其郡縣也。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

道西北牂牁江、江廣數里ニ作ル。

牁江廣數里。正義曰。崔浩云。牂牁。繫船杙也。常氏華陽國志云。楚頃襄王時。遣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椓船牁處。仍改其名爲牂牁。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爲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索隱曰。案食糧及輜重車也。音持用反。從巴蜀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

ラズ、索隱本及ビ漢書皆ナシ、注索隱而更淺狹、云フ後漢書而末更淺狹ニ作ル、此末字ヲ失ス、義通ズベカラズ、下正義同ジ。

秦時常頞略通五尺道、方苞曰、略ハ封略ナリ、封略シテ而テ道ヲ通ズルナリ。

開蜀故徼、札記雜志云、開當ニ關ト爲スベシ、俗書關ニ作リ、形似ニ因テ而テ誤ル、漢書正ニ關ニ作ル。

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廣數里、札記牁牁ニ作ル、雜志云、漢書漢紀並ニ

池澤。在昆州晉寧縣西南三十里。其水源深廣而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滇池。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頞音案。略通五尺道。索隱曰。謂棧道廣五尺。○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尺道在郎州。顏師古云。其處險阨。故道纔廣五尺。如淳云。道廣五尺。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筰馬僰僮髦牛。正義曰。今益州南戎州北臨大江。古僰國。以此巴蜀殷富。索隱曰。韋昭云。僰屬犍爲。音蒲北反。服虔云。舊京師有僰婢。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正義曰。番音婆。南越食蒙蜀枸醬。徐廣曰。枸一作蒟。音窶。駰案漢書音義曰。枸木似穀樹。其葉如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爲珍味。○索隱曰。案晉灼枸音矩。劉德云。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爲醬美。小顏云。枸者。緣木而生。非樹也。今蜀土家出枸實。不長二三寸。味辛。似薑不酢。劉說非也。廣志云。枸。色黑味辛。下氣消穀。窶音求羽反。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牂

札記上音楪ヲ葉ニ作リ、楪澤ノ楪ヲ楪ニ作リ、在澤ノ下西字アリ、桑ヲ葉ニ作リ、生ヲ王ニ作ル、云フ上音葉ヲ楪ニ譌ス、集解索隱ニ依テ正ス、楪澤亦楪ニ譌シ、葉榆ヲ桑ニ譌ス、今正ス。

巂昆明注正義今灃州ハ、札記灃ヲ巂ニ作ル、云フ巂ヲ體ニ譌ス、蓋上音髓ニ因リテ轉譌スルナリ、今郡縣志ニ據テ改ム、按ニ札記體ニ譌スト云フ、而テ今本灃ニ作ル、蓋校刊者臆改スル歟。

冉駹最大注正義九蠻、札記九氏ニ作ル、云フ氐ヲ蠻ニ譌ス、考證後漢書ニ據テ改ム。

略巴蜀黔中、札記雜志云、蜀字衍ナリ、漢書ナシ。

蹻至滇池地、札記雜志云、當ニ地字アルベカ

○正義曰。巂音髓。今灃州也。昆明。巂州縣。蓋南接昆明之地。因名也。皆編髮。隨畜遷徙。正義曰。編步典反。畜許又反。皆巂昆明之俗也。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巂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最大。徐廣曰。徙在漢嘉。筰音昨。在越巂。○索隱曰。服虔云。徙筰。二國名。韋昭云。徙縣在蜀。筰縣在越巂。○正義曰。徙音斯。括地志云。筰州本西蜀徼外。曰猫羌。巂。地理志云。徙縣也。華陽國志。雅州邛郲山。本名邛筰山。故邛人筰人界。自筰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索隱曰。案應劭云。汶江郡本冉駹。音亡江反。○正義曰。括地志云。蜀西徼外羌。茂州冉州本冉駹國地也。後漢書云。冉駹其山有六夷七羌九蠻。各有部落也。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索隱曰。案夷邑名。卽白馬氏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隴右成州武州。皆白馬氏。其豪族楊氏居成州仇池山上。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正義曰。蹻其略反。郎州昆州卽莊蹻所王。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索隱曰。蹻音矩灼反。楚莊王弟。爲盜者。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索隱曰。地理志。益州滇池縣。澤在西北。後漢書云。其池水源深廣而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滇池。○正義曰。括地志云。滇

此皆魋結注漢書作椎、顏師古曰、結讀デ髻ト曰フ、髻椎ノ形ノ如キナリ、陸賈傳及ビ貨殖傳、皆魋字ニ作ル、音義同ジキノミ、按ニ此注、當ニ上朝鮮傳魋結ノ下ニ在ルベシ。北至楪榆注正義云云、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分敍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正義曰。在蜀之南。夜郎最大。索隱曰。劉氏數音所具反。鄒氏音所主反。荀悅云。夜郎。犍爲屬國也。韋昭云。漢爲縣屬牂牁。案後漢書云。夜郎東接交趾。其地在胡南。其君長本出於竹。以竹而爲姓也。○正義曰。今瀘州南大江南岸協州曲州本夜郎國。其西靡莫之屬。正義曰。在蜀南以下及西也。靡莫在姚州北。去京西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卽靡莫之夷。以什數。滇最大。如淳曰。滇音顚。顚馬出其國也。○索隱曰。靡莫。夷邑名。滇與同姓也。崔浩云。滇後爲縣。越嶲太守所理也。○正義曰。昆州郎州等本滇國。去京西五千三百七十里也。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索隱曰。魋漢書作椎。音直追反。結音計。其外西自同師以東。韋昭曰。邑名也。○索隱曰。漢書作桐師。北至楪榆。韋昭曰。在益州。楪音葉。○正義曰。上音楪。楪澤在靡北百餘里。漢楪榆縣。在澤。其益都靡非本桑榆生屬國也。名爲嶲昆明。徐廣曰。永昌有嶲唐縣。○索隱曰。崔浩云。嶲昆明。二國名。韋昭云。益州縣。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五終

最以父死頗有功爲溫陽侯、錢大昕曰、溫陽當ニ表ニ從ヒ涅陽ニ作ルベシ、漢書亦涅陽ニ作ル。兵𢍰列口、札記列ヲ洌ニ作ル、云フ索隱本洌、各本列ニ譌ス。悔失番禺云云、余有丁曰、樓船前ニ番禺ヲ力攻シ、反テ降者ヲ驅テ伏波ノ營ニ入ル、故ニ此ニ獨之ヲ降シ、已ノ功ト爲ント欲スルナリ。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爲兵發首。樓船將狹。

徐廣曰。言其所將卒狹少。

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見疑。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索隱述贊曰。衞滿燕人。朝鮮是王。王險置都。路人作相。右渠首差。涉何調上。兆禍自斯。狐疑二將。山遂伏法。紛紜無狀。

主唊四ナリ、應氏乃五人ト云フ、誤讀句ヲ爲シ、尼谿ヲ人名ト謂フ、之ヲ失ス。

降相路人之子最、錢大昕曰、降字當ニ上ニ連ネ、句ト爲スベシ、長降ハ、右渠子ノ名ナリ、功臣表、長路ニ作ル、路姑落切、降ト聲相近シ、小顏漢書ヲ注シ、謂フ相路人、前ニ巳ニ漢ニ降リ、而テ道ニ死ス、故ニ之ヲ降相ト謂フト、此妄ノ甚キナリ、下文長爲幾侯ノ下、亦當ニ降字アルベシ。陰爲萩苴侯注索隱萩音秋、錢大昕曰、漢書秋苴ニ作ル、而テ功臣表、荻苴ニ作リ、師古音狄、史記表亦荻ニ作リ、索隱音狄、未ダ孰カ是ナルヲ知ラズ。

相路人名也。唊音協。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唊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巳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徐廣曰。表云。張路。漢書表云。張路音各。降相路人之子最。索隱曰。最。名。路人之子也。告諭其民。誅成巳。以故遂定朝鮮。爲四郡。眞番。臨屯。樂浪。玄菟也。封參爲澅淸侯。韋昭曰。屬齊。○索隱曰。顧氏澅音獲。陰爲萩苴侯。韋昭曰。屬勃海。○索隱曰。萩音秋。苴音子餘反。唊爲平州侯。韋昭曰。屬梁父。長爲幾侯。韋昭曰。屬河東。○索隱曰。幾。縣名。最以父死。頗有功。爲溫陽侯。韋昭曰。屬齊。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爲庶人。索隱曰。蘇林云。列口。縣名。度海先得之。

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札記云、疑フ史誤アラン、及ハ則譌字ナリ、漢書及チ乃ニ作ル。

公孫遂往征之、札記志疑云、征漢書正ニ作ル、通鑑考異曰、征字誤ル。

朝鮮相路人相韓陰云云、韓陰漢書韓陶ニ作ル、顔師古曰、相路人一ナリ、相韓陰二ナリ、尼谿相參三ナリ、將軍

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剸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征漢書作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爲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卽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幷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幷兩軍。卽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唊。漢書音義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唊音頰。○索隱曰。路人。漁陽縣人。如淳云。相。其國

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浿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浿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閒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閒郤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

誘諭右渠、札記誘ヲ譙ニ作ル、注索隱誘一作譙四字ナシ、云フ索隱本譙、御覽七百八十引クト合ス、各本誘ニ作ル。

正義曰。顏師古云。長者。裨王名也。送何至浿水。何因刺殺也。按裨王及將士長。恐顏非也。

即渡。馳入塞。

正義曰。入平州楡林關也。

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即不詰。

索隱曰。有殺將之美名。

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

正義曰。地理志云。遼東郡武次縣。東部都尉所理也。

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浿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

〔眞番旁衆國、札記云、宋本衆ヲ辰ニ作ル、漢書眞番辰國ニ作ル、蓋卽後漢東夷傳所謂、辰韓弁辰ナル者ナリ、然ルニ此旁衆ニ作ル、文義ニ於テ亦通ズ。又擁閼、顏師古曰、擁讀ア壅ト曰フ。

秦故空地上下鄣。索隱曰。案地理志。樂浪有雲鄣。稍役屬眞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後應 徐廣曰。昌黎有險瀆縣也。○索隱曰。韋昭云。古邑名。應劭注。地理志云。遼東有險瀆縣。朝鮮王舊都。臣瓚云。王險城在樂浪郡浿水之東。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卽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眞番臨屯皆來服屬。索隱曰。東夷小國。後以爲郡。方數千里。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鮮高驪貊東沃沮。五國之地。國東西千三百里。南北二千里。在京師東。東至大海四百里。北至營州界九百二十里。南至新羅國六百里。北至靺鞨國千四百里。傳子至孫右渠。正義曰。其孫名也。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眞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閼不通。擁讀曰壅。一本作雍 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索隱曰。誘一作譙。說文云。譙。讓也。諭。曉也。譙音才笑反。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浿水。使御刺殺送何者 索隱曰。卽送何之御也。朝鮮裨王長。

滿亡命注正義曰命謂教令、非ナリ、顔師古曰、命ハ名ナリ、名籍ヲ脱シテ逃亡スルナリ。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五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張晏曰。朝鮮有濕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爲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索隱曰。案朝音潮。直驕反。鮮音仙。以有汕水。故名也。汕一音訕。

朝鮮王滿者。正義曰。潮仙二音。括地志云。高驪都平壤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又古云。朝鮮地也。故燕人也。索隱曰。案漢書。滿。燕人。姓衞。擊破朝鮮王而自王之。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眞番徐廣曰。一作莫。遼東有番汗縣。番音普寒反。○索隱曰。始全燕時。謂六國燕方全盛之時。常略二國以屬己也。應劭云。玄菟本眞番國。徐氏云。遼東有番汗縣者。據地理志而知也。朝鮮。爲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爲界。後應屬燕。漢書音義曰。浿音傍沛反。○正義曰。地理志云。浿水出遼東塞外。西南至樂浪縣。西入海。浿普大反。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正義曰。命。謂教令。聚黨千餘人。魋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

索隱述贊曰。句踐之裔。是曰無諸。旣席漢寵。寔因秦餘。騶駱爲姓。閩中是居。王搖之立。爰處東隅。後嗣不道。自相誅鋤。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四終

舊從軍無功。札記云、毛本舊チ舊ニ作ル、義勝ルニ似タリ、漢書但從軍ト云フ。

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爲案道侯。封橫海校尉福爲繚嫈侯。漢書音義曰。音遼縈。○索隱曰。音繚。縣名。服虔曰。嫈音瑩。劉伯莊音紆營反。福者成陽共王子。故爲海常侯。坐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宗室故侯。諸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漢書音義曰。多軍。名也。索隱曰。韋昭云。多。姓。軍。名也。漢兵至。弃其軍降。封爲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閒。東越地遂虛。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爲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衆。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爲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爲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若邪白沙注正義云云、札記云、蓋從如此邪五字、當ニ預州ノ上ニ在ルベシ、錢警石云、漢書如邪ニ作リ、此若邪ニ作ル、正義蓋若如一義也ト謂フ、上下文俱ニ脫譌アリ、通鑑綱目集覽、正義ヲ引テ曰、越州有若耶山若耶溪、蓋從此耶字、山在州東南四十里、溪在會稽縣東南、北流二十五里、與照湖合、案白沙東故閩州也トアリ。轅絡古、札記絡ヲ終ニ作ル、云フ王柯淩本終ヲ絡ニ譌ス。

將軍出若邪白沙。索隱曰。案姚氏云。若邪。地名。今闕。○正義曰。越州有若邪山若邪溪。若如一。預州有白沙山。蓋從如此邪。白沙東故閩州。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吏。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絡古一本絡作終正義曰。錢唐。杭州縣。轅。姓。絡古。名。斬徇北將軍。爲禦兒侯。漢書音義曰。今吳南亭是也。○正義曰。禦字今作語。語兒鄉。在蘇州嘉興縣南七十里臨官道也。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敖。與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曰。徐廣曰。敖。東越臣。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衆彊。計殺餘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橫海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爲東成侯。索隱曰。韋昭云。在九江。萬戶。封建成侯敖爲開陵侯。索隱曰。徐廣云。敖。東越臣。韋昭云。開陵。屬臨淮。封越衍侯吳陽爲北

屯豫章梅嶺注、正義云云、札記、錢警石云、通鑑綱目集覽、正義ヲ引キ、豫章記云、梅嶺在西山極峻處ノ十二字アリ、括地志ノ上ニ在リ、按ズルニ下云フニ所未詳ハ、豫章記括地志ニ說同ジカラザルヲ謂フナリ、今本正義ノ文全カラズ。

不至。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豫章梅嶺待命。徐廣曰。在會稽界。○索隱曰。徐說非也。案今豫章三十里有梅嶺。在供崔山。當古驛道。此文云豫章梅嶺。知非會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梅嶺在虔化縣東北百二十八里。虔州漢亦屬豫章郡。二所未詳。元鼎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徐廣曰。在豫章界。○索隱曰。案今豫章北二百里接鄱陽界。地名白沙。有小水入湖。名曰白沙。沙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亭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林。此白沙武林。今當閩越之京道。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徐廣曰。城陽共王子。將屯。弗敢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爲妄言。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索隱曰。鄭氏句音鉤。會稽縣也。○正義曰。句章故城。在越州鄮縣西一百里。漢縣。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爲戈船下瀨

不戰而耘注、徐廣曰云云、惠棟曰、此耘字ノ誤ナリ、漢書殞ニ作ル、耘ハ隕ト通ズ、左氏成二年傳、隕子辱矣、說文引テ耘ニ作ル、耘ハ古字、隕ハ今字ナリ、徐氏耘除ノ說之ヲ失ス。

鏦殺王。索隱曰。劉氏鏦音窻。鏦。撞也。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耘。徐廣曰。漢書作殞。耘義當取耘除。或言耘音于粉反。此楚人聲重耳。隕耘當同音。但字有假借。聲有輕重。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索隱曰。繇音搖。繇者。邑號。丑。名也。乃使郎中將立丑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矯其衆持正。天子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

天子弗振、振ハ救ナリ、當安所告愬、札記當上彼字アリ、云フ舊刻彼字アリ。

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爲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擧國徙中國。乃悉擧衆來。處江淮之閒。徐廣曰。年表云。東甌王廣武侯望率其衆四萬餘人來降。家廬江郡。○索隱曰。徐廣據年表而爲說。至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爲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漢兵衆彊。今卽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卽亡入海。皆曰。善。卽

世俗號爲東甌王、錢大昕曰、封禪書ニ、越人勇之言フ、東甌王鬼ヲ敬シ、壽百六十歲ニ至ルト、卽東海王搖ナリ。

天子問太尉田蚡、錢大昕曰。按ズルニ建元二年蚡已ニ太尉ヲ罷ム、此時蓋列侯ヲ以テ朝請ヲ奉ズ、武帝猶前官ヲ以テ之ヲ稱ス。

何乃越也、札記云、中統游本乃ヲ必ニ作ル。

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爲東海王。應劭曰。在吳郡東南濱海云。都東甌。
徐廣曰。今之永寧也。○索隱曰。姚氏云。甌。水名。永嘉記。水出永寧山。行三十餘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東甌王都城。有亭積石爲道。今猶在也。世俗號爲東
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
東甌從吳。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
國。吳王子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
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
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
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弃弗屬。於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
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弃之。且秦舉咸陽而弃之。
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愬。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四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閩越王無諸。（韋昭曰。閩音武巾反。東越之別名。○索隱曰。案說文云。閩。東越蛇種也。故字從虫門聲。音旻。）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徐廣曰。騶一作駱。○索隱曰。徐廣說是。上云甌駱。此別云閩。不姓騶也。）秦已并天下。皆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徐廣曰。今建安侯官是。○索隱曰。小顏以爲即今之泉州建安也。○正義曰。今閩州又改爲福也。）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漢書音義曰。主號令諸侯。不王無諸搖等。）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擧高帝時越功。曰。

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樛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爲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索隱述贊曰。中原鹿走。羣雄莫制。漢事西馳。越推南裔。陸賈騁說。尉佗去帝。樛后內朝。呂嘉狼戾。君臣不協。卒從剿絕。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三終

及越揭陽令定自定屬漢、方苞曰、光ト揭陽ト、皆自ラ其吏民ヲ輯シテ以テ漢ニ屬ス、是自定ト謂フナリ。

皆得爲侯注桃侯、漢書及ビ年表ニ隨桃侯ニ作ル、注謬ス。

建德。封爲海常侯。徐廣曰。在東萊。越郎徐廣曰。南越之郎官。都稽徐廣曰。表曰。孫都。得嘉。封爲臨蔡侯。索隱曰。案表。屬河內。

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韋昭曰。揭音其逝反。○索隱曰。地理志。揭陽縣。屬南海。揭音桀。劉氏音求例反。定者。令之名也。案漢功臣表云。定。揭陽令。意又別。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漢書音義曰。桂林郡中監。姓居。名翁也。諭甌駱屬漢。索隱曰。案漢書。甌駱四十餘萬口降漢。皆得爲侯。索隱曰。案漢書云。光聞漢兵至降。封爲桃侯。揭陽令爲安道侯。越將車取爲膫侯。桂林監居翁爲湘城侯。韋昭云。湘城屬堵陽。桃安道膫三縣。皆屬南陽。膫音遼也。戈船下厲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爲九郡。徐廣曰。儋耳。珠崖。南海。蒼梧。九眞。鬱林。日南。合浦。交阯。○索隱曰。徐廣皆據漢書爲說。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兵以陷堅爲將梁侯。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爲諸侯。隆慮離溼

在始興西三百里。近連口也。廣州記。石門在番禺縣北二十里。昔呂嘉拒漢積石於江。名曰石門。又俗云。石門水名貪泉。飲之則令人變。故吳隱之至石門。酌水飲乃爲歌也。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爲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犂旦。城中皆降伏波。徐廣曰。呂靜云。犂。結也。音力奚反。結。猶連及逮至也。漢書犂旦爲遲旦。謂待明也。○索隱曰。鄒氏云。犂一作比。比音必至反。然犂卽比義。不煩更釋。又解。犂。黑也。天未明而尚黑也。漢書史記亦作遲明。遲音稚。遲待也。亦犂之義也。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蘇弘得

諸侯力政云云、顔師古曰、力政ハ、兵力ヲ以テ相加フルヲ謂フ、臣賊ヲ討ゼサルヲ譏ルハ、春秋ノ義ナリ。

龍亢屬譙國。漢書作龔侯。服虔作邛。晉灼云。龔。古龍字。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徐廣曰。淮一作匯也。樓船十萬師。應劭曰。時欲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船上施樓。故號曰樓船也。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徐廣曰。一作湟。駰案地理志曰。桂陽有匯水。通四會。或作淮字。○索隱曰。劉氏云。匯當作湟。漢書云下湟水也。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張晏曰。故越人降爲侯。爲戈船下厲將軍。徐廣曰。厲一作瀨。駰案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爲名也。應劭曰。瀨。水流沙上也。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出零陵。或下離水。徐廣曰。在零陵。通廣信。○正義曰。地理志云。零陵縣有離水。東至廣信入鬱林。九百八十里。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徐廣曰。越人也。名遺。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正義曰。曲州協州以南。是夜郎國。下牂牁江。正義曰。江出南徼外。東通四會。至番禺入海也。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索隱曰。姚氏云。尋陝

立明王長男越妻子云云注徐廣曰云云、錢大昕曰、徐説非ナリ、功臣表ニ、術陽侯建德、南越王ノ兄越高昌侯ヲ以テ封ズ、是高昌ハ乃南越ノ私號ナリ、漢ニ降ルノ後ニ及ビ、始テ術陽ノ封ヲ受クルノミ、史ハ其後ノ封號ヲ擧テ之ヲ書ス。

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爲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徐廣曰。元鼎四年。以南越王兄越封高昌侯。○索隱曰。案功臣表。術陽屬下邳。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索隱曰。案南康記。以爲大庾嶺名塞上也。好爲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爲成安侯。索隱曰。案功臣表。成安屬郟。樛樂其姊爲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爲龍亢侯。索隱曰。案

勇士二百人。札記云、毛本二チ三ニ作ル、漢書ト合ス。

矛。韋昭曰。鏦。撞也。○索隱曰。案字林。鏦音七凶反。又吳王濞傳。鏦殺吳王。與此同。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索隱曰。案謂分取其兵也。漢書作介。介。被也。恃也。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爲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將二千人往。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爲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郟壯士徐廣曰。縣屬潁川。音古洽反。○正義曰。今汝州郟城縣。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爲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樛樂將二千人往。應上二往字 徐廣曰。千秋爲校尉。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

介漢使者權、方苞曰、介ハ恃ナリ、春秋傳ニ、介恃楚衆、以憑陵我敝邑、又畏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トアリ。

宗族官仕爲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一本室作族及蒼梧秦王有連。漢書音義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爲秦王。連。親婚也。○索隱曰。案蒼梧秦王。卽下趙光也。有連者。連姻也。趙與秦同姓。故稱秦王。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爲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韋昭曰。恃使者爲介冑也。○索隱曰。志林云。介者。因也。欲因使者權誅呂嘉也。韋昭以介爲恃。介者。閒也。以言閒恃漢使之權。意卽得矣。然云恃爲介冑。則非。虞喜以介爲因。亦有所由。案介者。賓主所由也。謀誅嘉等。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飯。嘉弟爲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卽起而出。太后怒。欲鏦嘉以

謚爲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索隱曰。安國。姓也。少季。名也。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徐廣曰。一作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卽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畱塡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爲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

說好語入見注漢書說作怵韋昭云誘怵、札記云、按ズルニ誘怵ノ字言ニ从フ、怵ハ乃假借字ナリ、顏師古曰、怵ハ誘ナリ、誘怵セラルルニ好語ヲ以テシ、而テ漢朝ニ入ルベカラザルナリ。

取邯鄲樛氏女、錢大昕曰、樛當ニ摎ニ作ルベシ、手旁ニ从フ。

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衞。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索隱曰。漢書說作怵。韋昭云。誘怵好語。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爲文王。嬰齊代立。卽藏其先武帝璽。索隱曰。李部云。藏其僭號之璽也。嬰齊其入宿衞在長安時。取邯鄲樛氏女。生子興。徐廣曰。一作典。○索隱曰。樛音紀虯反。樛姓出邯鄲。及卽位。上書請立樛氏女爲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衞。嬰齊薨。

使入朝請、札記入チ人ニ作ル、云フ淩本人ナ入ニ譌ス。

形也。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入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爲南越王。徐廣曰。皇甫謐曰。越王趙佗以建元四年卒。爾時漢興七十年。佗蓋百歲矣。此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爲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索隱曰。王恢韓安國。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

裸國注和寡反、礼記云、躶裸字同ジ、集韵魯果切ナリ、和寡ノ音ナシ。

州記云。交趾有駱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爲駱侯。諸縣自名爲駱將。銅印青綬。卽今之令後蜀王子將兵討駱侯。自稱爲安陽王。治封溪縣。後南越王尉佗攻破安陽王。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眞郡。卽甌駱也。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鎭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卽位意。喩盛德焉。乃爲佗親冢在眞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陳平等。擧可使南越者。平言好畤陸賈。先帝時習使南越。事詳陸賈傳迺召賈以爲太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爲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爲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冢。以故自弃。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閒。其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索隱曰。裸音和寡反。裸。露

黨爲假守。索隱曰。案謂佗立其所黨爲郡縣之職或假守也。秦已破滅。佗卽擊幷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韋昭曰。生以武爲號。不稽於古也。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爲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爲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絶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幷王之。自爲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爲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索隱曰。韋昭云。竈姓周。隆慮。縣名。屬河內。音林閭。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索隱曰。案卽陽山嶺也。歲餘。高后崩。卽罷兵。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漢書音義曰。駱越也。○索隱曰。姚氏案廣

南海東西數千里、漢書南北東西ニ作ル、然レドモ原ニ從フ、是ニ似タリ。

被佗書、顏師古曰、被ハ加ナリ。

湟谿關曰注索隱衞青傳、札記云、當ニ南粵傳ニ作ルベシ、含滙縣南有滙浦關、云、按ズルニ水經、洭水出ニ桂陽縣盧聚一、東南過ニ含洭縣一、南出ニ洭浦關一、爲ニ桂水一、滙字皆誤ル。

勝等作亂。秦爲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衆。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索隱曰。案蘇林云。秦所通越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卽被佗書。韋昭曰。被之以書。音光被之被。○索隱曰。被音皮義反。行南海尉事。索隱曰。服虔云。囂詐詔書。使爲南海尉。囂死。佗卽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徐廣曰。在桂陽。通四會也。○索隱曰。案南康記云。南野大庾嶺三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下謂爲塞上。姚氏案地理志云。桂陽有陽山縣。今此縣上流百餘里有騎田嶺。當是陽山關。鄒氏劉氏本。湟竝作湼。音年結反。漢書作湟谿。音皇。又衞青傳云。出桂陽下湟水是。而姚察云。史記作滙。今本有湟湼及滙不同。蓋由隨見輒改故也。水經云。含滙縣南有滙浦關。未知孰是。然鄒誕作湼。漢書作湟。蓋近於古。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

南越尉佗列傳、札記南越列傳ニ作ル、云フ索隱本四字ニ止ル、各本南越下尉佗二字アリ。

略定楊越、札記云・毛本楊ヲ揚ニ作ル、按ニ漢書亦揚ニ作ル。

以謫徙民云云、顏師古曰、罪アル者ヲ謫シ、之ヲ越地ニ徙シ、其土人ト雜居ス。

龍川令注正義穴流東泉、札記穴流泉ニ作ル、云フ流下各本東字アリ、蓋卽泉字ノ譌衍ナリ、今漢書注ニ依テ刪ル。

史記評林卷之第一百一十三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南越王尉佗者。正義曰。都廣州南海縣。眞定人也。索隱曰。尉。官也。佗。名也。姓趙。佗音徒河反。又十三州記云。大郡曰守。小郡曰尉。韋昭云。眞定。故郡名。後更爲縣。在常山也。姓趙氏。秦時已幷天下。略定楊越。張晏曰。楊州之南越也。○索隱曰。案戰國策云。吳起爲楚收楊越。○正義曰。夏禹九州本屬楊州。故云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索隱曰。地理志。武帝更名桂林曰鬱林。秦本紀。始皇三十三年。略陸梁地以爲南海鬱林象郡。地理志云。武帝更名日南。以謫徙民。索隱曰。謫音陟革反。與越雜處。十三歲。徐廣曰。秦幷天下至二世元年十三年。幷天下八歲乃平越地。至二世元年六年耳。佗。秦時用爲南海龍川令。索隱曰。地理志云。龍川屬南海也。○正義曰。顏師古云。龍川。南海縣也。卽今之循州也。裴氏廣州記云。本博羅縣之東鄉。有龍穿地而出。卽穴流東泉。因以爲號也。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徐廣曰。爾時未言都尉也。○索隱曰。囂音五刀反。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

弟賓客。戒其母入偃門。以一切疎絕之何哉。偃之爲人也。其自取覆滅也固宜。爲偃之族者。可悲耳。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二終

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索隱述贊曰。平津巨儒。晚年始遇。外示寬儉。內懷嫉妬。寵備榮爵。身受肺腑。主父推恩。觀時設度。生食五鼎。死非時蠹。

王安石曰。始讀孟子。見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愼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踰制者。皆將損之。疑孟子之言爲過。得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分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於傾駭變亂。無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

劉子翬曰。父偃等諫甚切。帝歎相見之晚。悉拜爲郎。然征伐竟不已。又爲上林苑。東方朔陳三不可。帝拜朔爲大中大夫。賜以黃金。然遂起苑。蓋武帝知受諫爲人君之美。故不吝爵祿以旌寵之也。然有受諫之名。無受諫之實。何益於治乎。此法語之言改之爲貴。

黃震曰。主父偃姦險無賴小人。其致身青雲。特自速族滅之禍耳。何足汚齒頰哉。惟諫伐匈奴一書。不當以人廢言。然他日勸築朔方。俾襲蒙恬故步者。卽今日擧秦事。以諫伐匈奴之偃也何耶。其勸分王諸侯。則掇拾賈生之緒餘也。其勸徙豪民實茂陵。則剽竊婁敬之陳言也。何能爲漢庭決一策耶。而取大臣金。取諸侯金。自謂日暮途遠。自分倒行暴施。以至於齊。而劫齊王殺之。以游於燕。而陷燕王殺之。召平日昆

牧。弘羊擢於賈豎。衞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矣。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皐。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落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衞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襃。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

爵。後爲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爲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爲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也。○索隱曰。按謂公孫等未遇爲時所輕。若飛鴻之未漸。受困於燕雀也。遠迹羊豕之閒。韋昭曰。遠迹。謂耕牧在於遠方。○索隱曰。案公孫牧豕。卜式牧羊也。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索隱曰。乂。理也。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索隱曰。案謂枚乘也。漢始詔申公。亦以蒲輪。謂以蒲裹車輪。恐傷草木也。且蒲是草之美者。故禮有蒲璧。蓋或畫績以爲榮飾也。見主父而歎息。索隱曰。案上文嚴安等上書。上曰。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者是也。羣臣慕嚮。異人並出。卜式試於芻

減於制度而可施行、董份曰、品制ニ於テ減ズルアリト雖モ、而モ儉實ニ久シカラスベキヲ謂フ。

也。孔子不云乎。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擧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索隱曰。較音角。較明也。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爲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常品。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卽制曰。賞有功。襃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

始之盛也、札記始ヲ治ニ作ル、云フ宋本毛本治、他本始ニ作ル。

初至元朔二年八十年也。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爲擧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徐廣曰。此詔是平帝元始中王元后詔。後人寫此及班固所稱以續卷後。〇索隱曰。按廣所云。則又非褚先生所錄也。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爲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一本始作治）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

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偃居中不敢發。及爲齊相出關。卽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爲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爲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洨孔車收葬之。（徐廣曰。孔車。洨人也。沛有洨縣。〇索隱曰。洨戶交反。車尺奢反。）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徐廣曰。漢

羊豕魚麋ナリ、諸侯ハ五、大夫ハ三、顔師古曰、五鼎烹ハ、鑊烹セラルルノ誅ヲ謂フ。暴施之注索隱不跌、札記云、跌疑フ軼ノ誤ナリ、說文、軼ハ車相出ヅルナリ、類篇一ニ侵軼ト曰フ、義及ト近シ。

夫生不五鼎食。死卽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索隱曰。按偃言吾日暮途遠。恐赴前途不跌。故須倒行而逆施。乃可及耳。今此本作暴。暴者。言己困久得申。當須急暴行事以快意也。暴者。卒也。急也。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弃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爲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複前）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母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

ニ悖フヲ責メザルノミ、偃既ニ任用セラレ、遂ニ朔方ニ築キ、以テ何奴ヲ滅スルノ本ト爲スヲ請フ、初進ノ議論ト大ニ相矛盾ス。數見上疏言事、札記志疑云、數見ノ上、當ニ漢書ニ依テ偃字ヲ增スベシ。遷樂、志疑云、樂字衍ナリ。

偃有功焉、札記偃上蓋字アリ、云フ蓋字吳增ス、舊刻ト合ス。

且丈夫生不五鼎食云云、張晏曰、五鼎食ハ、牛

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徐廣曰。元朔二年。始令諸侯王分封子弟也。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立衞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弃我。我阨日久矣。且丈

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晩也、王鳴盛曰、公孫弘、及ビ主父偃、徐樂、嚴安、皆傾險浮薄ノ徒ノミ、而テ其上書シテ事ヲ言フヤ、皆能ク用兵ヲ諫止ス、蓋是時若キ翟ノ如キ者、猶正論ニ倚テ以テ其説ヲ行フ、武帝亦喜デ相見ル晩キヲ恨ム、武帝文ヲ好ム、故ニ其辭ヲ愛シテ其已

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服虔曰。言所束在郡守。土壤足以專民制。蘇林曰。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其民也。○索隱曰。案謂地形及土壤皆束制在諸侯也。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晩也。徐廣曰。佗史記本皆不見嚴安。此旁所纂者取漢書耳。然漢書不宜乃容大異。或寫史記相承闕脫也。○索隱曰。纂音撰。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爲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爲謁者。遷樂爲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

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

壞長地進注壞進益也、札記注壞ヲ長ニ作ル、公ノ長ヲ壞ニ誤ル、漢書注ニ依テ改ム、顏師古曰、其稍攻伐シ、土境ヲ進益シテ、以テ彊大ニ至ルヲ言フナリ。

橋箭漢書撟箭ニ作ル、顏師古曰、撟ハ曲ヲ正シ直カラシムルナリ。

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壞長地進。張晏曰。壞進益也。至于霸王。時敎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始見本意略濊州。如淳曰。東夷也。○索隱曰。僰音白北反。又皮逼反。濊州。地名。卽古濊陌國也。音紆廢反。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蘢城。索隱曰。匈奴城名。音龍。燔音煩。謂燒也。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

尉佗屠睢、錢大昕曰、漢書佗字ナシ、札記志疑云、南越傳、尉佗越ヲ攻ムル事ナシ、下文尉佗越ヲ戍スルニ因リテ誤衍ス、毛本睢ヲ雎ニ作ル。

陳勝吳廣擧陳、顏師古曰、擧ハ兵ヲ起スヲ謂フナリ。景騎擧郢、札記騎ヲ駒ニ作ル、云フ游王柯淩本並ニ騎ニ譌ス。

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 索隱曰。案尉。官也。佗。趙佗也。音徒何反。屠睢。人姓名。睢音雖 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 韋昭曰。監。御史。名祿也。 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擧陳。 索隱曰。謂勝廣擧兵據陳。擧音如字。或音據。恐疎也。下同。 武臣張耳擧趙。項梁擧吳。田儋擧齊。景騎擧郢。周市擧魏。韓廣擧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

五伯者、札記云、宋本五ノ字ナシ、按ニ漢書亦同ジ。

主海內之政、札記中統毛本主ヲ一ニ作ル。

而修其故俗、札記雜志云、修字亦當ニ漢書ニ依テ循ニ作ルベシ。

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簒齊。六卿分晉。竝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主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虡。索隱曰。虡音巨。鄒氏本作據。音同。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索隱曰。上猶尙也貴也。下謂以智巧爲下也。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修其故俗。爲智

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絶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聖。寛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負扆。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

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複上最有）誠有土崩之勢。（發明）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閒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

是時趙人徐樂、錢大昕曰、漢書ニ樂燕郡無終人ナリ。

奮棘矜、顏師古曰、棘ハ戟ナリ、矜ハ戟ノ把ナリ、時ニ秦兵器ヲ銷ス、故ニ但戟ノ把アルノミ。
下怨而上不知也、札記志疑云、也字衍ナリ。

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倶上書言世務各一事。索隱曰。樂音岳。嚴本姓莊。莊者明帝諱。後竝改姓嚴也。安及徐樂竝拜郎中。樂後爲中大夫。徐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矜音勤。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

下修近世之失、札記雜志云、修字當ニ漢書ニ依テ循ニ作ルベシ。

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申言秦事）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應日費千金句）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指上秦漢）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求利己。若章邯之比。）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暗危朝廷）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

地固澤鹹鹵、札記雜志云、鹹字後人加フル所ナリ、漢書澤鹵ニ作リ、漢紀斥鹵ニ作ル、澤卽斥ナリ、按ズルニ匈奴傳亦地澤鹵ト云フ。

起於東腄、札記東ヲ黃ニ作ル、云フ索隱本漢書ト合ス、各本東腄ニ作ルハ誤ル、顏師古曰、黃腄ニ縣ノ名ナリ、並ニ東萊ニ在リ、東萊及ビ琅邪緣海諸郡ヨリ皆轉輸セシメ、北河ニ至ルヲ言フナリ。

率三十鍾而致一石、顏師古曰、六斛四斗ヲ鍾ト爲ス、其道路費ス所ヲ計ルニ、凡百九十二斛ヲ用ヒ、乃一石至ルヲ得ルナリ。

從之如搏影、顏師古曰、搏ハ擊ナリ、人ノ陰影ヲ搏ツ、得ベカラザルヲ言フナリ。

固澤鹹鹵。徐廣曰。澤一作斥。○瓚曰。其地多水澤。又有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文穎曰。轉芻穀就戰是也。起於東腄琅邪負海之郡。徐廣曰。腄在東萊。音縋。○索隱曰。腄音逐瑞反。注音縋。其音同。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言漢事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

春蒐秋獮云云、顏師古曰、春ハ陽中ト爲ス、其行木ナリ、秋ハ陰中ト爲ス、其行金ナリ、金木ハ兵器ノ資スル所、故ニ此時ニ於テ、蒐獮治兵ヘルナリ、蒐ハ蒐索ナリ、孕マザル者ヲ取ル、獮ハ殺氣ニ應ズルナリ、振ハ整、旅ハ衆ナリ、獮音先淺反。

靡敝中國、札記敝ヲ弊ニ作ル、云フ索隱本弊、各本敝ニ作ル、注亦弊猶凋敝也ニ作ル。

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應劭曰。大凱。周禮還師振旅之樂。）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宋均曰。春秋少陽少陰。氣弱未全。須人功而後用。士庶法之。教而後成。宋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車徒以順時氣。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言秦事）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幷呑戰國。海内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擧。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絶。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索隱曰。靡音縻。敝。猶凋敝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

學長短縱橫之術、淩稚隆曰、長短縱橫ノ說、戰國策ニ出ヅ、蓋蘇秦張儀ノ謀、彼ニ赴クヲ一ト爲シ、此ニ歸スルヲ長ト爲ス、故ニ戰國ヲ長短策ト名クルナリ。

衞將軍ハ衞靑ナリ。

坐法失侯。索隱曰。漢書云。坐不遣鉅野令史成詣公車。論爲城旦。元始中詔復弘後爲關內侯也。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閒。暗伏後日暮途遠一段案 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迺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爲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爲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衞將軍。衞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素有負薪之病、猶孟子采薪之憂ノ如シ、病デ薪ヲ采ル能ハザルヲ言フナリ。

善善惡惡君宜知之、札記云、君宜知之四字、上文ニ復衍ス、漢書ナシ、蓋篇後續錄、元后ノ詔、誤倒下ニ在ルニ因リ、刊者彼ニ從テ增入スルナリ。

因賜告牛酒雜帛、告ハ假告ナリ。

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爲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病。恐先狗馬塡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尙文。遭遇右武。索隱曰。小顏云。右亦上也。言遭遇亂時則上武也。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爲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漢書音義曰。何恙。喩小疾不以時愈。○索隱曰。恙。憂也。以言罹霜露寒涼之疾輕。何憂於病不止。禮曰。疾止。復初也。迺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漢書曰。年八十。○索隱曰。案弘凡爲御史丞相六歲。年八十終。

子度嗣爲平津侯。度爲山陽太守十餘歲。

恐竊病死、方苞曰、竊恐ノ字、偶ナ倒スルナリ。

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塡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叛逆之計。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索隱曰。案人臣委質於君。死生由君。臣若一朝病死。是竊死也。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索隱曰。案此語出子思子。今見禮中庸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是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厲賢予祿。徐廣曰。厲一作廣也。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

其曲學君ヲ逢ヘ詐ヲ飾ル、不忠ノ實掩フベカラズ。

封平津侯注功臣表曰元朔三年、札記云、三當ニ五ニ作ルベシ、說建元功者表ニ見ユ。

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索隱曰。比音鼻。比者。近也。小顏音比方之比。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為丞相。封平津侯。徐廣曰。大臣表曰。元朔五年十一月乙丑。公孫弘爲丞相。功臣表曰。元朔三年十一月乙丑。封平津侯。駰案漢書高成之平津鄉也。○索隱曰。案漢書曰。漢興皆以列侯爲丞相。弘本無爵。乃詔封弘高成之平津鄉六百五十戸。爲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弘為人意忌。外寬內深。索隱曰。謂弘外寬內深。意多有忌害也。諸嘗與弘有郤者。雖詳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索隱曰。案一肉。言不兼味也。脫粟。纔脫穀而已。言不精鑿也。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

（弘自比暗折汲黯）（善阿世）（一本詳作陽）

右佞幸ノ毀モ、亦入ル能ハザルナリ、其人主廣大ナラサルヲ病フト稱シ、及ビ陽ニ買臣ノ議ニ屈シ、陰ニ主父ニ禍シ、董相ヲ徙ス、詐ナリ、而テ匈奴ニ使シ還リ報ジ、上ノ意ニ合ハズ、數〻西南夷ニ通ジ、朔方ニ築キ、滄海郡ヲ置クヲ諫メ、汲黯廷詰スレバ、反テ其忠ヲ稱シ、天子ヲシテ其行ヲ察シテ以テ敦厚ト爲サシムルハ、所謂恢奇ナリ、黯詰ルニ約ニ背ク不忠ヲ以テスレバ、則日知臣者云云、黯其儉以テ詐ヲ飾ルヲ詰レバ、即曰管仲侈擬於君云云、所謂辯論餘アルナリ、淮南衡山ノ反スル、泛ク傳記ヲ引キ、覽者ヲシテ其意向ヲ識ル莫ラシメ、而テ其隱私ヲ究ムレバ、則自ラ咎ヲ引テ以テ人主ノ懟ヲ釋ク、所謂文法ニ習ヒ、而テ又緣飾スルニ儒術ヲ以テスル也、凡此類皆恢奇ヲ以テ其詐ヲ行フナリ、天子書ニ報ジ、一ハ則日君宜知之、再ハ則日君宜知之、

以順上旨。（阿世）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歐免。以弘爲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敝中國。（阿世中之持正處）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韋昭曰。以弘之才。非不能得一也。以爲不可不敢逆上耳。○正義曰。顏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以應。弘迺謝曰。山東鄙人。（阿世）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巧）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

フ、此ト一例、史ノ誤ニ非ズ、漢書齊字ナシ、班氏刪ル所ナリ、漢志、菑川國祇三縣アリ、薛縣ナシ、然ルニ高五王傳、青州刺史奏ス、菑川王終古、禽獸行アリ、請フ逮捕セン、詔アリ四縣ヲ削ル、安ゾ薛縣削ル所ノ内ニ在ラザルヲ知ランヤ、且漢志載スル所、郡國領縣若干、皆元成以後ノ制、王國大者僅ニ十餘縣、小者三四縣、蠡吾ト河閒ニ屬シ、良鄕安次文安モト燕ニ屬シ、臨城モト趙ニ屬スルノ類ノ如キ、頗ニ列傳アリ、略一二ヲ見ル、未ダ志ニ據テ以テ傳ヲ駁スベカラザルナリ、札記云、毛本齊國二字ナシ。元光九年、札記志疑云、漢書武紀元年ニアリ。弘爲人恢奇多聞云云、方苞曰、恢奇多詐ヲ以テ、弘ノ人ト爲リヲ蔽フ、惟恢奇、故ニ多詐ニシテ、天子以テ敦厚ト爲スナリ、惟天子以テ敦厚ト爲ス、故ニ惟汲黯ノ詰、動カス能ハザルノミナラズ、即之

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爲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阿世）南夷無所用。（中之持正處）上不聽。弘爲人恢奇多聞。（此段隱括一傳大旨）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此希合上意處）大。人臣病不儉節。（虛）弘爲布被。食不重肉。（實平津受用處）後母死。服喪三年。（應前事後母孝謹）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阿世）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索隱曰。謂以儒術飾文法。如衣服之有領緣以爲飾也。二歲中。徐廣曰。一云一歲。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閒。汲黯先發之。弘推（阿世）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

齊菑川國薛縣人也、錢大昕曰、漢志、薛縣魯國ニ屬シ、齊ト菑川トニ屬セズ、說者儒林傳ヲ引キ、平津ヲ稱シテ薛人ト爲ス、既ニ薛人ト云ヘバ、則上齊菑川ト言フ者誤ルノミ、予本傳ヲ攷フルニ、元光元年詔アリ、文學ヲ徵ス、菑川國復タ推シテ弘ヲ上ル、弘國人ニ謝ス、國人固ク之ヲ推ス、則平津菑川人タルヤ疑ナシ、菑川本齊ノ故地、故ニ汲黯弘ヲ詰ツテ云、齊人多詐而無情實ト、史菑川ト言ヒ、又齊ト言フ者、當時通俗ノ稱ナリ、扁鵲言フ、臣ハ齊勃海秦越人也、勃海ト言ヒ、又齊ト言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索隱曰。案薛縣本屬魯。漢置菑川國。後割入齊也。○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云。薛縣屬魯國。按薛與劇隔兗州及太山。未詳。公孫弘墓。又在青州北魯縣西二十里也。字季。少時爲薛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伏後後母死服喪）建元元年。天子初卽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爲不能。弘乃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一終

シテ云、衛青、霍去病亦外戚ヲ以テ貴幸セラル、然ルニ頗ル材能ヲ以テ自ラ進ムト、一ニ此二人ヲ以テ、本佞幸ニ入ルベキ者ノ若クス、子長ノ措詞此ノ如シ。

稱也。去病則曰有天幸。不至乏絶而已。嗚呼匈奴天下莫強焉。其所以數勝而不詘者。豈盡天幸耶。至伍被之所以奇大將軍於淮南王者。又胡無稱也。李廣蓋屢戰而屢敗也。太史公津津不啻口出焉。敍其材力慓果。負誼槩。饒仁卹。指畫軍事若貌也。於其勝而幸者如彼。於其敗而不幸者如此。是可以識矣。吾不幸而材不見知於孝武。而卒腐以老。如公孫弘兒寛者二將靡耳。奈何雍容取公相爲也。彼蓋以李廣自況也。太史公於游俠刺客貨殖伯夷屈平諸傳。皆有所感慨。獨於李廣衞霍傳。比興之義多。吾既深於其指。而又惜其以私故掩衞霍摧勝之妙。使後人不得尋也。

乃論ノ變例ナリ、隱ニ以テ其人本ト庸猥、兵ヲ用ヒ、勝ヲ制スル、皆民力ヲ竭シテ、以テ功ヲ成ス、豈眞ニ謀略アラン、敵未ダ滅セズ、家ヲ以テ爲スナキモ、亦是自媚ノ詞、其本心ニ非ザルヲ見ハス、上益之ヲ重ンズル者、燕齊怪迂ノ士、搤擥神仙ヲ談ズルヲ信ズルト同一欺ヲ受クルノミ、此遷ノ意ナリ、又曰、李廣傳贊、其死スル天下知ルト知ラザルト皆哀ヲ盡シ、忠心誠ニ士大夫ニ信ゼラレザルヲ美ス、衞青傳贊ハ、則其背テ士ヲ招カズ、位尊ウシテ天下賢士大夫稱スルナキヲ著ス、兩兩相形シ、優劣自ラ見ハル、乃青名士ヲ薦メズト爲シ、而テ傾危主父偃ノ如ク、殘賊滅宣ノ如キ、皆其薦ムル所、又郭解ノ爲ニ請ウテ闕内ニ徙ルヲ免ル、然ラバ則青特ニ賢ヲ薦メザルノミ、不肖者ニ於テ未ダ嘗テ交通援引セザルナラザルナリ、又曰、佞幸傳末、忽二語ヲ贊

陳仁子曰。賓客之害。吾於史遷贊孟嘗。又於第五倫彈竇氏。一再言之矣。特孟嘗之時。天下分列。猶不足責也。竇氏立清朝。植私黨。大可罪矣。若夫以大將軍之勢。誰能禦之。而能以嬰蚡之賓客。爲懲。亦可謂善處盛强者。然且未也。黯爲揖客。大將軍猶賢之。殆非純以客爲賤者。客固有賢不賢也。乃若宰相之職。則又不然。要當如狄梁公呂正獻。不爲私門植桃李。而爲國家收拾人才。殆又不可以青籍口。

楊維禎曰。史謂鄧通無他技能有所荐達。獨自謹身媚上而已。鄧通何者。而責以荐達賢才之事。蓋漢世士大夫率貴於薦士。所以司馬遷被刑之後。其故人任安責以古賢臣荐士之義。而遷辭以刀鋸之餘奈何荐天下豪俊。衞青既貴而天下賢士大夫無稱。其故吏蘇建亦勉以觀古名將招選之義。而青謝以魏其武安厚賓客。天子嘗切齒。人臣奉法何與招士。舉此二者。他可知矣。

黃震曰。衞青者奴隸鄭季之遺孽。而霍去病其甥也。漢武帝以青之姊曰子夫者爲后。因生事夷狄。而官青曰大將軍。官去病曰驃騎將軍。公孫敖嘗脫衞青於難。亦官之至將軍。青之長姊嫁公孫賀。賀爲將軍。且至宰相。其餘侯者非兩將軍親戚。則其門下人也。他日貳師將軍亦以後宮故。生事大宛。而使之貴。帝平生窮兵黷武。使海內蕭然。觀其所由。往往爲榮宮妾地。爾而曰春秋大復讎之義。其誰欺欺天乎。且受閼與嫚書。未可以譬言也。文景和親相安已久。否而嚴守備。則置一李將軍。匈奴不敢入塞矣。何紛紛爲。

又曰。看衞霍傳。須合李廣看。衞霍深入二千里。聲震夷夏。今看其傳。殊無奇績。李廣每戰輒北。困躓終身。今看其傳。英風如在。史氏抑揚予奪之妙如此。豈常手可望哉。

王世貞曰。昔人稱衞青霍去病傳。爲太史公敍法之奇者。然其論衞將軍曰於天下無

自衞氏興ヨリ無爲侯者ニ至ル、札記志疑云、此三十三字、史詮謂フ、當ニ上文六歳坐法失侯ノ下ニ在ルベシト、是ナリ、然ルモ亦皆後人續イテ誤ル者ナリ。
太史公曰云云、王鳴盛曰、衞將軍驃騎列傳、戰功ヲ敍述スル詳ト雖モ、而モ其短ヲ指摘スル特ニ甚シ、其論贊、又蘇建大將軍ヲ責メ、至テ尊重ニシテ、而テ天下賢士大夫稱スルナシ、宜ク賢者ヲ招選スベシ、大將軍謝スルニ、法ヲ奉ジ敢テ士ヲ招カザルヲ以テス、傳中和柔自媚等ノ語ト相應ズ、其下則云、驃騎亦此意ニ放フ、而テ末束スルニ一句ヲ以テシ、云、其爲將如此ト、論體應ニ褒貶ヲ加フベシ、此ハ則チ敍述ニシテ止ミ、可否スル所ナシ、

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爲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徐廣曰。以太初二年入匈奴。天漢元年亡歸。涉四年。後坐巫蠱族。自衞氏興。大將軍靑首封。其後枝屬爲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衞氏無爲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索隱曰。謂不爲賢士大夫所稱譽。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自古君之忌臣以此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索隱曰。與音預。驃騎亦放此意。其爲將如此。

索隱述贊曰。君子豹變。貴賤何常。靑本奴虜。忽總戎行。姊配皇極。身尙平陽。寵營斯僭。取亂彝章。剽姚繼踵。再靜邊方。

酒泉之地注正義謂涼肅等州、札記、官本云、謂上疑フ酒泉二字ヲ脱ス。

平州人注正義今邠州、札記邠ヲ汾ニ作ル、云フ汾ヲ邠ニ譌ス、考證唐志ニ據テ改ム。

後二歲注元封二年、札記云、游本二年ヲ三年ニ作ル、表ト合ス。

之地。正義曰。河。謂隴右蘭州之西河也。謂涼肅等州。漢書西域傳云。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置酒泉郡。後分置武威張掖燉煌等郡。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爲侯者凡六人。而後爲將軍二人。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正義曰。漢書云。西河平州。按西河郡。今邠州。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爲符離侯。驃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爲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爲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正義曰。今勝州。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爲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爲從驃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爲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二歲。徐廣曰。元封二年。擊虜樓蘭王。復封爲浞野侯。後六歲。徐廣曰。太初二年。爲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

斬捕虜首、札記首虜ニ作ル、云フ宋本毛本首虜、他本誤倒ス。

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爲橫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爲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爲游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爲光祿勳。掘蠱太子宮。衞太子殺之。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爲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正義曰。以善御求見也。侍中。爲校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爲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

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徐廣曰。再出以剽姚校尉也。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

本冢ヲ家ニ譌ス、程一枝曰、蘇建ノ家大猶郷ニ在リ、張騫ノ冢漢中ニ在リ、二家字本冢ニ作ル、蓋字形相似ルニ因リテ譌スルナリ、太史公此二冢ヲ載スル所以ノ者、正ニ驃騎ノ冢祁連山ニ像ルヨリ、之ニ波及スルノミ。
爲博望侯三歲、札記三上後字アリ、云フ淩後字ヲ脫ス。
家在漢中、札記亦冢ニ作ル、云フ宋本淩本冢ヲ家ニ譌ス。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爲翕侯。武帝立十七歲。爲前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爲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博望侯。三歲。爲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爲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爲大行而卒。家在漢中。

將軍趙食其。祋（解見景記）祤人也。索隱曰。縣名。在馮翊。祋音都活反。又音丁外反。祤音詡。○正義曰。上都誨反。雍州同官縣。本漢祋祤縣也。　武帝立二十二歲。以主爵爲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爲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爲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參孫也。

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爲龍頟侯。坐

家在大猶鄕、札記家ヲ家ニ作ル、云フ宋本誤

内史爲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爲彊弩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正義曰。秦州縣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樂安侯。已爲丞相。坐法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衞將軍靑。有功。封爲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爲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再爲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衞將軍靑。有功。爲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爲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家在大猶鄕。

以郎事武帝、漢書事景帝ニ作ル。爲驃騎將軍、札記云、官本云驃字衍ナリ、志疑及ビ淩余有丁ノ說ヲ引ク同ジ、余有丁曰、驃騎將軍、武帝名ヲ立テ以テ去病ヲ寵ス、本傳前ニ賀輕車將軍ト爲リ、又騎將軍ト爲ルト曰フ、此驃字必誤ナリ。

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爲將軍。其後常爲大行。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爲驃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爲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爲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杅將軍築受降城。索隱曰。杅音于。七歲。復以因杅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索隱曰。余音餘。又音徐。案水名。在朔方。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閒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爲巫蠱族。凡四爲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將軍李沮。索隱曰。音組豆之組。雲中人。正義曰。今嵐勝州也。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

將軍公孫賀、錢大昕曰、公孫賀、李蔡、皆官丞相ニ至ル、而テ將軍ヲ以テ之ヲ目ス、蓋漢人將軍ヲ以テ重ト爲ス、且諸人皆衞霍ニ從テ功ヲ立ツ、其相位ニ在ル、初ヨリ表見ナシ、故ニ但將軍ト稱スルノミ。

以浮沮將軍出五原、錢大昕曰、匈奴傳ニ、賀萬五千騎ヲ將キテ九原ニ出ル二千餘里、浮苴井ニ至リテ還ル、浮苴卽浮沮、蓋地ヲ以テ名ヅク、趙破奴匈河浚稽將軍ト爲リ、李廣利貳師將軍ト爲ル、亦其類ナリ。

七爲將軍、錢大昕曰、七當ニ五ニ作ルベシ。

邪。景帝時爲平曲侯。徐廣曰。爲隴西太守。坐法失侯。賀。武帝爲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爲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南窌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徐廣曰。元鼎六年。以浮沮將軍出五原。索隱曰。沮音子餘反。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徐廣曰。太初二年。以太僕爲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爲將軍。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爲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姦。徐廣曰。陽石。一云德邑。爲巫蠱。族滅無後。

將軍李息。郁郅人。服虔曰。郅音窒。○索隱曰。小顏音質。案北地縣名也。○正義曰。之栗反。今慶州弘化縣是。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爲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爲將軍出代。後三歲。爲

尙平陽公主、札記公上長字アリ、云フ宋本中統游毛本長字アリ、他本脫ス。故長平侯伉、札記云、疑フ長平當ニ宜春ニ作ルベシ。六歲坐法失侯、札記志疑云、此後人ノ妄增ナリ、伉侯ヲ失フ天漢元年ニ在リ、建元侯表、今侯伉ト書ス、則史公本書ニ非ザルヲ知ル。左右兩大將軍云云、札記右ヲ方ニ作ル、云フ此行宋本中統舊刻游毛皆提セズ、王本淩本方ヲ右ニ譌ス、按ニ左方ハ猶以下ト言フ如シ。無傳者曰、札記云、此句ニ據レバ、疑フ附屬諸人皆後人ノ增ス所ナリ、故ニ天漢後事ニ及ブ者アリ、辨志疑ニ見ユ、今具セズ。

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尙平陽公主。正義曰。漢書云。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乃詔青尙平陽公主。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爲平陽侯所尙。故稱平陽公主云。故長平侯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

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索隱曰。謂凡計也。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爲侯。侯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爲將者十四人。索隱曰。案漢書云。爲特將者十五人。蓋通李廣也。此李廣一人。自有傳者。漢書則七人自有傳。八人附見。七人。謂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也。爲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正義曰。今慶州本義渠戎國也。地理志云。北義渠道也。其先胡種。賀父渾

發屬國玄甲軍、顏師古曰、其猋ナ選ル、之ヲ寵衛スル所以ナリ、玄甲ハ甲ノ黑色ヲ謂フナリ。

悼之。發屬國玄甲（正義曰。屬國。卽上分置邊五郡者也。玄甲。鐵甲也。）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像祁連山。（索隱曰。案崔浩云。去病破昆邪於此山。故令爲冢象之。以旌功也。姚氏案冢在茂陵東北。與衛青冢並。西者是青。東者是去病。冢上有豎石。前有石馬相對。又有石人也。）諡之幷武與廣地曰景桓侯。（蘇林曰。景。武諡也。桓。廣地諡也。張晏曰。諡法布義行剛曰景。辟土服遠曰桓。○索隱曰。案景桓。兩諡也。布義行剛。是武諡也。辟土服遠。是廣地之諡也。以去病平生有武藝及廣邊地之功。故云諡之幷武與廣地曰景桓也。）子嬗代侯。（索隱曰。嬗音市戰反。）嬗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嬗卒。諡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徐廣曰。元封五年。）諡爲烈侯。子伉代爲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

貴。擧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索隱曰。案孔文祥云。謂質重少言。膽氣在中也。周仁陰重不泄。其行亦同也。有氣敢任。索隱曰。謂果敢任氣也。天子嘗欲敎之孫呉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徐廣曰。穿地爲營域。○索隱曰。鞠戲以皮爲之。中實以毛。蹴蹋爲戲也。劉向別錄云。蹋鞠。兵勢所以陳武事。知有材也。三蒼云。鞠毛可蹋。以毛爲戲。故云鞠戲。鞠音巨六反。○正義曰。按蹴鞠書。有域說篇。即今之打毬也。黃帝所作。起戰國時。程武士知其材力。也。若講武。事多此類。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

皆爲大司馬ノ下、札記、集解如淳曰、大將軍驃騎將軍皆有大司馬之號也ト注ス、云フ淩本脱ス。

獲王。以千二百戸封山爲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卽靬。皆從驃騎將軍有功。索隱曰。劉氏復音伏。小顏音芳福反。漢書專作剸。小顏音之兗反。靬音九言反。以千三百戸封復陸支爲壯侯。以千八百戸封伊卽靬爲衆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徐廣曰。姓趙。故匈奴王。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戸。校尉敢得旗鼓。爲關內侯。食邑二百戸。索隱曰。敢。李廣子也。校尉自爲爵大庶長。索隱曰。案徐自爲也。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索隱曰。案如淳云。本無大司馬。今新置耳。案前謂太尉。其官又省。今武帝始置此位。衞將軍霍驃騎皆加此官。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靑日退。而驃騎日益

齎食少キナリ、一曰、齎字資ト同ジ、資裝ヲ謂フナリ。

涉獲章渠。徐廣曰。獲一作護。○索隱曰。小顏云。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謂涉水而破獲之。漢書云。涉獲單于章渠也。以誅比車耆。晉灼曰。王號也。○索隱曰。比音必耳反。轉擊左大將。索隱曰。案漢書名雙。斬獲旗鼓。歷涉離侯。索隱曰。漢書作度難侯。小顏云。山名。歷。度也。濟弓閭。晉灼曰。水名也。○索隱曰。包愷弓音穹。亦如字讀。獲屯頭王。漢書音義曰。胡王號也。韓王等三人。徐廣曰。王一作藉。○索隱曰。李奇云。皆匈奴王號。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正義曰。積土爲壇於山上。封以祭天也。祭地曰禪。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索隱曰。按崔浩云。北海名。羣鳥之所解羽。故云翰海。廣志在沙漠北。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逴行殊遠而糧不絕。索隱曰。逴與卓同。卓遠也。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正義曰。與音余。不失期。從至檮余山。索隱曰。檮余音桃徒。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爲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徐廣曰。作衞山。從驃騎將軍

約輕齎、顏師古曰、輕齎ハ輜重ヲ以テ自ラ隨ヘズ、而モ齎ス所ノ糧

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爲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爲單于。索隱曰。谷音祿。蠡音黎。又音離。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徐廣曰。粥一作允。駰案應劭曰。所降士有材力者。約輕齎。絕大幕。

遂乘六羸、札記羸ニ作ル、云フ毛本驘、各本羸ニ誤ル、顏師古曰、驘ハ驢種馬子ニシテ、堅忍ナリ、單于自ラ善走驘ニ乘リ、而テ壯騎之ニ隨フナリ。

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値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孫吳兵法曰。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也。）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尙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正義曰。三蒼解詁云。紛拏。相牽也。）殺傷大當。（索隱曰。以言所殺傷大略相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正義曰。遲音値。）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徐廣曰。遲一作黎。○索隱曰。遲音値。遲者。待也。待天欲明也。漢書作會明。諸本多作黎明。鄒氏云。黎。逮也。然黎。黑也。候天將明而猶黑也。）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徐廣曰。窴音田。）得匈

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漢書注、一曰漢兵不能輕入而久留也、此說ニ從ヘバ、漢兵幕ヲ度リ輕留スル能ハズト爲スト讀ムベシ、注卽沙幕ノ幕、札記漢ニ作ル。

元狩四年春、札記云、元狩四年四字疑フ衍ナリ、漢書ナシ。

轉者踵軍注轉軍、札記轉運ニ作ル、云フ軍ニ譌ス、汪校改ム、顏師古曰、轉ハ輜重ヲ運スルヲ謂フ、踵ハ接ナリ。

故言屬國也。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索隱曰。案幕。卽沙幕。古字少耳。輕留者。謂匈奴以漢軍不能至。故輕易留而不去也。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靑。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正義曰。言轉軍之士。及步兵接後。又數十萬人。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爲前將軍。太僕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卽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旣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

ニ依テ改ム、按ニ漢書注、文穎曰雁音鷹。

大當戸銅離注徐廣作稠離、札記鵰チ離ニ作ル、云、索隱徐廣一作稠離、與漢書功臣表同、考證云、漢書本傳調雖ニ作リ、功臣侯表稠雖ニ作ル、此ト倶ニ異ナリ。及厥衆萌、顏師古曰、萌字甿ト同シ。

仍興之勞、札記志疑云、漢書興チ興ニ作ル、顏師古曰、重テ軍旅ノ勞チ興スナリ。

庇音必二反。又音疋履反。案漢書功臣表。元狩二年以煇渠封僕朋。至三年又封鷹庇。其地倶屬魯陽。未詳所以。○正義曰。煇渠。表作順梁。禽梨爲河綦侯。徐廣曰。禽一作鳥。○索隱曰。案表作鳥梨。大當戸銅離爲常樂侯。徐廣曰。離一作稠離也。○索隱曰。徐注與漢書功臣表同。此文云銅。漢書云調。字又異也。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獟悍。晉灼曰。獟音欺譙反。○索隱曰。說文獟作趬。行疾貌。悍音胡旦反。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正義曰。言匈奴右地渾邪王降。而塞外並河諸郡之民無憂患也。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戸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正義曰。五郡。謂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並是故塞外。又在北海西南。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正義曰。以降來之民徙置五郡。各依本國之俗。而屬於漢。

使人先ヨリ報天子要邊ニ至ル、札記使人先要邊ニ作ル、云フ舊刻此五字ニ止ル、各本使人先ノ下、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十三字ヲ衍ス、雜志云、乃集解誤テ正文ニ入ル、索隱本先要邊三字ヲ出シ、漢書使人先要道邊ニ作ル、皆其證ナリ、按ズルニ此說確ナリ、惟衍スル所ノ字、是集解ノ文ナルヤ否ヤ、或ハ後人ノ旁注誤入ニ係ル、未ダ知ルベカラズ、今止ダ舊刻ニ從フ。

鷹庇爲煇渠侯注索隱作雍、札記雍ヲ雁ニ作ル、云、モト雍ニ譌ス、漢書

方數爲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索隱曰。案謂先於邊境要候漢人。言其欲降。令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卽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旣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旣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索隱曰。漯音他合反。案地理志。縣名。在平原。封其裨王呼毒尼爲下麾侯。文穎曰。毒尼。胡王名。鷹庇爲煇渠侯。徐廣曰。一云篙訾。○索隱曰。漢書鷹作雍。

前行捕虜、顏師古曰、前行ハ軍ノ前ニ在リテ行クヲ謂フ。

校尉句王高不識、方苞曰、不識匈奴ニ在ル時、句王ト爲リ、漢ニ降ル後、校尉ト爲ル。

封爲煇渠侯、札記志疑云、渾渠ノ譌ナリ、說ハ表ニ在リ。

先其大將軍、札記雜志云、本先其大軍ニ作ル、漢書將字ナシ、上文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ト曰フ、是其證ナリ、蔣西谷曰、大將軍靑、去病ニ於テ親ト爲ス、故ニ其ト曰フ、此說ハ大將軍ト爲シテ見ルナリ。

屬趙破奴。得匈奴王及王母也。或云。右千騎將。卽匈奴王號也。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戸封破奴爲從驃侯。張晏曰。從驃騎將軍有功。因以爲號。校尉句王高不識。徐廣曰。句音鉤。匈奴以爲號。○索隱曰。案二人並匈奴人也。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索隱曰。案三字共爲王號。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戸封不識爲宜冠侯。正義曰。孔文祥云。從冠軍將軍戰。故宜冠。從驃之類者也。校尉僕多有功。封爲煇渠侯。索隱曰。案漢表作僕朋。疑多是誤。煇音暉也。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爲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所將常選。索隱曰。選音宣變反。謂驃騎常選擇取精兵。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絶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索隱曰。案謂遲留零落不遇合也。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

師大率減什三、茅瓚曰、若シ注ノ一說ノ如キ、則是方ニ驃騎ノ功ヲ敍シ、而テ又其損失ノ數ヲ計ルナリ、當ニ小顏云フ所ニ依ルベシ。

稽且王、札記且ヲ沮ニ作ル、云フ索隱本沮、注同ジ、各本且ニ作ル。

行留當斬。贖爲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張晏曰。水名也。遂過小月氏。索隱曰。韋昭氏音支。西域傳。大月氏本居燉煌祁連間。餘衆保南山。遂號小月氏。攻祁連山。索隱曰。小顏云。卽天山也。匈奴謂天爲祁連。案西河舊事謂白山卽天山。祁連恐非也。得酋涂王。張晏曰。胡王也。○索隱曰。酋音才由反。涂音徒。漢書云。揚武乎觻得。得單于單桓酋涂王。此文省也。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正義曰。率音律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減什七。小顏云。破匈奴之師十減其七。一云漢兵亡失之數。下皆類此。案一說爲是也。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遬濮王。捕稽且王。正義曰。遬音速。濮音卜。○索隱曰。且音子余反。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索隱曰。漢書作右千騎將王。然則此云千騎將是漢之將

作ル、集韻類篇引ク同ジ、疑フ此誤ル。

懾慴者弗取、顏師古曰、拒戰スル者ハ誅シ、服スル者ハ則赦スヲ言フナリ。

盧胡王注 正義 有其蘭姓、札記其ヲ是ニ作ル、云フ是ヲ其ニ誤ル、考證漢書注ニ據テ改ム。誅全甲、札記云、漢書云、銳悍者誅、全甲獲醜ト、疑フ此缺ナリ、按ニ漢書注顏師古曰、全甲ハ軍中ノ甲喪失セザルヲ謂フナリ。

名也。討遬濮。索隱曰。遬音速。濮音卜。崔浩云。匈奴部落名。案下有遬濮王。則是國名也。涉狐奴。晉灼曰。水名也。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慴者弗取。文穎曰。恐懼也。○索隱曰。案說文云。懾慴。失氣也。劉氏云。懾式涉反。慴之涉反。冀獲單于子。徐廣曰。一作與。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張晏曰。折蘭盧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正義曰。顏師古云。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其蘭姓者。即其種。誅全甲。徐廣曰。全一作金。○正義曰。全甲。謂具足不失落也。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如淳曰。祭天為主。○索隱曰。案張晏云。佛徒祠金人也。屠音儲。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

強騫從大將軍、札記云、毛本張騫ノ上校尉二字アリ、漢書ト合ス。

驃騎將軍注正義說文云云、札記騎字ヲ删リ、髦上白字アリ、云フ驃下騎字ヲ衍シ、一日下白字ヲ脫ス、說文ニ依リ删補ス、鬣字說文發ニ

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爲庶人。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爲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爲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乘爲東海都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正義曰。大夏國。在大宛西。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

起驃騎將軍

爲驃騎將軍。徐廣曰。驃一亦作剽。○正義曰。漢書云。霍去病征匈奴有絕幕之勳。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司。品秩同大將軍。說文云。驃騎。黃馬鬣白色。一曰髦尾。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漢書音義曰。音戾。山

詳匈奴傳

再從大將軍受詔、札記云、宋本中統游毛本受上ニ大將軍三字ヲ重ヌ、按ニ漢書亦同ジ。

季父羅姑比注顧氏、札記類氏ニ作ル、云フ單本顏、各本並ニ顯ニ作ル。

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猶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狩天下所奏事處皆爲宮。在長安則曰奏長安宮。在泰山則曰奏奉高宮。唯當時所在。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徐廣曰。姊即少兒也。年十八。幸爲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剽姚校尉。索隱曰。服虔音飄搖。大顏案荀悦漢紀作票鷂。票鷂。勁疾之貌也。票音頻妙反。鷂音弋召反。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索隱曰。案小顏云。計其所將之人數。則捕首虜爲多過於所當也。一云。漢軍亡失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張晏曰。籍若。胡侯。〇索隱曰。行音胡浪反。謂籍若侯。是匈奴祖之行第。產。即大父之名。生捕季父羅姑比。索隱曰。案顧氏云。羅姑比。單于季父名。小顏云。比類也案下既云再。無容更言類也。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爲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

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閎。長史安。張晏曰。正。軍正也。閎。名也。○正義曰。律。都軍官長史一人。議郎周霸等。徐廣曰。儒生。○索隱曰。案郊祀志。議封禪有周霸。故知儒生也。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閒。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蔡邕

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爲安樂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爲中將軍。太僕賀爲左將軍。翕侯趙信爲前將軍。衞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幷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爲翕侯。見急匈奴

臣靑子在䄯保中、札記䄯保ヲ繦緥ニ作ル云フ繦宋本毛本同ジ、中統游王繦ニ作ル、舊刻柯淩䄯ニ作ル、緥宋本中統游毛同ジ、舊刻褓ニ作ル、王柯淩保ニ作ル、注䄯小兒被也、䄯札記褓ニ作ル、是ナリ。

合騎侯注驃騎、一本車騎ニ作ル。

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靑。臣靑子在䄯保中。正義曰。䄯長尺二寸。闊八寸。以約小兒於背。褓。小兒被也。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閒。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傳校獲王。索隱曰。顧祕監云。傳。領也。五百人謂之校。小顏云。傳音附。言敖總護諸軍。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王也。以千五百戶封敖爲合騎侯。索隱曰。案非邑地。因戰功爲號。謂軍合驃騎。故云合騎。若冠軍從驃然也。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徐廣曰。窳渾在朔方。音庾。○索隱曰。服虔云。窳渾。塞名。漢書作寘渾。寘音田。至匈奴右賢王庭。爲麾下搏戰獲王。索隱曰。搏音博〔博〕擊也。小顏同。今史記漢書本多作傳。傳猶轉也。以千三百戶封說爲龍頟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爲南窌侯。徐廣曰。窌宜作奅。音匹孝反。○索隱曰。韋昭云。縣名。或作窖。字林云。大下卯與穴下卯並音匹孝反。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

右賢王驚夜逃、札記云、中統游本逃チ遁ニ作ル、按ズルニ上下文チ以テ之チ審ニスルニ、疑フ夜逃二字衍ナリ。

公爲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衞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索隱曰。賈逵云。裨。益也。小顏云。裨王。小王也。若裨將然。音頻移反。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索隱曰。案謂立大將軍之號令而歸也。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正義曰。伉音口浪反。青子不疑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閒。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

已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如淳曰。按。行也。榆谿。舊塞名。或曰。按。尋也。○索隱曰。案水經云。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經榆林塞。爲榆谿。是榆谿舊塞也。絕梓領。梁北河。如淳曰。絕。度也。爲北河作橋梁。○正義曰。括地志云。梁北河。在靈州界也。討蒲泥。破符離。晉灼曰。二王號。○索隱曰。崔浩云。北塞名。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張晏曰。伏於隱處。聽軍虛實。執訊獲醜。正義曰。訊。問也。醜。衆。言執其生口。問之知虜處。獲得衆類也。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徐廣曰。友者。太守名也。姓共也。入略雁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文穎曰。音組。爲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

度西河注云勝州東河、札記云チ今ニ作ル、云フ今チ云ニ誤ル、考證改ム。

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索隱曰。高闕。山名。小顏云。一曰。塞名。在朔方之北也。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爲朔方郡。正義曰。今夏州也。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爲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州朔方縣北什賁故城是。按蘇建築什賁之號。蓋出蕃語也。

（鉗徒相青封侯果應在此）（峯連）

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爲岸頭侯。索隱曰。案晉灼云。河東皮氏縣之亭名也。○正義曰。服虔云。鄉名也。

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爲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爲邊害。張晏曰。從蠻夷借兵抄邊也。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索隱曰。此小雅六月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索隱曰。小雅出車之詩也。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正義曰。郎雲中郡之西河。云勝州東河也。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産。畢收爲鹵。

乃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閒累千金。孺冷眼爲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徐廣曰。陳平曾孫名掌也。上召貴掌。公孫應前敖與壯士篡取之敖由此益貴。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雁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爲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索隱曰。卽衛太子據也。立爲皇后。其秋。青爲車騎將軍。出雁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

人奴之、生得毋笞罵云云、費袞曰、人奴之、一句ト爲ス、生得毋笞罵即足矣、一句ト爲ス、生讀デ生乃與噲等爲伍ノ生ト同ジ、謂フ人方ニ我ヲ奴トス、平生笞罵ナキヲ得ル已ニ足ル、安ゾ敢テ封侯ノ事ヲ望マント、則語ニ意味アリテ、而テ句法雄健ナリ、今人或ハ人奴之生ヲ以テ一句ト爲ス、只一字ヲ移シテ上ニ在リ、便チ凡近ナリ。

與壯士篡取之、札記、篡上往字アリ、云フ索隱本往字アリ。

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徐廣曰。步一作少。皆冒衛氏。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服虔曰。先母。適妻也。青之適母。○索隱曰。漢書作民母。顧氏云。鄭季本妻編於民戶之閒。故曰民母。今本亦或作民母也。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索隱曰。音去聲。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張晏曰。甘泉中徒所居也。○正義曰。按居室。署名。武帝改曰保宮。灌夫繫居室是也。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徐廣曰。堂邑安侯陳嬰之孫夷侯午。尚景帝姊長公主。子季須。元鼎元年季須坐奸自殺。○正義曰。文穎云。陳皇后。武帝姑女也。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索隱曰。案晉灼云。建章。上林中宮名也。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索隱曰。篡猶劫也。奪也。上聞。

衞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將軍衞青者。平陽人也。正義曰。漢書云。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之家也。其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衞媼通。索隱曰。衞。姓也。媼。婦人老少通稱。漢書曰。與主家僮衞媼通。案既云家僮。故知非老。或者媼。是年老之稱。後追呼耳。然外戚傳云。薄姬父與魏王宗女魏媼通。則少亦稱媼也。而小顏云。衞者舉其夫家姓也。然案此云侯妾衞媼。則似無夫。下云同母兄衞長子。及姊衞子夫。皆冒衞氏。又似有夫耳。其所冒之姓。爲父與母皆未明也。生青。青同母兄衞長子。而姊衞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徐廣曰。曹參曾孫平陽夷侯時尚武帝姊平陽公主。生子襄。○索隱曰。案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爲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世家及功臣表。時或作疇。漢書作壽。並文字殘缺。故不同也。故冒姓爲衞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爲衞媼。媼長女衞孺。索隱曰。漢書云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終

耗矣。然猶不能臣服之。且不免浞野李陵貳師之敗沒。見武帝雖事窮黷而未得十分逞志也。篇中大意如此。其微旨實寓譏云。

凌約言曰太史公紀武帝征伐事。先之以文景和親匈奴信漢。然後序兩將軍連年出塞。又必隨之以匈奴入塞殺略甚多。紀酷吏傳。先之以吏治蒸蒸。民朴畏罪。然後序十酷吏更迭用事。又必隨之以民益犯法。盜賊滋起。可見匈奴盜賊之變。皆武帝窮兵酷罰致之。此太史公微意也。

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嗚乎大哉言乎。文帝之心。天地之心也。持之堅。行之久。至孝景世。終無大寇。武帝卽位之初。匈奴信漢。自單于以下。往來長城下。無忌矣。乃一旦無故自爲狙詐於匈奴。兵連禍結。使天下生靈肝腦塗地。然匈奴益驕。亦終不我服。回視文景之世。得失何如哉。

又曰。愚嘗因是而論漢世綏御之方。竊于不得已之中而曲爲之處。惟文帝爲得。而仲舒之論。未可謂其迂闊也。蓋漢之于夷狄。非復五帝三王有綏服要荒。漸次而至。風土之遞易。分限之等差也。塞之內皆耕田鑿井。安土重遷之民。塞之外卽逐水草而居。遷徙無常之夷狄。時時抄略。勢所必至。遠在萬里。何以制之。帝初卽位。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諭盛德焉。且因高惠之舊。量時度宜。與匈奴復修和親。一切與之相安。雖尉佗自帝。亦溫辭以感服之。德至渥矣。匈奴或背約入寇。逐之出塞卽止。曲常在彼而不在我。烟火萬里之樂。由此基之。使經漢之世。待夷狄皆如帝。何不可者。武帝一信聶翁狙詐之說。反以匈奴之擾漢者擾夷狄。尤而效之。罪殆已甚。逮其兵連禍結。海內蕭然。其害烈于匈奴之抄寇。何啻萬萬。董生之論。似過于弱。而實足以藥武帝之膏肓。固乃歷歷排闢之峻何歟。不然文帝之富庶。武帝之虛耗。一和一戰。成效竟何如哉。

何景明曰。漢武之才過于文景。承三世之富厚。不易紀而虛耗者。好大無厭也。夫秦以白起爲武安君。商鞅爲商君。范睢爲應侯。漢武以衛青爲大將軍。李廣利爲貳師將軍。霍去病爲驃騎將軍。此六人者所謂功臣。而人主之所貴者也。然不察功實之辨。故白起商鞅范睢之功日積。而秦之社稷日蹙。衛青李廣利霍去病之功益高。而漢之海內益危也。

余有丁曰。傳內每言擊胡胡輒入邊殺掠。及留胡使。胡亦留漢使。相當。至匈奴遠遁破

彼已將率、礼記云、彼已二字宜ク上不參ニ連ネテ句ト爲スベシ、不參彼已ハ、彼ヲ知リ已ヲ知ル能ハザルヲ謂フナリ、將率當ニ下ニ屬スベシ、小司馬誤解シ、遂ニ其句讀ヲ失ス、方苞曰、以便偏指ハ以テ人主ノ偏指ヲ便ニスルナリ、不參彼已ハ、彼已ノ勢ヲ參酌セザルナリ。

指不參。索隱曰。案謂說者謀匈奴。皆患其直徼求一時權幸。但務諂進其說。以自便其偏指。不參詳終始利害也。彼已。將率詩云。彼己之子。○索隱曰。彼己者。猶詩人譏詞云彼己之子是也。將率。則指樊噲衞霍等也。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正義曰。言堯雖賢聖不能獨理。得禹而九州安寧。以刺武帝不能擇賢將相。而務諂納小人浮說。多伐匈奴。故壞齊民。故太史公引禹聖成其太平。以攻當代之罪。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索隱述贊曰。獫狁葷粥。居于北邊。旣稱夏裔。式憬周篇。頗隨畜牧。屢擾塵煙。爰自冒頓。尤聚控弦。雖空帑藏。未盡中權。

黃震曰。傳之敘匈奴詳矣。大抵以其視中國爲强弱。夏道衰而狄始大。及周之興。惟命之曰荒服。周道衰。戎狄又世世爲患。秦幷天下。築長城。頭曼單于遂爲之北徙。旣而中國兵爭。冒頓復興。雖高帝不免白登之圍。非其視中國爲强弱哉。然嘗論之。秦漢之待夷狄。不可復以三代比也。三代以天下爲公。諸侯各自爲守。設不幸有警。方伯連師以諸侯兵驅之而已。然不常有也。秦漢以天下爲私。自京師去匈奴塞上。皆天子所自制。邊塵稍驚。勞民萬里。故秦之備胡。不得不出於長城。然此毒民之事。適以自斃不可爲也。故漢之求安不得不出於結約。雖婁敬遣公主之說不可用。若孝文皇帝。賜之書有曰。天不頗覆。地不偏載。使兩國之民若一家。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

使廣利得降匈奴注、索隱、札記云、單本此注史贊彼此將率條ノ後ニ在リ、漢書云云十六字ナシ、漢傳ニ據ルニ、余吾水ノ戰、明年且鞮死ス、疑フ小司馬見ル所ノ本、贊後續テ狐鹿姑ノ事ヲ記スルアリ、故ニ張晏ノ語ヲ引キ以テ之ヲ明カス、後刪削ヲ經テ、合刻者係ル所ナキヲ以テ、故ニ此十六字ヲ增シ、傳末ニ附ス、然ルニ單本標題且鞮侯五字ヲ出ス、解スベカラズ、或ハ索隱猶脫文アリ。

至定哀之際則微注、韓國要禮云也六字、札記諱國惡禮也ニ作ル。

匈奴。徐廣曰。案史記將相年表及漢書征和二年巫蠱始起。三年廣利與商丘成出擊胡。軍敗乃降。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正義曰。自此以下上至貳師聞其家。非天漢四年事。似錯悞。人所加。游擊說無所得。因杅敖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徐廣曰。天漢四年。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正義曰。御音語。其功不得相御當也。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索隱曰。漢書云。明年且鞮死。長子狐鹿姑單于立。張晏云。自狐鹿姑單于已下。皆劉向褚先生所錄。班彪又撰而次之。所以漢書匈奴傳有上下兩卷。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閒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索隱曰。案韓國要禮云〔也〕仲尼仕於定哀。故其著春秋。不切論當世。而微其詞也。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襃。忌諱之辭也。索隱曰。案罔者。無也。謂其無實而褒之是也。忌諱當代故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徐廣曰。徼音皎。○索隱曰。徼音工堯反。言求一時權寵也。劉伯莊音叫。徐音皎。皆非也。而務讇納其說。索隱曰。說音稅。以便偏

圍陵降匈奴、札記降上陵字ヲ重ヌ、云フ宋本中統舊刻游毛並ニ陵字アリ。

七。漢復使因杅將軍敖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徐廣曰。涂音邪。○索隱曰。涿音卓。涂音以奢反。○正義曰。匈奴中山也。毋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敖。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徐廣曰。余一作斜。音邪。○索隱曰。山海經云。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余吾。○正義曰。累力爲反。重丈用反。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衆降

復百世之讎、札記百ヲ九ニ作ル、云フ官本九、漢書ト合ス、各本百ニ誤ル。且鞮侯單于既立、札記志疑云、史太初ニ訖リ、天漢ニ及バズ、此下乃後人ノ續クル所ニシテ、史公ノ書ニ非ズ。丈人行注胡郎反、札記郎ヲ朗ニ作ル、云フ朗ヲ郎ニ誤ス、今改ム、漢書注胡浪反。

病死。呴犂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爲單于。索隱曰。且音子餘反。鞮音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公羊傳曰。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正義曰。胡郎反。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正義曰。在伊州。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

至盧朐注正義、札記括地志ヲ地理志ニ作ル、云フ誤ツテ括地志ニ作ル、考證漢書ニ據テ改ム、相陽チ稠陽ニ作ル、支就縣チ支就城ニ、牢城河チ虖河城ニ作ル、皆云フ考證改ム、西北得窴虜城、窴ヲ宿ニ作ル、云フ宿チ窴ニ譌ス、漢志北字ナク、服虔云、盧ノ下ニ朐字アリ。

湖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呴犂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 正義曰。卽五原郡楡林塞也。在勝州楡林縣四十里也。 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鄣列亭。 正義曰。顧胤云。鄣。山中小城。亭。候望所居也。 至盧朐。 音衢。匈奴地名。又山名。○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原郡相陽縣北出石門障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縣。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牢城河。又西北得窴虜城。按卽築城障列亭至盧朐也。服虔云。盧。匈奴地名也。張晏云山名也。 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 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居延縣故城。在甘州張掖縣東北一千五百三十里。有漢遮虜鄣。彊弩都尉路博德之所築。李陵敗。與士衆期至遮虜鄣。卽此也。長老傳云。鄣北百八十里。直居延之西北。是李陵戰地也。 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鄣。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 漢書音義曰。漢將也。 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

捕首虜數千人、札記數上得字アリ、云フ宋本中統游毛並ニ得字アリ。

迎我。我卽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爲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索隱曰。應劭云。在武威縣北。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閒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爲護。維王爲渠。正義曰。爲渠帥也。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呴音鉤。又音吁。犂

三歲單于死、札記云、單于死三字疑フ衍ナリ、漢書ナシ。

因杅將軍敖、說文、敖ノ本字ナリ。

泥野侯徐廣曰。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盧立爲單于。徐廣曰。烏一作詹。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正義曰。括地志云。鐵勒國。匈奴冒頓之後。在突厥國北樂勝州。經秦長城太義長路。正北經砂磧十三日行至其國。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杅將軍敖築受降城。正義曰。杅音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饑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閒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卽兵來

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先。先生也。漢書作儒生也。以爲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爲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讇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紿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

西至酒泉郡、札記至チ置ニ作ル、云フ淩本至ニ誤ル。

眩靁、札記云、漢書眩雷ニ作ル、服虔音州縣ノ縣。

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爲郡。正義曰。卽玄菟樂浪二郡。而西至酒泉郡。正義曰。今肅州。以鬲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正義曰。漢書西域傳云。大月氏國去長安城萬一千六百里。本居燉煌祁連閒。冒頓單于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嬀水北爲王庭也。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靁爲塞。漢書音義曰。眩靁。地名。在烏孫北。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是歲翕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爲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爲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卽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爲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正義曰。幾音記。言反古。無所冀望也。

今單于能卽前與漢戰、札記雜志云、能卽當ニ卽能ト爲スベシ、卽不能ト相對ス、漢書西南夷傳注曰、卽ハ猶若ノ如キナリ。

漢使王烏等、札記志疑云、烏、類衆焉ニ作ル、李商隱李兵曹ノ爲ニ兄ヲ祭ル文ニ、去節寧類十王焉ト爲シ、齧雪獲全ト韵ヲ爲ス。

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韋昭曰。主使來客官也。○正義曰。官名。若鴻臚卿。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卽不能。卽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爲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正義曰。北海。卽上海也。蘇武亦遷也。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爲遣其太子入漢爲質。正義曰。音致。以求和親。

至匈奴河水、札記匈河水ニ作ル、云フ索隱本、衛霍傳ト合ス、各本匈下奴字ヲ衍ス、漢書亦然リ、注河字ナシ、云フ水上河字ヲ衍ス、漢書注ニ依テ删ル。

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正義曰。南越東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索隱曰。苴音子餘反。臣瓚云。去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索隱曰。臣瓚云。河水名。去令居千里。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

漢士卒物故、札記雜志云、漢士ト漢馬ト對文ナリ、索隱漢書ト皆卒字ナシ。

任魏壹訪議、札記壹ヲ臺ニ作ル、云フ官本臺、各本壹ニ譌ス、按ズルニ、隋志魏臺雜訪議一卷、高堂隆撰トアリ。

于號。復爲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如淳曰。翰海。北海名。○正義曰。按翰海。自一大海名。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也。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徐廣曰。在金城。○索隱曰。地理志云。張掖令居縣。姚氏令音連。小顏音零。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正義曰。匈奴舊以幕爲王庭。今遠徙幕北。更蠶食之。漢境連接匈奴舊地以北也。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索隱曰。案釋名云。漢以來謂死爲物故。就朽故也。又魏壹訪議。高堂隆對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者也。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

負私從馬、札記云、合刻本從字ニ於テ絕句ス、雜志云、當ニ漢書ニ依テ私負從馬ニ作ルベシ、顏師古曰、私ニ衣裝ヲ負フ者、及ビ私ニ從馬ヲ將キル者、皆公家發與ノ限ニ非ズ。

漢謀曰。翕侯信爲單于計。居幕北。以爲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正義曰。謂負擔衣粮私募從者凡十四萬疋。）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靑。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如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乃自立爲單于。眞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

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詳李廣傳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徐廣曰。元狩二年也。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索隱曰。如淳云。在長安以北朔方以南。漢書食貨志云。徙貧民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是也。○正義曰。服虔云。地名。在北地。廣六七百里。長安北朔方南。史記以爲秦始皇遣蒙恬斥逐北胡。得肥饒之地七百里。徙內郡人民。皆往充實之。號曰新秦中也。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

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札記云、騎萬二字疑フ衍ナリ、驃騎傳ナシ、漢書亦ナシ。

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正義曰。焉音烟。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删丹山。在甘州删丹縣東南五十里。西河故事云。匈奴失祁連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其慜惜乃如此。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漢書音義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主也。○索隱曰。韋昭云。作金人以爲祭天主。崔浩云。胡祭以金人爲主。今浮圖金人是也。孟說恐不然。案得休屠金人。後置之於甘泉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徑路祠神。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處。秦奪其地。後徙休屠右地。按金人。卽今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爲祭天主也。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索隱曰。韋昭云。張掖縣。攻祁連山。索隱曰。西河舊事云。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養。匈奴失二山。乃歌云。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祁連一名天山。亦曰白山也。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雁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

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衞靑。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徐廣曰。合有三千耳。右將軍建得以身脫。正義曰。建蘇武父也。而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幷軍分行。正義曰。與大軍別行也。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翕侯。以爲自次王。正義曰。自次者。尊重次於單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敎單于益北絶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瓚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絶。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索隱曰。罷音疲。徼。要也。謂要其疲極而取之。○正義曰。徼音古堯反。徼。要也。要漢兵疲極則取之。無近塞居止。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

シテ、匈奴界ニ入ル者、其中造陽ノ地ナリ、胖讀テ傑ト曰フ。

殺代郡太守恭及、札記及チ友ニ作ル、云フ官本友、各本及ニ誤ス、按ズルニ、名臣表、衛霍傳集解、漢傳並ニ共友ニ作ル。

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于。索隱曰。稚音持利反。斜音士嗟反。斜。鄒誕生音直牙反。蓋稚斜胡人語。近得其實。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索隱曰。單音丹。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爲涉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正義曰。括地志云。定襄故城。在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地理志。定襄郡。高帝置也。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爲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以衞青爲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

什辟縣、札記云、字類引テ什ヲ仆ニ作ル、皆斗ノ譌ナリ、志疑云、隸書斗ヲ忖ニ作ル、什ト混ジ易シ、顏師古曰、斗ハ絕ナリ、縣ノ斗曲

因赦廣。赦廣贖爲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詳安國傳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詳衛青傳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漢亦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予胡。什音斗。漢書音義曰。言縣斗辟曲近胡。○索隱曰。辟音僻。造陽。卽斗辟縣中地。○正義曰。按曲幽辟郡入匈奴界者。造陽地弃與胡也。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

入馬邑而縱、漢書縱下兵字アリ、顏師古曰、兵ヲ放ツテ以テ單于ヲ擊ツナリ。

漢亦尙關市不絕以中之、方苞曰、市物ヲ以テ其意ニ投合シ、侵盜スル勿キヲ冀フナリ。

云。乃下具告單于。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韓長孺傳曰。恢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索隱曰。蘇林云。直當道之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尙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尙關市不絕。以中之。正義曰。如淳云。得具以利中傷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衞靑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雁門。爲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

奸蘭出物、札記奸ニ作ル、云フ索隱本奸、各本姧ニ作ル、中統本姦ニ作ル、此下集解奸音干、干蘭、犯禁私出物也、十三字ヲ注ス、云フ淩本脱ス。

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姧蘭出物。與匈奴交。索隱曰。衛青傳唯稱聶壹。故顧氏云。壹名也。老故稱翁。義或然也。姧音干。干蘭。犯禁私出物也。漢書音義曰。私出塞與匈奴交市。詳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索隱曰。蘇林云。在雁門也。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雁門尉史行徼。索隱曰。如淳云。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也。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徐廣曰。一

犯令約者、札記雜志云、當ニ漢書ニ依テ今約ニ作ルベシ。

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倶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爲單于。旣立。徐廣曰。後元三年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崩。而二年咎。單于書。其閒五年。而此云後四年又立四歲。數不容爾也。孝文後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也。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

跂行喙息蠕動之類、顏師古曰、跂行ハ、凡ソ足アリテ行ク者ナリ、喙息ハ、凡ソ口ヲ以テ氣ヲ出ス者ナリ。

朕釋逃虜民云云、顏師古曰、逃虜民ハ、漢人逃レテ匈奴ニ入ル者、章尼等ハ單于ニ背イテ漢ニ降ル者ナリ。

漢過不先、顏師古曰、更ニ約ニ負カザルヲ言フ。

單于秫櫱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索隱曰。案跂音岐。又音企。言蟲鳥之類。或以踵而行。或以喙而息。皆得其安也。三蒼云。蠕蠕動貌。音輭。淮南子云昆蟲蠕動也。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索隱曰。案文帝云。我今日並釋放彼國逃亡虜。遣之歸本國。汝單于無得更以言詞訴於章尼等。責其違逃也。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畱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

今聞渫惡民、顏師古曰、渫先列反、降下ナリ、意チ利ニ下スチ謂フナリ、淩稚隆曰、渫惡ハ猶薄惡ノ如シ。

鄰國之敵、札記云、宋本毛本國敵互ニ易ル。

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索隱曰。漢書作且渠。匈奴官號。樂彥云。當戶且渠各自一官。雕渠難爲此官也。○正義曰。雕渠難者。其姓名也。且子余反。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渫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闟然更始。徐廣曰。闟音揄。安定意也。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命。一本命上朕與單于俱由此道。命作年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國之敵。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

吉曰、今ノ彭原縣是ナリ。

兵入燒回中宮。索隱曰。服虔云。回中在北地。武帝作宮。始皇本紀三十七年巡雞頭山過回中。武帝元封四年通回中道。○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四十里。即匈奴所燒者也。候騎至雍甘泉。索隱曰。崔浩云。候邏騎。○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也。秦之林光宮。漢之甘泉。在雍州雲陽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秦皇帝以來祭天圜丘處。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索隱曰。案表盧作旅。古今字異耳。甯侯魏遬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正義曰。音赫。為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徐廣曰。內史欒布亦為將軍。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

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顏師古曰中ハ滿ノ如シ、量中トハ其數ニ滿ツルナリ。

至彭陽、札記錢警石云、正義ニ據レバ、則據ル所ノ本城ニ作ル、顏師

作。人盡極其力以營其生。至於氣力屈竭也。屈音其物反。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喋音諜。利口也。佔音昌占反。衣裳貌。冠固何當。言雖復著冠。固何益所當。○索隱曰。鄧展云。佔囁。耳語。服虔曰。口舌為喋。如淳曰。汝漢人多口居室中。固自宜著冠。且不足貴也。小顏云。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耳。雖自謂著冠何所當益也。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為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韋昭曰。苦。麤也。音若麤盬之盬。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徐廣曰。蹂音而九反。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徐廣曰。姓孫。其子單封為缾侯。白丁反。○索隱曰。卬音五郎反。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城字誤也。括地志云。彭城故城在涇州臨城縣東二十里。案彭城在嫣州。與北地郡甚遠。明非彭城也。使奇

乃同穹廬、顏師古曰、其形穹隆、故ニ穹廬ト曰フ。

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爲事。其老弱不能鬭。故以其肥美飮食壯健者。蓋以自爲守衞。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漢書音義曰。穹廬。旃帳。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飮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索隱曰。詳漢書作陽。此亦音羊。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索隱曰。以言棟宇室屋之

漢物不過什二云云、顔師古曰、漢物ヲ費ス十分ノ二ナレバ、則盡ク匈奴ノ處ヲ得ルナリ。

教單于左右疏記、顔師古曰、疏ハ之ヲ分條スルナリ。

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韋昭曰。言漢物十中之二入匈奴。匈奴則動心歸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湩。乳汁也。音都奉反。○索隱曰。字林云。湩音竹用反。穆天子傳云。牛馬之湩。臣莬人所具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正義曰。上許又反。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

曰。或作疏比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比疎一。比音鼻。小顏云。辮髮之飾也。以金爲之。廣雅云。比櫛也。蒼頡篇云。靡者爲比。麤者爲梳。蘇林云。今亦謂之梳。黄金飾具帶一。漢書音義曰。要中大帶。黄金胥紕一。徐廣曰。或作犀毗。而無一字。○索隱曰。漢書見作犀毗。此作胥者。胥犀聲相近。或誤。張晏云。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戰國策云。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鉤也。則此帶鉤亦名師比。則胥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班固與竇憲牋云。賜犀比金頭帶是也。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正義曰。綈音帝。○索隱曰。案說文云。綈厚繒也。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索隱曰。稽音雞。粥音育。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徐廣曰。一云稽粥第二單于。自後皆以第別之。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正義曰。行音胡郎反。中行。姓。說。名也。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

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雩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徐廣曰。一本無袷字。○索隱曰。案小顏云。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以繡爲表。綺爲裏。以賜冒頓。字林云。袷。衣無絮也。音公洽反。錦袷袍各一。比余一徐廣

烏孫呼揭注正義音犁、札記桀ニ作ル、云フ犁ニ譌ス、集解ニ依テ改ム。

澤鹵注上音息、札記舄ニ作ル、云フ息ニ譌ス、今正ス。

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徐廣曰。一云樓湼。○正義曰。漢書云。鄯善國名樓蘭。去長安一千六百里也。烏孫。呼揭。音桀。○索隱曰。又音丘列反。○正義曰。揭音犁。又其例反。二國皆在瓜州西北。烏孫。戰國時居瓜州。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爲匈奴。索隱曰。案謂皆已入匈奴國也。諸引弓之民。幷爲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雩淺奉書。雩音火胡反。○索隱曰。係音計。雩漢書作虖。請。獻橐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正義曰。顏師古云。駕。可駕車也。二駟。八疋馬也。皇帝卽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卽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漢書音義曰。塞下地名。○索隱曰。服虔云。漢界上塞下之地。今匈奴使至於此也。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正義曰。上音息。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

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正義曰。延州城本漢高奴縣舊都。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徐廣曰。音支。○索隱曰。匈奴將名也。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

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爲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雁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爲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爲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索隱曰。案漢書云。高后時冒頓寖驕。諸將

乃使使遺高后書曰。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怒欲擊之。

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索隱曰。案漢書季布諫高后乃止。復

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徐廣曰。在雁門。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正義曰。白登臺。在白登山上。朔州定襄縣東三十里。定襄縣。漢平城縣也。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索隱曰。駹音武江反。案青駹。青色馬也。〇正義曰。鄭玄云。駹。不純也。說文云。駹。面顙皆白。爾雅云。黑馬面白也。北方盡烏驪馬。索隱曰。說文云。驪。黑色。南方盡騂馬。索隱曰。案詩傳曰。赤黃曰騂。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索隱曰。傅音附。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

丁靈、札記丁零ニ作ル、注同ジ、云フ索隱本零、各本靈ニ作ル、注接習水、云フ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傳注魏略ヲ引テ、安習水ニ作ル。

正義曰。漢書作數十百人。顏師古云。或數十人。或百人。

擧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趣利。善爲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靈。

索隱曰。魏略云。丁靈在康居北。去匈奴庭接習水七千里。又云。匈奴北有渾窳國。射音亦。又音石。

鬲昆。薪犂之國。

正義曰。已上五國在匈奴北。

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爲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詳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

會籠城注◆索隱後漢書云、札記云、此章懷漢書ヲ引ク、疑フ後字衍ナリ。

有罪小者軋注如淳云撾杖也、札記杖ヲ挟ニ作ル、云フ單本挟、各本杖ニ作ル、漢書注同ジ。

當戶。且渠之屬。正義曰。且子餘反。顏師古云。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籠城。索隱曰。漢書作龍城。亦龍字。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為龍城。後漢書云。匈奴俗歲有三龍祠。祭天神。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漢書音義曰。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蹛音帶。○索隱曰。鄭氏云。蹛林。地名也。晉灼曰。李陵與蘇武書曰。相競趍蹛林。則服虔說是也。又韋昭音多藍反。姚氏案李牧傳。大破匈奴。滅襜襤。此字與韋昭音頗同。然林襤聲相近。或以林為襤也。○正義曰。師古云。蹛者。遶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遶三周乃止。此其遺法也。課校人畜。正義曰。許又反。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漢書音義曰。刃刻其面。○索隱曰。軋音烏八反。鄧展云。軋。歷也。如淳云。撾杖也。三蒼云。軋。輾也。說文云。輾。轢也。○正義曰。顏師古云。軋者。謂輾轢其骨節。若今之厭踝者也。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正義曰。其座北向。長者在左。以左為尊也。日上戊巳。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張華曰。匈奴名冢曰逗落。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

モ、亦號ヲ立テ萬騎ト曰フナリ。
蘭氏注姓呼衍者也、漢書衍ヲ延ニ作ル。

以西接月氏氐羌、札記云、漢傳月氏ニ字ナシ、索隱本ト合ス、注三苗姜姓、札記姜ヲ羌ニ作ル。

最爲大國、札記志疑云、國字ヲ衍ス。

什長注索隱郡國志、札記云、當ニ百官志ニ作ルベシ。

師古云。呼衍。卽今鮮卑。姓呼衍者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須卜氏主獄訟。○正義曰。後漢書云。呼衍氏須卜氏。常與單于婚姻。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索隱曰。案姚氏云。古字例以直爲値。値者。當也。○正義曰。上谷郡。今嬀州也。言匈奴東方南出直當嬀州也。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正義曰。上郡故城。在涇州上縣東南五十里。言匈奴西方南直當綏州也。以西接月氏氐羌。索隱曰。案風俗通云。氐。本西南夷種。地理志。武都有白馬氐。又魚豢魏略云。漢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號青氐。或號白氐。纂文云。氐亦羊稱。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續漢書云。羌三苗姜姓之別。舜徙于三危。今阿關之西南羌是也。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索隱曰。案謂匈奴所都處爲庭。樂彥云。單于無城郭。不知何以國之。穹廬前地若庭。故云庭。○正義曰。代郡城。北狄。代國。秦漢代縣城也。在蔚州羌胡縣北百五十里。雲中故城。趙雲中城。秦雲中郡。在勝州楡林縣東北四十里。言匈奴之南直當代雲中也。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爲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索隱曰。案續漢書郡國志云。里有魁。又有什伍。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長五家。以相檢察。故賈誼過秦論以爲倔起什百之中是也。裨小王。相。封徐廣曰。一作將。都尉。

朝那膚施注秦因不改、札記云、秦因二字疑フ倒ナリ。

自如左右賢以下、札記賢下王字アリ、云フ舊本王字アリ、各本脫ス。大者萬騎云云立號曰萬騎、方苞曰、二十四長中、數千騎ナル者ト雖

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徐廣曰。在上郡。○正義曰。漢朝那故城。在原州百泉縣西七十里。屬安定郡。膚施縣秦因不改。今延州膚施縣是。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尙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爲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服虔曰。谷音鹿。蠡音離。○索隱曰。蠡又音黎。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骨都。異姓大臣。○索隱曰。裴氏所引據後漢書。下呼衍注亦然。匈奴謂賢曰屠耆。徐廣曰。屠一作諸。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呼衍氏須卜氏。常與單于婚姻。蘭氏。正義曰。顏

南幷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札記雜志云、侵燕代ノ三字下文ニ因テ衍ス、漢書漢紀並ニナシ。

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閒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韋昭曰。界上屯守處。○索隱曰。服虔云。作土室以伺漢人。又纂文曰。甌脫。土穴也。又云。是地名。故下云生得甌脫王。甌音一侯反。脫音同活反。○正義曰。按境上斥堠之室爲甌脫也。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幷樓煩白羊河南王。索隱曰。如淳云。白羊王居河南。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

左右或不敢射者、札記云、者字疑フ衍ナリ。

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爲單于。冒頓既立。徐廣曰。秦二世元年壬辰歲立。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

所愛閼氏注索隱、札記、首ニ舊音於連於曷反二音ニ作ル、北方人採ヲ採ニ、採取ノ採ヲ採ニ、脂ヲ肢ニ作ル、下同ジ、婦人ノ下採字ナシ、後當足致其種ヲ後當爲足下致其種ニ作ル、作閼氏ノ氏ヲ支ニ作リ、今可音烟支ヲ言其可愛如烟肢也閼音煙ニ作ル。

胡奴在側。言之曰。此胡所謂天子。與古書所説符會也。韋昭曰。曼音瞞。○索隱曰。曼音莫官反。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寛。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索隱曰。冒音墨。又如字。後有所愛閼氏。索隱曰。閼氏舊音曷氏。匈奴皇后號也。習鑿齒與燕王書曰。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不。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黃。採取其上英鮮者作烟脂。婦人採將用爲顏色。吾少時再三過見烟脂。今日始視紅藍。後當足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閼氏。今可音烟支。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也。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爲鳴鏑。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射也。韋昭曰。矢鏑飛則鳴。○索隱曰。應劭云。髐箭也。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

悉收河南地、浚稚隆曰、河南地ハ、今ノ河陰是ナリ、廣サ七百里、新秦中ト號ス、蒙恬取ル所ノ者ナリ、按ニ明ニ河套ト稱スル者ナリ。

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秦最盛

因河爲塞。索隱曰。案太康地記。秦塞自五原北九里。謂之造陽。東行終利賁山南。漢陽西是也。築四十四縣城臨河。

徙適戍以充之。適音丁革反。而通直道。索隱曰。蘇林云。去長安八千里。正南北相直道也。自九原至雲陽。索隱曰。韋昭云。九原縣屬五原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雲陽雍縣。秦之林光宮。卽漢之甘泉宮在焉。又云。秦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

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索隱曰。韋昭云。臨洮。隴西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隴西郡臨洮縣。卽今岷州城。本秦長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萬餘里。東入遼水。

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索隱曰。應劭云。北假在北地陽山北。韋昭云。北假地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五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地名也。在河北。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也。

當是之時。東胡彊而月氏盛。正義曰。氏音支。括地志云。涼甘肅延沙等州地。本月氏國。匈奴單于曰頭曼。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索隱曰。案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黎孤塗單于。而匈奴謂天爲撐黎。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故曰撐黎孤塗單于。又玄晏春秋云。士安讀漢書不詳此言。有

築長城注正義案長城水經云百道、札記案下長城ナシ、云フ案下長城二字ヲ衍ス、官本ナシ、又百道ヲ白道ニ作ル、云フ白ヲ百ニ譌ス、水經河水注ニ依テ改ム、又若頽毀、云フ河水注毀ヲ基ニ作ル、又公奚ヲ浩谿ニ作ル、云フ官本浩、河水注ト合ス、各本公ニ譌ス。

並陰山注陽山北、札記云、蒙恬傳、集解、陽山在河北ニ作ル、此在河二字ヲ脱ス。

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陽縣北。案長城。水經云。百道長城北山上有長垣。若頽毀焉。公奚互嶺東西無極。蓋趙靈王所築也。自代並陰山。音傍。白浪反。○索隱曰。徐廣云。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下至高闕爲塞。徐廣曰。在朔方。○正義曰。地理志云。朔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險於長城。其山中斷兩峰俱峻。土俗名爲高闕也。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荊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韋昭曰。地名。在上谷。○正義曰。按上谷郡。今嬀州。○索隱曰。韋昭云。今遼東所理也。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小總）而三國邊於匈奴。索隱曰。案三國。燕趙秦也。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

校本項ヲ改テ謝ト爲ス、索隱引ク徐廣音ト合ス、然ルニ索隱又鄭氏音吁ヲ引ケバ、則當ニ項于反集解脫文アルベシ、札記、索隱鄭氏上、徐廣、音謝四字アリ。
樓煩之戎注、札記、索隱如淳六十四字ヲ上林胡ノ注正義ノ上ニ入ル、應劭云故樓煩胡也ノ也ヲ地ニ作ル。
東胡山戎注、索隱、桓以之名烏號爲姓ノ八字、札記以父之名字爲姓ニ作ル。

之戎。索隱云。如淳曰。林胡。卽澹林。爲李牧所滅也。地理志云。樓煩。縣名。屬雁門。應劭云。故樓煩胡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嵐州樓煩胡地也。風俗通云。故樓煩胡地也。燕北有東胡山戎。漢書音義曰。烏丸或云鮮卑。○索隱曰。服虔云。東胡。烏丸之先。後爲鮮卑。在匈奴東。故曰東胡。案續漢書曰。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以爲號。俗隨水草。居無常處。桓以之名。烏號爲姓。父子男女悉髡頭爲輕便也。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音鉤。山名。在雁門。○索隱曰。服虔云。句音拘。韋昭云。山名。在應陰館。而破幷代。以臨胡貉。索隱曰。案貉卽濊也。音亡格反。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昭王母也。宣太后詐而

白翟注正義按文言、札記云、文上疑フ脫字アリ。

翟豲之戎注索隱、札記狄道ヲ豲道ニ作リ、有緜諸道四字ナリ、云フ豲ナ狄ニ誤ル、考證漢志ニ據テ改ム。

朐衍之戎注朐音項、札記項ヲ詡ニ作ル、云フ舊刻音項于反ニ作ル、宋本王柯淩音項ニ作ル、中統游本音項ニ作ル、亦項ノ譌ナリ、蓋音于反二字ヲ脫ス、汪

六郡。洛。漆沮也。號曰赤翟白翟。索隱曰。案左氏傳云。晉師滅赤狄潞氏。杜氏以潞赤翟之別種也。今上黨潞縣。又春秋地名云。今曰赤涉胡。又晉師敗翟于箕。郤缺獲白翟子。杜氏以爲白翟之別種。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又國語云。桓公西征攘白翟之地。遂至于西河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潞州本赤狄地。延銀綏三州。白翟地。按文言。圁潞之閒。號赤狄。未詳。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正義曰。括地志云。緜諸城。秦州秦嶺縣北五十六里。漢緜諸道屬天水郡。緄戎。正義曰。上音昆。字當作混。師古云。混夷也。韋昭云。春秋以爲犬戎。翟豲之戎。徐廣曰。在天水。豲音丸。○索隱曰。地理志云。天水有緜諸道狄道。應劭以豲戎邑。音桓。○正義曰。括地志云。豲道故城。在渭州襄武縣東南三十七里。古之豲戎邑。漢豲道屬天水郡。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曰。括地志云。寧州慶州西戎。卽劉拘邑城。時爲義渠戎國。秦爲北地郡也。大荔。徐廣曰。後更名臨晉。在馮翊。○索隱曰。韋昭云。義渠。本西戎國。有王。秦滅之。今在北地郡。秦本紀厲共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後更名臨晉。故地理志云。臨晉。故大荔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同州馮翊縣。及朝邑縣。本漢臨晉縣地。古大荔戎國。今朝邑縣東三十步故王城。卽大荔王城。荔力計反。烏氏。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氏音支。括地志云。烏氏故城。在涇州安定縣東三十里。周之故地。後入戎。秦惠王取之。置烏氏縣也。朐衍之戎。徐廣曰。在北地。朐音項。○索隱曰。案地理志。朐衍。縣名。在北地。鄭氏音吁。○正義曰。括地志云。鹽州古戎狄居之。卽朐衍戎之地。秦北地郡也。而晉北有林胡。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春秋時北地也。如淳云。卽儋林也。爲李牧滅。樓煩

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應云云、札記云、舊刻游本應、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詩ヲ引キ、及ビ字類年表ヲ引ク、亦同ジ、他本並ニ膺ニ作ル、按ニ戎狄一句、魯頌閟宮ノ詩、薄伐二句、小雅六月ノ詩、出輿二句、出車ノ詩ナリ、漢書宣王ノ條ニ之ヲ引キ、詩人其功ヲ美スト爲ス、之ヲ疾ムノ辭ニ非ザルニ似タリ、疑フ前條札記云フ所ノ若ク、史文モト宣王ノ事アリ、偶〻逸シテ、此詩人云云ヲ存シ、錯テ此ニ入ル歟。

河西圁洛之閒、札記云、河西索隱本西河ニ作ル、志疑云、洛當ニ雒ニ作ルベシ、按ズルニ、此說下白翟正義ト合ス、

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爲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爲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徐廣曰。一爲陸邑。○索隱曰。春秋左氏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預云。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之閒。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今陸渾縣是也。東至於衞。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應。薄伐獫狁。至於太原。毛詩傳曰。言逐出之而已。出輿彭彭。城彼朔方。毛詩傳曰。彭彭。四馬貌。朔方。北方。○正義曰。獫狁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守之。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興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雒邑。當是之時。秦晉爲彊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閒。徐廣曰。圁在西河。音銀。洛在上郡馮翊閒。○索隱曰。三蒼圁作圁。地理志云。圁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韋昭云。圁當爲圁。續郡國志及太康地理志並作圁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又云。近延州綏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七國屬魏。後入秦。秦置三十

宋時ニ及ビ、單本ヲ刊スル者、史其文ナキヲ見テ、疑テ衍ト爲シ、而テ之ヲ删ル、他刻本亦附麗スベキナキヲ以テ、而テ之ヲ此ニ系ク。遂作甫刑之辟、顏師古曰、卽尙書呂刑ノ篇是ナリ、辟ハ法ナリ。周之焦穫注涇陽縣北五十數里、札記涇陽縣城北十數里ニ作ル。

戰于齊郊注索隱、札記注ナシ、云フ各本索隱云釐音傳、名諸兒也七字アリ、謬ル甚シ、單本ナシ、方苞曰、春秋ニ據レバ、釐公祿父ナリ、索隱誤ル。

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正義曰。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周宣王舅所封。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韋昭曰。戎後來居此山。故驪曰驪戎。遂取周之焦穫。正義曰。括地志云。焦穫亦名瓠口。亦曰瓠中。在雍州涇陽縣北五十數里。周有焦穫也。而居于涇渭之閒。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鄗而東徙雒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正義曰。今岐州。高誘云。秦襄公救周有功。受周故地酆鄗。列爲諸侯也。始列爲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索隱曰。服虔云。山戎。蓋今鮮卑。胡廣云。鮮卑。東胡別種。又案應奉云。秦築長城。徒亡出塞外。依鮮卑山。因爲號。齊釐公與戰于齊郊。索隱曰。釐音僖。名諸兒也。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氾邑。索隱曰。蘇林氾音凡。今潁川襄城是。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爲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

字衍ナリ、漢傳ナシ、然ルニ裴駰見本、當ニ已ニ衍スベシ、故ニ漢書ヲ引テ之ヲ評フ。

伐畎夷氏注 白犬有牝牡、札記牝牡ヲ二牡ニ作ル、云フ大荒北經、牝牡ニ作ル、注言フ自ラ相配合スルナリ、海內北經云、黃帝ノ後弁明、白犬二頭ヲ生ム、自ラ相牝牡スト、疑フ索隱脫文アラン。

周道衰注索隱云云、札記云、單本此條ナシ、懿王ハ穆王ノ後ニ在リ、當ニ其前ニ闌出スベカラズ、按ズルニ、漢傳穆王ノ下、遡シテ懿宣ニ及ビ、並ニ采薇六月ノ詩ヲ引ク、疑フ亦本史文ナリ、小司馬見本尙完シ、故ニ此注アリ、

而無姓字。漢書曰。單于姓攣鞮氏。○索隱曰。攣音六緣反。鞮音丁啼反。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徐廣曰。后稷之曾孫。○正義曰。周本紀云。不窋失其官。此云公劉。未詳也。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徐廣曰。公劉九世孫。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索隱曰。按謂始作周國也。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索隱曰。韋昭云。春秋以爲犬戎。按畎音犬。小顏云。卽昆夷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爲犬戎。肉食。說文云。赤狄本犬種。字從犬。又山海經云有神人面獸身。名曰犬夷。賈逵云。犬夷。戎之別種也。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涇洛之北。索隱曰。晉灼曰。洛水在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又案水經云。出上郡彫陰泰昌山。過華陰入渭。卽漆沮水也。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索隱曰。案周紀云。懿王時王室衰。詩人作怨刺之詩。不能復雅也。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

有名不諱而無姓字、札記無姓氏ニ作ル、云、姓

索隱曰。說文云。駃騠。馬父贏子也。廣志云。決蹄也。發蒙記。刳其母腹而生。列女傳云。生七日超其母。駒駼。徐廣曰。似馬而靑。○索隱曰。按郭璞注。爾雅云。駒駼馬靑色。音淘塗。又字林云。野馬。山海經云。北海內有獸。其狀如馬。其名駒駼也。驒騱。徐廣曰。音顚。駏驉之屬。○索隱曰。說文云。野馬屬。一云靑驪白驎。文如鼉魚。鄒誕生本騱字作奚。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索隱曰。分音扶糞反。毋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爲食。索隱曰。少音式紹反。長陟兩反。少長。謂年稍長。士力能彎弓。索隱曰。彎音烏還反。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韋昭曰。鋋。形似矛鐵柄。音時年反。○索隱曰。音蟬。埤蒼云。鋋。小矛鐵矜。古今字詁云。矜。矛矡也。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

匈奴列傳注正義曰此卷或有本次平津侯後、札記云、索隱本正ニ此ノ如シ、其述贊次第亦然リ、然ルニ史公自序具在ス、易フル能ハザルナリ。
同注先生舊本、札記、錢響石云、疑フ即梁孝王世家正義ニ云フ所ノ張先生舊本ナル者ナリ。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

匈奴列傳第五十

正義曰。此卷或有本次平津侯後第五十二。今第五十者。先生舊本如此。劉伯莊云亦然。若先諸傳而次四夷。則司馬汲鄭不合在後也。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漢書音義曰。匈奴始祖名。○索隱曰。張晏云。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云。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獯狁。秦曰匈奴。韋昭云。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則淳維是其始祖。蓋與獯粥是一也。唐虞以上。有山戎。正義曰。左傳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杜預云。山戎。北戎無終之名也。括地志云。幽州漁陽縣。本北戎無終子國。獫狁。葷粥。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駞。索隱曰。韋昭云。背肉似橐。故云駞。包愷音託佗。○正義曰。畜許又反。驢驘。索隱曰。案古今注云。驢牡馬牝生驘。○正義曰。驘音力戈反。駃騠。徐廣曰。北狄駿馬。○

索隱述贊曰。猨臂善射。實負其庸。解鞍卻敵。圓陣摧鋒。邊郡屢守。大軍再從。失道見斥。數奇不封。惜哉名將。天下無雙。

何去非曰。士有死將之恩。有死將之令。知死恩而不知死令。常至於驕。知死令而不知死恩。常至于怨。善于將者。既有以死吾之恩。又有以死吾之令。可百戰而百勝也。故部曲行陳。屯營頓舍。與夫晝夜之警嚴。符籍之管攝。皆所謂軍之紀律。不可一日輒廢者也。廣之治軍。欲其人人自便。于凡約束。一切弛略以便其私。而專爲恩。當時稱其寬緩不苛。士皆愛樂。而程不識乃謂士雖樂爲之死。翩然虜卒犯之。此其恩不加令。而每至於敗衂廢罪。無尺寸之功以取侯爵者。何足怪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九終

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索隱曰。悛音七旬反。漢書作恂恂。恂音詢。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索隱曰。案姚氏云。桃李本不能言。但以華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徑也。

以喩廣雖不能道辭。能有所感。而忠心信物故也。

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李陵既壯云云、札記志疑云、此下後人ノ妄續ナリ、天漢ノ事史載セズ、且漢傳ト合ハズ。

擊匈奴右賢王祁連天山、札記祁上於字アリ、云フ中統游毛本於字アリ。

微矣。李陵既壯。選爲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爲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徐廣曰。屬張掖。○正義曰。括地志云。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地理志云。居延海。古文以爲流沙。甘州在京西北二千四百六十里。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爲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一本王下有於字祁連天山。徐廣曰。出燉煌至天山。○索隱曰。案晉灼云。在西域近蒲類。又西河舊事云。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祁連山。在甘州張掖縣西南二百里。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伊州在京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鬭八日。還

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壖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索隱曰。壖音人絹反。又音乃緞反。又音而宣反。案壖地。神道之地也。黃圖云。陽陵闕門西出。神道四通。茂陵神道。廣四十三丈也。○正義曰。漢書云。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壖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索隱曰。小顏云。令其父恨而死。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索隱曰。劉氏音偷。大顏云。雍地形高故云上。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徐廣曰。元狩六年。而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反應前廣之廉句 然好利。李氏陵遲衰

報天子軍曲折、札記雜志云、當ニ漢書ニ從ヒ失軍曲折ニ作ルベシ、顔師古曰、曲折ハ猶委曲ト言フ如シ。

之幕府對簿、顔師古曰、簿ハ文狀ヲ謂フナリ。

引刀自頸、札記剄ニ作ル、云フ王柯淩頸ニ譌ス。

度也。南歸度ニ砂幕。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靑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正義曰。言委曲而行廻折。使軍後大將軍也。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頸。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爲郎。天子與韓嫣戲。索隱曰。嫣或音偃。又音許乾反。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爲勇。當戶早死。拜椒爲

臣結髮而與匈奴戰、顏師古曰、始テ冠ニ勝ヘテ卽戰陣ニ在ルヲ言フ。

李廣老數奇、孟康曰、奇隻不耦ナリ、顏師古曰、廣ノ命隻ニシテ、耦合セザルヲ言フ、孟說是ナリ。

恐不得所欲、顏師古曰、敵ニ勝タザルヲ謂フ、胡三省曰、單于ヲ擒セント欲スルヲ指ス、若シ邂逅之ヲ失フアル、欲スル所ヲ得ズト爲ス。

或失道、或ハ惑ナリ。

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索隱曰。案廣言自少時結髮而與匈奴戰。唯今者得與單于相當遇也。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靑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一篇柱子 如淳曰。數爲匈奴所敗。奇爲不偶也。○索隱曰。案服虔云。作事數不偶也。音朔。小顏音所具反。奇。蕭該音居宜反。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正義曰。令廣如其文牒。急引兵徙東道也。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廣受禍始此 意甚慍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索隱曰。食其音異基。案趙將軍名也。或亦依字讀。軍亡導。或失道。索隱曰。謂無人導引軍。故失道也。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數奇 遇前將軍正義曰。絕。

豈嘗有所恨乎、顏師古曰、恨ハ悔ナリ。

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索隱曰。案謂不在人後。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幷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徐廣曰。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羣輩。廣自請曰。臣

廣軍功自如無賞、漢書自如ヲ自當ニ作ル、顔師古曰、功過相當ルナリ。

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發前意）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數奇）初廣之從弟李蔡。（以客形主）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索隱曰。中音丁仲反。率音律。亦音雙筆反。小顏云。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故云中率。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索隱曰。案以九品而論。在下之中。當第八。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爲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

多中首虜率云云、顏師古曰、率ハ軍功封賞ノ科、著シテ法令ニ在ル者ヲ謂フナリ。注本義法、札記充本法ニ作ル、云フ毛本漢書ト同ジ、各本本義法ニ作ル。

後三歲、札記後二歲ニ作ル、云フ中統本二、各本三ニ作ル、志疑云、名臣表、匈奴傳及ビ漢書武紀、匈奴傳、皆元狩二年ナレバ、則當ニ後二歲ニ作ルベシ。

令士持滿毋發、顏師古曰、矢ヲ弓弩ニ注シ、而テ之ヲ引滿シ、矢ヲ發セザルナリ。

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爲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本義法得首若干封侯。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圜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徐廣曰。南都賦曰。黃閒機張。善弩之名。駰案鄭德曰。黃閒弩。淵中黃牙。孟康曰。太公六韜曰。陷堅陳。敗強敵。用大黃連弩。韋昭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索隱曰。案大黃閒。弩名。韋昭說是也。殺數人。胡虜益解。

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徐廣曰。一作沒羽。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廣一生事總敍于此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陡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飮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爲人長。猨臂。如淳曰。臂如猿通肩。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陡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飮。如淳曰。射戲求疏密。持酒以飮不勝者。○正義曰。飮音於禁反。專以射爲戲。竟死。索隱曰。謂終竟廣身。至死以爲恆也。廣之將兵。陡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飮。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總結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卽應弦而倒。用

廣暫騰而上胡兒馬、顏師古曰、騰ハ跳躍ナリ。

潁陰侯孫注 孫灌嬰之孫、札記云、注中上孫字疑フ衍ナリ、汪校按ニ改ム。

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札記後字韓上ニアリ、云フ宋本後字ナシ、吳校宋本亦ナシ、按ズルニ漢書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ニ作ル。

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徐廣曰。一云抱兒鞭馬南馳也。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爲虜所生得。當斬。數奇 贖爲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 孫。灌嬰之孫。名彊。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飮。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尉大縣二人。主盜賊。凡有賊發。則推索尋案之也。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蘇林曰。韓安國。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卽 廣項小處 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

苦程不識、顏師古曰、苦ハ之ヲ厭苦スルヲ謂フ。

絡而盛臥廣ハ、廣ヲ縛シテ兩馬ノ閒ニ置キ、絡ニ盛リテ臥サシメシナリ。

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爲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閒。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

數奇

數奇

廣行無部伍行陣云云、顏師古曰、廣、簡易ヲ尙ブ、故ニ行道ノ中ニシテ、部曲ヲ立テザルナリ、屯ハ止ナリ、舍ハ息ナリ、便ハ安利ナリ。

莫府云云注索隱、札記小顏ヲ大顏ニ作ル、蓋兵門合施帷帳ヲ蓋兵行舍於帷帳ニ作ル、云フ故稱莫府ノ莫字、當ニ幕ニ作ルベシ。

遠斥候注、札記愼下ニ注字、南下ニ子字アリ。

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爲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也。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索隱曰。音頻面反。不擊刁斗以自衞。孟康曰。以銅作鐎器。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索隱曰。刁音貂。案荀悅云。刁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蘇林曰。形如銷。以銅作之。無緣。受一斗。故云刁斗。銷。卽鈴也。埤蒼云。鐎。溫器。有柄斗。似銚無緣。音譙。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索隱曰。案小顏云。凡將軍謂之莫府者。蓋兵門合施帷帳。故稱莫府。古字通用遂作莫耳。小爾雅訓莫爲大。非也。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索隱曰。案許愼淮南云。斥。度也。候。視也。望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

爲大將軍誘之、札記將字ナシ、云フ各本大下將字ヲ衍ス、宋本中統毛本ナシ、雜志云、當ニ漢書大軍之誘ニ作ルニ依ルベシ。

一名鷲。黑色多子。可以其毛作矢羽。韋昭云。雕一名鶚也。

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將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正義曰。其將乘白馬而出。監護胡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

後廣轉ヨリ以力戰爲名ニ至ル、札記云、疑フ此文三十一字、當ニ後文不知廣之所之故不從ノ下ニ在ルベシ、而テ從上郡三字ヲ衍ス、則漢書次序ト合ス。

將騎數十縱、漢書縱ヲ從ニ作ル、顏師古曰、數十騎ヲ將ヰ、自ラ隨テ大軍前行ニ在リ、而テ忽敵ニ遇フヲ言フナリ。

云。爲騎郎將。謂主騎郎也。吳楚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爲漢將。私受梁印。故不得賞也。徙爲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昆音魂。○索隱曰。案典屬國。官名。公孫。姓。昆邪。名。服虔云。中國人也。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爲上郡太守。後廣轉爲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爲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漢書音義曰。內官之幸貴者。○索隱曰。案董巴輿服志云。黃門丞主。密近。使聽察天下。天下謂之中貴人使者。崔浩云。在中而貴幸。非德望。故云中貴也。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徐廣曰。放縱馳騁。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正義曰。射音石。還。謂轉也。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文穎曰。鵰。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也。○索隱曰。案服虔云。鵰。大鷲鳥也。

衝陷折關、關ハ穿ナリ。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正義曰。成紀。秦州縣。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從成紀。廣家世世受射。索隱曰。案小顏云。世受射法。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索隱曰。案如淳云。非醫巫商賈百工也。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爲郎。皆爲武騎常侍。索隱曰。案謂爲郎而補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伏後數奇不封 及孝景初立。廣爲隴西都尉。徙爲騎郎將。張晏曰。爲武騎郎將。○索隱曰。小顏

軍。雖以不戰歸。而兵端自此大開。安國亦卒困兵間死矣。志在富貴。不知不可則止。惜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八終

太史公曰云云、淩稚隆曰、此論モト長孺ノ相タルヲ得ザルヲ惜ム、御テ長孺ノ擧グル所ニシテ、而テ亦相タルヲ得ザルヲ以テ惜ムト爲ス、味アルカナ其之ヲ言フヤ。

曰。幽州漁陽縣東南七十七里北平城。卽漢右北平也。

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衞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爲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徐廣曰。一云。廉正忠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爲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

索隱述贊曰。安國忠厚。初爲梁將。因事坐法。免徒起相。死灰更然。生虜失防。推賢見重。賄金貽謗。雪泣悟主。臣節可亮。

黃震曰。安國之仕梁也。言于漢雖爲梁飾非。言于梁亦能爲梁免禍。賂田蚡五百金。其進雖不以正。其辯王恢諫擊匈奴。切中事情。越明年王恢挑禍匈奴。安國默默爲之護

注索隱云云、董份曰、當世取舍ヲ知ル者ハ智ナリ、智者宜シク或ハ薄ニ失スベシ、而テ安國乃又忠厚ナリ、財ニ貪嗜スル、宜シク其擧ル所皆汙濁ナルベシ、而テ安國又廉士ヲ擧グ、太史之ヲ稱スル所以ナリ、其文ヲ讀ム自ラ見ハル、索隱注謬ル。

事。奉引墮車。蹇。如淳曰。爲天子導引。而墮車跛足。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爲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爲中尉。歲餘。徙爲衞尉。車騎將軍衞青擊匈奴。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出上谷。破胡蘢城。龍音龍。將軍李廣爲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爲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雁門。所殺略數千人。車騎將軍衞青擊之。出雁門。衞尉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於漁陽。正義曰。幽州縣。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卽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正義

説文亦同ジ、蕭禔祇古通用ナリ、古書是ト氏ト同ジ。

擊其輜重猶頗可得、顏師古曰、或ハ當ニ其輜重人衆ヲ得ベキナリ、故ニ之ヲ慰安スルナリ。

安國爲人多大略、方苞曰、多大略三字、安國平生ヲ括盡ス、管子韓非ノ文、樞紐ヲ中間ニ置キ、以テ前後ヲ要縮スル者アリ、後來惟太史公、韓退之、能ク此ヲ爲ス。

智足以當世取舍云云、顏師古曰、舍ハ止ナリ、取舍ハ取ルベキハ則取リ、止ムベキハ則止ムルヲ言フ、札記云、宋本舊刻舍ヲ合ニ作ル、各本舍ニ作ル、漢書同ジ。

逗橈。當斬。漢書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橈。顧望。軍法語也。○索隱曰。案如淳云。軍法。行而逗留畏橈者要斬。逗音豆。又音住。逗。留也。橈。屈弱也。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爲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索隱曰。案出者。去也。言安國爲人無忠厚之行。貪嗜於財。所推擧皆廉士。賢於己者也。於梁擧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索隱曰。郅音質。他徒河反。謂三人姓名也。壺遂也。臧固也。郅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處亦擧名士也。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安國爲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

禔取辱耳、札記禔チ禔ニ作ル、云フ宋本毛本禔、注同ジ、各本禔ニ作ル、錢大昕曰、漢書亦祇ニ作ル、易坎不レ盈祇ニ既平ニ京房本禔ニ作ル、

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為漢所賣。正義曰。幾音祈。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禔取辱耳。徐廣曰。禔一作祇也。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

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爲閒。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爲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徐廣曰。在雁門。○索隱曰。崔浩云。今平城直西百里有武州城是也。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衞尉李廣爲驍騎將軍。漢書曰。北貉燕人來致驍騎。應劭曰。驍。健也。張晏曰。驍。勇也。若六博之梟矣。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正義曰。司馬彪續漢書云。輕車。古之戰車。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正義曰。李奇云。監主諸屯。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正義曰。臣瓚云。材官。騎射之官。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正義曰。釋名云。輜。厠也。所載衣服雜厠其中。

アリ、按ニ漢書亦兵字アリ。

衝風之末力、顏師古曰、衝風ハ、疾風ノ衝突スル者ナリ。

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爲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卽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擧。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不足以爲彊。自上古不屬爲人。索隱曰。案晉灼云。不內屬於漢爲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許愼曰。魯之縞尤薄。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雁門馬邑豪聶翁壹。張晏曰。豪。猶帥也。○索隱曰。聶。姓也。翁壹。名也。漢書云聶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

語曰雖有親父云云、顏師古曰、其恩愛ノ必保スベカラザルヲ言フナリ。

悅一邪臣浮說注怵、札記誅ニ作ル、云フ怵ニ誤ル、考證漢書及ビ說文ニ據テ改ム、下同ジ。

將未至越、札記云、宋本中統游本未上ニ兵字

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索隱曰。悅漢書作怵。說文云。怵。誘也。犯上禁橈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總前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又重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卽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爲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卽召以爲北地都尉。遷爲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

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勝詭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擧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索隱曰。此語見國語。）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閒。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如淳曰。景帝嘗屬諸姬子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

蒙獄吏田甲、楊愼曰、田甲ノ甲ハ、猶某甲ノ如シ、其名ヲ亡ヒ、言フニ足ラザルノミ。然卽溺之、顏師古曰、溺讀テ尿ト曰フ。

公等與治乎注繩持、札記云、持ハ當ニ治ニ作ルベシ、按ニ漢書注繩治ニ作ル。

爲何梁王之爲子孝。爲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蒙。縣名。○索隱曰。抵音丁禮反。蒙。縣名。屬梁國也。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卽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反應然卽溺之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索隱曰。案謂不足與繩持之。治音持也。

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爲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爲內史。公

石以下ノ吏ハ、皆自ラ置クヲ得、惟二千石ハ、則天子自ラ之ヲ命ズ。案責王所爲、淩稚隆曰、案責ト言フ、蓋使者ヲシテ王ノ過ヲ籍記セシムルナリ。大長公主注正義景帝妹也、札記云、考證漢書注姊ニ作ル、按ズルニ徐廣亦姊ト云フ。

出稱蹕入言警、顏師古曰、蹕ハ行人ヲ止ムルナリ、警ハ戒肅セシムルナリ、天子出入ニ、皆此儀ヲ備フ、而テ今出稱蹕入言警ト云フ者、互ニ之ヲ擧グルノミ。侘鄙縣注侘音力亞反、札記力ヲ丑ニ作ル。

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爲。（伏後小節苛禮責望梁王）韓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徐廣曰。景帝姊。○索隱曰。案卽館陶公主。○正義曰。如淳云。景帝妹也。而泣曰。何梁王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索隱曰。省音仙井反。省者。察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爲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正義曰。謂關中也。又云。京師在天下之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應前案責王所爲）索隱曰。案謂苛細小禮以責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應前出入游戲僭於天子）車旗皆帝所賜也。卽欲以侘鄙縣。徐廣曰。侘一作衒也。駰案侘音力亞反。誇也。○索隱曰。漢書作嫮。音火亞反。衒音寒孟反。驅馳國中。以夸諸侯。（善回護）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錢大昕曰、安國御史大夫ヲ以テ病免シ 復起テ他官ト爲リ、以テ卒ス、篇首仍御史大夫ト書スル者、亦變例ナリ。梁城安人也注正義括地志云云、錢大昕曰、按ズルニ、城安ノ城當ニ成ニ作ルベシ、漢志ニ陳留潁川二郡皆成安縣アリ、而テ陳留ハ梁ノ故地ト爲シ、潁川ハ韓ノ故地ト爲ス、故ニ史ニ梁成安ト稱スレバ、則陳留ノ成安タル疑ヒナシ。注下ノ括地志、札記地理志ニ作ル、云フ括地志ニ誤ル、考證漢書ニ據テ改ム。得自請置相二千石、淩稚隆曰、漢初、王國二千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徐廣曰。在汝潁之閒也。○索隱曰。漢書地理志云。縣名。屬陳留。○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安故城。在汝州梁縣東二十三里。(括地志云成安)屬潁川郡。陳留郡又有成安縣。亦屬梁。未知孰是也。後徙睢陽。正義曰。今宋州宋城。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索隱曰。案謂安國學韓子及雜家說於騶縣田生之所。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索隱曰。將音醬。扞音汗。張羽力戰。客 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結 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伏後出稱蹕入言警 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

及ビ後銳身灌夫ヲ救フハ、則沾沾自喜多易ヲ以テ之ヲ蔽ス、章法蔽渦、覽者ヲシテ心恰モ目眩シテ其然ル所以ヲ知ラザラシム。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七終

魏其方ニ盛、而テ之ニ卑事スルヲ著シ、其益貴事ヲ用ヒ、而テ賓客ニ下リ、名士ヲ進ムルヤ、以テ魏其諸將相ヲ傾ケント欲ス、其魏其ニ讓リ、丞相ト爲スヤ、天下士ノ素之ニ歸スルヲ以テ、用テ以テ賢ニ讓ルノ名ヲ釣ル、其儒術ヲ好ミ、禮度ヲ興スヤ、魏其ト倶ニス、其益横益驕ルヤ、事ヲ言ヒ效多キヲ以テ、天下吏士皆魏其ヲ去テ之ニ歸ス、吏士魏其ヲ去テ武安ニ歸スルハ、則魏其灌夫ト相歡ビ相倚ルノ由ナリ、武安益横益驕ルハ、則魏其ヲ怒ラセ、灌夫ヲ激スルノ由ナリ、中閒魏其夫婦具ヲ治メ且ヨリ日中ニ及ブハ、武安往來酒ニ侍シ、跪起子姪ノ如シト相對ス、灌夫尤モ諸士ノ貧賤者ヲ敬スルハ、武安ノ諸侯王ヲ折詘シ、其兄ヲ坐セシメ南鄕スルト相對ス、好デ貴戚勢己ノ右ニ在ル者ヲ凌グハ、後酒ヲ爭ヒ坐ヲ罵ルノ張本ト爲シ、而テ魏其初メ名譽ヲ致シ、

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索隱述贊曰。竇嬰田蚡。勢利相雄。咸倚外戚。或恃軍功。灌夫自喜。引重其中。意氣杯酒。辟睨兩宮。事竟不直。冤哉二公。

凌約言曰。按嬰爲將賜金不入門。蚡爲相驕横占田宅。嬰以景帝欲傳梁王。犯顏力爭。蚡迎淮南王灞上。私納交以成其惡。嬰雖他未見過人者。其賢于蚡則萬萬矣。乃不幸交使酒之灌夫。以觸負勢之田蚡。卒淪胥以滅。雖死不悔。悲哉。使嬰失勢之後。早得賢士大夫交。知所謂知幾遠害者。豈致若此。

衣襜褕注、爾雅云今蔽前、札記今チ衣ニ作ル、云フ衣チ今ニ誤ル、考證爾雅ニ據テ改ム。

太史公曰云云、方苞曰、魏其灌夫生平ノ事迹、並ニ前ニ正敍ス、故ニ武安ノ事迹、皆魏其ト夾敍ス、ソノ初起ルヤ、

薨。嬰死在蚡薨之前。何復云五年十二月。邪。疑十二月當爲二月也。案侯表蚡事武帝九年而卒。元光四年。侯恬之元年。建元元年訖元光三年而九年。大臣表蚡以元光四年卒。亦云嬰四年棄市。未詳此正安在。然蚡薨在嬰死後分明。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正義曰。爾雅云。今蔽前謂之襜。郭璞云。蔽膝也。說文字林並謂之短衣。入宮不敬。徐廣曰。表云。坐衣不敬國除。○索隱曰。襜尺占反。褕音踰。謂非正朝衣若婦人服也。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徐廣曰。建元二年。武安侯爲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卽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爲太后故耳。索隱曰。案武帝以魏其灌夫事爲枉。於武安侯爲不直。特爲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

乃有蜚語、臣瓚曰、根ナクシテ至ルナリ。

武安侯病注正義秦楚之際者云、札記者ヲ表ニ作ル、云フ此下當ニ十月二字ヲ脱スベシ。

子恬嗣注、則其春、札記云、春ハ當ニ死ニ作ルベシ。

魏其家。家丞封。漢書音義曰。以家丞印封遺詔。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徐廣曰。疑非五年。亦非十月。○索隱曰。徐氏云疑非者。案武帝四年三月蚡薨。竇嬰死在前。今云五年。故疑非也。○正義曰。漢書云。元光四年冬。魏其侯嬰有罪棄市。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按五年者誤也。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恚。病痱。索隱曰。痱音肥。又音扶味反。風病也。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蚡偽作飛揚誹謗之語。故以十二月晦。徐廣曰。疑非十二月也。駰案張晏曰。月晦者。春垂至也。○索隱曰。著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赦贖也。論棄市渭城。正義曰。故咸陽也。其春。武安病侯。正義曰。其春。即四年春也。元光四年十月灌夫棄市。十二月末魏其棄市。至三月乙卯田蚡薨。則三人死同在一年明矣。漢以十月為歲首故也。秦楚之際者云十一月十二月端月二月三月至九為終。周建子為正月。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二月。正月為三月。二月為四月。至十月為歲終。漢初至武帝太初以前。並依秦法。以後改用夏正月。至今不改。然夫子作春秋依夏正。專呼服謝罪。漢書音義曰。言蚡號呼謝服罪也。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徐廣曰。蚡疾見魏其灌夫鬼殺之。則其春共在一春內邪。武帝本紀。四年三月乙卯田蚡

使御史簿責、顏師古曰、簿責ハ、文簿ヲ以テ一一ニ之ヲ責ムルナリ。

可喜之事。音許旣反。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齰舌自殺。索隱曰。案說文云。齰。齧也。士白反。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正義曰。讎音市周反。對也。言簿責魏其所言灌夫實潁川事。故魏其不對。爲欺謾者也。欺謾。劾繫都司空。索隱曰。案百官表云。宗正屬官。主詔獄也。○正義曰。如淳云。律司空主水及罪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如淳曰。大行。主諸侯官也。○索隱曰。案尚書無此景帝崩時大行遺詔。乃魏其家臣印封之。如淳說非也。○正義曰。天子崩曰大行也。按尚書之中。景帝崩時無遺詔賜魏其也。百官表云。諸受尚書事也。詔書獨藏

局趣效轅下駒、方苞曰、轅下ノ駒ハ進メバ扼ニ局セラレ、退ケバ靮ニ束セラル、故ニ局趣ト日フナリ。注正義駒馬駕著轅、札記云、漢書注駒者駕著轅下ニ作ル、疑フ各誤アラン。

皆魚肉之矣、顏師古曰、以テ魚肉ニ比シ、而テ食噉スルナリ。

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張晏曰。俛頭於車轅下。隨母而已。瓚曰。小馬在轅下。○正義曰。應劭云。駒馬駕著轅。局趣。纖小之貌。按應說爲長也。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索隱曰。案晉灼云。藉。蹈也。以言蹂藉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邪。索隱曰。謂帝不如石人。得長存也。○正義曰。顏師古云。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按俗云。人不辨事。罵云杌杌若木人也。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索隱曰。案設者。脫也。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正義曰。嬰。景帝從舅。蚡。太后同母弟。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爲首鼠兩端。漢書音義曰。禿老翁。言嬰無官位板綬也。首鼠。一前一卻也。○索隱曰。案謂共治一老禿翁。指竇嬰也。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蘇林曰。何不自解釋爲喜樂邪。○索隱曰。案小顏云。何不自謙遜爲

睥睨兩宮閒、顏師古曰睥睨ハ、傍視ナリ。

天而俯畫地。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畫地。諭欲作反事。睥睨兩宮閒。徐廣曰。睥音芳細反。睨音詣。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索隱曰。睥普係反。睨五係反。埤蒼云。睥睨。邪視也。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爲反者。當得爲大將立功也。瓚曰。天下有變。謂天子崩因變難之際。得立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爲。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淩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索隱曰。案包愷披音疋彼反。○正義曰。鋪被反。披。分折也。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

八、其實地ナ爲スノミ、財物ニ非ザルナリ、爲讀デ本字ノ如シ、

不仰視天、漢書不字ナシ、注亦下ノ畫地二字ナシ。

出資費。使人爲夫言。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爲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晉灼曰。恐其夫人復諫止也。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賓客招眥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

呫囁耳語　注囁音汝輒反、札記汝ヲ女ニ作ル、云フ單本汝ニ譌ス、又此下ニ說文附耳小語也ノ七字アリ。

程李倶東西宮衞尉注漢書音義云云、錢大昕曰、不識長樂衞尉ト爲ル、長樂宮ハ太后ノ居ル所、未央ノ東ニ在リ、故ニ東朝ト云フ、是程ハ東宮李ハ西宮ナリ、樗里子渭南章臺ノ東ニ葬ル、長樂宮其東ニ在リ、未央宮其西ニ在リ、此東西宮ノ證ナリ。

坐乃起更衣、顏師古曰、坐ハ坐上ノ人ヲ謂フ、更ハ改ナリ、凡久坐スル者、皆起テ衣ヲ更フ、其寒暖或ハ變ズルヲ以テナリ。

爲資使賓客請、顏師古曰、如說非ナリ、爲資

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韋昭曰。呫囁。附耳小語聲。○索隱曰。女兒。猶云兒女也。漢書作女曹兒。曹輩也。猶言兒女輩。呫鄒氏音蚩輒反。囁音汝輒反。武安謂灌夫曰。程李倶東西宮衞尉。漢書音義曰。李廣爲東宮。程不識爲西宮。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猶今人言爲除地也。○索隱曰。案小顏云。言今既毀程。令李何地自安處也。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胷。索隱曰。韋昭云。言不避死亡也。漢書作穴凶。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如淳曰。百官表云。居室爲保宮。今守宮也。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爲

賓客居閒遂止俱解、顏師古曰、兩家ノ賓客、中閒ニ處リテ之ヲ和解ス。

因嘻笑曰云云、顏師古曰、嘻ハ强笑ナリ、將軍貴人ナリト雖モ、請フ此觴ヲ盡セト言フナリ、淩稚隆曰、屬之ハ、之ヲ强フルナリ。

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閒。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索隱曰。案蚡娶燕王劉澤子康王嘉之女也。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郄。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敍極細）武安起爲壽。如淳曰上酒爲稱壽。非大行酒。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應前驕）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徐廣曰。屬一作畢。○索隱曰。案漢書作畢。畢。盡也。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耳索隱曰。案漢書云。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是改封也。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應前夫怒）乃罵臨汝侯曰。

武安鄂謝、鄂ハ愕ナリ。

乃謾自好、顏師古曰、謾ハ猶詭ノ如キナリ、詐リ好言ヲ僞スナリ。

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徐廣曰。一作悟。）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應前殊無意往）乃駕往。又徐行。（應前灌夫不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索隱曰。屬音之欲反。屬。猶委也。付也。小顏云。若今人舞訖相勸也。）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

（禍根）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郄。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徐廣曰。疑此當是三年也。其說在後。）丞相言灌夫家在潁（應前夫橫于潁川）

兩人相爲引重、顏師古曰、相牽引シテ尊重ヲ致スナリ。

幸臨況魏其侯、顏師古曰、況ハ賜ナリ。

夫以服請宜往、董份曰宜往ハ、丞相必魏其ノ第ニ往クヲ言フナリ、故ニ此下一往字、正ニ前宜往ノ字ニ應ズ、注皆謬ル。

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張晏曰。相薦達爲聲勢。其應前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獨厚遇灌將軍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會仲孺有服。索隱曰。案服。謂朞功之服也。故應璩書曰。仲孺不辭同生之服也。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曲而省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索隱曰。案徐廣云。以服請不宜往。其說非也。正言灌夫請不以服爲解。蚡不宜忘。故駕自往迎也。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評市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

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云云、顏師古曰、右ハ尊ナリ、左ハ卑ナリ、鈞ハ等ナリ、稠ハ多ナリ、下輩ハ下等ノ人ナリ、每ニ人衆ノ中ニ於テ、コトサラニ寵薦スルナリ。

已然諾、顏師古曰、已ハ必ナリ、一言人ニ許ス、必之ヲ信ニスルヲ謂フナリ。

食客日數十百人、顏師古曰、或ハ八九十、或ハ百人ナリ。

潁川兒乃歌之云云、顏師古曰、深ク之ヲ怨嫉ス、故ニ此言ヲ爲スナリ。

引繩批根、方苞曰、繩ヲ引イテ以テ其邪ヲ正シ、根ヲ批シテ以テ其本ニ循フ、皆先ニ慕ヒ、後ニ棄ツル者ノ過ヲ暴ハス所以ナリ。

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索隱曰。已音以。謂已許諾必使副其前言也。暗伏武安之辨及魏其之相仇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伏後丞相言夫家在潁川橫甚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淸。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暗應前籍福之弔之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批根賓客弃之者。不與交通也。孟康曰。根。根括引繩以持彈。○索隱曰。案劉氏云。二人相倚事如合繩共相依引也。批音步結反。批者。排也。漢書作排根。小顏云。根音痕。括音汨。謂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弛慢。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也。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括之也。持彈。案漢書本作抨彈。音普耕反。灌夫

知吳壁中曲折、顔師古曰、曲折ハ、猶委曲ト言フ如シ。將軍壯義之、札記云、班馬異同本、壯下ニ而字アリ、志疑云、漢傳ト合ス。

輕重不得、顔師古曰、禮數ノ輕重ナリ。

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正義曰。謂大將之旗。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爲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卽位。以爲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爲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爲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衞尉竇甫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夫醉搏甫。索隱曰。搏音博。謂擊之。甫竇太后

立曲旃注、札記、蘇林曰、禮大夫建旃、曲旃、柄上曲也ニ作ル、云フ各本大夫立曲旃、曲柄上曲也ニ作ル、考證漢書注ニ據テ增改ス、按ズルニ、漢書注、曲下亦旃字ヲ脱ス。

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如淳曰。旃旗之名。通帛曰旃。曲旃。僭也。蘇林曰。禮。大夫立曲旃。曲柄上曲也。○索隱曰。說文云。曲旃者。所以招士也。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爲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爲將軍。索隱曰。案何是嬰子。漢書作嬰誤。屬太尉。請灌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漢書音義曰。官主千人。如候司馬。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張晏曰。自奮勵也。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

札記、索隱案服虔云、侵、短小也、韋昭云、刻确也、按确音刻、又孔文祥、侵、醜惡也、音寑ノ三十字アリ、云フ刻确二字、皆核音ナシ、索隱又确ヲ音シテ刻ト爲ヘ、疑フ皆誤アラン。

君除吏、顏師古曰、凡除ト言フ者、故官ヲ除去シ、新官ニ就クナリ。君何不遂取武庫云云、顏師古曰、考工ハ少府ノ屬官ナリ、器械ヲ作ルヲ主ル、上其此請ヲ貰ム、故ニ之ニ謂テ曰、何ゾ遂ニ武庫ヲ取ラザルト、蚡乃退クナリ。

又以爲諸侯王多長。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卽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京師相。正義曰。顏師古曰。舊解云。肺腑。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說肺。斫木札也。喩其輕薄附著大材。按顏此說並是疎謬。又改腑爲附。就其義重謬矣。八十一難云。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脈也。呂廣云。太陰者。肺之脈也。肺爲諸藏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脈皆會乎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沈滑濇。春秋逆順。知其死生。顧野王云。肺腑腹心也。案說田蚡爲相。若人之肺知陰陽逆順。又爲帝之腹心親戚也。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索隱曰。案痛。甚也。欲令士折節屈下於己。不然天下不肅。或解以爲蚡欲折節下士。非也。案下文不讓其兄蓋侯。知或說爲非也。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應前言事多效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漢書百官表曰。少府有考工室。如淳曰。官名也。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飮。坐其兄蓋侯。徐廣曰。王后兄王信也。太山有蓋縣。樂安有益縣也。南鄕。自坐東鄕。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徐廣曰。爲諸第之上也。田園極膏腴。而市

數言事多效、顏師古曰、效ハ聽用セラルルヲ謂フ。

郡國諸侯、札記郡諸侯ニ作ル、云フ各本郡下ニ國字アリ、索隱本ナシ、雜志云、國字後人ノ加フル所ナリ、漢書亦郡諸侯ニ作ル、顏師古曰、郡及諸侯、猶郡國ト言フ如キナリ。
貌侵注韋昭曰云云ノ下

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韋昭曰。欲奪其政也。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伏後所言皆聽セラル 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接上昌爲丞相青翟爲御史大夫 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索隱曰。按謂仕諸郡及仕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武安者貌侵。韋昭曰。侵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也。刻确也。音核。生貴甚。索隱曰。小顏云。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其說疎也。按生。謂蚡自生尊貴之勢特甚。故下云又以諸侯王多長年。蚡以肺腑爲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則天下不肅者也。

能兼容則幸久、顏師古曰、兼容ハ、惡人ヲ嫉ミ、共ニシテ怨マシメザルヲ謂フナリ、推轂趙綰、顏師古曰、推轂ハ之ヲ升薦スル、車轂ヲ轉ズルノ爲ノ若キヲ謂フナリ。

興。未如魏其。卽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伏後諸外家毀日至案）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索隱曰。案推轂。謂自卑下之。如爲之推車轂也。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索隱曰。謂除關門之稅也。以禮爲服制。索隱曰。案其時禮度踰侈。多不依古。令吉凶服制皆法於禮也。以興太平。擧適諸竇索隱曰。適音直革反。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尙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應前今以毀去）竇太后。太后好黃

譫ニ作ル、索隱譫音尺占反、札記亦譫ニ作ル、云フ單本譫、亦譫ニ譌ス、譫尺占反ナシ、今正ス、此集解、譫字ノ爲ニ音ヲ作スナリ、顏師古曰、沾沾ハ輕薄ナリ。跪起如子姪、札記姪ヲ姓ニ作ル、云フ漢書姓ニ作ル、史本姪ニ譌ス、雜志云、古惟女子昆弟ノ子ヲ謂テ姪ト爲ス、男子ハ則否ラズ、當ニ漢書ニ依ルベシ、顏師古曰、姓ハ生ナリ、子禮ヲ同ジクスル己ノ所生ノ若キヲ言フ。槃盂諸書注、漢書應注銘字ナシ、爲上以字アリ、文書ヲ之書ニ作ル、凡二十六篇、札記二十九篇ニ作ル、考證漢書注ニ據テ改ム。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索隱曰。蚡音扶粉反。又如蚡鼠之蚡。音墳。生長陵。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徐廣曰。一云諸卿。時人相號長老(老)者爲諸公。年少者爲諸卿。如今人相號爲士大夫。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索隱曰。按謂晚年也。蚡益貴幸。爲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盂諸書。應劭曰。黃帝史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書槃盂中所爲法戒。諸書。諸子文書也。孟康曰。孔甲槃盂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王太后賢之。徐廣曰。卽蚡同母姊者。孝景崩。卽日太子立。稱制。所鎭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筴。蚡弟田勝。附 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徐廣曰。孝景後三年。卽是孝武初嗣位之年也。封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正義曰。絳州聞喜縣東二十里周陽故城也。

武安侯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接上衞綰爲丞相）上議置丞相太尉。（門下客）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

屏居田南山之下、札記田上ニ藍字アリ、云フ官本藍字アリ、按ニ藍田南山ノ下ニ屏居スルナリ。

相提而論、劉辰翁曰、相提二字曉ルベカラズト雖モ、意フニ亦客ニ對シ言チ忘ル能ハザルノ意ナリ。

沾沾自喜注沾一作恬、札記恬チ怗ニ作ル、云フ索隱本怗、各本恬ニ譌ス、或曰、沾音惉也、札記惉チ憺ニ作ル、云フ索隱本宋本游毛憺ニ作ル、憺ト形近クシテ譌ス、集韻憺沾ト同音ナシ、今正ス、漢書注音

病。屏居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正義曰。上音閑。下昌汝反。）而不朝。相提而論。（徐廣曰。提音徒抵反。○索隱曰。提音弟。又音帝。相提。猶相抵也。論音路頓反。）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螫。恐也。毒蟲怒必螫人。又火各反。○索隱曰。螫音釋。謂怒也。漢書作奭。奭即螫也。○正義曰。兩宮太子景帝也。）則妻子母類矣。（索隱曰。謂見誅滅無遺類。）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服虔曰。劉舍也。）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爲臣有愛。不相魏其。（索隱曰。愛。猶惜也。）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徐廣曰。沾一作怗。又昌兼反。又當牒反。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惉也。○索隱曰。小顏云。沾音他兼反。惉音尺占反。）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

上察宗室諸竇、顏師古曰、宗室ハ帝ノ同姓親ナリ、諸竇ハ、總テ帝ノ外家ヲ謂フナリ、吳楚ノ難ヲ以テ、故ニ內外ノ親ヲ用ヒ、將ト爲サント欲スルナリ。

財取爲用注自令、札記令自ニ作ル、云フ各本倒ス、考證漢書注ニ據テ改ム、顏師古曰、財ハ裁ト同ジ、裁量シテ之ヲ用フルヲ謂フナリ。

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正義曰。才性反。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索隱曰。案謂宗室之中及諸竇之宗室也。又姚氏案酷吏傳。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氏焉。由以宗家任爲郎。則似是與國有親戚屬籍者。亦得呼爲宗室也。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應前）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漢書曰。竇嬰字王孫。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蘇林曰。自令裁度取爲用也。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正義曰。監音甲衫反。吳王濞傳云。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也。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伏冷案）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正義曰。栗姬之子。後廢之。故書母姓也。使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

父世觀津人、索隱云言其累葉在觀津故云父世也、錢大昕曰予謂フ、世ハ嬰ノ父ノ名ナリ。

因昆弟燕飮、顏師古曰、家人昆弟ノ親ヲ敍シ、君臣ノ禮ヲ爲サザルナリ。

天下者高祖天下、札記云、中統游本高祖ノ下之字アリ。

史記評林巻之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世疑是父名）觀津人。索隱曰。案地理志。觀津縣屬信都。以言其累葉在觀津。故云父世也。○正義曰。觀津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一篇柱子）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爲詹事。正義曰。百官表云。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也。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飮。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伏後案）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律。諸

太史公曰云云、方苞曰、此篇側入逆敍ノ處、酷ダ左傳ニ似タリ、蓋呉及ビ六國ノ敗亡ヲ以テ、牽連シテ以テ書シ、篇終更ニ周邱ノ師、及ビ漢ノ制詔ヲ設クレバ、則附贅懸疣ト爲ス、故ニ呉兵ノ起ルニ因リ、而テ周邱ノ別出ニ及ビ、周邱ノ勝ニ因リ、而テ呉王ノ敗走ニ側入シ、呉王ノ敗走ニ因リ、而テ天子ノ制詔ニ及ビ、然ル後呉楚ノ梁ヲ攻メ、及ビ亞夫ノ守戰、呉王ノ走死、六國ノ滅亡ヲ追敍シ、弓高侯ノ詔書ヲ出シ、以テ膠西王ニ示スモ、亦自然ニシテ節ニ合ス、凡此皆義法當ニ然ルベキ所、側入逆敍以テ奇ヲ爲スニ意アルニ非ザルナリ。豈盎錯邪、札記云毛本盎錯ヲ袁盎ニ作ル。

太史公曰。呉王之王。由父省也。言濞之王呉。由父代王被省封郃陽侯。省音所幸反。○索隱曰。省音所景反。省者。減也。謂父仲從代王省封郃陽侯也。能薄賦斂。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索隱曰。謂與太子爭博。是爭技也。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爲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呉邪。毋爲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

索隱述贊曰。呉楚輕悍。王濞倍德。富因採山。釁成提局。驕矜攜貳。連結七國。嬰命廣陵。錯誅未塞。天之悔禍。卒取奔北。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六終

及未有詔虎符、札記雜志云、及ハ當ニ乃ニ作ルベシ。

圍趙十月而下之、札記云、樊酈滕灌傳、漢書荊燕吳傳、並ニ十月ニ作ル、楚元王世家云、相距グ七月ト、按ズルニ、七國、景三年正月ヲ以テ反ス、十月ニ至レバ則四年歲首ニ入ル、恐ラクハ誤ル。

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爲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爲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徐廣曰。一云自殺。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爲楚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爲江都王。

王何處須以從事、顔師古曰、王何ノ理ヲ以テ自ラ安處セント欲ス、吾待テ以テ事ヲ行フヲ言フナリ。

聚北。今入于江。呉錄云。丹徒有呉王冢。在縣北。其處名爲相唐。盛其頭。馳傳以聞。呉地記曰。呉王濞葬武進縣南。地名相唐。○索隱曰。張勃云。呉王濞葬丹徒縣南。其地名相唐。今云武進縣。恐錯也。呉王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呉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袒跣席藁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晩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頽當。徐廣曰。姓韓。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卬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

鏦殺吳王、顏師古曰、鏦ハ矛戟ヲ以テ之ヲ撞クヲ謂フ。

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爲將軍。徐廣曰。楚相張尚諫王而死。○正義曰。按羽。尚弟也。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卽走條侯軍。會下邑。徐廣曰。屬梁國。○正義曰。宋州碭山縣。本漢下邑縣。欲戰。如鄧都尉策 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饑。數挑戰。遂夜犇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此條侯獨見北。果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饑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東越。正義曰。東越傳云。獨東甌受漢之購殺吳王。丹徒。潤州也。東甌。卽東越也。東越將兵從吳在丹徒也。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韋昭曰。啗音徒覽反。東越卽紿吳王。吳王出勞軍。卽使人鏦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戟謂之鏦。○索隱曰。鏦音七江反。謂以戈刺殺之。鄒氏又音舂。亦音從容之從。謂撞殺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吳王濞冢。在潤州丹徒縣東練壁

鹵御物注、顏師古曰、宗廟ノ上、漢書注供字アリ。

辜人。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錢也。以私錢淆亂天下錢也。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夭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爲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宗廟在郡縣之物皆爲御物。○正義曰。顏師古曰。御物。宗廟之服器也。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正義曰。置。放釋也。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

倒敍

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正義曰。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

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正義曰。地理志云。城陽國。故齊。漢文帝二年別爲國。屬兗州。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卽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爲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

上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ト言フ、則巳ニ祿伯ヲ疑フ、下乃多他利害ト云フハ、兵ヲ分チテ去ル、前事測ラレズ、或ハ利害アル、機ヲ決スベキ難キヲ謂フノミ、重テ其漢ニ降ルヲ畏ルト云フニ非ズ。

此少年推鋒之計、楊愼曰、推鋒ハ、一往シテ復タ顧ミザルヲ謂フナリ。

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自爲利己。於吳爲生患也。

徒自損耳。吳王卽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卽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閒。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

ルヲ得ルト言ハザルナリ。

楚兵輕注正義曰輕正反、札記注輕ヲ遣ニ作ル、云フ考證左傳隱九年釋文ニ據テ改ム。

多佗利害未可知也、顔師古曰、蘇說非ナリ、

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正義曰。輕正反。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

亞夫之能破吳獨在此

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正義曰。在曹州城武縣東北四十二里也。輕兵絕吳饟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

又提

不自意全、顏師古曰、
意自ラ安全ニ雒陽ニ至

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盎爲太常。正義曰。今盎爲太常。史失奉宗廟之指意。吳王弟子德侯爲宗正。徐廣曰。名通。其父名廣。駰案漢書曰。吳王弟子德侯廣爲宗正也。盎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盎奉宗廟。宗正輔親戚。正義曰。以親戚之意輔漢訓諭。使告吳如盎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亦知其欲說己。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盎。而畱之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詳盎傳條侯將乘六乘傳。正義曰。上音乘。下竹戀反。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詳游俠傳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正義曰。言不自意洛陽得全及見劇孟。又以爲諸侯已得

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卽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豪桀。白頭擧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屛左右。上屛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屛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索隱曰。適音直革反。又音宅。削奪之地。故以反爲名。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倶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

或ハ邑萬戸ヲ以テ來リ降附スル者ハ、其封賞ハ則大將ヲ得ルト同ジ、下皆此ニ類ス。

更益無因、顏師古曰、舊爵ノ外ニ於テ、特ニ更ニ之ヲ與フ。

者。卒萬人。邑萬戸。如得大將。人戸五千。如得列將。人戸三千。如得裨將。人戸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常法。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越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盎時家居。詔召人見。上方與鼂錯調兵笇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對曰。

或不沐洗十餘年、顏師古曰、心ニ懷フ所アリ、志洗沐ニ在ラザルヲ言フナリ。

凡爲此、顏師古曰、爲此ハ反セント欲スルヲ言フナリ。

其以軍若城邑降者云云、顏師古曰、卒萬人

王共西面擊之。三王。謂淮南衡山廬江也。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閒河內。或入臨晉關。正義曰。今蒲津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摶胡衆。索隱曰。摶音專。專。謂專統領胡兵也。入蕭關。正義曰。今名隴山關。在原州平涼縣界。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爲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

呉王君、漢書其王諸君ニ作ル、顔師古曰、諸君ハ其酋豪ヲ謂フ。

越直長沙者、顔師古曰、越直ハ當ナリ、越地ノ北、長沙ニ當ル者ヲ言フナリ。

七年卒。無嗣國除。駰案如淳曰。呉芮後四世無子國除。庶子二人爲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爲故。駰案漢書音義曰。故。事也。○正義曰。按專以僇辱諸侯爲事。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絶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詿亂天下。正義曰。詿音挂。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擧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音。値長沙者。索隱曰。謂其境相接也。因王子定長沙以北。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索隱曰。案謂南越之地。與長沙地相接値者。因長沙王子。以定長沙以北也。西走蜀漢中。正義曰。走音奏。向也。王子。長沙王子也。南越之地。對長沙之南者。其民因王子卒。而鎭定長沙以北。西向蜀及漢中。咸委王子。定矣。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如淳曰。告東越。使定之。○正義曰。越東越也。又告東越楚淮南三王。與呉

正月丙午、礼記云、孝景本紀三年正月乙巳天下ニ赦ス、此ト先後一日ナリ、班馬異同戊午ニ作ル。
齊王後悔飲藥自殺、淩稚隆曰、漢書背約城守ニ作ル、是ナリ、後乃自殺ス。

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爲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徐廣曰。吳王封吳四十二年矣。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徐廣曰。荊王劉賈都吳。吳王移廣陵也。西涉淮。因幷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徐廣曰。吳芮之玄孫靖王著以文帝

彷徉天下、顏師古曰、彷徉ハ、猶翺翔ノ如キナリ。

治次舍須大王、顏師古曰、次舍ハ息止ノ處ナリ、須ハ待ナリ。

而曰城陽景王云云、劉辰翁曰、而曰以下數語、是諸王ノ策ナリ、其間從ハザル者アリ、故ニ先ヅ後日處スル所ヲ言ヒ、以テ之ヲ說クノミ。

王欲內以鼂錯爲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徉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幷。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爲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第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爲漢郡什二。而爲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文穎曰。王之太后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徐廣曰。爾時城陽恭王喜。景王之子。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

リ、蓋犬ヲ以テ喩ト爲ス、初メ糠ヲ舐リ、遂ニ米ヲ食フニ至ルヲ言フナリ。

脅肩累足、顏師古曰、脅ハ之ヲ斂ムルヲ謂フ、累足ハ足ヲ重ヌルナリ、並ニ懼ルルヲ謂フノミ。

王瞿然、顏師古曰、瞿然ハ守ナキノ貌、

盡則至滅國也。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正義曰。張革反。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爲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駭曰。索隱曰。劉氏瞿音九具反。又說文云。瞿。遠視貌。音九縛反。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索隱曰。案所謂殷憂以啓明聖也。故吳

私姦服舍、顏師古曰、服舍ニ於テ姦ヲ爲スヲ言フ、宮中ニ非ザルナリ、服舍ハ喪ニ居ルノ室ナリ。

趙王有罪削其河閒郡注索隱云、案漢書作常山郡也、錢大昕曰、今攷フルニ、文帝二年、趙ノ河閒郡ヲ取リ、趙王遂ノ弟辟彊ヲ立テテ王ト爲シ、子福ニ傳フ、後ナク國除シテ漢ニ入ル、則河閒ノ漢ニ屬スル乃文帝ノ時ニ在リ、罪ヲ以テ削ルニ非ザルナリ、楚元王世家、亦趙王常山ノ郡ヲ削ルト云フ、此傳誤ナリ。

誂膠西王、誂ハ誘ナリ、徵言ヲ以テ之ヲ動スヲ謂フナリ。

舐糠及米、顏師古曰、舐ハ舌ヲ以テ食フナ

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服虔曰。服舍。任喪次而私姦宮中也。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閒郡。索隱曰。案漢書作常山郡也。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擧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韋昭曰。故爲齊。分爲國者。膠東濟北之屬。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誂膠西王。索隱曰。誂音徒鳥反。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喩其驩心。王曰。何以敎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糠及米。索隱曰。案言舐糠盡則至米。謂削土

ス、東漢光武ノ諱ヲ避テ茂ニ改ム、賈生傳儒林傳並ニ秀才ト稱ス、此茂字後人班史ニ依テ改ム。

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弗予。徐廣曰。訟音松。駰按如淳曰。訟。公也。○正義曰。訟音容。言其相容禁止不與也。如此者四十餘年。正義曰。言四十餘年者。太史公盡言吳王一代行事也。漢書作三十餘年。而班固見其語在孝文之代。乃減十年。是班固不曉其理也。以故能使其衆。鼂錯爲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孼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孼。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郄。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索隱曰。案即山。山名。又即者。就也。煮海水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

而與更始、顔師古曰、其已往ノ事ヲ赦スヲ言フ。

輒與平賈注爲卒雇者其庸、札記爲レ卒者雇ニ其庸ニ作ル、云フ者雇誤倒ス、考證漢書注ニ據テ改ム、晉灼曰、人ヲ借リ自ヲ代リテ卒ト爲ル者、官爲ニ錢ヲ出シ、其時庸ヲ雇シ、賈ヲ平ニスルヲ謂フナリ、師古曰、晉說是ナリ、又正義皆當迭ノ下爲字アリ、云フ爲字ヲ脱ス、考證漢書昭紀注ニ據テ改増ス。

存問茂材、札記拾遺云茂才漢初モト秀才ト稱

請之禮也。　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　張晏曰。喩人君不當見盡下之私。○索隱曰。案此語見韓子及文子。韋昭曰。知臣下陰私。使憂患生變爲不祥。故當赦宥使自新也。　今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　索隱曰。按吳國有鑄錢煮鹽之利。故百姓不別徭賦也。　卒踐更。輒與平賈。　漢書音義曰。以當爲更卒出錢三百文。謂之過更。自行爲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爲卒雇者。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漢桓靈時有所興作。以少府錢借民此也。○索隱曰。案漢律。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更也。此言踐更輒與平賈者。謂爲踐更合自出錢。今王欲得人心。乃與平賈。官讎之也。○正義曰。踐更。若今唱更行更者也。言民自著卒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之。是爲卒更。貧者欲雇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爲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各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給戍者。是爲過更。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後改爲謫。乃戍邊一歲。　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吏

章ハ當ニ故鄣ニ作ルベシ、卽鄣郡ナリ。
益鑄錢、札記雜志云、益字誤ル、文選吳都賦注、蕪城賦注、引テ並ニ盜ニ作ル、漢書同ジ。

提吳太子、顏師古曰、提ハ擲ナリ。

吳王慍曰、顏師古曰、慍ハ怒ナリ。

縣有。並屬章也。

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漢書益作盜）鑄錢。煮海水爲鹽。以故無賦。國用富饒。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正義曰。按旣盜鑄錢。何以收其利足國之用。吳國之民又何得無賦。如說非也。言吳國山旣出銅。民多盜鑄錢。及煮海水爲鹽。以山海之利不賦之故。言無賦也。其民無賦。國用乃富饒也。孝文時。吳太子入見。索隱曰。姚氏案楚漢春秋云。吳太子。名賢。字德明。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索隱曰。提音啼。又音底。又音弟。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慍曰。正義曰。於問反。怨也。天下同宗。死長安。卽葬長安。何必來葬爲。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爲謀滋甚。及後使人爲秋請。應劭曰。冬當斷獄。秋先請擇其輕重也。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濞不自行。使人代己致請禮也。○索隱曰。音淨。孟說是也。應劭所云斷獄先請。不知何憑。如淳云代己致請。亦是臆說。且文云使人爲秋請。謂使人爲此秋

立濞於沛爲吳王、顏師古曰、高祖行テ沛ニ至リ、而テ濞ヲ封拜スルナリ。

心獨悔業已拜、顏師古曰、獨悔ユル者、心自ラ悔ヲ懷キ、以テ人ニ語ラザルナリ、既已ニ封拜ス、臣下皆之ヲ知ル、故ニ改メズ、漢後五十年云云、倪思曰、秦漢以來、多ク讖緯ノ說アリ、故ニ後五十年東南亂アル、蓋當時占氣者ノ說ク所、恐ラクハ高帝能ク前知スルニ非ザルナリ。

豫章郡銅山、淩稚隆曰、豫章初メ九江王布ニ屬ス、布滅スル後、淮南王長ニ屬ス、長廢スル後、廬江王賜ニ屬ス。吳ニ屬スルニ非ズ、豫

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蘄西會甀。索隱曰。地名也。在蘄縣之西。會音口兌反。甀音錘。布走。荊王劉賈爲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塡之。索隱曰。塡音鎭。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爲吳王。徐廣曰。十二年十月辛丑。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索隱曰。拊音撫。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三年反。五十有三年。駰案應劭曰。克期五十。占者所知。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爲難。又吳楚世不賓服。○索隱曰。案應氏之意。以後五十年東南有亂。本是占氣者所說。高祖素聞此說。自以前難未弭。恐後災更生。故說此言更以戒濞。如淳之說亦合事理。然天下同姓爲一家也。愼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曰。今故章。○索隱曰。案鄣郡後改曰故章。或稱豫章爲衍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兼天下以爲鄣郡。今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故章城是也。銅山。今宜州及潤州句容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六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索隱曰。五宗之國。俱享大邦。雖復逆亂萌心取汙朝典。豈可謂非青社之國哉。然淮南猶有後不絕。衡山亦其罪蓋輕。比三卿之分晉。方暴秦之滅周。可不優乎。安得出其王國。不上同五宗三王列於世家。其吳濞請與楚元王同爲一篇。淮南宜與齊悼惠王爲一篇。

吳王濞者。索隱曰。案澎濞字也。音披位反。高帝兄劉仲之子也。徐廣曰。仲名喜。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爲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亡。閒行走雒陽。索隱曰。謂獨行從他道逃走。閒音紀閑反。自歸天子。天子爲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爲郃陽侯。索隱曰。地理志。馮翊縣名。在郃水之陽。音合。○正義曰。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十里。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幷荊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

於耳。耳和則聞五音矣。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爲癰也。

蘇子古史曰。予於趙世家。削簡子之夢。黜扁鵲之說。以爲爲國不可以語怪。及扁鵲列傳。則具載其說。曰世或有是。不足怪也。蓋孔子作春秋。非人事不書。而左丘明所記。鬼神變怪。世所其傳者。錄之無疑。世有達者。當辨此耳。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五終

故五度復會於手、札記五十度ニ作ル、云フ十字吳增ス。

度也。寸口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也。太陰者。肺之脈也。肺。諸藏上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皆會手太陰。寸口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見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沈滑濇逆順。知其死生。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十二經十五絡二十七氣。皆候於寸口。隨呼吸上下。呼脈上行三寸。吸脈下行三寸。二十七氣。皆隨上下行。無有休息時。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周於身。漏水下百刻。營衞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爲一周也。故五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故法於寸口也。人一息行六寸。百息六丈。千息六十丈。一萬三千五百息。合爲八百一十丈。陽脈出行二十五度。陰脈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出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呼吸覆行周畢度數也。脈行身畢。卽水下百刻亦畢。謂一日一夜刻盡。天明日出東方。脈還得寸口。當更始也。故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也。肺於通於鼻。鼻和則知臭香矣。肝氣通於目。目和則知白黑矣。脾氣通於口。口和則知穀味矣。心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矣。腎氣通

注又名膜腸、札記又名瞋也ニ作リ、云フ此何字ノ誤ナルヲ知ラズ。

從手至頭長三尺、札記五尺ニ作ル、云フ五ヲ三ニ譌ス、呉校改ム、下ノ數ト合ス、注故云五六三也、札記也ヲ丈ニ作ル、云フ官本丈、各本也ニ誤ル。

合三丈九尺　注各有六陰、札記三陰ニ作ル。

督脈、札記云、督任脈、任字呉校増ス。

曰釭門。卽廣腸之門。又名膩腸。手三陽之脈。從手至頭。長三尺。五六合三丈。一手有三陽。兩手爲六陽。故云五六三也。手三陰之脈。從手至胷中。長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兩手各有三陰。合爲六陰。故云三六一丈八尺也。足三陽之脈。從足至頭。長八尺。六八合四丈八尺。兩足各有三陽。故曰六八四丈八尺也。足三陰之脈。從足至胷。長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兩足各有六陰。故云六六三丈六尺也。按足太陰少陰。皆至舌下。厥陰至於項上。今言至胷中者。蓋據其相接之次者也。人兩足蹻脈。從足至目。長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脈任脈各長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脈長一十六丈二尺也。此所謂十二經脈長短之數也。督脈。起於胲頭上於面至口齒縫。計此不止長四尺五寸。當取其上極於風府而言之也。手足各十二脈。爲二十四。并督任兩蹻四脈。都合二十八脈。以應二十八宿。凡長十六丈二尺。營衞行周此數。則一

大腸重二斤、札記三斤ニ作ル、云フ官本三、各本二ニ作ル、長二丈一尺、札記云、大腸即回腸ナリ、上文云二丈二尺。

肛門、札記云、肛門即廣腸ナリ、胃小腸大腸廣腸ノ尺寸容納、並ニ複衍ス。

少半。廻積十六曲。盛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太半。腸。暢也。言通暢胃氣去滓穢也。其神二人。元梁使者也。大腸重二斤十二兩。長二丈一尺。廣四寸。徑一寸半。當臍。右廻十六曲。盛穀一斗。水七升半。大腸。即廻腸也。其廻曲因以名之。其神二人。元梁使者也。膀胱重九兩二銖。縱廣九寸。盛溺九升九合。膀。横也。胱。廣也。體短而又名胞。胞。虛空也。主以虛承水液。口廣二寸半。脣至齒。長九分。齒已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泄也。言可舒泄言語也。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咽。嚥也。言咽物也。又謂之咽。主地氣。胃爲土。故云主地氣也。喉嚨重十二兩。廣二寸。長一尺二寸。九節。喉嚨。空虛也。言其中空虛。可以通氣息焉。卽肺之系也。呼吸之道路。喉嚨與咽並行。其實兩異而人多惑也。肛門重十二兩。大八寸。徑二寸太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肛。釭也。言其處似車釭。故

世ニ誤リ、三チ也ニ誤ル、官本誤ラズ。

主藏榮、札記榮チ意ニ作ル、云フ榮ニ誤ル、考證素問ニ據テ改ム。

蘭臺府。從官三千六百人。又云。肝神六童子三世子也。

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心。纖也。所識纖微也。其神九。太尉公名曰絳宮太始南極老人。貟光之身其從官三千六百人。又爲帝王身之主也。脾重二斤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溫五藏。主藏榮。脾。裨也。在助氣主化穀。其神玄光玉女子母。其從官三千六百人也。肺重三斤三兩。六葉兩耳。凡八葉。主藏魄。肺。孛也。言其氣孛。故短也。鬱也。其神八人。太和君名曰玉堂宮尙書府。其從官三千六百人。又云。肺神十四。童子七女子七也。腎有兩枚。重一斤一兩。主藏志。腎。引也。腎屬水。主引水氣灌注諸脈也。其神六人。司徒。司空。司命。司錄。司隸校尉。廷尉卿也。膽在肝之短葉閒。重三兩三銖。盛精汁三合。膽。敢也。言人有膽氣而能果敢也。其神五人。大一道君居紫房宮中。其從官三千六百人也。胃重二斤十四兩。紆曲屈申。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盛穀二斗。水一斗五升。胃。圍也。言圍受食物也。其神十二人。五元之氣。諫議大夫也。小腸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二尺。廣二寸半。徑八分。分之

正義曰云云、札記云、按ズルニ、此下藏府脈法、壼張守節附シ合刻スル所ナリ、各本皆之アリ、姑ク其舊ニ從フ。横屈一ニ横尺ニ作ル。

合之太半注小腸云云、札記下回腸ニ注シ、小腸謂受穀而傳入於大腸ニ作ル、長二丈一尺ハ、二丈二尺ニ作ル。

主藏魂注世子也、札記女子三ニ作ル、云、女チ

索隱述贊曰。上池祕術。長桑所傳。始候趙簡。知夢鈞天。言占虢嗣。尸蹷起焉。倉公贖罪。陽慶推賢。效驗多狀。式具于篇。

正義曰。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横屈。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凡人食入於口。而聚於胃中。穀熟傳入小腸也。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太半。小腸受胃之穀。而傳入於大腸。回腸大四寸。徑一寸半。長二丈一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寸半之一。故腸胃凡長五丈八尺四寸。合受水穀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此腸胃長短受水穀之數也。甲乙經。腸胃凡長丈六尺四寸四分。從口至腸而數之故長。此經從胃至腸而數之故短。肝重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藏魂。肝者。幹也。於五行爲木。其體狀有枝幹也。肝之神七人。老子名曰明堂宮

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爲齊王侍醫。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上下出入邪逆順、札記雜志云、邪下正字ヲ脫ス、御覽引テ有リ、元龜引テ亦邪正ニ作ル。

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索隱曰。數色句反。謂好術數也。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索隱曰。言意儒德慕聖人之道。故云聖儒也。即爲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徐廣曰。一作昆。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正義曰。謂診五藏之脈。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徐廣曰。一作齲。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正義曰。素問云。奇經八脈。往來舒時。一止而復來。名之曰結也。當論俞所居。正義曰。俞音式喩反。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

古傳方、札記雜志云、當ニ傳古方ニ作ルベシ、索隱正義證スベシ。

悉受書之、札記云、舊刻之ヲ而ニ作リ、下句ニ屬ス。

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爲古傳方。〔索隱曰。謂好能傳得古方也。○正義曰。謂全傳寫得古人之方書。〕臣意卽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徐廣曰。法一作五。〕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爲愛公所。〔索隱曰。言於意所不愛惜方術也。〕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敎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閒。公孫光閒處。〔正義曰。上音閑。下昌汝反。〕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爲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爲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爲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索隱曰。案年中。謂中年時也。中年。亦壯年也。古人語自爾。〕楊中倩不肯。〔索隱曰。倩音七見反。人姓名也。〕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徐廣曰。胥。猶言須也。〕當知公喜方也。

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卽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爲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貿。徐廣曰。一作賀。又作質。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

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爲醫。不肯爲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愼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敎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爲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

意家貧。欲爲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徐廣曰。時諸侯得自拜除吏。故移名數左右。正義曰。以名籍屬左右之人。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爲方數者。事之久矣。索隱曰。數音術數之數。見事數師。正義曰。上色庾反。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爲非病也。以爲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徐廣曰。董。謂深藏之。一作董。○索隱曰。董音謹。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

有數者皆異之、札記皆ヲ能ニ作ル、云フ淩本能ヲ皆ニ誤ル。

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之。索隱曰。數音色住反。謂術數之人乃可異其狀也。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

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鍼灸。以故不中期死也。

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徐廣曰。齊文王也。以文帝十五年卒。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

曰。牡疝。索隱曰。上音母。下音色諫反。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愼毋爲勞力事。爲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蹴踘。徐廣曰。一作蹹。○正義曰。謂打毬也。要蹷寒。汗出多。卽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索隱曰。案旦日。明日也。言明日之夕死也。卽死。病得之內。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索隱曰。脈病之名曰番陽者。以言陽脈之翻入虛裏也。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者。徐廣曰。絡一作結。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

臣意常診安陽、札記常ナ嘗ニ作ル、云フ宋本嘗、各本常ニ譌ス。

使人瘖注一作脊、札記云、疑フ當ニ瘠ニ作ルベシ、故ニ音才亦反ナリ。

以爲蹷。臣意診脈。以爲痺。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卽以火齊粥且飮。六日氣下。卽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

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爲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索隱曰。沓音徒合反。風病之名也。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徐廣曰。一作脊。音才亦反。〇索隱曰。瘖者。失聲也。讀如音。又作厝。厝者。置也。言使人運置其手足也。瘖卽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飮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徐廣曰。反一作及。切之。得腎反肺。徐廣曰。反一作及。法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索隱曰。案公乘。官名也。項。姓。處。名。故上云倉公之師。元里公乘陽慶亦然也。臣意診脈。

果爲疽、札記云、御覽引テ爲チ病ニ作ル、疑フ今本上ニ涉リテ誤ル。

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爲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爲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徐廣曰。合一作占。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索隱曰。辟音必亦反。猶聚也。而宛氣愈深。索隱曰。愈音庾。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爲重困於兪。徐廣曰。音始喩反。忿發爲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爲疽發乳上。入缺盆死。索隱曰。按缺盆。人乳房上骨名也。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直作守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爲陽虛侯時。病甚。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名將廬。以文帝十六年爲齊王。即位十一年卒。謚孝王。衆醫皆

喜養陽處、札記養喜陽處ニ作ル、云フ宋本毛本上句ト一例ナリ、他本養喜倒ス。

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索隱曰。番音芳遠反。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卽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溲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卽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爲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

驅疾、札記云、元龜引テ疾驅ニ作ル、疑フ是ナリ。

左右閣都尉注索隱閣卽宮閣、札記云、此ニ據レバ、則閣ハ當ニ閤ニ作ルベシ、御覽引テ正ニ閤ニ作ル。

嗌。輒後之。徐廣曰。如廁。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卽走去。驅疾。至舍。卽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爲火齊米汁飮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索隱曰。案閣者。姓也。爲都尉。一云。閣。卽宮閣。都尉掌之。故曰閣都尉也。意以淳于司馬病爲何。曰。以爲迵風可治。信卽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卽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卽爲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卽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

病蟯、札記雜志云、蟯字衍ナリ、凡篇內病得之於某ト稱スル者、皆病名ヲ言ハズ。
所以知寒薄吾病者、札記寒字ナシ、云フ各本薄吾上寒字ヲ衍ス、雜志宋本ヲ引キ、及ビ中統毛本並ニナシ、
毛美奉髮注奉一作奏又作奏、札記云、秦、宋本舊刻毛本元龜引テ竝ニ拳ニ作ル、按ズルニ、拳、古卷ニ作ル、小雅卷髮如蠆是ナリ、義ニ於テ長ト爲ス、然ルニ小司馬見本、已ニ秦ニ作ル、故ニ螓首ヲ以テ之ヲ釋ス。
注索隱奉一作奏、札記云、單本髮ニ作ル。

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

臨菑氾里女子薄吾病甚。索隱曰。氾音凡。衆醫皆以爲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蟯瘕。徐廣曰。蟯音饒。○索隱曰。音饒櫝。舊音遶遐。○正義曰。人腹中短蟲。蟯瘕爲病。腹大。上膚黃麤。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蟯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蟯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音鬱。○索隱曰。又如字。篤不發。化爲蟲。臣意所以知寒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正義曰。王叔和云。寸關尺。寸謂三分。尺謂八分。寸口在關上。尺在關下。寸關尺共有一寸九分也。其尺索刺麤而毛美奉髮。徐廣曰。奉一作奏。又作秦。○索隱曰。循音巡。案謂手循其尺索刺也。刺音七賜反。麤音七胡反。言循其尺索刺人手而麤。是婦人之病也。徐氏云。奉一作奏。非其義也。又云。一作秦。秦謂螓首。言髮如螓蠐。事蓋近也。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迵風。迵風之狀。飲食下

上文濡脊ニ因テ誤ル、五藏ノ輸、扁鵲傳ニ見ユ、正義ノ説非ナリ。卽弄之、札記雜志云、御覽引テ取弄之ニ作ル、義長ズ。

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徐廣曰。倩者。女壻也。駰案方言曰。東齊之閒。壻謂之倩。郭璞曰。言可假倩也。〇正義曰。倩音七姓反。見建家京下方石。徐廣曰。京者。倉廩之屬也。卽弄之。建亦欲效之。效之。不能起。卽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卽爲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爲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卽竄以藥。索隱曰。謂以藥熏之。故云竄。音七亂反。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嗇而不屬。嗇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

灸於火、札記灸ヲ炙ニ作ル、云フ毛本灸ヲ炙ニ作ル。

諸客坐、札記雜志云、諸客上與字ヲ脫ス、御覽引テ有リ。

客脣濡、札記云、濡疑フ當ニ輸ニ作ルベシ、

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尙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正義曰。時掌反。蹶。逆氣上也。爲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正義曰。亡本反。非但有煩也。臣意卽以寒水拊其頭。索隱曰。拊音附。又音撫。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蹶頭熱至肩。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正義曰。上音免。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卽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正義曰。濡。溺也。病方客在腎。欲溺腎也。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

即召舍人奴、札記志疑云、奴字衍也。

心急然無苦、札記云、急字疑フ誤ル。

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飮。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卽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卽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卽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徐廣曰。殺音蘇葛反。○正義曰。殺蘇亥反。察之如死青之茲。衆醫不知。以爲大蟲。索隱曰。卽蚘蟲也。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淸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

此亦關內之病也、札記雜志云、關內當ニ內關ニ作ルベシ、此上文齊侍御史成內關之病ヲ承ク、故ニ亦ト云フ、下文齊丞相舍人奴病亦內關ト曰フ、內關ハ猶內閉ノ如シ、靈樞終始篇ニ、溢陰ヲ內關ト爲ス、死シテ治セズトアリ。大陽明脈、札記云宋本大ヲ太ニ作ル、毛本ナシ、疑フ此四字誤アリ。

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齲齒。正義曰。上丘羽反。釋名云。齲。朽也。蟲齧之缺朽也。臣意灸其左大陽明脈。卽爲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開口。食而不嗽。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索隱曰。乳音人喩反。乳。生也。來召臣意。臣意往。飮以莨碭藥一撮。正義曰。浪宕二音。以酒飮之。旋乳。索隱曰。旋乳者。言迴旋卽生也。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卽飮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索隱曰。比音必利反。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卽告宦者平。平好爲脈。學臣意所。臣意卽示之舍人奴病。

阿母注正義鄭玄已者、札記以テ慈ニ作ル、云フ此レ蓋喪服傳注ヲ引ク、鄭下疑フ云字ヲ脫ス。

濟北王召意、札記意上臣字アリ、云フ中統本吳校元板雜志宋本ヲ引テ並ニ臣字アリ、他本脫ス。

流汗者同法、札記云、同字疑フ衍ナリ。

故濟北王阿母。徐廣曰。濟一作齊王。○索隱曰。案是王之嬭母也。○正義曰。服虔云。乳母也。鄭玄已者。自言足熱而懣。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索隱曰。言尋則已止也。○正義曰。謂旋轉之閒。病則已止也。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爲方。多伎能。爲所是案法新。徐廣曰。所一作取。○索隱曰。謂於舊方技能生新意也。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索隱曰。案當今之四千七百貫也。曹偶。猶等輩也。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爲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厠。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仆於厠。嘔血死。索隱曰。仆音赴。又音步北反。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

及瀺水也注正義顧野王云云、札記云、今玉篇此文ナシ、按ズルニ、此注疑フ當ニ上文汗出ノ下ニ在ルベシ、然カモ亦脱文アリ、常灼也、札記、常灼反ニ作ル、瀺水ハ、手足ノ液ナリ。

蹶陰之動也注正義鄒、札記云、疑フ下ニ云字チ脱ス。

氣上而熱氣下。故胷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瀺水也。索隱曰。瀺音士咸反。○正義曰。顧野王云。手足液身體汋音常灼也。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徐廣曰。於一作奴。奴蓋女奴。○正義曰。命婦名也。衆醫皆以爲風入中。病主在肺。徐廣曰。一作肝。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正義曰。鄒厥陰之脈也。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爲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

陽虚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爲寒中。臣意診其脈曰。迥風。迥音洞。言洞徹入四支。○索隱曰。下云飲食下嗌輒出之。是風疾洞徹五藏。故曰迥風。迥風者。飲食下嗌。音益。謂喉下也。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嗌。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爲前分界法。正義曰。分扶問反。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胷滿。卽爲藥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徐廣曰。一作亂。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

盡卽死矣、札記云、吳校元板盡字ナシ、義長ズ。

病少腹痛、札記云、宋本中統游柯毛少ヲ小ニ作ル。

其卒然合合也、札記其卒然合ヲ句ト爲シ、下ニ集解徐廣曰一云來然合ト注シ、合字ヲ重ネズ、合也ヲ下句ニ屬ス、云フ錢警石云、正義卒一作來、是惟卒字、異文アルノミ。

注疾病之生於五藏、札記生字ヲ重ヌ、云フ官本生字アリ、各本脫ス。

盡。盡卽死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正義曰。少音式妙反。王叔和脈經云。脈急。疝瘕少腹痛也。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索隱曰。劉氏音加雅反。舊音遐。鄒氏音嫁。○正義曰。龍魚河圖云。犬狗魚鳥不熟。食之成瘕痛。臣意卽謂齊太僕臣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合也。徐廣曰。一云。來然合合。是脾氣也。正義曰。卒音蒽忽反。卒一本作來。素問云。疾病之生於五藏。五藏之合合於六府。肝合氣於膽。心合氣於小腸。脾合氣於胃。肺合氣於大腸。腎合氣於膀胱。三焦內主勞。右脈口氣至緊小。正義曰。上音結忍反。見瘕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摶者正義曰。如淳云。音徒端反。素問云。左脈口曰。少陰。少陰之前名厥陰。右脈口曰。太陰。此三陰之脈也。如法。不俱摶者決在急期。一摶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摶溲血如前止。徐廣曰。前一作筋也。

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平謂春肝木王。其脈細而長。夏心火王。其脈洪大而散。六月脾土王。其脈大阿阿而緩。秋肺金王。其脈浮濇而短。冬腎水王。其脈沈濡而滑。名平脈也。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正義曰。素問云。血氣易處曰不平。脈候動不定曰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絶。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絶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絶乳下陽明。正義曰。素問云。乳下陽明。胃絡也。故絡絶。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

病得之流汗出滫法、索隱云劉氏音巡、札記滫リ滫ニ作ル、云フ滫、宋本中統游王柯滫ニ作ル、淩滫ニ作ル、索隱舊刻毛本滫ニ作ル、按ズルニ、集韻十八諄ニ、滫流ルル貌、史記汗出滫滫トアリ、劉音ト合ス、是古本相承テ滫ニ作ルナリ、雜志云、滫當ニ滫ニ作ルベシ、讀デ脩ト同ジ、王風ニ暵其脩矣、毛傳脩且乾也、故ニ滫者去衣而汗晞ト曰フ、說文玉篇廣韻皆滫字ナシ、集韻誤テ劉氏ノ音ニ沿ヒ、又滫滫ナ以テ連讀ス、其失甚シ。溼然風氣也、札記云、溼疑フ誤ル。適其共養ハ、董份曰、當ニ病者ノ供養ナ適シ、以テ其死ナ俟ツノミ、此當ニ復醫スベカラズト言フナリ、注大ニ謬ル。

音單。旱也。脬亦作胞。膀胱也。言風癉之病客居在膀胱。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卽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滫。索隱曰。劉氏音巡。滫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正義曰。沈一作深。王叔和脈經云。脈大而堅。病出於腎也。浮之而大緊者。正義曰。緊音吉忍反。素問云。脈短實而數。有似切繩。名曰緊也。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索隱曰。跗方符反。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癉也。加以寒熱。卽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索隱曰。適音釋。共音恭。案謂山跗家適近。所持財物共養我。我不敢當。以言其人不堪療也。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卽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

脈順淸而愈、札記雜志云、淸讀デ靜ト爲ス、上文肝氣濁而靜、徐廣曰一ニ淸ニ作ル。

客脬注癉音單旱也、札記云、也當ニ反字ノ誤ナルベシ。

惟癸反。往冬時。爲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正義曰。莒。密州縣。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擥車轅。正義曰。擥音牽。未欲渡也。馬驚卽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卽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閒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卽爲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飮汗盡。再飮熱去。三飮病已。卽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幷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幷陰。幷陰者。脈順淸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閒濁。徐廣曰。一作黽。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卽轉爲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癉客脬。索隱曰。癉。病也。音亶。脬音普交反。字或作胞。○正義曰。癉

以爲蹷人中、札記人ヲ入ニ作ル、云フ入ヲ人ニ譌ス。

火齊湯、札記云、火疑フ大字ノ譌ナリ、齊ハ劑字ナリ、扁鵲傳、齊桓侯ノ節、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酒醪二字、韓非子火齊ニ作リ、新序大劑ニ作ル、是其證ナリ、後火齊ノ字、此ニ倣フ。

一飮得前溲、札記雜志云、御覽方術部引テ前後溲ニ作ル。

三飮而疾愈、札記云、宋本毛本吳校元本疾ヲ病ニ作ル。

下熱而湧、札記云、下文ニ據レバ、疑フ下ニ症字ヲ脫ス。

之憂也。

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爲蹷。入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索隱曰。上音勇。下音訕。所諫反。鄭誕生疝音山〔反〕。令人不得前後溲。索隱曰。溲音所酉反。前溲。謂小便。後溲。大便也。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矣。臣意飮以火齊湯。正義曰。飮於禁反。一飮得前溲。再飮大溲。三飮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徐廣曰。右一作有。〇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右手寸口。氣口也。脈無五藏氣。右口正義曰。謂右手寸口也。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爲下。右爲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正義曰。溺徒弔反。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正義曰。唯

病得之少憂數忔食飮、札記云、少疑フ心字ノ譌ナリ、下文云、診其脈心氣也、又云、病主在心、又云、重陽者遏心主、又云、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是其證ナリ、集韻、九迄魚乙切ノ下忔字アリ、心欲セザルナリト訓ズ、史記此文ヲ引テ證ト爲ス、類篇同ジ、按ズルニ、下文云故煩懣食不下ノ語ト正ニ相應ズ、則心不欲ノ訓、當ニ本ヅク所アルベシ、又食飮、集韻類篇竝ニ飮食ニ作ル、疑フ此誤倒ナリ。脈來數病去難而不一者、札記病ヲ疾ニ作ル、云フ疾字舊刻毛本又考證宋本ニ據ル、竝ニ同ジ、按ズルニ此十字一句讀ヲ作ス、來ル疾ク、去ル遲クシテ、數ニ至ル、又調セザルヲ謂フ、他本皆誤テ病ニ作ル。

上則薰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忔食飮。（索隱曰。忔音疑乞反。忔者風痺。忔然不得動也。）臣意卽爲之作下氣湯以飮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卽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躁而經也。（徐廣曰。濁一作亂。又作猛。）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爲重陽。（索隱曰。上音直隴反。）重陽者遏心主。（徐廣曰。遏音唐。遏者。盪也。謂病盪心者。猶刺其心。〇索隱曰。遏依字讀。〇正義曰。八十一難云。手心主。中宮。在中部。楊玄操云。手心主胞絡也。自臍已上至鬲。爲中焦也。）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

絡脈有過注上魚爲溢、札記魚下際字アリ、云フ際字考證增ス、呂廣云云、或曰、呂注解シ難シ、當ニ難經呂注ニ據テ解スベシ。

少陽之界注從寸至尺名曰尺澤ノ上、札記其自高骨四字アリ。

病也。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脈長而弦。病於肝也。素問云。得病於筋。肝之和也。代則絡脈有過。正義曰。素問云。脈有不及。有太過。有經有絡。和。卽經主病。大則絡有過也。八十一難云。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脈當見九分而浮。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上魚爲溢。爲外關內格。此陰乘之脈也。關以後者陰之動也。脈當見一寸而沈。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入尺爲覆。爲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脈也。故曰覆溢。是其眞藏之脈。人不病而死也。呂廣云。過九分出一寸。各名太過也。不及九分至二分或四分五分。此太過。不滿一寸見八分或五分六分此不及。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癰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徐廣曰。一作分。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也。○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分別三關境界脈候所主云。從魚際至高骨卻行一寸。其中名曰寸口。從寸至尺名曰尺澤。故曰尺寸。寸後尺前名曰關。陽出陰入以關爲界。陽出三分。陰入三分。故曰三陰三陽。陽生於尺動於寸。陰生於寸動於尺。寸主射上焦。出頭及皮毛竟手。關主射中焦。腹及腰。尺主射下焦。少腹至足也。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癰腫。盡泄而死。熱

其借ノミ、按ズルニ、奇咳及ビ下揆度、今並ニ素問ニ見ユ。注賅當寅也、札記寅チ宍ニ作ル、云フ王本賅、柯淩咳ニ作ル、宍柯淩寅ニ作ル、玉篇皆其文ナシ、宍ハ俗ノ肉字、其義解スベカラズ、當ニ脱誤アルベシ。

肝氣濁ノ下、札記集解徐廣曰一作亟ト注ス。

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尙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爲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七如反。內發於腸胃之閒。後五日。當癰腫。正義曰。上於恭反。下之勇反。後八日。嘔膿死。正義曰。女東反。成之病。得之飮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氣。肝氣濁而靜。徐廣曰。靜一作清。此內關之病也。正義曰。八十一難云。關遂入尺爲內關。呂廣云。脈從關至尺澤。名內關也。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來數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者名曰代。代者死。素問云。病在心愈在夏甚於冬。病在脾愈在秋甚於春。病在肺愈在冬甚於夏。病在腎愈在春甚於夏。病在肝愈在夏甚於秋也。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

高后八年注、意年二十六、札記一ニ三ニ作ル、云フ舊刻本三、各本二ニ譌ス、按ズルニ高后八年年三十六、文帝三年ヲ加ヘ、適ニ三十九、史ト合ス。

奇咳、札記云、說文、奇侅非常ナリ、段氏注云、漢志五音奇胲用兵二十三卷、五音奇胲刑德二十一卷、張守節正義ニ據レバ、則史記本ト亦奇胲ニ作ル、內部胲ヲ訓ジ、足指ノ皮毛ト爲ス、則侅正字、胲

作爲。爲亦治。

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徐廣曰。意年二十六。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卽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卽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奇音羈。咳音該。○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奇經八脈者。有陽維。有陰維。有陽蹻。有陰蹻。有衝。有督。有任。有帶之脈。凡此八脈者。皆不拘於經。故云奇經八脈也。顧野王云。胲。當寅也又云。胲。指毛皮也。藝文志有五音奇胲用兵二十三卷。許愼云。胲。軍中約也。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

注春秋公如曹、札記公上州字アリ、云フ官本州字アリ、、各本脫ス。公乘陽慶、淩稚隆曰、公乘ハ官名、陽慶ハ人名ナリ。五色診病注其面色與相應、與下恐ラクハ脈字ナ脫ス。

多怨之者。見孝文紀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索隱曰。傳竹戀反。傳。乘傳送之。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索隱曰。緹音啼。縈音紆營反。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徐廣曰。一作贖。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徐肉刑。○正義曰。漢書刑法志云。孝文帝即位十三年除肉刑三。孟康云。黥劓二左右趾一。凡三也。班固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聖漢孝支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

意家居。詔召問所爲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爲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徐廣曰。一

爲耳目痺醫、痺ハ濕病ナリ。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錢大昕曰、孝文紀太倉令ニ作ル、意ノ名避クル所ナシ、而テ文紀淳于公ト稱シ、又太倉公ト稱ス、目錄亦倉公ト稱シテ名イハズ、蓋當時此稱アリ、史公因テ之ヲ書ス、趙翼曰、扁鵲倉公傳、少孫補フ所ニ非ズト雖モ、然ルニ淳于意文帝詔問ニ答フルノ語、治スル所何人、療スル所何症、自ラ一篇ヲ成ス、亦必當時此現成文字アリ、而テ抄入スル者ナリ、史遷ヲシテ之ヲ爲サシムレバ、必此ノ如クノ瑣屑ナラズ、竊ニ意フ、扁鵲傳ハ史遷原文ナリ、倉公傳ハ亦少孫抄入スル者ナリ。

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卽爲耳目痺醫。索隱曰。痺音必二反。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正義曰。括地志云。淳于國城。在密州安丘縣東北三十里。古之斟灌國也。春秋公如曹。傳云。冬淳于公如曹。注水經云。淳于縣。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淳于國也。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正義曰。百官表云。公乘。第八爵也。顏師古云。言其得乘公之車也。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正義曰。八十一難云。五藏有色。皆見於面。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應也。其面色與相應。已見前也。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爲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爲家。或不爲人治病。病家

桓侯體病、礼記雜志云、病當ニ痛ニ作ルベシ、養生論ニ、桓侯以ニ覺レ痛之日一、爲ニ受レ病之始一、文選爲ニ石仲容一與ニ孫皓一書注、史チ引ィ痛ニ作ル、韓子喩老篇、新序雜事篇亦體痛ニ作ル。

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傅玄曰是時齊無桓侯駰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正義曰。病猒患多也。言人猒患疾病多甚也。而醫之所病。病道少。徐廣曰。所病。猶療病也。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卽爲帶下醫。過

齊桓侯客之注、札記下文桓侯遂死注集解傅玄曰云云ヲ索隱ノ前ニ入レ、云フ各本誤テ下文桓侯遂死ノ下ニ係ク、今索隱本ニ依テ移正ス。

閒。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正義曰。更音格彭反。○索隱曰。案言五分之熨者。謂熨之令溫暖之氣入五分也。八減之齊者。謂藥之齊和所減有八。並越人當時有此方也。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傅玄曰。號自晉獻公時先是百二十餘年滅矣。是時焉得有號。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索隱曰。案傅玄曰。是時齊無桓侯。裴駰云。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蓋與趙簡子頗亦相當。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正義曰。上音湊。謂皮膚。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閒。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

云フ王本下、柯淩不ニ譌ス。

陰上而陽内行、札記云、宋本中統吳校元板上而二字ナシ。

破陰絶陽之色已廢脈亂、札記雜志云、上文正義此文ヲ引キ、色廢脈亂ト云フ、此之已二字衍ナリ、御覽人事部引テ無シ、案ズルニ已字、蓋卽色字ノ譌衍ナリ。

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在心下下鬲。在胃上口也。中焦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也。下焦在臍下。當膀胱上口也。膀胱者。津液之府也。溺九升九合也。言經絡不干三焦及膀胱也。是以陽脈下遂。徐廣曰。一作隊。陰脈上爭。正義曰。遂音直類反。素問云。陽脈下遂難反。陰脈上爭如弦也。會氣閉而不通。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府會太倉。藏會季脇。筋會陽陵泉。髓會絶骨。血會鬲俞。骨會大杼。脈會太淵。氣會三焦。此謂八會也。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絶而不爲使。上有絶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正義曰。女九反。素問云。紐。赤脈也。破陰絶陽之色已廢。徐廣曰。一作發。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正義曰。素問云。支者。順節。蘭者。橫節。陰支蘭。膽藏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正義曰。八十一難云。知一爲下工。知二爲中工。知三爲上工。上工者十全九。中工者十全八。下工者十全六。呂廣云。五藏一病輒有五。解一藏爲下工。解二藏爲中工。解五藏爲上工也。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索隱曰。陽。扁鵲之弟子也。鍼音針。厲謂磨也。砥音脂。○正義曰。素問云。手足各有三陰三陽。太陰少陰厥陰。太陽少陽陽明也。五會謂百會胷會聽會氣會臑會也。有

偏國寡臣、董份曰、寡臣ハ、太子ヲ言フ。

動胃纏緣注、陽入陰中是、難經此五字ナシ。

三焦膀胱注、言絡經不干、札記不ヲ下ニ作ル、

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擧之。偏國寡臣幸甚。索隱曰。謂虢君自謙云。己是偏遠之國。寡小之臣也。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塡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服臆。索隱曰。上音皮力反。下音憶。魂精泄橫。流涕長潸。徐廣曰。一云言未卒。因涕泣交流。噓唏不能自止也。○索隱曰。潸音山。長潸。謂長垂淚也。忽忽承睞。索隱曰。音接。睞。卽睫也。承睞。言淚恆垂以承於睫也。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纏緣。正義曰。八十一難云。脈居陰部。反陽脈見者。爲陽入陰中。是陽乘陰也。脈雖時沈濇而短。此謂陽中伏陰也。脈居陽部。反陰脈見者。爲陰乘陽也。脈雖時浮滑而長。此謂陰中伏陽也。胃。水穀之海也。纏音直延反。纏緣。謂脈纏繞胃也。素問云。延緣落絡脈也。恐非此義也。中經維絡。徐廣曰。維一作結。○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十二經脈。十五絡脈。陽維陰維之脈也。別下於三焦膀胱。正義曰。八十一難云。三焦者。水穀之

論得其陽注正義募在陰、札記募ヲ幕ニ作ル、云フ幕ヲ募ニ誤ス、考證改ム、下同ジ。

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正義曰。黃帝素問云。待切脈而知病。寸口六脈三陰三陽。皆隨春秋冬夏。觀其脈之變也。則知病之逆順也。楊玄操云。切。按也。望色。正義曰。素問云。面色青。脈當弦急。面色赤。脈當浮而短。面色黑。脈當沈濡而滑也。聽聲。正義曰。素問云。好哭者肺病。好歌者脾病。好妄言者心病。好呻吟者腎病。好叫呼者肝病也。寫形。正義曰。素問云。欲得溫而不欲見人者藏家病。欲得寒而欲見人者府家病也。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正義曰。八十一難云。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募在陰。兪在陽。楊玄操曰。腹爲陰。五藏募皆在腹。故云募皆在陰。背爲陽。五藏兪皆在背。故云兪皆在陽。內藏有病。則出行於陽。陽兪在背也。外體有病。則入行於陰。陰募在腹也。鍼法云。從陽引陰。從陰引陽也。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索隱曰。止。語助也。不可委曲具言。○正義曰。言病皆有應見。不可曲言病之止住所在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正義曰。音漲。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

得無誕之乎、誕ハ欺ナリ。

案杌、札記云、索隱宋本中統游淩毛並ニ杌ニ作ル、王柯杌ニ譌ス、淩一本ナ引キ亢ニ作ル、錢大昕云、索隱音玩、按摩シテ身體ヲ玩弄スト謂フ、當ニ杬ニ作ルベシ、手ニ从ヒ元ニ从フ。

一撥ノ撥ハ、治ナリ。

搦髓腦揲荒注索隱揲荒膏荒也、札記、揲音舌、荒、膏荒也ニ作ル、字典膏肓也ニ作ル、搦ハ按ナリ、揲ハ閱持ナリ。

行外及心膂也。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收乎。曰。未也。收謂棺斂。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索隱曰。音臾附。下又音趺。〇正義曰。臾附二音。應劭云。黃帝時將也。治病不以湯液醴灑。正義曰。上音禮。下山解反。鑱石撟引案杌一本杌作杬毒熨。索隱曰。鑱音仕咸反。謂石針也。撟音九兆反。謂為按摩之法。夭撟引身如熊顧鳥伸也。杌音玩。亦謂按摩而玩弄身體使調也。毒熨謂毒病之處以藥物熨帖也。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索隱曰。音束注反。〇正義曰。八十一難云。肺之原出於太淵。心之原出於太陵。肝之原出於太衝。脾之原出於太白。腎之原出於太谿。少陰之原出於兌骨。膽之原出於丘虛。胃之原出於衝陽。三焦之原出於陽池。膀胱之原出於京骨。大腸之原出於合谷。小腸之原出於腕骨。十二經皆以輸為原也。按此五藏六府之輸也。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徐廣曰。揲音舌。〇索隱曰。搦音女角反。揲荒。膏荒也。爪幕。正義曰。以爪決其闌幕也。湔浣腸胃。正義曰。上子錢反。下胡管反。漱滌五藏。練精易形。

敗周人於范魁之西注正義周人謂爲衞也、札記爲字ナシ、云フ謂下爲字ヲ衍ス、趙世家正義ニ依テ刪ル、賈逵云月皐日魁也、錢大昕曰、月蓋川ノ譌ナリ、趙世家正義、賈逵ノ説ヲ引ク誤ラズ、郭景純注爾雅云、瀵原汾陰ニ在ル者、人其流ヲ壅ギ以テ陂ト爲シ、稻ヲ種ウ、其本ノ出處ヲ呼デ瀵魁ト爲ス、又漢書王子侯表ニ、劇魁侯葛魁侯アリ、皆川皐ヲ取テ名ト爲ス。虢太子注、札記下文越人能使之起耳注傳玄曰云云ヲ移シテ、索隱ノ前ニ入ル、云フ各本系ケテ下文越人能使之起耳ノ下ニ在リ、今索隱本ニ依テ此ニ移ス、又死ノ下上文血脈治也注正義ヲ入ル、云フ各本錯テ上文血脈治也ノ下ニ在リ、今移正ス。

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正義曰。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爲七世。靜公二年爲三晉所滅。據此及趙世家。簡子疾在定公之十一年也。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索隱曰。范魁。地名。未詳。○正義曰。嬴趙氏本姓也。周人。謂爲衞也。晉亡之後。趙成侯三年伐衞取鄉邑七十三。是也。賈逵云。月皐曰魁也。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正義曰。陝州城。古虢國。又陝州河北縣東北下陽故城古虢。即晉獻公滅者。又洛州汜水縣古東虢國。而未知扁鵲過何者。蓋虢至此並滅也。虢太子死。索隱曰。案傳玄云。虢是晉獻所滅。先此百二十餘年。此時焉得有虢。則此云虢太子非也。然案虢後改稱郭。春秋有郭公。蓋郭之太子也。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索隱曰。喜音許既反。喜。好也。愛也。方。方伎之人也。○正義曰。中庶子。古官號也。喜方。好方術。不書姓名也。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索隱曰。蹷音厥。○正義曰。釋名云。蹷。氣從下蹷起上

告公孫支與子輿注索隱子輿未詳、札記云、子輿ハ卽子車ナリ、秦本紀ニ見ユ、小司馬記ナ失ス。

秦策於是出、錢大昕曰、趙世家秦讖ニ作ル、讖策聲相近シ。

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索隱曰。案二子皆秦大夫。公孫支子桑也。子輿未詳。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索隱曰。適音釋。言我適來有所受敎命。故云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閒。閒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

殆非人也、王維楨曰、乃神人ナルヲ言フ、故ニ方ヲ傳フル、此ノ如シト云フ、

盡見五藏癥結ハ、病源候論癥候云、癥ハ寒溫節ヲ失フニ由リ、府藏ノ氣虛弱ヲ致シ、而テ食飮消セズ、聚結シテ內ニ在リ、染漸シテ塊段ヲ生長シ、盤牢シテ移動セザル者、是癥ナリ、其形狀徵驗スベキヲ言フナリ。

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索隱曰。案舊說云。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水。取之以和藥。服之三十日。當見鬼物也。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索隱曰。方。猶邊也。言能隔牆見彼邊之人。則眼通神也。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正義曰。五藏。謂心肺脾肝腎也。六府。謂大腸小腸胃膽膀胱三焦也。王叔和脈經云。左手脈橫癥在左。右手脈橫癥在右。脈頭大者在上。頭小者在下。兩手脈結。上部者濡結。中部者緩結。三里者豆起。陽邪來見浮洪。陰邪來見沈細。水穀來見堅實。特以診脈爲名耳。索隱曰。診。鄒氏音丈忍反。劉氏音陳忍反。司馬彪云。診。占也。爲醫或在齊。正義曰。號盧醫。今濟州盧縣。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索隱曰。案左氏簡子專國在定頃二公之時。非當昭公之世。且趙系家敍此事。亦在定公之初。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爲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索隱曰。案韓子云。十日不知人。所記異也。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正義曰。下云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也。而

勃海郡鄭人也、札記云、扁鵲ノ時、未ダ勃海ヲ置カズ、史亦此書法ナシ、當ニ是後人竄改ナルベシ、注鄭當爲鄚、札記云、下文ニ據レバ、乃チ齊人ニシテ鄭ニ家ス、鄭字誤ニ非ズ。爲人舍長注、守客館之師、札記師ヲ帥ニ作ル、云フ單本帥、各本師ニ作ル。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五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索隱曰。王劭云。醫方宜與日者龜策相接。不合列於此。後人誤之也。○正義曰。此傳是醫方。合與龜策日者相次上。以淳于意孝文帝時醫。奉詔問之。又爲齊太倉令。故太史公以次述之。扁鵲乃春秋時良醫。不可別序。故引爲傳首。太倉公次之也。

扁鵲者。正義曰。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乃號之爲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曰盧醫也。勃海郡鄭人也。徐廣曰。鄭當爲鄚。鄚縣名。今屬河閒。○索隱曰。案勃海無鄭縣。徐說是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索隱曰。劉氏云。守客館之師。故號云舍長也。○正義曰。長音丁丈反。舍客長桑君過。索隱曰。隱者。蓋神人也。○正義曰。過音戈。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閒與語曰。正義曰。閒音閑。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

貴。禍積爲崇。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愼戒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四終

相。何爲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爲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爲任安爲佯邪。徐廣曰。佯或作詳也。○索隱曰。詳音羊。邪弋奢反。佯謂詐受節不發兵。不傅會太子也。不傅事何也。索隱曰。傅音附。謂不附會也。任安笞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爲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索隱曰。鮮音仙。謂太子請其鮮好之兵甲也。書上聞。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

不甚欲近、札記云、疑ハ當ニ不欲甚迫ニ作ルベシ。

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杜。杜周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正義曰。謂石慶。）是時石氏九人爲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爲能不畏彊禦。拜仁爲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爲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閒。不甚欲近。去之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徐廣曰。暴勝之爲御史大夫。）下責丞

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徐廣曰。移。猶施。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鬭。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爲益州刺史。正義曰。地理志云。武帝改曰梁州。百官表云。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按若今採訪按察六條也。以田仁爲丞相長史。正義曰。百官表云。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爲姦

玉具劍、札記、玉具劍ニ作ル、是ナリ。

欲以觀將軍而云云、滝稚隆曰、而之古字通用ス。

平陽主。正義曰。衛青也。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貝劍。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擧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擧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

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札記、雜志云、處字衍ナリ、當ハ丁ナリ、劇俗ニ劇ニ作ル、後漢章紀ニ欲親知其劇易、李賢注、劇ハ猶難ノ如キナリ、御覽人事部、資產部、獸部、引ク皆處字ナシ、按ニ此說ニ依レバ、老少當壯ヲ劇易ニ部署スト讀ムベシ。舉爲親民、淩稚隆曰、衆人任安ヲ擧ゲ、以テ親民ノ吏ト爲スナリ。

爲求盜亭父也。應劭云。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爲亭父。掌關閉掃除。一爲求盜。掌逐捕盜賊也。後爲亭長。正義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也。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爲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衆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正義曰。少卿。安字。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爲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爲三老。正義曰。百官表云。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一人。掌教化也。擧爲親民。出爲三百石長。正義曰。百官表云。萬戶已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也。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乃爲衞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衞將軍從此兩人過

仁發兵ヨリ仁族死ニ至ル、札記云、此十五字、疑フ後人異說ヲ附注シ、誤テ正文ニ入ル。

谷口蜀劖道、錢大昕曰、劖道ハ棧道ナリ。

國。徐廣曰。陘城。縣名也。〇正義曰。今定州也。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幷論之。索隱述贊曰。田叔長者。重義輕生。張王既雪。漢中是榮。孟舒見廢。抗說相明。案梁以禮。相魯得情。子仁坐事。刺擧有聲。

褚先生曰。臣爲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爲人將車之長安。索隱曰。將車。猶御車也。畱。求事爲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索隱曰。言卜日而自占著家口名數。隷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占音之豔反。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劖道。近山。正義曰。括地志云。漢武功縣在渭水南。今盩厔縣西界也。駱谷關在雍州縣。盩厔縣西南二十里。開駱谷道以通梁州也。按行谷有棧道也。安以爲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索隱曰。易音以豉反。言邑小無豪。易得高名也。安畱。代人爲求盜亭父。郭璞曰。亭。卒也。〇正義曰。安畱武功替人

閉守城門注漢書云云、此集解ノ文ナリ、札記移シテ上司直ノ注正義曰ノ上ニ入ル、而テ云フ錢警石云、此注正義ト全ク同ジ、疑フ誤アラン。

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爲衞將軍舍人。張晏曰。衞青也。數從擊匈奴。衞將軍進言仁。仁爲郎中。數歲。爲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正義曰。百官表云。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御史分刺州。不常置也。案三河。河南河東河内也。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說。拜爲京輔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爲三輔。元鼎四年置三輔都尉。服虔云。皆治長安城中也。月餘。上遷拜爲司直。正義曰。百官表云。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也。數歲。坐太子事。正義曰。謂戾太子。時左丞相自將兵。徐廣曰。劉屈氂時爲丞相也。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漢書百官表曰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中山

如其伏法、札記云、宋本如其二字ナシ、疑フ後人増ス。

入苑中注正義觀者如堵墻也、札記一堵字ナシ、云フモト堵字ヲ重ヌ、汪校刪ル、禮射義ト合ス。暴坐、顏師古曰、外ニ於テ自ラ暴露シテ坐ス。

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爲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索隱曰。搏音博。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正義曰。王之財物所藏也。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正義曰。魯共王。景帝子。都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相常從入苑中。正義曰。括地志云。瞿相圃。在兗州曲阜縣南三十里。禮記云。孔子射於瞿相之圃。觀者如堵。堵。牆也。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索隱曰。上音步ト反。

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爲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

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出。索隱曰。案謂死而蟲出也。左傳齊桓死未葬。蟲流於戶外是也。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弑上。會事發覺。徐廣曰。九年十二月捕貫高等也。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皐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爲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

樂巨公所、札記云、此所字、疑ヲ當ニ下文喜游諸公ノ下ニ在ルベシ。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四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索隱曰。案下文字少卿。陘音刑。縣名。屬中山。 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索隱曰。本燕人。樂毅之後。○正義曰。樂。姓。巨公。名。 叔爲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正義曰。喜音許記反。諸公。謂丈人行也。 趙人擧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爲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 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爲亂。趙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三終

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正義曰。不疑學老子。所臨官。恐人知其爲吏跡。不好立名稱。稱爲長者。是微巧也。而周文處諂。索隱曰。案直不疑以吳楚反時。爲二千石將。景帝封之。微巧也。周文處諂者。謂爲郎中令。陰重得幸。出入臥內也。故班固曰。石建之澣衣。周仁之垢汙。君子譏之是也。○正義曰。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上所賜常不受。又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此爲處諂。故君子譏此二人。爲其近於佞也。君子譏之。爲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萬石孝謹。自家形國。郎中數馬。內史匍匐。綰無他腸。塞有陰德。刑名張歐。垂涕恤獄。敏行訥言。俱嗣芳躅。

黃震曰。石慶衛綰。皆所謂忠信之人。特未學耳。以之爲三老。助敎化。厲薄俗可也。宰相非其任矣。直不疑之償金。周仁之溺袴類。不近于人情。而仁以密見狎。出入宮禁。殆閣官之靡。又非不疑比也。若張歐。雖刑名學。而有仁心。其庶乎。

雖治刑名家注自有傳、札記云、有字疑フ衍ナリ、此史公自序ヲ謂フ。

事有可卻卻之、顔師古曰、退イテ更ニ之ヲ平反セシム。面對、顔師古曰、面ハ之ニ背クヲ謂フ也、之ヲ視ルニ忍ビザルヲ言フ、呂馬童面之ト同義。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史記音隱曰。歐於友反。○索隱曰。歐音烏後反。漢書作歐。孟康音驅也。安丘侯說之庶子也。徐廣曰。張說起於方與縣。從高祖以入漢也。○索隱曰。說音悅。孝文時。以治刑名言。韋昭曰。有刑名之書。欲令名實相副也。○索隱曰。案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說者云。刑名家。即太史公所說六家之二也。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正義曰。刑。刑家。名。名家也。在太史公自有傳。言治刑法及名實也。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爲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爲御史大夫。自歐爲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爲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徐廣曰。訥字多作詘。音同耳。古字假借。而敏於

陰重不泄、李光縉曰、當ニ索隱注ニ從フ是ト爲スベシ、終無所言ト呼應ス。

爲太子時。拜爲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爲郎中令。仁爲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袴。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以得比宦者。得入後宮。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病時所生。韋昭曰。陰重。如今帶下病。泄。利。○索隱曰。案其解二亦各有異。小顏云。陰。密也。爲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其人又常衣弊補衣。及溺袴。故爲不潔清之服。是以得幸入臥內也。二者未知誰得其實。期爲不潔清。索隱曰。謂心中常期不絜之服。則期是故之意也。小顏亦同。○正義曰。清。清淨。期。猶常也。言爲不潔淨下濕。故得入臥內後宮比宦者。以是得幸景帝。入臥內。於後宮祕戲。索隱曰。謂後宮中戲劇宜可祕也。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爲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正義曰。顏師古云。問以他人之善惡也。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爲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朝廷見、顔師古曰、闕廷大朝見ノ時ニ當リ、人之ヲ毀ルナリ。

其所臨爲官如故、方苞曰、其官屢〻遷ル、臨涖スル所ノ地異ナリト雖モ、而モ人ニ接シ己ヲ處スル、皆故ノ如キナリ。

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索隱曰。謂妄疑其盜取將也。）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爲長者。文帝稱擧。稍遷至太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爲長者。稍遷至太中大夫。無文帝稱擧四字也。）朝廷見人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索隱曰。案小顔云。盜。謂私之。）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爲御史大夫。天子修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爲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爲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爲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爲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索隱曰。漢書作彭祖坐酎金國除。）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正義曰。任城。兗州縣也。）以醫見景帝

終無可言、顏師古曰、興建及ヒ廢罷スル所アル能ハズ。

屬也。卿。其名也。○索隱曰。栗姬之族也。○正義曰。顏師古云、太子廢爲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也。上以爲綰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爲太子。召綰拜爲太子太傅。久之。遷爲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爲丞相。正義曰。故桃城。在渭州胙城縣東三十里。劉舍所封也。朝奏事。如職所奏。索隱曰。以言但守職分而已。不別有所奏議也。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爲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爲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

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正義曰。上音先代反。古塞國。今陝州桃林縣以西至潼關。皆桃林塞地也。○索隱曰。案塞。國名。今桃林之塞也。直。姓也。不疑。名也。與嶲不疑同字。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

不譙呵綰、注索隱音誰何、札記云、志疑野客叢書ヲ引テ云、史記不誰何綰、傳寫誤リ以テ譙呵ト爲ス、按ズルニ索隱據ル所ノ本誰何ニ作ル、故ニ釋テ借訪ト爲シ、而テ一本譙呵ニ作ルト云フ、蓋別本ナリ、今史本誰何ニ作ル者ナシ、幷テ單本出ス所ノ文ヲ改テ譙呵ト爲シ、而テ反テ誰何ヲ以テ音ト作ス、疑フ小司馬原文ニ非ズ、且止文既ニ譙呵ニ作ル、何ゾ又一本譙呵ニ作ルト云ハンヤ、漢書熟何ニ作ル、孰誰ハ聲ノ轉ナリ、注一日、札記一作ニ作ル。

劍尙盛、顏師古曰、盛音成、削室ノ中ニ在ルヲ謂フ、按ニ蓋囊中ニ盛ルナリ。

常蒙其罪、蒙ハ之ヲ覆蔽スルヲ謂フ。

餘不譙呵綰。索隱曰。譙呵音誰何。猶借訪也。一曰。譙呵責讓也。不譙呵言不嗔責綰也。綰曰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爲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爲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應前稱病不行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劍者人之所好。故多數移易貿換之也。○索隱曰。施音移。易音亦。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尙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爲廉。忠實。無他腸。索隱曰。案小顏云。心腸之內無他惡也。乃拜綰爲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爲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爲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爲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淳曰。栗氏親

慶方爲丞相諸子孫爲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錢大昕曰、褚先生、田仁ヲ三河ヲ刺擧スルヲ敍シ、河東太守ハ石丞相ノ子孫ナリ、石氏九人二千石ト爲リ、方ニ盛貴ナリ、仁數〻上書之ヲ言フ、其後三河太守皆吏ニ下リ、誅死セラルト、此慶已ニ歿スルノ後ニ在リ。以戲車爲郎、顏師古曰、今ノ弄車ノ技ノ若シ。

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索隱曰。難音乃彈反。言欲歸於何人。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爲百姓言。後三歳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爲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爲嗣。代侯。後爲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爲庶人。慶方爲丞相。諸子孫爲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傳内凡九言謹字

建陵侯衛綰者。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建陵縣故城。在沂州丞縣界也。代大陵人也。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代。○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縣城。在幷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按代王耳時都中都。大陵屬焉。故言代大陵人也。綰以戲車爲郎。應劭曰。能左右超乘也。如淳曰。櫟機轊之類。○索隱曰。案今亦有弄車之戲是也。櫟音歷。謂超踰之也。轊音衛。謂車軸頭也。事文帝。功次遷爲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爲太子時。召上左右飮。而綰稱病不行。伏後召君不來 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有二心以事太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歳

九卿減宣、札記咸宣ニ作ル、云フ各本減ニ作ル、錢警石云、當ニ咸ニ作ルベシ、按ズルニ漢書咸ニ作リ、師古音減損之減ト、此集解服虔音ヲ引ク、正ニ同ジ、則本亦咸ニ作ル明ナリ。四十萬注小顏云云、漢書注、名數若今戶籍ニ作ル、從フベシ。徙流民於邊以適之、顏師古曰、適讀デ謫ト曰フ。

天子巡狩海內。修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減宣罪。服虔曰。音減損之減。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索隱曰。案小顏云。無名數。若今之無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爲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爲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

誤書馬字、札記字ヲ者ニ作ル、云フ游王柯淩本字ニ作ル。

爲太僕御出、顏師古曰、上ノ爲ニ車ヲ御シテ出ヅル也、札記曰、爲太僕ヨリ然猶如此ニ至ル三十六字、蓋史文無キ所、故ニ正義漢書ヲ引テ之ヲ注ス、後人注ニ據テ增竄スレバ、則正義贅ト爲ス。

於萬石君。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而五。建時上事書誤作四。○正義曰。顏師古云。馬字下曲者尾。并四點爲四足凡五。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爲謹愼。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正義曰。漢書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按〕慶於兄弟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也。然猶如此。爲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爲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爲傅者。慶自沛守爲太子太傅。七歲遷爲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趙周坐酎金免。○索隱曰。案漢書而知也。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爲丞相。封爲牧丘侯。是時按此以下石氏所不稱職處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

本帬、各本裙ニ作ル、漢書亦帬ニ作ル、顏師古曰、中帬ハ、今ノ中衣ト言フ若キナリ、厠牏ハ、身ニ近キノ小衫、今ノ汗衫ノ若キナリ、蘇音晉說是ナリ。

至廷見、顏師古曰、朝ニ當ツテ見ルノ時ヲ謂フ。

固當、淩稚隆曰、甚ダ當ラザルヲ言フ也。

厠牏垣牆。建隱於其側浣滌也。一讀牏爲竇。竇音豆。言建又自洗蕩厠竇。厠竇。瀉除穢惡之穴也。呂靜曰。㰌窬。褻器也。音威豆。駰案蘇林曰。牏音投。賈逵解周官。㰌。虎子也。窬。行清也。孟康曰。厠。行清。窬。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㰌。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衫袖爲侯窬。厠此最厠近身之衣也。〇索隱曰。案親謂父也。中裙。近身衣也。徐廣曰。牏。短板以築厠牆。未知其義何從。恐非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爲常。建爲郎中令。事有可言。屛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

萬石君徙居陵里。徐廣曰。陵一作鄰。〇索隱曰。小顏云。陵里。里名。在茂陵。非長安之戚里也。〇正義曰。茂陵邑中里也。茂陵。故城。漢茂陵縣也。在雍州始平縣東北二十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擧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

中申如也、顏師古曰、整勅ノ貌ナリ。訢訢如也、顏師古曰、晉說非ナリ、此訢讀デ誾ト同ジ、謹敬ノ貌ナリ、音牛巾久。

雖齊魯諸儒質行、顏師古曰、質ハ重ナリ。

取親中裙廁牏、札記裙ナ帬ニ作ル、云フ索隱

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索隱曰。燕。謂閒燕之時。燕。安也。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訢。許愼曰。古欣字。韋昭曰。聲和貌。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正義曰。百官表云。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按門戶。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也。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正義曰。百官表云。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分置左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名左馮翊也。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文穎曰。郎五日一下。○正義曰。孔文祥云。建爲郎中令。即光祿勳。九卿之職也。直五日一下也。按五日一下直。洗沐。○索隱曰。案劉氏謂小房內非正堂也。小顏以爲諸子之舍。若今諸房也。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浣滌。徐廣曰。牏。築垣短板也。音住。廁牏。謂

以歲時爲朝臣、顏師古曰、朝請ニ豫ルナリ。

見路馬必式焉、顏師古曰、路馬ハ、天子路車ノ馬ナリ、式ハ軾ヲ撫スルヲ謂フ、蓋敬ノ爲ナリ。

恭謹無與比。（一篇領袖）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爲太子太傅。免。選可爲傅者。皆推奮。奮爲太子太傅。及孝景卽位。以爲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徐廣曰。一作仁。○正義曰。顏師古云。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也。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徐廣曰。馴一作訓。索隱曰。馴音巡。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纔了名萬石義）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下只提萬石）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索隱曰。譙音才笑反。譙讓。責讓也。爲音于僞反。便音婢綿反。蓋謂爲之不處正室。別坐他處也。故曰便坐。坐音如座。便坐非正坐處也。故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房。義亦然也。又音婢見反。亦通。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

萬石張叔列傳、淩稚隆曰、石奮、石建、石慶、衛綰、直不疑、周仁、張歐、行事同ジカラズト雖モ、要スルニ長者タルヲ失ハズ、故ニ傳ヲ同ジウス。

受書謁ハ、顏師古曰、外書謁アル、奮ヲシテ之ヲ受ケシムルナリ。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三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萬石君名奮。正義曰。以父及四子皆二千石。故號奮爲萬石君。其父趙人也。正義曰。洛州邯鄲。本趙國都。姓石氏。趙亡。徙居溫。正義曰。故溫城。在懷州溫縣三十里。漢縣在也。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正義曰。顏師古云。中涓。官名。居中而涓潔也。如淳云。主通書謁出入命也。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索隱曰。小顏云。於上有姻戚者皆居之。故名其里爲戚里。長安記。戚里在城內。以姊爲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

有味哉、札記云、中統本重ネズ。

年九十餘。不能復爲官。乃以唐子馮遂爲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徐廣曰。一作辨。張季馮公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張季未偶。見識袁盎。太子懼法。嗇夫無狀。驚馬罰金。盜環悟上。馮公白首。味哉論將。因對李齊。收功魏尙。

楊維禎曰。進言之方。有風諫。有譎諫。有激諫。唐言頗牧于文帝。其得激諫之效歟。魏尙守雲中。坐上功首虜差六級。而文帝下之吏。此與信郭開讒而罪李牧者何遠。唐一言而復尙雲中守。老人之言。何其應之捷哉。故曰激諫之效。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終

ルナリ。

罰作之ハ、蘇林曰、一歲ノ刑チ罰作ト爲ス。

郡國車士注車軍、札記車戰ニ作ル、云フ戰チ軍ニ誤ル、考證漢書注ニ據テ改ム。

家子也。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五符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索隱曰。按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姦詐也。故行不行。謂故命人行而身不自行。奪勞二歲也。故與屢同。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索隱曰。按莫。訓大也。又崔浩云。古者出征爲將。治無常處。以幕爲府舍。故云幕府。莫當爲幕。古字少耳。一言不相應。索隱曰。應音乙陵反。謂數不同也。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班固稱楊子曰。孝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爲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服虔曰。車軍之士也。七年。景帝立。以唐爲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擧馮唐。唐時

フル所ノ數ヲ覆校セザルナリ、亦通ズ。彀騎萬三千、札記、雜志云、四字ヲ脫ス、御覽兵部引テ有リ、漢書同ジ、胡三省曰、弓弩引滿ヲ彀ト爲ス、騎兵能ク射ル者ヲ謂フ。百金之士注、索隱小爾雅、札記云、單本小字ナシ、然ルニ今爾雅小爾雅皆此文ナシ。滅澹林注、東胡丸之先也、丸上恐ラクハ烏字ヲ脫ス、其母倡也ハ、陳沂曰、其母倡也、本ト切ナラズ、趙王讒ヲ用ヒ、牧ヲ誅スル、此ニヨル爲メナリ。令顏聚代之注、索隱漢書作最、然ルニ今本漢書聚ニ作ル、索隱疑フベシ、正義絕瘦也、札記、絕庾反ニ作ル・云フ此聚字ノ音ナリ、各本庾ヲ瘦ニ譌ス、今改ム。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云云、札記、志疑云、私上出字ヲ缺ク、漢書有リ、方苞曰、軍市ノ租ヲ以テ士卒ヲ饗シ、私養錢ヲ以テ、五日一タビ賓客軍吏舍人ヲ饗ス

千。索隱曰。如淳云。彀音搆。彀騎。張弓之騎也。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或曰。直百金。言重。○索隱曰。晉灼云。百金。喩其貴重也。注云或者。服虔之說也。劉氏云。其功可賞百金者。事見管子及小爾雅。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徐廣曰。澹一作襜。○索隱曰。崔浩云。東胡。丸之先也。國在匈奴之東。故云東胡。澹音丁甘反。一本作襜襤。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索隱曰。幾音祈。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索隱曰。按列女傳云。邯鄲之倡女也。○正義曰。趙幽王母。樂家之女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索隱曰。按開是趙王寵臣。戰國策云。秦多與開金。使爲反閒。令顏聚代之。索隱曰。聚音似喩反。漢書作最。最本齊將。○正義曰。絕瘦也。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尙爲雲中守。漢書曰。尙。槐里人也。○正義曰。雲中郡故城。在勝州楡林縣東北三十里。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服虔曰。私廩假錢。○索隱曰。按漢市肆租稅之入。爲私奉養。服虔曰。私廩假錢是也。或云。官所別廩給也。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索隱曰。椎音直追反。擊也。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尙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索隱曰。按謂庶人之

獨無閒處乎、顏師古曰、何ゾ閒隙ノ處ニ於テ言ザルナリ。

北地都尉昂、札記卬ニ作ル、云フ索隱本卬、文紀惠景閒侯者表匈奴傳ト合ス、御覽二百七十八引テ卬ニ作リ、注晉昂、今各本並ニ昂ニ作ル。

不從中擾也、札記云、擾毛本覆ニ作ル、漢書同ジ、御覽引テ御ニ作ル、通鑑注師古曰、覆ヘ之ヲ覆白スルヲ謂フナリ、一說中ヨリ其用

也。解已見前篇。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一句截殺）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柰何衆辱我。獨無閒處乎。唐謝曰。鄙人（纔究轉說出來）不知忌諱。當是（指時事起案）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索隱曰。上音朝遙。下音乃何反。縣名。屬河西安定也。○正義曰。在原州百泉縣西北十里。漢朝那縣是也。殺北地都尉昂。正義曰。北地郡。今寧州也。索隱曰。案都尉。姓孫。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韋昭曰。此郭門之閫也。門中橛曰閫。○索隱曰。橛音其月反。○正義曰。閫音苦本反。謂門限也。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索隱曰。案謂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卽租也。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索隱曰。案六韜書云。有選車之法十。彀騎萬三

曰、孝ヲ以テ郎中ト爲ルヲ得、而テ郎署ノ長ト爲ルナリ。

爲官卒將、札記、雜志云、卒當ニ率ニ作ルベシ、注皆師將ハ、當ニ帥將ニ作ルベシ。

搏髀、搏ハ拊ナリ、髀音陛、股ナリ。

唐曰主臣、文穎曰、惶恐ノ辭ナリ、猶今死罪ト言フ如キナリ、晉灼曰主ハ擊ナリ、臣ハ服ナリ、其擊服ト言フ、惶恐ノ辭ナリ、顏師古曰、文晉二說是ナリ。

長。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至孝聞。○索隱曰。案謂爲郎署之長也。事文帝。文帝輦過。索隱曰。過音戈。謂文帝乘輦過郎署也。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索隱曰。案崔浩云。自從也。帝詢唐何從爲郎。又小顏云。年老矣。何乃自爲郎。怪之也。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卒將。徐廣曰。一云。官士將。駰案晉灼曰。百人爲徹行。亦皆師將也。○索隱曰。案國語。闔閭卒百人爲徹行。行頭皆官師。賈逵云。百人爲一隊也。官師。隊大夫也。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爲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爲人良。如淳曰。良善也。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索隱曰。案樂彥云。人臣進對前稱主臣。猶上書前云昧死。案志林云。馮唐面折萬乘。何言不懼。主臣爲驚怖。其言益著也。又魏武謂陳琳云。卿爲本初檄。何乃上及父祖。琳謝曰。主臣。益明主臣是驚怖

爲我結韈云云、凌稚隆曰、王生釋之ヲシテ韈ヲ結バシム、蓋黃老剛ヲ摧キ柔ト爲スノ本旨ナリ、圯上履ヲ納ル事ト同ジ。

爲中郎署長ハ、漢書郎中署長ニ作ル、顏師古

知何如。用王生計。（省）卒見謝。景帝不過也。（過脈）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正義曰。上萬越反。下閑買反。顧謂張廷尉。爲我結韈。索隱曰。結音如字。又音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柰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韈。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又結）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二過字應）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索隱曰。謂性公直。不能曲屈見容於當世。故至免官不仕也。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冷案）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中郎署

廷尉ニ字ヲ重ヌ、淩一本ヲ引キ及ビ班馬異同本重ネズ、漢書亦ナシ。欲致族之、札記欲致之族ニ作ル、云、舊刻漢書ト合ス、各本之族倒ス。

且罪等、通鑑注仲馮曰、此等讀テ等級ノ等ノ如シ、凡罪ノ等差ヲ言フ。

取長陵一抔土、長陵ハ高祖ノ陵ナリ、顏師古曰、抔ハ手之ヲ掬スル也、其字手ニ從フ、毀撤ヲ言フニ忍ビズ、故ニタダ土ヲ取ルト云フノミ、今學者抔ヲ讀テ杯杓ノ杯ト爲ス、非ナリ、杯ハ應ニ土ヲ盛ルベキノ物ニ非ルナリ。

王恬開注一作關、札記閉ニ作ル、云、宋本中統舊刻游王柯毛同ジ、淩本剏改シテ關ニ作ル。

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索隱曰。案以法者。謂依律以斷也。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徐廣曰。足一作止也。且罪等。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也。然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也。○索隱曰。抔音步侯反。案禮運云。汙尊而抔飲。鄭氏云。抔。手掬之。字從手。字本或作盃。言一勺一杯。兩音竝通。又音普廻反。抔者。塼之未燒之名也。張晏云。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者。蓋不欲言盜開長陵及侵柩。恐傷迫切先帝故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徐廣曰。一作關。漢書作啓。啓者。景帝諱也。故或爲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索隱曰。景帝爲太子時。與梁王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曾奏劾。故恐也。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

一人犯蹕、札記云、毛本吳校元板一ヲ此ニ作ル、漢書ト同ジ、雜志云、宋本此ニ作ル、類聚水部引テ一ニ作ル、初學記地部、御覽儀式部引テ此ニ作ル、拾遺云、一人犯蹕、罰金四兩、漢律ノ文ナリ、二人以上ハ、罪當ニ等ヲ加フベシ、漢書義短ナリ、按ズルニ、モト此ニ作ル者ハ、蓋下文帝言此人親驚吾馬ニ涉リテ誤ル。

下廷尉廷尉治、札記一廷尉字ヲ刪ル、云、各本

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爲行已過。卽出。見乘輿車騎。卽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蹕。止行人。○索隱曰。崔浩云。當。謂處其罪也。案百官志云。廷尉掌平刑罰。奏當。所應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之也。）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索隱曰。小顏云。公。謂不私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誤言）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一本無重廷尉字）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

索隱以テ義兩通スベシト爲ス、蓋厠廁兩字、唐以前已ニ相溷ズルナリ。

倚瑟而歌、顏師古曰、倚瑟ハ卽今ノ歌ヲ以テ曲ニ合スルナリ。

斮陳蕠、札記云、御覽五百五十二引テ蕠字ナシ、漢書本傳及ビ楚元王傳、劉向此事ヲ說ク、亦ナシ、漢書幷テ陳蕠二字ナシ、舊刻蕠ヲ絮ニ作ル、索隱本ト同ジ、按ニ紵ハ麻ノ爲ナル者、絮ハ敝綿ナリ、蕠ハ黏著ナリ。

使其中有可欲者云云ハ、顏師古曰、有可欲ハ、多ク金玉ヲ藏シテ厚ク之ヲ葬ル、人皆之ヲ發取セント欲スルヲ謂フ也、是閒隙アルナリ、無可欲ハ器備ヲ實カズシテ薄ク葬ル、人攻掘シ之ヲ取ルヲ欲スル者ナキヲ謂フ、故ニ憂戚ナキナリ、胡三省曰、錮ハ、銅ヲ冶シ鑄塞シテ、以テ固ト爲スナリ。

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奏。趣也。○索隱曰。案走。猶向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漢書音義曰。聲氣依倚瑟也。書曰。聲依永。○索隱曰。倚於綺反。案謂歌聲合於瑟聲相依倚也。意慘悽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正義曰。顏師古云。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用紵絮斮陳蕠漆其閒。徐廣曰。斮一作錯。駰案漢書音義曰。斮絮以漆著其閒也。○索隱曰。紵音竹呂反。絮音息慮反。斮音側略反。蕠音女居反。案斮陳蕠以漆著其閒也。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郄。張晏曰。錮。鑄也。帝北向。故云北山。廻顧南向。故云南山。○索隱曰。案大顏云。北山青石。肌理細密。堪爲埤槨。至今猶然。故秦本紀云。作阿房作酈山。發北山石槨乃寫是也。故帝欲北山之石爲槨。取其精牢。釋之答言但使薄葬冢中無可貪。雖無石槨。有何憂焉。若使厚葬冢中有物。雖并錮南山。猶爲人所發掘也。言南山者。取其高厚之意。張晏殊失其旨也。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瓚曰。中渭橋。兩岸之中。○索隱曰。張晏臣瓚之說皆非也。案今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渭橋。在故城之北也。有

陵遲而至於二世、錢大昕曰、漢書陵夷ニ作ル、平準書選擧陵遲、漢志亦夷ニ作ル、司馬相如傳陵夷衰微、漢書遲ニ作ル、古文夷遲ト通ズ。

居北臨厠注云云、錢大昕曰、厠ハ即側字ナリ、側旁人ニ从フ、隸變ジテ厂ト爲ル、廁圊ノ字广ニ从フ者ト同ジカラズ、劉伯莊音初吏反、

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如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軺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厠。李奇曰。霸陵北頭厠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如淳曰。居高臨垂邊曰厠也。蘇林曰。厠。邊側也。韋昭曰。高岸夾水爲厠。○索隱曰。劉氏厠音初吏反。包愷音側。義亦兩通。是時愼夫人從。

ツ、水經注濟水篇、緒陽、地理志曰、縣ニ緒水アリ、漢哀帝改テ順陽ト爲スト、此酈氏誤ルノミ、後漢書朱祐傳注、堵陽故城、今ノ唐州方城縣ニ在リト、方城ハ今ノ裕州ナリ、豈順陽ト洞ジテ一ト爲スヲ得ンヤ。卑之毋甚高論云云ハ、顏師古曰、其議論ナシテ時事ニ依附セシムルナリ。登虎圈、胡三省曰、虎圈ハ虎ヲ養フノ所、上林ニ在リ、諸禽獸簿ハ、胡三省曰、禽獸ノ大數ヲ簿錄スルナリ。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ハ、胡三省曰、蓋帝之ヲ問テ對フル能ハズ、故ニ倉皇措ヲ失シテ、左右ヲ視ルナリ。虎圈嗇夫ハ、虎圈ヲ掌ルノ吏ナリ。欲以觀其能、顏師古曰、觀ハ猶示ノ如キナリ。尉無賴ハ、胡三省曰、其才恃賴スルニ足ルナキヲ言フナリ。豈斅ノ斅ハ效ナリ、漢書效ニ作ル。亟疾ノ亟ハ、急ナリ。

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爲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正義曰。求遠反。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索隱曰。漢書表。上林有八丞十二尉。百官志云。尉秩三百石。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正義曰。掌虎圈。百官表有鄉嗇夫。此其類也。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張晏曰。才無可恃。乃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斅此嗇夫諜諜利口捷給哉。晉灼曰。音牒。○索隱曰。漢書作喋喋。多言也。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索隱曰。案謂空具其文而無其實。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

堵陽人也注、正義曰云云、札記、考證云、地理志此注博山ノ下ニ在リ、又哀帝ヲ誤テ明帝ト爲ス、錢大昕曰、堵陽ト順陽トハ一地ニ非ズ、兩漢志皆堵陽縣アリ、南陽郡ニ屬ス、哀帝順陽ヲ改テ博山ト爲シ、以テ孔光ヲ封ズ、又堵陽ヲ改テ順陽ト爲スヲ聞カザルナリ、應劭謂フ順陽順水ノ陽ニ在リト、此水東南蔡ニ入ルト云フ者、當ニ順水ヲ謂フベキナリ、蘇秦傳注、括地志ヲ引キ、鄧州穰縣ノ西百四十里ニ在リト、此注ト亦小異アリ、古書未ダ順陽ヲ以テ堵陽ト爲ス者ヲ聞カズ、正義ノ說、蓋水經注ニ出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索隱曰。韋昭堵音赭。又音如字。地名。屬南陽。正義曰。應劭曰。哀帝改爲順陽。水東南入蔡。括地志云。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三十里。楚之郇邑也。及蘇秦傳云。楚北有郇陽。並謂此也。字季。（直敍）有兄仲同居。以貲爲騎郎。蘇林曰。雇錢若出穀也。如淳曰。漢儀注。貲五百萬得爲常侍郎。○索隱曰。貲音子移反。字苑云。貲。積財也。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正義曰。百官表云。謁者。掌賓讚受事。員十七人。秩比六百石也。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索隱曰。案卑。下也。欲令卑下其志。無甚高談論。且但令依今時事語。無說古遠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閒事。秦所以失。（略而該）

爲趙同所害。故沮止其驂乘。素不好鼂錯。故因吳反事誅之。蓋盎本安陵羣盜。宜其忮心忍戾如此。死于刺客。非不幸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終

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於諸公閒。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爲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適値其世。得騁其才。時以變易。張晏曰。謂景帝立。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爲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暗應盎傳使吏抵盎罪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索隱述贊曰。袁盎公直。亦多附會。攬轡見重。卻席翳賴。鼂錯建策。屢陳利害。尊主卑臣。家危國泰。悲彼二子。名立身敗。

黃震曰。絳侯。元勳也。淮南王。帝親弟也。盎晚出爲郎。皆斥其失。旣而明絳侯無罪。止淮南王遷蜀者亦盎也。盎以故名重朝廷。下趙同之參乘。卻夫人之同坐。申屠相稍不爲禮則折脇之。盎殆以强直自矜者歟。沮梁王之謀。雖以忠見賊。迹其平昔。亦非自全之道矣。

洪邁曰。袁盎每借公言。而報私怨。初非盡忠一意爲君上者也。嘗爲呂祿舍人。故怨周勃。乃有非社稷臣之語。致文帝有輕勃心。嘗謁申屠嘉。嘉弗爲禮。則之丞相舍折困之。

シ纔二十餘日ニシテ、而テ錯朝衣ヲ衣ル故ノ如シ、則錯初ヨリ未ダ一日ノ喪ヲ行ハザルナリ、刑名ノ學、其弊乃此ニ至ル、翟方進後母ヲ喪シ、三十六日ニシテ起テ事ヲ視ル、猶彼此ヨリ善シト爲ス。

謁者僕射鄧公云云、方苞曰、盎ハ忌刻、錯ハ刻深、而テ鄧公持議平ナリ、故ニ善終ヲ得タリ、因テ以テ章法ト爲ス、其子黄老ノ言ヲ修ム、亦錯申商ヲ學ブト相映ズ。

鄧公免起家爲九卿、錢大昕曰、漢書公卿表ニ、鄧公ノ名ナシ。

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軍。正義曰。漢書作鄧先。孔文祥云。名先。爲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瓚曰。道。由也。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爲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索隱曰。噤音其錦反。又音其禁反。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爲城陽中尉。鄧公。附列小傳成固人也。正義曰。梁州成固縣也。括地志云。成固故城。在梁州成固縣東六里。漢成固城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爲九卿。一年復謝

公卿列侯宗室集議、札記云、集字字類引テ桀ニ作ル、蓋襍ノ譌ナリ、漢書雜ニ作ル。

日固也、顔師古曰、固ト當ニ此ノ如クスベキナリト言フ。

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錢大昕曰、錯父死

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壖中垣。正義曰。上人緣反。石壖者。廟內垣外游地也。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爲兒所賣。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徐廣曰。一云。言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便。請削之。上令公卿云云。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伏後嬰進說斬錯案 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徐廣曰。議一作譙。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爲名。及竇嬰袁盎 應前

太常掌故、注應劭曰百石吏云云、漢書注六百石吏ニ作ル。

陗直刻深　顏師古曰、陗字峭ト同ジ、峭ハ峻陋ヲ謂フナリ。

爲太子舍人云云、淩稚隆曰、初メ太子舍人ト爲リ、又門大夫ト爲リ、又太子家令ト爲ルナリ。

號曰智囊、顏師古曰、其一身ノ有ル所、皆是智算ニシテ、囊橐ノ物ヲ盛ル若キヲ言フ也。

鑿廟壖垣、注、札記下注正義ヲ移シテ索隱ニ次ス、云フ此正義、各本錯ツテ下文乃中垣ノ下ニ在リ、今按ズルニ當ニ此ニ在ルベシ、反下石字ヲ多クス、蓋卽反字ノ譌衍ナリ、今删ル。

曰。衞宏詔定古文尙書序云。徵之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鼂錯往讀之。年九十餘。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敎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也。

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服虔曰。太子稱家。瓚曰。茂陵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爲中大夫。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伏後盎進說斬錯案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卽位。以錯爲內史。錯常數請閒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徐廣曰。九一作公。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壖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壖垣。索隱曰。壖音乃亂反。謂牆外之短垣也。又音而緣反。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錯聞之。卽夜請閒。具爲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爲門。請

皆不容口、顏師古曰、其德ヲ稱美シ、口ニ容ルル能ハザルナリ、按ニ不容口ハ、常ニ稱美シテ閒斷ナキナリ。

棓生、札記棓生ニ作ル、云フ宋本毛本棓、各本掊ニ作ル。

軹張恢先所、注徐廣曰先即先生、王鳴盛曰、漢書ハ則先ヲ直ニ生ニ作リ、師古曰、軹縣之儒生、姓張名恢、而テ此傳ノ末ニ鄧公アリ、則漢書鄧先ニ作リ、師古曰、鄧先猶鄧先生ト云フ如キナリ、又匈奴傳ニ、匈奴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裴駰曰、先ハ先生ナリ、漢書先ヲ亦生ニ作ル、先生ヲ以テ先ト爲ス、古此語アリ、班氏先ヲ改テ生ト爲ス、其亦單ニ生ト稱スベキヲ以テ也。

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也。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棓生所問占。徐廣曰。棓一作服。駰案文穎曰。棓音陪。秦時賢士。善術者。○索隱曰。韋昭云。棓。姓也。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索隱曰。鼂音朝。錯音厝。一如字讀。案鼂氏出南陽。今西鄂鼂氏自謂子鼂之後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索隱曰。軹縣人張恢先生所學申商之法。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爲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索隱曰。服虔云。百石卒吏。漢舊儀云。太常博士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也。

錯爲人陗直刻深。一篇領案 韋昭曰。術岸高曰陗。瓚曰。陗。峻。○索隱曰。案韋昭注本無術字。或云。術道路也。陗音七笑反。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正義

且緩急人所有、顏師古曰、凡人緩急ノ事ナキ能ハズ。

不以親爲辭、顏師古曰、瓚說是ナリ、解ハ今ノ分疏ト言フガ若シ。

袁盎爲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鬭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如淳曰。博盪之徒。或曰。博戲之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爲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瓚曰。凡人之於赴難濟危。多以有父母爲解。而孟兼行之。○索隱曰。案謂不以親爲辭也。今此云解者。亦謂不以親在而自解。不以存亡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徐廣曰。常一作詳。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爲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索隱曰。鄒氏云。塞當作露。非也。案以盎言不宜立弟之義。其後立梁王之語塞絕也。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

フ當ニ其一ヲ衍スベシ。袁盎驅自追之、顏師古曰、驅馳シテ而テ追フ、疾速ヲ言フ。

悉以其裝齎ハ、顏師古曰、裝齎ハ、齎ス所ノ衣物自ラ隨フ者ヲ謂フ。

吾不足以累公、札記云、舊刻足ヲ可ニ作ル。

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ハ、札記、集解張音帳及ビ索隱ヲ決張ノ下ニ注シ、道ヲ以テ一字句ト爲シ、如淳曰ヲ其下ニ注ス、云フ雜志云、道讀テ導ト爲ス、隧字當ニ直上ニ在ルベシ、漢書張ヲ帳ニ作ル。司馬與分背、顏師古曰、一時各去ルナリ。

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汝有親老。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索隱曰。案張晏云。避。隱也。言自隱辟我親。不擬遇禍也。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如淳曰。決。開。當所從亡者之道。張音帳。○索隱曰。案帳。軍幕也。決之以出也。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如淳曰。不欲令人見也。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文穎曰梁騎擊吳楚者也。或曰。得梁馬馳去也。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爲楚王。

其語俱在吳事中、札記俱チ具ニ作ル、云フ王柯凌本具チ俱ニ譌ス。

嘗盜愛盎侍兒、札記云、此句上句ト兩嘗字、疑二用嘗字

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索隱曰。案謂有絕吳反心也。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如淳曰。盎大臣不宜有姦謀。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閒。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俱在吳事中。使袁盎爲太常。竇嬰爲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爲吳相時。嘗有從史。嘗盜愛盎侍兒。文穎曰。婢也。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

謂丞史曰注丞相史也、札記丞及史也ニ作ル、云フ舊刻及漢書注ト合ス、各本相ニ譌ス。

蹶張。遷爲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爲上客。盎素不好鼂錯。（伏殺錯案）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鼂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相史也。）（文典呉王傳同）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

注索隱行馬ハ馬タテナリ。

引卻慎夫人坐、顏師古曰、卻ハ退ケテ之ヲ卑ウスルナリ。

豈可與同坐哉ノ下、札記適所ニ以失ニ尊卑一矣ノ一句アリ、云フ宋本此七字アリ、各本缺ク、漢書亦ナシ。

賜盎金五十觔、札記觔ヲ斤ニ作ル、漢書亦同ジ、按ニ觔ハ斤ノ譌ナリ、斤ニ作ルヲ正ト爲ス。

日飲毋何ハ、淩稚隆曰、毋何ハ、更ニ餘事ナキヲ言フナリ、札記云、何ハ宋本毛本苛ニ作ル、王本奇ニ作ル、蓋亦苛ノ譌ナリ、按ニ毋何ハ誰何スルナキヲ謂フ。

袁盎卽跪說、札記云、跪毛本詭ニ作ル、志疑云、漢書起ニ作ル、是ナリ。

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如淳曰。調。選。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爲死。遷爲齊相。徙爲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卽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何。時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卽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卽跪說曰。君爲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卽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

爲ル、文帝稱シテ將軍ト爲ス、後ニ呉相ト爲リ、歸テ丞相申屠嘉ニ說ク、嘉曰、鄙野人乃知ラズ、將軍幸ニ教ヘヨ、灌夫嘗テ中郎將ト爲ル、史亦灌將軍ト稱ス、此中郎將軍ト稱スルノ證ナリ、予又攷フルニ、漢時人ヲ稱シ將軍ト爲ス、特ニ尊重ノ稱ニシテ、必實ニ其官ヲ指サズ、灌夫ノ田蚡ヲ稱シテ將軍ト爲ス如キ、灌ハ乃丞相ナリ、程不識李廣ハ衛尉ヲ以テ將軍ト稱ス、衛尉ハ本ト典兵ノ官ナリ。千金之子坐不垂堂、顔師古曰、富人ノ子ハ、則自ラ愛スルヲ言フナリ、垂堂ハ堂ノ外邊ニ坐スルヲ謂フ、墜墮スルヲ恐ルルナリ。百金之子不騎衡ハ、札記、志疑云、水經注十九引キテ立不依衡ニ作ル、上坐不垂堂句ニ依レバ、立字ヲ失フニ似タリ、漢書坐字立字皆ナシ、顔師古曰、騎ハ之ニ跨ルヲ謂フノミ、倚ニ非ザルナリ。

墮中人。或云。臨堂邊垂。恐墮墜也。百金之子不騎衡。徐廣曰。一作行。駰案服虔曰。自惜身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韋昭曰。衡。車衡。○索隱曰。衡木。行馬也。如淳云。騎音於岐反。韋昭云。騎音奇。案諸家說。如淳爲長。如云欄楯者。案纂要云。宮殿四面欄。縱者云欄。橫者云楯。是也。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騑。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愼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正義曰。蘇林云。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袁盎引卻愼夫人坐。如淳曰。盎時爲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待之。故得卻愼夫人坐。愼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引大體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愼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卽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愼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張晏曰。戚夫人。於是上乃說。召語愼夫人。愼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

持節夾乘、札記云、四字疑フ後人索隱ニ依テ增ス、或ハ旁注ノ闌入ナリ、漢書ナシ。

上曰將軍怯邪、錢大昕曰、盎、時ニ中郎將ト

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衞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爲王。盎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同以數幸。徐廣曰。漢書作談字。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爲常侍騎。持節夾乘。索隱曰。案漢書舊儀云。持節夾乘。輿車騎從者云。常侍騎也。說盎曰。徐廣曰。說一作謀。君與鬬。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擥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索隱曰。案張揖云。恐簷瓦

頓首請罪ハ、顔師古曰、自ラ責ムルニ強諫セザルヲ以テスルナリ。

不交睫ハ、顔師古曰睫ハ目旁ノ毛ナリ、交睫ハ睡寐ヲ謂フナリ。

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爲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瓚曰。大臣共誅諸呂。禍福尙未可知。故曰不測也。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者也。○索隱曰。尸子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兕。戰國策云。夏育叱呼駭三軍。身死庸夫。高誘曰。育。衞人爲中繙所殺。賁音奔。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

可適削地ハ、適ハ謫ト同シ、責ナリ。

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索隱曰。莊。嚴也。）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正義曰。望。怨也。）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緊接上）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爲反。徵繫清室。（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宗室諸公莫敢爲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又緊接上）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詳淮南王傳）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轞車傳送。袁盎時爲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爲人剛。

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凌稚隆曰、一句只是國ト休戚ヲ同ウスル意ヲ形容スルナリ。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袁盎者。楚人也。索隱曰。盎音如周禮盎齊。烏浪反。字絲。父故爲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爲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卽位。盎兄噲任盎爲中郎。如淳曰。盎爲兄所保任。故得爲中郎。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徐廣曰。自一作目。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主亡與亡。如淳曰。不以主亡而不行其政令。○索隱曰。如淳說爲得。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爲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終

應前重死

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索隱述贊曰。季布季心。有聲梁楚。百金然諾。十萬致距。出守河東。股肱是與。欒布哭越。犯禁見虜。赴鼎非冤。誠知所處。

黄震曰。按季布廷斥樊噲横行之說。使高后不復事兵。然則孝惠高后之世。海內無事。衣食滋殖。季布力也。布故勇將。不爲技癢。而有老成安靜之言。斯可尚矣。欒布挺身就烹。以雪彭王之冤。所以警悟高帝。何如哉。嗚呼非烈丈夫。其孰能與於此。

吳軍反時、札記云、考證云、漢書吳楚ニ作ル、軍字誤ル。

身履典軍、札記云、索隱典字ナシ、漢書ト合ス、志疑云、衍ナリ、師古云、流俗字典字ヲ加フ非ナリト、按ニ今本漢書履軍ニ作ル、注鄧展曰、履軍ハ戰勝チ之ヲ踏履スルナリ。然被刑戮、札記被上ニ至字アリ、云フ宋本中統游毛吳校金板至字アリ。

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徐廣曰。擊齊有功也。復爲燕相。燕齊之閒。皆爲欒布立社。號曰欒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爲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頓挫）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履典軍。徐廣曰。履一作屢。一曰。覆。駰案孟康曰。履。履蹈之也。瓚曰。履。數也。○索隱曰。案徐氏云。一作覆。而下云搴旗。則覆軍爲是。愈於履之與屢者也。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爲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此數字子長自見）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徐廣曰。或作概字。音義同。非（應前勇字）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徐廣曰。復一作冀。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如淳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

趣亨之、方提趣湯、上ノ趣ハ疾ナリ、下ノ趣ハ赴ナリ、亨ハ烹ニ同ジ、顏師古曰、提ハ擧ナリ、擧ゲテ之ヲ湯ニ投ゼント欲スルナリ。

遂不能西徙以彭王云云ハ、札記西字ヲ句ト爲シ徙ヲ徒ニ作ル、云フ雜志云當ニ漢書ニ依リ不能遂西ニ作ルベシ、御覽人事部史ヲ引ク同ジ、又云、中統舊刻毛本吳校金本徒ニ作ル、漢書ト合ス、他本徙從ニ譌ス、顏師古曰徒ハ但ナリ。

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索隱曰。趣音促。亨音普盲反。謂疾令赴鑊也。方提趣湯。徐廣曰。趣一作走。○索隱曰。提音啼。趣音娶。徐廣云。一作走。走亦趣向之也。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皋閒。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小徐廣曰。小一作峭。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迺釋布罪。拜爲都尉。孝文時爲燕相。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

謂ヒ、幷ニ困ヲ謂フノミ、再ト困ト倶ニ是賢ナリ、豈相厄困センヤト言フ、故ニ困此言ニ感ジテ止ムナリ。

以丁公徇軍中、札記中下日字アリ、云フ毛本白字アリ、漢書ト合ス、顏師古曰、徇ハ行示スルナリ。

爲家人時、顏師古曰、家人ハ猶編戸ノ人ト言フガ如キナリ。

賃傭於齊爲酒人保ハ、顏師古曰、賃傭ハ、庸作シ顧ヲ受クルヲ謂フナリ、爲保ハ、保シテ任使スベキヲ謂フ、

丁公引兵而還。（與數窘漢相應）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爲家人（只率連一事）時。嘗與布游。（索隱曰。謂居家之人無官職也。）窮困賃傭於齊。爲酒人保。（漢書音義曰。酒家作保。傭也。可保信。故謂之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爲盜。而布爲人所略賣。爲奴於燕。爲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臧荼後爲燕王。以布爲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

少年多時時竊藉其名以行ハ、顏師古曰、詐リテ自ラ稱シ、心ノ賓客徒黨ト爲スナリ。

兩賢豈相厄哉ハ、顏師古曰、兩賢ハ高祖自ラ

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閒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說。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徐廣曰。一作子。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爲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索隱曰。盎字絲。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爲中司馬。如淳曰。中尉之司馬。○索隱曰。漢書作中尉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藉其名以行。索隱曰。藉音子亦反。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爲楚將。丁公爲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

一月見罷ハ、顔師古曰、旣ニ引見シ、而テ罷テ郡ニ還ラシムルナリ。有以毀臣者、札記云、宋本以字ナシ、漢書ト合ス、疑フ此衍ナリ。一人之毀、札記云、中統游毛本一人上以字アリ。

上默慙、札記默下然字アリ、云フ舊刻及ビ淺一本ヲ引キ、漢書ト合ス、各本然字ヲ脫ス。

顧金錢、注孟康曰招來也、札記來ヲ求ニ作ル、云フ求ヲ來ニ譌ス、考證漢書注ニ據テ改ム、顔師古曰、貴人ノ威權ヲ招求シ、因テ以テ請託ス、故ニ他人ノ金錢ヲ顧スルヲ得ルヲ言フナリ、按ニ顧ハ讎也、報酬ヲ云フ。

竇長君ハ、景帝ノ舅ナリ。

使人先發書ハ、顔師古曰、人ヲシテ先ヅ書ヲ布ニ致シ、發視セシムルナリ。

罪河東。（索隱曰。季布言己無功能竊承恩寵。得待罪河東。其詞典省而文之也。）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也。（韋昭曰。闚見陛下深淺也。）上默慙。（一本默下有然字）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燿也。文穎曰。事權貴也。與通勢。以其所有辜較。請託金錢以自顧。○索隱曰。義如孟康文穎所說。辜較音姑角。○正義曰。言曹丘生依倚貴人。用權勢屬請數求他人。顧錢。賞金錢也。）事貴人趙同等。（徐廣曰。漢書作趙談。司馬遷以其父名談。故改之。）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張晏曰。欲使竇長君爲介於布請見。）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卽

待閒ノ待、漢書侍ニ作ル、顏師古曰、侍ハ天子ニ侍ス、閒ハ事勢ノ隙ヲ謂フ。

嫚呂后ハ、顏師古曰、嫚ハ辭語褻汚ナルヲ謂フ、嫚讀デ慢ト同ジ。

使酒難近ハ、顏師古曰、酒ノ需洽ニ因テ、氣ヲ使フナリ、近ハ天子ニ附近シ、大臣ト爲スヲ謂フ。

諾。待閒。果[句便結果上許多]言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提]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折剛爲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有生氣]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索隱曰。使音如字。近音其靳反。因酒縱性謂之使酒。卽酗酒也。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

乘軺車注、徐廣曰馬車也、札記云、索隱ニ據レバ、疑フ馬上ニ一字ヲ脫ス、淩稚隆曰、一馬車ニ乘ル、其急ヲ見ルナリ。

爲項籍用職耳、顏師古曰、職ハ常ナリ、此乃常道ト言フナリ、一曰、職ハ其事ヲ主掌スルナリ。

幷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軺車之洛陽。徐廣曰。馬車也。〇索隱曰。案謂輕車一馬車也。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畱朱家飮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卽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

爲氣任俠、札記云、漢書氣字ナシ、疑フ衍ナリ、御覽四百七十三引キ、氣ヲ人ニ作ル、顏師古曰、任ハ其氣力ヲ任使スルヲ謂フ、俠ノ言ハ挾ナリ、權力ヲ以テ人ヲ俠輔スルナリ。注俠甹也、索隱云甹普名反、其義難喩、錢大昕曰說文ニ甹ハ俠ナリ、三輔ニ財ヲ輕ンズルヲ謂テ甹ト爲ス、按ニ三輔ハ、京兆馮翊扶風三縣ナリ。迹且至臣家、顏師古曰、迹ハ其蹤迹ヲ尋ヌルヲ謂フ。置廣柳車、注服虔曰爲柳、漢書注爲廣柳車ニ作ル。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季布者。楚人也。爲氣任俠。一篇眼目 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爲任。同是非爲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甹也。○索隱。曰任而禁反。俠音協。如淳說爲近。甹音普名反。其義難喩。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如淳曰。窘。困也。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卽不能。願先自到。季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爲柳。鄧展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爲柳。瓚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索隱曰。案服虔臣瓚所據。則是大車任載運者名廣柳車。然則柳爲車通名。鄧展所說事義相協。最爲通允。故禮曰。設柳翣。爲使人勿惡也。鄭玄注周禮云。柳。聚也。諸色所聚。則是喪車稱柳。故後人通謂車爲柳也。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九終

以一旦更定之。僕竊以爲不自度也。僕觀足下。非誠思以禮佐國。致太平者。特會主上厭羣臣酒酣擊柱無儀法。欲因緣造飾等儀。投好博寵耳。嗟乎。此僕之所以不願從也。足下之諛以取貴幸者幾主矣。方二世問楚卒時。謾稱人人奉職無敢反。此與指鹿爲馬寧異乎。今眞主起而雲附可矣。變服短衣何辱也。此輓輅子之所羞。而足下忍爲之。足下安所爲禮本哉。而猥自託於有司者之所治以治世。僕故以爲足下未可與言禮也。漢德方隆。始假之歲月。以和洽其民。後當有王佐之才起。而修明古禮。以致國於三代之盛。足下不宜師心自用。因陋就簡。使古先聖王天秩之典。澌滅自漢。且以一代經國之業。而猥出於希世取寵之人。又竊爲大漢羞之也。僕雖不肖。酷嗜先聖之道。義所不適。有巖栖穴隱以死耳。安能以身之察察。而蒙世之汶汶乎。古人云。吾寧曳尾於泥中。足下將貪廟犧之錦。往矣。其毋以并覆我。僕聞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僕不得以禮治天下。聊以攝吾身焉。

索隱述贊曰。厦藉衆幹。裘非一狐。委輅獻說。緜蕝陳書。皇帝始貴。車駕西都。旣安太子。又和匈奴。奉春稷嗣。其功可圖。

丘濬曰。嗚呼。周室禮文之盛。至是不可復覩矣。夫禮莫備于周。孔子所謂監於二代。郁郁乎文。是也。秦起西戎。一切以法從事。烏知所謂禮哉。叔孫通幸遇高祖創業之初。而有起朝儀之機會。不能訪求遺老。於此之時。講明三代之故。以立一代之制。顧乃區區以秦儀雜就之。遂使成周之全典。不復見於當時。亡秦之陋制。得以傳於後世。噫可恨也夫。

〔增〕范醇敬擬魯兩生答叔孫書云。今天子恢皇綱廓帝紘。將興禮樂之觀。以潤色太平。詔謀奕世。甚盛擧也。足下幸得啣至尊之命。招納豪俊。創制立經。自謂勳名於世無兩矣。而猥徵及僕兩人者。豈以僕兩人居先聖之邦。世習其儀。進而使參一議乎。夫斟酌先王之典。以經世範俗。僕之素心也。依日月之末光。以聲施竹帛。僕之所大願也。然而於義有所不可。則固不能貶道委蛇。以干世好。敢布其款款之愚於足下。竊怪足下壹何擧先王所以經緯天地者。而易言之也。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大人擧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是故王者功成然後作樂。治定然後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周自后稷至於文王。世布醇德以沐其民。自黎阮之未讐。而民已稱咸和矣。武王一秉白旄以定天下。當斯時也。馬散華山之陽而不復乘。牛散桃林之野而不復服。車甲弢而藏之府庫而不復用。倒載干戈。苞之以虎皮。然而禮樂之制。必待嗣王而後定。其經緯創立若斯之難也。大漢提三尺劍。誅秦鋤項。以成帝業。大戰四十。小戰七十。今哭泣之聲未絶。傷痍者未起。而欲興禮樂。此何異起尫羸之人而衣冠之。且周値夏商之後。典章故未毀也。周公特潤飾之。而猶然不易。今暴秦之所湮滅者何如。而足下欲

爲原廟渭北ハ、顏師古曰、原ハ重ナリ、先ヅ廟アリ、今更ニ之ヲ立ツルヲ以テ、故ニ重ト云フナリ。

大直若詘ハ、老子洪德篇ノ語ナリ。

示有過擧。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嘗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索隱曰。案呂氏春秋。仲春羞以含桃。先薦寢廟。高誘云。進含桃也。鸎鳥所含。故曰含桃。今之朱櫻即是也。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亦不載通所終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大直若詘。索隱曰。音屈。道固委蛇。索隱曰。音移。蓋謂是乎。

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ハ、顏師古曰、諸家ノ說皆非ナリ、高帝ノ陵寢ヨリ衣冠ヲ出シ、高廟ニ游ブ、每月一タビ之ヲ爲スヲ謂フ、漢制則然ルナリ。

道上行哉、注複道ノ下、札記下字アリ、云フ考證漢書ニ據テ增ス。

下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乃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為東朝長樂宮。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漢太后常居之。及閒往來。數蹕煩人。索隱曰。韋昭云。蹕。止人行也。長樂。未央宮東。相去稍遠。閒往。謂非時也。中間往來。淸道煩人也。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韋昭曰。閣道也。如淳曰。作複道。方始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閒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複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索隱曰。案謂舉動有過也。左傳云。君舉必書。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

攻苦食啖ハ、顔師古曰、啖當ニ淡ニ作ルベシ、淡ハ無味ノ食ヲ謂フ、攻擊勤苦ノ事ヲ共ニシ、無味ノ食ヲ食フヲ謂フナリ、或曰、攻ハ治ナリ、胡三省曰、周禮卯人注、知鹹啖、釋文啖直覽反、疏ニ鹹淡ニ作ル、則啖淡古字通用スルヲ知ル。

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郞。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應前我不忘）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反應前諸生竊罵）知當世之要務。（帝世一篇結案）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爲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駰案如淳曰。食無菜茹爲啖。○索隱曰。案孔文祥云。與帝共攻冒苦難。俱食淡也。案説文云。淡。薄味也。音唐敢反。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索隱曰。楚漢春秋。叔孫何云。臣三諫不從。請以身當之。撫劍將自殺。上離席云。吾聽子計。不易太子。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

謁ス、按ニ本注及ビ前注皆改ムベシ。

皆朝十月儀、儀ハ一字句ナリ、顏師古曰、其下ノ儀法ヲ敍セント欲シ、先ヅ發此ノ如シト言フナリ。

步卒衞宮、札記云、宮漢書官ニ作ル、按ニ通鑑亦官ニ作ル、胡三省曰、衞官ハ、侍衞ノ官、郎中及ビ中郎戟ヲ執テ侍衞スル者ナリ。

臚句傳ハ、札記臚傳ニ作ル、云フ各本臚下句字アリ、索隱本ナシ、雜志云、句字後人漢書ニ依テ之ヲ加フ、集解漢書音義ヲ引キ、但臚字ヲ釋シ、句字ヲ釋セズ、其證ナリ。

至禮畢復置法酒ハ、胡三省曰、禮畢ハ朝禮畢ルヲ謂フ、顏師古曰、法酒ハ猶禮酌ト言フ如シ、之ヲ飲ミ醉ニ至ラザルヲ謂フ。

皆伏抑首ハ、顏師古曰、抑ハ屈ナリ、禮法ニ依リ敢テ平坐シテ視ザルヲ謂フ。

東鄕。文官丞相以下(五用以下字)陳東方西鄕。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爲臚。○索隱曰。蘇林云。上傳語告下爲臚。下傳語告上爲句。臚猶行者矣。韋昭云。大行掌賓客之禮。今謂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漢依此以爲臚傳。依次傳令上也。向秀注莊子云。從上語下爲臚。音閭。句音九注反。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漢書作執戟)傳警。徐廣曰。一作幟。○索隱曰。案輿服志云。殷周以輦載軍器。職載翳象。至秦始去其輪而輿爲尊也。職音幟。傳警者。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是也。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文穎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入置酒矣。○索隱曰。姚氏云。進止有禮也。古人飲酒不過三爵。君臣百拜。終日宴不爲亂也。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如淳曰。抑。屈。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結)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前案)臣久矣。與臣

希フノ汚ハ、則晉兩生ヲ假リテ以テ之ヲ發ス、篇首ニ秦二世ノ其對ヲ善トスルヲ載セ、以テ面諛ノ微ト爲スナリ、末ニ原廟ノ立ツ、果獻ノ興ルヲ載ス、其臆ニ憑リ稽フルナキヲ著ハシ、以テ言フ所ノ漢ノ儀法、皆此類ナルヲ示スナリ。

公所事者且十主ハ、胡三省曰、通、秦始皇、二世、陳涉、項梁、楚懷王、項羽、及ビ帝ニ事フ、凡七主ナリ、且ハ幾ナリ、幾ド十主ニ及ブヲ言フナリ。

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顏師古曰、德教ヲ行フ百年、然ル後禮樂ヲ起スベキヲ言フ。

若眞鄙儒也、顏師古曰、若ハ汝ナリ、鄙ハ通ゼザルヲ言フ。

爲綿蕞、注如淳曰纂位ノ下、漢書注尊卑之次也五字アリ、顏師古曰、蕞ト蕝ト同ジ、竝ニ音子悅反、如說是ナリ。

令羣臣習隸、札記隸ヲ肄ニ作ル、云フ毛本索隱本ト合ス、各本隸ニ

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眞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反。駰案如淳曰。置設綿索。爲習肄處。蕞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春秋傳曰。置茅蕝也。〇索隱曰。韋昭云。引繩爲綿。立表爲蕞。音茲會反。賈逵云。束茅以表位爲蕝。又纂文云。蕝。今之纂字。包愷音卽悅反。又音纂。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爲此。迺令羣臣習肄。索隱曰。肄亦習也。音異。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索隱曰。小顏云。漢以十月爲正。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也。案諸書竝云。十月爲歲首。不言以十月爲正月。古今注亦云。羣臣始朝十月也。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五用以次字 廷中陳車騎。步卒衞宮。設兵。張旗志。徐廣曰。一作幟。傳言趨。索隱曰。案小顏。傳聲教。入者皆令趨。趨。疾行致敬也。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

謂不相復也、顏師古曰、復ハ重ナリ。
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方苞曰、禮書ニ、漢秦儀ヲ用ヒ、三代聖制是ニ由テ沈湮ス、而テ之ヲ成ス者、實ニ通ナルヲ痛ム、然ルニ時主ノ用フル所ナリ、敢テ其非ヲ斥言セズ、故ニ後論ニ於テ、其辭ヲ隱約ニシ、褒スル若ク、諷スル若ク、而テ世ニ

嗣君。（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駰案漢書音義曰。稷嗣。邑名。）漢五年。已幷天下。諸侯共尊
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
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
上益（希世）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
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
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希世）夏殷周之禮。
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
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
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以兩生不屑者摹寫希世處）皆面諛
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

リ、一襲ハ、顏師古曰、上下皆具ハルナリ、今人呼デ一副ト爲ス。

漢王方蒙矢石ハ、顏師古曰、蒙ハ猶被ノ如シ、冒スナリ。

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畱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索隱曰。案孔文祥云。短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製。漢王希世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希世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索隱曰。案類集云。大猾。狡猾也。音滑。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漢書音義曰。謂發石以投人。諸生寧能鬭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希世張晏曰。搴。卷也。瓚曰。拔取曰搴。楚辭曰。朝搴阰之木蘭。○索隱曰。搴音起焉反。又己勉反。案方言云。南方取物云搴。許愼云。搴。取也。王逸云。阰。山名。又案埤蒼云。山在楚。音毗。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稷

人臣無將ハ、顔師古曰、將ハ將ニ其意アラントスルナリ。

鑠其兵、鑠ハ銷ナリ。

四方輻輳ハ、顔師古曰、輳ハ湊ナリ、車輻ノ轂ニ湊スル如キナリ。

衣一襲、注索隱案古語、礼記古語チ國語ニ作ル、云フ中統游王柯本同ジ、單本國語云一稱ニ作ル、國語チ按ズルニ此語チ見ズ、淺本遂ニ改テ古語ト爲ス、錢曾石云、疑フ是閔二年左傳祭服五稱ノ注文ナ

攻斬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卽反。罪死無赦。瓚曰。將。謂逆亂也。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爲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閒。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索隱曰。案古語。謂之一稱。賈逵案禮記。袍必有表不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杜預云。衣單複具云稱也。拜爲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正義曰。幾音祈。迺亡去

作リ、詎ゾ趙王ノ后ヲ奪ヒ、以テ單于ニ妻ハスノ理アランヤ。此事未ダ信ズベカラズ。
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ハ、漢書外戚傳ニ、上家人子、中家人子アリ、注顏師古曰、家人子ハ、良家ノ子ヲ采擇シ、以テ宮ニ入レ、未ダ職號アラズ、但家人子ト稱スルヲ言フナリ。
秦中新破ハ、顏師古曰、秦中ハ關中ヲ謂フ、故ノ秦ノ地ナリ、新破ハ、兵革ヲ經ルノ後、未ダ殷實セザルヲ謂フ。
非齊諸田楚昭屈景ハ、胡三省曰、齊ノ王族諸田ナリ、楚ノ王族昭屈景ナリ、皆二國ノ彊家ナリ。
關中十餘萬口、札記云、索隱本關中二字ナシ。
待詔博士ハ、顏師古曰、博士中ニ於テ、詔ヲ待ツナリ。

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索隱曰。案張晏云。白羊。國名。二者竝在河南。河南者。案在朔方之河南。舊竝匈奴地也。今亦謂之新秦中。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不戴敬所終 索隱曰。案小顏云。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也。

叔孫通者。薛人也。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索隱曰。薛縣名。屬魯國。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

彼所鮮ハ、顏師古曰、鮮ハ少ナリ、問遺ハ之ニ餉饋スルヲ謂フ。

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ハ、錢大昕曰、張敖ノ魯元公主ヲ尙スル、高帝平城ニ困ムノ前ニ在リ、彼傳ニ云、高祖從ニ平城ニ過レ趙、趙王朝夕上レ食有ニ子壻禮一ト、證スベキ也、婁敬說ヲ進ムル、乃平城以後ニ

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顧爲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

齊虜以口舌得官ハ、其關中ニ都スルヲ勸メシヲ謂フ。

韋昭曰。夸。張。矜。大也。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索隱曰。羸力爲反。瘠音稷。瘠。瘦也。漢書作胔。音漬。胔。肉也。恐非。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正義曰。句注山。在代州鴈門縣西北三十里。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迺妄言沮吾軍。索隱曰。沮音才敍反。詩傳曰。沮。止也。壞也。械繫敬廣武。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鴈門。○正義曰。廣武故縣。在句注山南也。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爲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爲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應劭曰。控。引也。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

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鬭。不搤其肮。張晏曰。肮。喉嚨也。○索隱曰。搤音厄。肮音胡浪反。一音胡剛反。蘇林以爲肮頸大脈。俗所謂胡脈也、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肮。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卽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卽日車駕西都關中。索隱曰。案謂卽日西都之計定也。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爲奉春君。索隱曰。案張晏云。春爲歲之始。以其首謀都關中。故號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正義曰。上力爲反。下許又反。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

起豐擊沛ハ、札記豐沛ニ作ル、云フ毛本淩一本ヲ引ク同ジ、漢書ト合ス、他本豐下ニ擊字ヲ衍ス。

懷德。附離而竝事天子。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索隱曰。案謂使離者相附也。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爲兩。正義曰。公羊傳云。東周者何。成周也。西周者何。王城也。按周自平王東遷以下十二王。皆都王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王赧又居王城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一本豐下無擊字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皋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索隱曰。案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大王之國。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高誘注云。府。聚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

杖馬箠居岐、顔師古曰、箠ハ馬策ナリ、杖ハ之ヲ拄スルヲ謂フ、杖馬箠ト云フ者、以テ攜持スル所ナキヲ示スナリ。

斷虞芮之訟ハ、文穎曰、二國田ヲ爭フ、文王ノ德ヲ見テ、自ラ和スルナリ。

成周洛邑、注正義尚書曰云云、札記云、此多士ノ序ノ文ナリ、尚書ノ下疑フ序字ヲ脫ス、以此而論漢書非也、錢警石曰、漢書疑フ誤リナリ、亦當ニ書序ニ作ルベシ。

國。弃外家也。毛萇云。邰。姜嫄國。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因封於邰也。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張晏曰。言馬箠示約。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正義曰。呂望宅及廟。在蘇州海鹽縣西也。伯夷孤竹國在平州。皆濱東海也。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郟鄏。周公所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中東北隅。帝王紀云。武王伐紂。營洛邑而定鼎焉。按此即營都城也。書云。乃營成周。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城東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帝王世紀云。居邶鄘之衆。按劉敬說周之美。豈言居頑民之所。以此而論漢書非也。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

脱輓輅注蘇林曰云云、漢書注、車前ノ下、二人挽レ之、一人推レ之ニ作ル。

衣褐衣褐見ハ、顔師古曰、衣ハ著ナリ、此褐ハ織毛布ノ衣ヲ謂フ。

史記評林巻之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索隱曰。敬。本姓婁。漢書作婁敬。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脱輓輅。蘇林曰。一木横遮車前。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輓音晩。○索隱曰。輓者。牽也。輅者。鹿車前横木。二人前輓。一人後推之。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索隱曰。上音仙。鮮衣。美服也。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正義曰。邰音胎。雍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三里故斄城是也。說文云。邰。炎帝之後。姜姓所封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八終

子應爲鄲侯、薨、謚曰康侯、子仲居嗣云云ニ作ル。

鄲。蘇林音多。屬陳國。地理志云。沛郡有多縣。案此文云子居。表云子應。不同者。至元鼎三年。居爲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寛。信武侯靳歙。皆高爵。徐廣曰。一無高字。又一本。皆從高祖。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緤。操心堅正。索隱曰。操音倉高反。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徐廣曰。此一作比。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陽陵信武。結髮從漢。動叶人謀。功實天贊。定齊破項。我軍常冠。蒯成委質。夷險不亂。主上稱忠。人臣扼腕。

終無離上心注爲信武侯ハ、功臣年表、武侯ニ字ナシ、漢書表亦同ジ。

封緤子居代侯ハ、漢書國除ノ下、景帝復封緤

音簿催反。晉灼案功臣表屬長沙。崔浩音簿壞反。楚漢春秋作憑成侯。則裴憑聲相近。此得其實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蒯亭。在河南西十四里苑中。輿地志云。蒯成縣。故陳倉縣之故鄉聚名也。周緤所封也。晉武帝咸寧四年。分陳倉立蒯成縣。屬始平郡也。 沛人也。姓周氏。常爲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 正義曰。雍州涇陽縣西北三里池陽故城是也。 東絕角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 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分鴻溝。以緤爲信。武侯戰不利。不敢離上。 以緤爲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緤爲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爲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緤以壽終。諡爲貞侯。 正義曰。諡爲尊侯。一作卓。 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緤子居代侯。 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緤子應爲鄲侯。諡康。中二年侯居立。沛郡有鄲縣。鄲一作鄲。○索隱曰。

陵王一句足ル、仍生致之三字ヲ加フルハ、其王ヲ生得スル、司馬以下ニ比スレバ同ジカラズ、故ニ獨リ評ニス。

王。索隱曰。案孔文祥云。共敖子共尉。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絶。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爲車騎將軍。幷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索隱曰。小顏云。侯敞。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徐廣曰。一本無此五字。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歙卒。謚爲肅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索隱曰。案劉氏云。事。役使也。謂使人違律數多也。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緤者。服虔曰。蒯音菅蒯之蒯。○索隱曰。姓。周。名。緤。音薛。蒯者。鄉名。案三蒼云。蒯鄉在城父縣。音裴。漢書作鄘。從崩從邑。今書本竝作菅蒯。音奸。非也。蘇林

車馬二百五十匹ハ、札記云、錢謄石云、車馬同ジク匹ヲ以テ計ル、恐ラクハ脱誤アラン。

身得江陵王生致之雒陽ハ、李光縉曰、身得江

千二百戸。別之河內。擊趙將賁郝軍朝歌。上音肥。下音釋。○索隱曰。漢書作趙賁軍。案此在河北。非。曹參樊噲之所擊也。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徐廣曰。鄴有平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相州臨漳縣西二十五里。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孟康曰。將兵郡守。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徐廣曰。邯鄲高帝改曰趙國。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皐南。擊絕楚餉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正義曰。魯城之下。今兗州曲阜縣也。略地東至繒郯下邳。索隱曰。案地理志繒屬東海。○正義曰。今繒城。在沂州丞縣。下邳。泗水縣。郯縣。屬海州。南至蘄竹邑。索隱曰。二邑名。蘄在沛。音機。竹卽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

侹立二十一年ハ、札記二ヲ三ニ作ル、云フ宋中統毛本吳校金板同ジ、他本三ヲ二ニ譌ス。斬騎十人將一人ハ、札記十ヲ千ニ作ル、云フ毛本千、漢書ト合ス、志疑云、七字一句讀ス、如淳曰、騎ノ將率ヲ千人ト號ス、按ニ此說ニ從ヘバ、騎ノ千人將一人ト讀ムベシ。

信武侯靳歙。索隱曰。歙音翕。以中涓從起宛朐。正義曰。上於元反下求俱反。曹州縣也。攻濟陽。正義曰。曹州宛朐縣西南三十五里濟陽故城。破李由軍。擊秦軍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徐廣曰。將一作候。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一人。張晏曰。主官車。騎長一人。張晏曰。騎之長。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爲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爲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菑南。張晏曰特起兵者也。說音悅。○徐廣曰。今曰考城。○索隱曰。邢。姓。說。名。菑音災。今爲考城。屬濟陰也。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

屬相國參殘博注顧祕監ハ、札記云、中統游王柯凌本竝ニ顧ニ作ル、單本顏ニ作ル、錢警石云、漢書此注ナシ、衞將軍傳、傳校獲王ノ索隱亦然リ、唐志ニ顧胤漢書古今集義二十卷アリ、司馬貞徵引スル、或ハ即此ナリ、他處モ亦屢顧胤ヲ引ク。

爲代相國將屯ハ、顏師古曰、如淳ノ說非ナリ、時ニ代國常ニ屯兵アリ、以テ邊寇ニ備フ、寬相ト爲リ、兼テ此屯兵ニ將タルナリ。

須侯精ハ、札記須ヲ頃ニ作ル、云フ宋中統舊刻毛本同ジ、他本頃ヲ須ニ譌ス。

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徐廣曰。敖倉之下。益食邑。屬淮陰。索隱曰。張晏云。信時爲將。云淮陰者。終言之也。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索隱曰。博。太山縣也。顧祕監云。屬曹參以殘破博縣也。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爲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爲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正義曰。按爲齊王韓信相。五歲。爲齊相國。正義曰。爲齊悼惠王劉肥相五歲也。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從爲代相國。將屯。如淳曰。既爲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案律謂勒兵而守曰屯。○索隱曰。如淳云。漢初諸王官屬如漢朝。故代有丞相。案孔文祥云。邊境有屯兵。寬爲代相國兼領屯。後因置將屯將軍也。二歲。爲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謚爲景侯。子須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傅靳蒯成傳ハ、漢書司馬遷傳ニ謂フ、史記内十篇、錄アリ書ナシト、顏師古注、張景ノ說ヲ引キ、傅靳列傳亦缺中ニアリ、而テ柯維騏曰、傅寬靳歙戰功多クシテ、蒯成侯功少シ、此傳傅ヲ敍スル、屬字ヲ連用シ、靳ヲ敍スル、別字及ビ破之ノ字ヲ連用シ、文體變化、樊酈滕灌ト相類ス、太史公ニ非ズンバ作ル能ハザルナリ、漢書其文ニ仍リ、刪潤スル所少シ、說者乃チ謂フ此傳モト缺クト、豈後人漢書ヲ採ッテ之ヲ補フカ。陽陵侯傅寬注地理志云云、札記云、宋本中統游毛皆此文ナシ、疑フ後人ノ增ス所ナリ。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陽陵侯傅寬。地理志云。馮翊陽陵縣。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爲舍人。起橫陽。索隱曰。按橫陽。邑名。在韓。韓公子成初封橫陽君。張良立爲韓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按蓋橫陽也。從攻安陽正義曰。後魏地形志云。巳氏有安陽城。隋改巳氏爲楚丘。今宋州楚丘縣西十里安陽故城也。杠里。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正義曰。曲丘羽反。遇牛恭反。司馬彪郡國志云。中牟有曲遇聚。按鄭州中牟縣也。陽武。正義曰。鄭州縣。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爲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索隱曰。謂美號耳。非地邑。從入漢中。遷爲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徐廣曰。屬上郡。○索隱曰。案孟康云。縣名也。○正義曰。鄜州洛交縣三十里雕陰故城。是也。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待高帝於懷。○索隱曰。小顏案地理志。懷屬河內。今懷州也。賜爵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七終

歌彬彬。卽如陸賈所撰新語。其十二篇中。仲尼治平之道數數彪顯。苟非當時多賢風興而濡染之。安能語若此也。然則謂漢無儒者。豈可與言大方通人之理哉。漢氏經術至于立官顯門。令仲尼之道絕而復傳于後賢者。皆陸賈創啓之功也。

黃震曰。酈生爲高帝下陳留。高帝賴其兵食。遂以入關。所繫大矣。然以善其令而夜半賊殺之。與之善者不亦難乎。此戰國傾危之餘習。宜其卒窮於辯也。陸賈兩使尉他。使漢越無兵爭。天下陰受其賜多矣。時時稱說詩書。以袪高帝馬上之習。社稷靈長終必賴之矣。其後知太后將王諸呂不可爭。迺病免家居。及諸呂將危劉氏。則出爲陳平畫策誅之。動靜合時措之宜。而功烈泯無形之表。漢初儒生未有賈比也。而太史公屈與酈生同傳。豈以其辯說歟。朱建以母死無以爲喪而受辟陽侯金。所謂行不苟合者安在。而與二生同傳何耶。

二一

今讀陸生新語、札記今ヲ余ニ作ル。

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閒。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今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索隱述贊曰。廣野大度。始冠側注。踵門長揖。深器重遇。說齊歷下。趣鼎何懼。陸賈使越。尉他懾怖。相說國安。書成主悟。

楊維禎曰。高陽酈生。身長八尺。年六十餘。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不狂。沛公素不好儒。且善罵儒生于臨床之頃。以不宜踞見長者折沛公。使之輟洗而趨延之上座。生爲設計下陳留。下嶢關。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其計皆響應。生非狂者也。然以陳涉立六國之策。立于漢王定天下之日。取漢王豎儒敗事之罵。則謂之狂也亦宜。吁使生終身不狂。狂而克聖。又豈八尺之軀。爲湯鼎之具哉。

黃省曾曰。漢去仲尼不遠。七十子之徒化敎未泯。雖海內裂戰不息。而齊魯之地且絃

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臥。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

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徐廣曰。一本言。而公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

初沛公引兵云云、歸有光曰、其文褚先生補入スル者ニ類ス、札記云、各本上ニ連ヌ、今淩本ニ依テ別行ス、志疑云、酈生ノ事復出ス、猶秦記ナリ、御覽三百六十六楚漢春秋ヲ引ク、此ト正ニ同ジ。

客平原君爲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爲。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爲中大夫。索隱曰。案下文所謂與太史公善者。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刺名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

一七

何不肉袒云云、顏師古曰、肉袒ハ其衣袖ヲ脱シ肉ヲ見ハスヲ謂フ、自ラ挫辱スル甚シク、哀憐セラルルヲ冀フナリ。

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閎籍孺。索隱曰。按佞幸傳云。高祖時有籍孺。孝惠時有閎孺。今總言閎籍孺誤也。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通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閎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爲倍己。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也。爲罪宜誅者至深。○索隱曰。如淳之說非也。案小顏云。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重。得其理也。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

辟陽侯ハ、審食其ナリ。

乃奉百金往稅、漢書稅チ襚ニ作ル、顏師古曰、終者ノ衣被チ贈ルチ襚ト曰フ、百金チ以テ衣襚ノ具ト爲スチ言フ、襚音式芮反ナリ。

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索隱曰。案劉氏云。謂欲葬時須啓發殯宮。故云發喪也。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母在故義不知君。〇索隱曰。案崔浩云。建以母在義不以身許人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韋昭曰。衣服曰稅。稅當爲襚。〇索隱曰。案說文。稅贈終服也。襚音式芮反。亦音遂。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

平原君朱建者云云、王鳴盛曰、傳末提行起シテ平原君朱建ノ事ヲ附ス、此傳寫者誤テ提行ス、當ニ連寫スベシ、傳贊ヲ觀レバ、則建ノ事ヲ附ス、當ニ亦是子長ノ筆ナルベシ、惟其中建黥布ニ反スル勿キヲ勸メ、黥布傳ニ在リト云ヒ、而テ裴駰布傳此語ナシト云フ、此レ疑フ可シト爲ス、但太史公贊、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ト曰ヘバ、則此段仍子長ノ筆ナルヲ知ルナリ。

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爲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漢書音義曰。言狼籍甚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卽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爲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辠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索隱曰。梁父侯。史失名。如淳注漢書云。遂布臣。非也。臣瓚曰。布不用梁父侯計遂反耳。其說是也。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正義曰。與音預。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黥布列傳無此語。平原君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

ニ非ズ、亂錯ノ父亦錯ヲ稱シテ公ト爲ス、恐辭ナリ、恩ハ顏師古曰、亂ナリ、我久シク住マリ、汝ヲ亂累セザルナリ。不時見陸生ハ、顏師古曰、思慮ノ際、故ニ賈ノ至ルヲ覺エズ。

士務附注、札記云、宋本毛本、徐廣曰三字ナシ、毛本注上句則士務附ノ下ニ在リ、疑フ此四字、乃後人旁注ニシテ、集解ノ文ニ非ズ。臣常欲謂太尉絳侯云云ハ、胡三省曰、謂ハ告語ナリ、絳侯モト之ト戲狎シ、其言ヲ輕易スルヲ言フナリ。厚具樂飲ハ、顏師古曰、厚ク其具ヲ爲シ、而テ太尉ト樂飲スルナリ。

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漢書音義曰。請。若問起居。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索隱曰。深念。深思之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孟康曰。揣。度也。韋昭曰。揣音初委反。陸生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索隱曰。案陳平傳食戶五千以曲逆。秦時有三萬戶。恐復業至此故稱也。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徐廣曰。務一作豫。天下雖有變。卽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迺以奴

畏大臣有口者ハ、顏師古曰、有口ハ辯士ヲ謂フ。

數見不鮮無久慁公爲也ハ、方苞曰、凡物數ミ見レバ、則其鮮好ヲ覺エズ、故ニ我一歲再三過ニ止メ、久シク汝ヲ慁スヲ爲スナシト言フナリ、公ハ即其子ヲ謂フ、賈任達、故ニ子ヲ稱シテ公ト爲ス、莊語

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正義曰。七錄云。新語二卷。陸賈撰也。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正義曰。畤音止。雍州縣也。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正義曰。漢制一金直千貫。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徐廣曰。汝一作公。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索隱曰。率音律。過音戈。其下過字音光臥反。數見不鮮。索隱曰。音朔現。數見。謂時時來見汝也。不鮮。言必令鮮美作食。莫令見不鮮之物也。漢書作數擊鮮。如淳曰。新殺曰鮮也。無久慁公爲也。韋昭曰。慁。汚辱。○索隱曰。慁。患也。公。賈自謂也。言汝諸子無久厭患公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

賜陸生橐中裝ハ、顏師古曰、底アルヲ囊ト曰ヒ、底ナキヲ橐ト曰フ、其寶物質輕クシテ價重シ、橐囊ニ入レ以テ齎行スヘシ、故ニ橐中裝ト曰フ。

拜尉他爲越王ハ、札記越上ニ南字アリ、云フ宋本中統游毛吳校金板皆ニ南字アリ。

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裹也。○索隱曰。橐音托。案如淳云。以爲明月珠之屬。又案詩傳曰。大曰橐。小曰囊。埤蒼云。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謂以寶物裝裹以入囊橐也。他送亦千金。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他送也。陸生卒拜尉他爲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趙氏。秦姓也。○索隱曰。案韋昭云。秦伯翳後。與趙同出。非廉造父有功。周繆王封之趙。由此一姓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麤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

ハ未成者リ。屈彊ハ柔服セザルナリ。

尉他迺蹶然起坐ハ、顔師古曰、蹶然ハ驚起ノ貌ナリ。

何渠不若漢ハ、董份曰、渠字漢書遽字ニ作ル、遽ハ遂ト通ズ、何ゾ遂ニ漢ニ如カザランヤト言フノミ、索隱類說ヲ引ク、謬ル甚シ。

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索隱曰。蘇林音厥。禮記。子夏蹶然而起。埤蒼云。蹶。起也。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轝。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閒。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渠音詎。○索隱曰。漢書作遽字。小顏以爲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迺大說陸生。留與飮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

ア、椎髻ハ、一撮ノ髻、其形椎ノ如キナリ。

陸生因進說他曰云云ハ、方苞曰、賈ト尉他トノ語、南越傳ニ入レバ則國體ヲ傷シ、且其五君九十餘年ノ事ヲ紀シ、而テ漫ニ此ニ及ベバ枝且贅ナリ、再ビ南越ニ使スル語、復詳ニセザルハ、複ヲ恐ルルナリ。

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ハ、顏師古曰、未集

頭結。○索隱曰。魋直追反。結音計。謂爲髻一撮以椎而結之。故字從結。且案其魋結二字。依字讀之亦通。謂夷人本被髮左衽。今他同其風俗。但魋其髮而結之也。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索隱曰。趙地也。本名東垣。屬常山。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索隱曰。案崔浩云。抗。對也。衡。車扼上橫木也。抗衡。言兩衡相對。拒率不相避下也。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竝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閒。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

注子遂以下誤アラン。

尉他魋結ハ、顏師古曰、魋音椎、結讀デ髻ト曰

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齊王遂亨酈生。引兵東奔。不敍齊王事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索隱曰。疥音界。地里志武遂屬河閒。騶案漢書作武陽。子遂衍字誤也。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正義曰。年表云。卒子勃嗣。卒。子平嗣。元年有罪國除。而漢書云。更食武陽。子遂嗣。恐漢書誤也。當弃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索隱曰。案陳留風俗傳云。陸氏。春秋時陸渾國之後。晉侯伐之。故陸渾子奔楚。賈其後。又陸氏譜云。齊宣公友子達。食采於陸鄉。號曰陸侯。達生發。發生皋。適楚。賈其孫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索隱曰。趙他爲南越尉。故曰尉他。他音駞。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魋結。服虔曰。魋音椎。今兵士椎

破北魏、注以大梁在河南故也ハ、通鑑引テ以下大梁於安邑一爲東也ニ作ル。
此蚩尤之兵也ハ、漢書此黃帝之兵ニ作ル。

角。漢書作玩。言玩惜不忍授人。

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正義曰。援音爰。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擧三十二城。索隱曰。北魏。謂魏豹。豹在河北故也。亦謂之西魏。以大梁在河南故也。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酈生賣己。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

殺義帝之負、毛晃曰、恩ニ背キ德ヲ亡フヲ負ト曰フ。

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卽以侯其將。得賂卽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索隱曰。案方船。謂竝舟也。戰國策云。方船積粟。循江而下也。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刓而不能授。孟康曰。刓斷無復廉鍔也。瓚曰。項羽吝於爵賞。玩惜侯印。不能以封其人也。○索隱曰。刓音五官反。案郭象注莊子云。立法而刓斷無圭

據敖倉之粟、注四十有五里、札記四チ西ニ作ル、云フ西各本四ニ譌ス、項羽本紀正義ニ依テ改ム、鄭縣志ト合ス。

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漢書效實ノ二字ナシ、蓋シ效象ノ實アルチ謂フ、形制ハ、胡三省曰、地形ニ因テ之ニ據リ、以テ敵チ制スルチ謂フ。

田閒將二十萬ハ、劉攽曰、此時何ゾ更ニ田閒アラン、田横傳チ按ズルニ、乃是田解ナリ。

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索隱曰。案謂女工。是工巧也。漢書作紅。音工。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正義曰。敖倉。在今鄭州滎陽縣四十有五里石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秦始皇時置倉於敖山上。故名之曰敖倉也。塞成皐之險。正義曰。卽氾水縣山也。杜大行之道。韋昭曰。在河內野王北也。距蜚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案蜚狐。在代郡西南。○正義曰。按蔚州飛狐縣北五十里有秦漢故郡城。西南有山。俗號爲飛狐口也。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一本城作下 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

五

數困滎陽成皐、注數亦音朔、札記云、柯凌本此四字アリ、蓋旁注誤テ入ル、各本ナシ。

王者以民人爲天二句、札記云、漢書兩人字ナシ、管子亦ナシ、索隱本上句ヲ出シ、民字ナシ、志疑云、唐時民ヲ諱デ人ト爲ス、後遂ニ併セ入ル、文選籍田賦注漢書ヲ引キ、上句人ニ作リ、下句民ニ作ル。

漢反郤自奪其便ハ、顏師古曰、進取ヲ圖ラザル、是自ラ便利ヲ奪フト爲スナリ。

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爲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索隱曰。數音朔。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皐。數亦音朔。計欲捐成皐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索隱曰。案此等語倶出管子。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皐。索隱曰。適音直革反。案通俗文云。罰罪云云。即所謂謫戍也。又音陟革反。卒音租忽反。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郤。自奪其便。索隱曰。以言不取敖倉之粟。是漢自奪其便利也。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倶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

矩ノ直キ者ヲ倨ト爲シ、折レテ衡ナル者ヲ句ト爲ス。

起攝衣ハ、胡三省曰、起テ其衣ヲ持ツナリ。

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索隱曰。案豎者。僮僕之稱。沛公輕之以比奴豎。故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正義曰。攝猶言斂著也。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横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一作烏合。一作瓦合。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中央。凡五達也。瓚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也。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正義曰。言食其與陳留縣令相善也。請得使之。令下足下。正義曰。令力征反。下謂降之也。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内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

沛公方倨牀、札記云、各本倨、索隱本踞ニ作ル、然ルニ其訓邊牀ヲ主トスレハ、則當ニ倨句ノ倨ニ從フベシ、按ニ倨句ハ、周禮ニ見ユ、

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作沛公騎士。○索隱曰。適音釋。服虔蘇林皆云。沛公騎士。適是食其里中人。案言適近作騎士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眞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索隱曰。先謂先容。言無人爲我作紹介也。○正義曰。爲于僞反。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索隱曰。溲所由反。溺乃弔反。亦如字。溲卽溺義也。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誡者。沛公至高陽傳舍。徐廣曰。二世三年二月。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索隱曰。案樂彥云。邊牀曰倨。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

家貧落魄、淩稚隆曰、落魄ハ貧ニシテ家業ナキナリ。

酈生問其將、札記、問チ聞ニ作ル、云フ舊刻聞、各本問ニ作ル。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七

吳興　淩稚隆　輯校
溫陵　李光縉　增補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酈生食其者。正義曰。曆異幾三音也。陳留高陽人也。徐廣曰。今在圉縣。○索隱曰。案高陽。屬陳留圉縣。高陽。鄉名也。故耆舊傳云。食其圉高陽鄉人。○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高陽。在雍丘西南。括地志云。圉城。在汴州雍丘縣西南。食其墓。在雍丘西南二十八里。蓋謂此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爲衣食業。應劭曰。落魄。志行衰惡之貌也。○晉灼曰。落薄落託義同也。○索隱曰。案鄭氏云。魄音薄。爲里監門吏。正義曰。監音甲衫反。戰國策云。齊宣謂顏斶曰。夫監門閭里。士之賤也。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正義曰。徇。略也。酈生問其將。皆握齱。應劭曰。握齱。急促之貌。○索隱曰。應劭云。齱音若促。鄒氏音初角反。韋昭云。握齱。小節也。好苛禮。索隱曰。案苛亦作荷。賈逵云。苛。煩也。小顏云。細也。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

史記列傳下目次終

漢文大系第七卷

史記列傳下目次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史記列傳
下

漢文大系